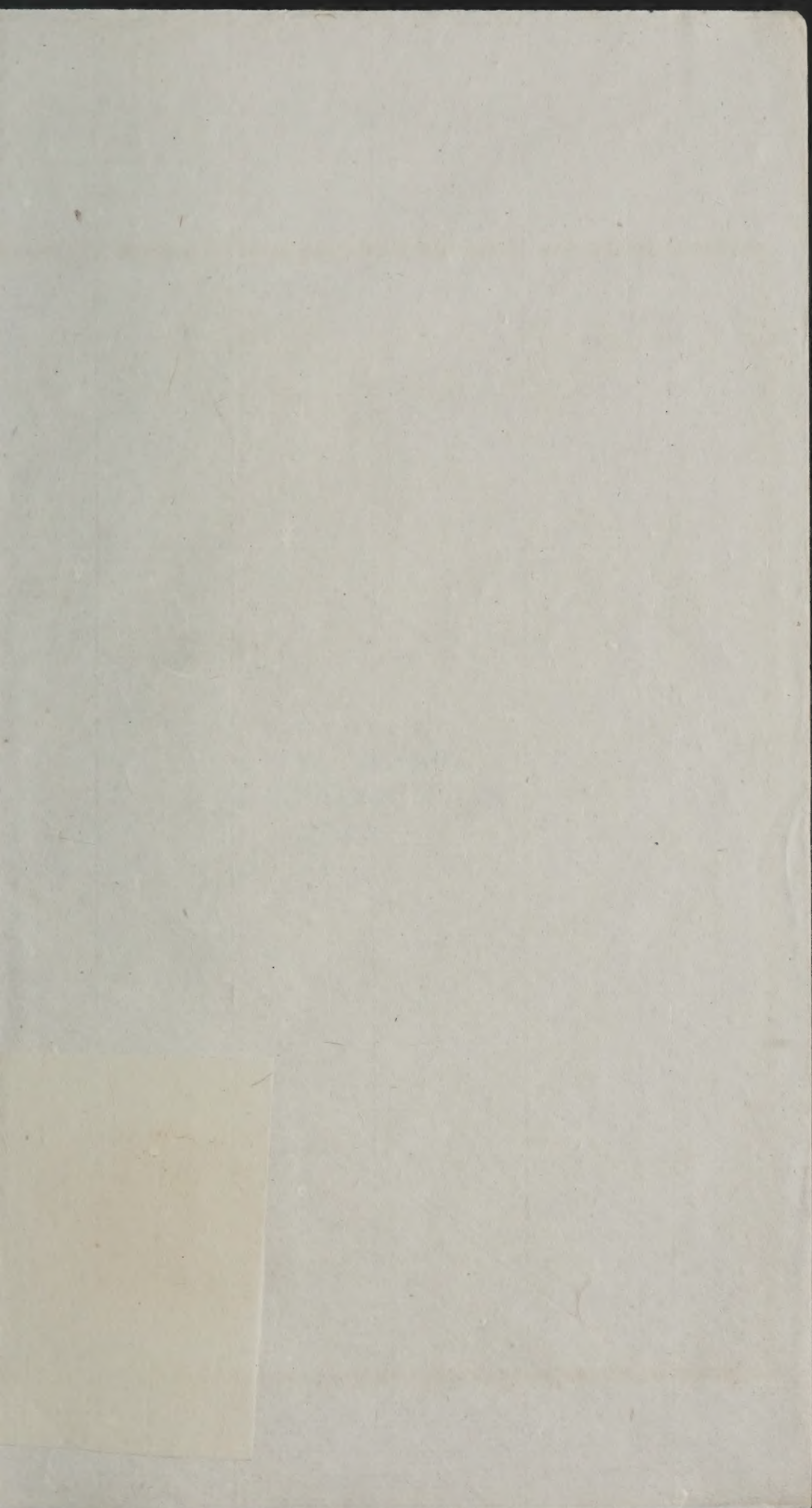
國朝文類

一



國朝文類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元至正杭州路西湖書院刊本原書板高營造尺七寸三分寬五寸一分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至元二年十
二月初六日承奉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掾史崔適承行劄
付准
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翰林國史院
呈據待制謝端脩撰王文燁應奉黃清
老編脩呂思誠王沂楊俊民等呈竊惟
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然文字雖
出於衆手而纂述當備於一家故秦漢
魏晋之文則有文選捃其萃而李唐趙

宋之作則有文粹文鑑掇其英刻在

國朝文章尤盛宜有纂述以傳於時予以敷

宣治政之宏休輔翼史官之放失其於

典冊不爲無補伏覩

奎章閣授經郎蘇天爵自爲國子諸生歷官

翰林僚屬前後蒐輯殆二十年今已成

書爲七十卷凡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

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其文各以

類分號曰

國朝文類雖文字固富於網羅而去取多關

於政治若於江南學校錢糧内刊板印
行豈惟四方之士廣其見聞實使一代
之文煥然可述矣具呈照詳得此本院
看詳授經郎蘇天爵所纂文類去取精
詳有裨治道如准所言移咨江南行省
於贍學錢糧内鋟梓印行相應具呈照
詳奉此本部議得翰林待制謝端等官
建言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參詳
上項
國朝文類七十卷以一人之力搜訪固甚久

而天下之廣著述方無窮雖非大成可
爲張本若准所言鋟梓刊行以廣其傳
不唯黼黻太平有裨於
昭代抑亦鉛槧相繼可望於後人如蒙准呈
宜從都省移咨江浙行省於錢糧衆多
學校内委官提調刊勒流布相應具呈
照詳得此都省今將文類檢草令收管
貴咨順帶前去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省
府今將上項文類隨此發去合下仰照
驗依准

都省咨文內事理施行奉此及申奉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書吏馮諒承
行旨揮看詳上項文類紀錄著述實關
治體既已委自西湖書院山長計料工
物價錢所需贍學錢遵依
省准明文已行分派各處除已移牒福
建江東兩道廉訪司催促疾早支撥起
發外其於刋雕謄寫之時若有差訛恐
悞文獻之考憲司合下仰照驗委自本
司副提舉陳登仕不妨本職校勘繕寫

施行奉此又奉
省府劄付仰委自本司副提舉陳登仕不妨本職校勘繕寫監督刊雕疾早印造完備更爲催取各各工物價鈔就便從實銷用具實用過數目開申奉此至元四年八月十八日承奉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禮部及太常禮儀院書籍損
欽差太祝陳承事賫咨到來於江南行
省所轄學校書院有板籍去處印造裝

稍起解以備檢尋無復闕文之意數内
坐到
國朝文類二部仰依上施行奉此照得
西湖書院申交割到
國朝文類書板於本院安頓點視得内有補
嵌板面慮恐日後板木乾燥脱落卒難
修理有妨印造况中間文字刋寫差訛
如蒙規劃刋修可以傳久不悞觀覽申
乞施行續奉
省府劄付照勘到西湖書院典故書籍

數内
國朝文類見行修補擬合委令師儒之官較
勘明白事爲便益奉此除已委令本院
山長方貟同儒士葉森將刊寫差訛字
様比對較勘明白修理完備印造起解
外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准本司
提舉黄奉政關伏見今
中書省蘇參議昨任
奎章閣授經郎編集
國朝文類一部已蒙

中書省移咨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本司刋板印行當職近在大都於蘇參議家獲覩元編集撿草較正得所刋板本第四十一卷内鈌少下半卷計一十八板九千三百九十餘字不曾刋雕又於目録及各卷内較正得中間九十三板脱漏差誤計一百三十餘字蓋是當間較正之際失於鹵莾以致如此宜從本司刋補改正庶成完書今將鈌少板數漏誤字様

録連在前閲請施行准此儒司今將上項文類板本刊補改正一切完備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收管施行須至指揮

右下杭州路西湖書院准此

至正二年二月　日

施淵

國朝文類序

庀文統事太史之職也史官放失而文學之士得以備其辭焉古者自策書簡牘下及星曆卜祝之事屬于太史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在焉書與易皆是也而春秋出焉教于國都州里者詩禮樂而已矣觀民風者采詩謠以知俗觀禮樂以知政亦集于太史後之學者攷六藝之辭發而為文章是故文章稱西漢記事宗左氏司馬子長與世與變其間必有名者出焉

國初學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餘風車書大同風

氣爲一至元大德之間庠序興禮樂成迄于延祐以来極盛矣大凡國朝文類合金人江左以攷 國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觀其成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斯著矣綱羅放失采拾名家最以載事爲首文章次之華習又次之表事稱辭者則讀而知之者存焉伯脩於是亦勤矣哉固忠厚之道也文章之體備矣因類物以知好尚本敷麗以知情性辭賦第一備六百代華稡其言樂章古今詩第二本誓命紬訓誥申重其辭以憲式天下萬世則之

詔冊制命第三人臣告猷日月獻納有奏有諫有
慶有謝奏議表牋第四物有體體以生義以寓勸
戒褒述箴銘頌贊第五聖賢之生必有功德事業
立于天下後世法象之古今聖哲碑第六核諸實
顯諸華合斯二者不誕不俚記序第七衷蘊之發
油然恢徹其辨不動者鮮矣書啓第八物觸則感
感則思思則鬱鬱則不可遏有裨于道雜說題跋
第九有事有訓有言有假有類不名一體雜著第
十朝廷以群造士先生以導學者徵諸古策問第
十一爾雅其言煒煒然歸其辭其事宣焉諸雜文

第十二累其行事不慤遺之意其辭慤哀辭謚議
第十三其爲人也沒而不存矣備述之始終之行
狀第十四其爲人也沒而不存矣志其大者遠者
將相大臣有彝鼎之銘大夫士庶人及婦人女子
亦得以沒而不朽者因其可褒而褒焉以爲戒勸
焉墓志碑碣表傳第十五總七十卷出入名家總
若干人是則史官之職也夫必有取於是也夫自
孔子刪定六藝書與春秋守在儒者自史官不世
其業而一代之載往往散於人間士之生有幸不
幸其學有傳不傳日遷月化簡札堙沒是可歎也

伯脩三爲史氏而官守格限遂以私力爲之蘇君
天爵伯脩其字也世爲眞定人先世咸以儒名威
如先生尤邃歷學著大明歷筭法篇以稽其繆失
焉郎中府君以材顯至伯脩而益啓之伯脩博學
而文於書無所不讀討求 國朝故實及近代遺事
最詳定著名臣事略若干卷遼金紀年若干卷并
爲是書書非有補益于世道者不爲也自翰林脩
撰爲南行臺御史今爲監察御史元統二年夏四
月戊午朔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南鄭王理序

國朝文類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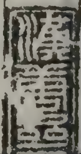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槩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

騁於一時顧往往固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桀非可以世論也我　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
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儁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庬蔚光杜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翰林待制趙郡蘇天爵伯脩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魏晋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

粹文鑑 國家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
沉泯赫然休光弗燿於將來非當務之大缺者歟
乃蒐摭 國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
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皆類而聚之
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爲七十卷名曰
國朝文數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
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
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
好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爲於世顧其用心何如
耳彼爲身謀者窮晝夜所爲將無一事出於其私

心之外至有爲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遑及它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脩平日之用心矣伯脩學博而識正自爲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 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著
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鋟諸梓伯脩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而嗣録之元統二年五月五日將仕佐郎國子助教陳旅序

國朝文類目錄上




卷第一

賦

騷

卷第二

樂章

釋奠樂章

四言詩

卷第三

五言古詩

卷第四

樂府歌行

卷第五

七言古詩

弔故宮　杜瑛
巨源相過話舊有感　王磐
有懷梁仲經父　楊奐
金太子允恭墨竹　劉因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劉因
陳氏莊　劉因
渡白溝　劉因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劉因
宋理宗書宫扇　劉因
登荆軻山　劉因

卷第六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禁城秋夕 李材

元日賀裴都事朝回 李材

壽杜侍御 李材

和王御史春詩韻 李材

送穆耀卿使雲南 李材

老松怪栢圖 李材

次韻荅友見贈 安熙

留别都城諸公 李京

卷第七

七言律詩

卷第八

五言絶句

七言絕句

卷第九

詔赦

清冗職詔　李謙
加封五岳四瀆四海詔　閻復
興師征江南諭行省軍官詔　王構
即位詔　王構
五鎮山加封詔　王構
建儲詔　閻復
即位詔　閻復
行銅錢詔
至大三年十月赦　姚燧
即位詔　姚燧

卷第十

册文

卷第十一

制

卷第十二

制

中丞于璋贈謚制　元明善

中丞崔彧贈謚制　張士觀

平章李庭贈謚制　張士觀

丞相卜鄰吉台封河南王制　程鉅夫

高麗國王昛加恩制　張士觀

安南國王陳益稷加恩制　程鉅夫

平章張珪封蔡國公制　吳澂

許衡妻敬氏封國夫人制　鄧文原

丞相拜住贈謚制　袁桷

平章不忽木贈謚制　盧亘

奏議

卷第十五

奏議

卷第十六

表

卷第十七

表

賀親祀南郊表　謝端

牋

賀正旦牋　夾谷之奇

賀千秋牋　楊文郁

賀千秋牋　袁桷

賀正旦牋　虞集

箴

絅齋箴　鄧文原

慎獨箴　安熙

銘

卷第十八

頌

李節婦賛　　　王士熙

國朝文類目録上

國朝文類目錄中

卷第二十一
碑文

卷第二十二

碑文

卷第二十三

碑文

卷第二十四

碑文

卷第二十五

記

卷第二十八

記

卷第二十九

記

卷第三十

記

卷第三十一

記

卷第三十二

序

卷第三十三

序

卷第三十四

序

卷第三十五

序

卷第三十六

序

卷第三十七

書

卷第三十八

說

題跋

卷第三十九

題跋

雜著

卷第四十四

雜著

卷第四十五

卷第四十六

卷第四十七

策問

啓

祭文

哀辭

謚議

國朝文類目録下

墓誌

卷第五十二

墓誌銘

卷第五十三

墓誌銘

卷第五十四

墓誌銘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故贈瑞安知州王公墓誌銘　虞集

周母李氏墓誌銘　虞集

爲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李道源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馬祖常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揭傒斯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卷第五十五

墓碣

卷第五十六

墓表

卷第五十七

神道碑

卷第六十三

神道碑

卷第六十四

稾城令董府君神道碑　元明善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元明善

卷第六十六

神道碑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虞集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卷第六十七

神道碑

卷第六十八

神道碑

卷第六十九

傳

卷第七十

國朝文類目錄下

國朝文類卷第一

賦

瑟賦　熊朋來

庖犧氏之創物兮始弦桐以爲瑟象離三之虛中兮戴九梁而洞越弦大衍之五十兮不勝悲而半析浩朱襄之飄風兮肇五弦於士達聲三之爲十有五兮重華作而增八灑有番弦兮或二十而贏七必五五而迺定兮與天數以爲一紛弦樂之殊名兮皆放此而後出夫是以稱樂器之宪兮莫敢擬大而度長歷炎黃而陶唐兮爲咸池之大章韶以

詠而永言兮聲依永乎賡歌之明良及周爲雲和兮友之以龍門空桑想夫制作之妙伶倫吹荻后夔拊手晏龍度左公輸斷右其長爲黃鍾者九兮倍其九以爲首也其商爲頌瑟兮其宮以爲雅奏也夫惟瑟聲者歌聲之所五弦二十有五兮旋宮具也七弦相爲律兮番弦五也鳳和鳴兮其句也鴈行飛兮其柱也歌必取瑟兮既歌而語也徒歌曰謠兮徒鼓瑟曰步也恒爲堂上之樂兮匏竹在下也名其爲登歌之器兮無故不去也瑟敎廢則歌詩者莫之爲譜也是以聖門亟稱於瑟自琴以降

豈無他弦而有所不必言焉胡不觀於魯論乎孺
悲之所聞點爾之侍坐由也之在門弦歌之聲比
瑟以傳又不觀於國風之唐秦乎唐有山樞秦有
車鄰皆專言乎鼓瑟不見刪於聖人胡不觀文王
之廟祀乎一倡三嘆應弦如見歌呼於穆遺聲盈
耳升歌示德含瑟曷以又不觀於周公之禮經乎
飲射賓燕禮盛樂備登歌在堂間歌在階或以瑟
二或以瑟四堂上侑歌惟瑟而已若迺騶虞貍首
間若疊奏鄉樂惟意二南先後燕有房中弦樂學
有宵雅之肄數皆三於瑟而他弦莫侑此古人之

所甚重今人之所駭笑者也自韓非之妄倫齊人之見擯秦蒙將軍剖之而爲箏易京君明變之而爲準新聲代作古意浸泯君廼絲聲之器遷數之莫能既侯氏之坎坎師延之罪廢嵇阮寄嘯之具秦漢鼗鼓之戲於是六合百納絲桐亦改其制太乙天寶弦柱各出其新意巴蜀楚之聲不同平清瑟之調滋異厥有鵾弦金縷左振右聲檀槽銀粧孤柱四隅立撥卧摘竹軋木擸白虎之爪黃金之撥能使師曠瞶鄒巴拙但見吃隨蘇祗俳優裸裎以助其喧豗都曇雲臘答急笛悲簫以奮其喟唽觀其指

法則秦箏多擫琵琶多撥空侯多擘柳琴多擊竊
比於琴家之揉吟按抑孰若一弦一柱取聲於自
然而不假弄手以爲力也弦樂莫先於瑟他弦行
世而瑟不行焉是棄其祖而爲支裔之從推其根
而蓧由枿之萌也若廼道調僊呂託異人之夢授
而律呂每混於俗穪怨湘哭顏疑胡琴之避徵而
曲調例闕其徵聲又孰若一弦七律諸調皆在焉
而隔八之弦自相生也然而箏笛之耳未能聽古
淡者見操瑟而已嫉章句之儒僅知守詁訓者闒
敭詩而自失惟夫陸沈野逸舒湮宣鬱宛其侯命

且以永日人莫我好而吾琴之僻於是采孤桐兮南山之陽致文梓兮北山之北本以黃鍾度以周尺遂練朱而繩絲雖繪錦而貴質小弦之縷七十餘二大弦之絲八十有七初促柱以高張乍試手而拂歷始肄蒿華之食載歌寤寐之服但聞誦詩之聲莫知弦指之力逮手熟而習貫益心恍而忘倦爲之歌伐檀若有斲輪乎河岸爲之鼓考槃若有叩槃乎山澗方且陳懿戒以自警聽衡門而無悶賦白駒之逍遙諷淇澳之瑟僩和鏘鳴兮中清寄散聲於咏嘆共赤松而調均異湘靈之悲愁儻

流魚之能聽付貍鼠於不見誦閒情以自欣虞僕人之見訕遂迺避俗塵而韜錦且弛弦以回鴈善吾瑟而不鼓思悠悠兮待旦亂曰皇羲肇瑟韶以詠兮姬孔歌詩瑟之盛兮瑟遠詩存歌不傳兮孰能誦詩惟朱弦兮勿求諧世我思古兮解弦弭柱羨昭文不鼓兮

烏木杖賦　姚燧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咫高可過顙嘗析一杖遺余許爲賦報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勿藥也今年余生朝使人肩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

所以嬰綿者豈思不償賦致耶不佞誠得一誦其
辭或可釋杖而起矣余勤其言而賦曰
或曰炎海之山珎木産焉金爲之聲石與其堅雕
結伐荷援諸瀧淵依居蛟蜃潄沫濡汰歲月俟之
化而爲玄要出人爲非得自天此島夷假以售利
於中土之徼權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鬻鞭梔
蠟其膚市者一濯巳呈蒼枯胥是黝材裹表一如
從可占知廼受形其本初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
乎今夫中土之山有衆其植斧取觀之內各異色
樟柞稠文杜棗椈赤檀柏柘黃蒲櫬棫白輿爾漢

里遐裔絶域瀘巂杉紫儋黎沉褐罽賓鷄舌相半
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曠玆庶品之爛爛果孰漚
以何澤況於兩間滋雨噓風敷吐華耀爲白爲紅
深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之欣心悦瞳問誰爲
之能然皆著妙於化工夫其見諸柯葉之外者如
此又何惑理質於其中哉且水火之赤黑不一其
色者雖童子猶能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爲用有戴
白之老所未思維男子之婦王實雄黑而赤雌始
若悍而難馭終爲夫之所移今其色之幽幽姬昔
赤之由基是何資於遠譬只賜竈亦可闕彼炎艷

而烈者焰也其煙液爲煤必黔而緇因以曉夫巧
繪之棄鉛朱亦懼其既久漫漶而爲黔又以信道
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宅也歟
金石而焦流盖火熾之已極非塵其水以滅之則
物將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黟面不渥赭而深黑
示火色之索藏惟獨見夫水德而已矣其木理之
如漆者又足惑乎哉史鰌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
之奔走相餉輟矛應於猛士配几屨於席上試扶
衰以起策觸爪甲而鏗響思卷鐵而含簧陋柳侯
之爲匠必求同於所異纔黑蛇之彿彷噫物之變

化不可期兮猶足以乘雲雲而騰往也

求志賦　袁袠

古人以賦託志或比擬賢哲或寓情幽怨或述己出處若愍志復志述志之類非一大抵皆假設仿喻依楚語屬辭余老於憂患年垂耳順白首無成因想先世遺業叙次爲求志賦其言曰

稽胚暉之攸淑兮肇啓迹於虞嬀逮流胤於公蒲兮寔楙衍於大姬爰錫胙於汝潁兮廣采壤於餘支及嬴項之蹶仆兮通宛洛之說辭固守儒以卒業兮闡炎漢之由惑鍾厥美其帝傅兮暢奕葉以

演迤歷東都之綿楚兮終江左而隆衰青風邈其
復振兮參王謝而並馳粲抱遺而質義兮徇石頭
以熸夷誼推本以篤烈兮謂其信之在茲世悠悠
而遐迥兮竊譜諜之莫推跡芳馨之所由兮朸隴
畝以為基值文明之泰亨兮奮德義於海陬汔登
名於太常兮翼時意以駸騑振英風於句越兮雍
榛蹊而闢之聯魚符於南北兮敞家聲以騰輝方
渡江之中阸兮興禮樂於浙滈濬伊洛之鴻源兮
本泝泗之宗繫始揚武於鷺雍兮嗣冠名於虎陛
挺正色而不阿兮粤忠讜乎繼世佩太阿之森鋩

兮壬佞嘍嗜以匿避激𤄽淪於頹波兮徒喑嗚而
歔欷黷抗言以疏遠兮弘曲學而高位卒滔滔而
莫返兮竟奄冉而淪棄悼蕪城之荒蔚兮莽荊榛
之翳薈山川鬱其嵯峨兮俛榮華之銷瘁耿脩名
之炤焯兮齊往哲而超詣乾坤倏其淩薄兮儼陵
谷之變遷盛衰渺其難諶兮何興仆之後先駕方
舟於弱水兮刓畚鍾於石田躬勤瘁以畢歲兮挽
吾輈而莫前造窮山之岝峉嶔崟兮鄰豺虎之嗥
突虢虪汲線溜於荒谷兮刈菽藿於墳衍離阽危
於嬰推兮紛傲擾而迷蹇覽古人以爲前兮徵往

轍而訊驗仲翁俯首以綰綬兮望之落落以抱關衍秉剛以放逐兮來默默以名官閔仲翔之通筵兮屏南交而不返既昭塞之有時兮縱余情而舒卷洒鷁退而蠖伏兮寄余懷於編簡雷營營而無寐兮精烔烔而申旦縣朽綆於眢井兮悵羸缾而三歎分橡栗於群狙兮心倉兄而不伸涉江海而行邁兮追奔騕之飛塵羌骯髒而寡與兮若眯瞙以問津忽荼毒其重罹兮哽顛連而悲辛髮種種而既童兮齒零落而輪囷叩辜愆於蒼昊兮雲漠漠而奚瞰躪九死而一蘇兮屬微息之僅存契靈龜

以貞卜兮墨未食而巳湮卒罔罔而迷適兮掩余
袂以沾巾謂玄化之窈冥兮爰屏肅乎營魂形彷
彿於噩夢兮喻至理之所循俾內省於微躬兮曷
怨尤乎天人旣爾生之犖确兮秦四體而靡勤仰
哺啄以尸居兮媿胼胝之黧黔下不能以傭力兮
上不足以奉承乎大君徒內嬰於願欲兮宜外歛
於甄鈞觚不觚而靡用兮固宣父之所云挾章甫
以貫粵兮遇侮慢而誰因波潎潎而東駛兮曰劉
劉而西輪睇脩途之逾邈兮歛余馬乎江瀕佩脂
膏以假飾兮顏屢赬而已沮日懺怨以流眄兮心

壹欝而誰語緣微徑以援援兮察愚智于今古蘭芳馨而自焫兮松流膏而斤斧劘厲兮以殲類兮蟠渾渾而容與登長嘯以夷猶兮康皎潔而觸牾威抃舞以委誠兮耄失節而罔措微執中以事讐兮色偲偲而愈憮諒合散之靡常兮豈得喪之有數委吾形於大順兮昭惠迪而內顧踐康莊之夷軌兮黜健羨而罔慕顯天眞於玄玄兮鍵靈關以爲固尋至道之所歸兮去性根之蟊蠹念英華之難再兮惜吾年之云暮全所守以解驂兮結余轡于馳騖逍遙乎無爲之園兮采芝英以甘茹滌瑕

垢以保躬兮依名德之爲據寄遙情於沖漠兮將
弭節乎藝圃激玄寘以漱潤兮伏神雀於丹淵掉
蒼龍使騰踔兮執白澤俾潛藏御飈輪以登太淵
兮叩招搖以周旋斟瑤池之縹醑兮與大椿而論
年嗟蕣英之卒卒兮徒掩抑於逝川精銷委以鮐
鬒兮玄領忽以白顛惟守中以返朴兮詎索隱之
是專矚雲霞而游目兮味泰和以自堅屏紛濁以
純一兮却智慧而俱捐警夙宵以康神兮袛吾性
之所天既命義之齹齵兮置休戚於自然泊虛舟
於回渚兮逝將返乎故土問耕鑿於沮溺兮綸陵

陽之綱緒食所力以保終兮企優游於末路希幼安之靖共兮濯清泠而遊豫風颯颯而凄厲兮凜蒹葭之霜露蹇躓豈其願兮椎輪亦吾所深懼求正志之所蘊兮庶無忝於祖武亂曰已矣乎吾誰適與歸荊塗莽莽日耘治兮灌漑根芽長茇蕊兮守質養素不傾欹兮外息驕吝內自怡兮明明在上毋我欺兮超然而存無所為兮誠心不疚允者

畫枯木賦　　虞集

夫誰畫此枯樹兮臨不食之散泉既偃蹇又嚙食

兮骨岸岸以弗奸想執筆以極思兮忽機釋而神
旋逌衆壞於整有勒不毀之所全或壑去於斤運
或石泐於溜穿滑無雨以如晦悅非規而能圓澹
黝如其既失旋蒼然而在前命以物而不可孰秋
春而論年噫吁嘻被華以毛膏膚用丹皆為流眩
顛當注汝獨何為託寂寞於無意而刻畫其不傳
者邪

傷己賦　　馬祖常

嗟余生之多憂兮幾顛躓而數窮誓績言以自見
兮力遲士之高風呼黃龍以駕我伻黃使使為期

何九稼之不一穫兮尚偃蹇而如玆豈剞劂之有
不善兮將世德之下賢薦芻茭於宗器兮綴優綦
以璣環封敦㹀以塊泰岱兮謂汎濫其莫涯冠髻
童以弁冕兮問禮意而莫支決大疑於淫鬼兮憑
巫傳以度揆顧聖言之鞿靷兮指綱維爲械意憫
相道之無朋兮去一髮之幾希柅吾車之莫騁兮
膠吾口而難辭懲前悔之不憚兮配古道其或可
思一旦捨此而改圖兮念後余之病我日浚惡以
啓堙兮患世之屏經而好權邅迍跂蹊之多迷兮世
或謂其固然抱昌辭以適與我兮俟來學以偕行

辨百家之糺紛兮孰察余之衷情亂曰我涉大波孰爲航兮我載大塗孰爲箱兮古聲喤喤金石之揚兮世無倀兮

感志賦　　李好文

何天地之寥邈兮眇子生之有身履黄坤之博厚兮仰玄覆以無垠　衆金於大冶兮偶形留夫粹質苟莫邪而弗自砥兮固鉛敝之所同服蒙子君之倥侗兮承鞠訓子自宮佩非善而罔繫兮服非惠而匪躬釁余華之申申兮鞠余觽之容容擷纚圃之日精兮濯於漣之荷華郤穠李而弗御兮矧

穉臭其焉加歲翩翩其不君兮首元服以及冠恐罔兩之挾余兮門面墻而無見琴假道于書林兮求孔氏之高明遵文衢之逶迤兮愈多岐之縱橫物憿悅而莫適兮從文公而徽詞曰爾神潛而志栖兮終必達大所期果服言以從事兮贏十年而戾之覽天庭以游目兮又欲窮夫四遐觀百氏之原委兮究異說之貞訛泝太初之無始兮循三王之不頗總條理于一聖兮固馴致夫中和洎余有志于古人兮懼脩名之嘿嘿忘滌雕之自信兮擅學優之有得謂青雲其可力而致兮謂時命之可

戈軷余行之吉日兮遂觀國乎上京指閶闔以徑
涯兮奄長風而北征睋天都之雄麗兮非下土之
能名信魚龍之所混并兮亦名利者之爲場余既
初無赫赫兮又何適夫煌煌翺捷步之高才兮豈
扶服之能躅挈桔槔之頫仰兮恐祈榮而離辱夫
何衆之熙熙兮我獨約兮而爲德資章甫以適越
兮固前脩之所爲惑殯王羞以燎桂兮囊日索而
焉留有東昏之故居兮盍歸來之爲謀浮輕舟以
南下兮亂海淀之交流返弊廬以窮處兮迄于今
一紀其將及晝于茅於南畝兮霄索綯而未息傷

鶬鴰之原居兮鹰鶋鷄之無室遠子荊之有美兮
羗終棄乎草澤余非昧而至愚兮誠有徵乎前哲
聞耕穫于道德兮内懷寶以自珎豈畎畝之足樂
兮閭閻漠而無閒音樊須之請稼兮廼獲誚於聖
人摯冥冥其鴻飛兮猶稗米乎有莘溺耦沮之不
反兮又奚足與爲群悲此志之未伸兮秉經德之
不回心飛揚而披離兮曷日夜而疢懷亂曰鹿之
斯奔兮其足跂跂河魚衝波兮乃窺其尾物終必
反兮有張斯弛徃不必求兮來者是族庳不隨阿
兮險不期詭貞途安行兮不易厥止優哉游哉兮

予以自失

騷

白雲辭二章

劉因

白雲凝情兮佩月光白露結彩兮明幽芳衆星皎皎兮水波不揚渺予思之若遇兮耿在目兮而不忘音容著兮形無方肅予中立兮四無旁予毋歸來兮山高水長

白雲高飛兮杳不可尋靈風長往兮聲不在乎幽林皎月東生兮忽西沉玄鶴何逝兮遺之音予思未及兮實懷我心儵萬里兮梢所歆曠同游兮啓

雲襟子毋歸來兮山幽水深

悠然閣辭　　　袁桷

鄮之西兮峰圜圜虎豹屼兮雄姿綏蜿蜒兮紫[illegible]旌駊騀兮虹霓之人兮槃阿畏羲娥兮高馳築虛覲兮虛明手參差兮以娛棟隆兮示背縈蟗兮聳喙鑑匯雪兮鄮之區拯有七兮日輿采菊兮黃裳緝萸兮紫囊兮冥冥兮夕暉憯獨睇兮擬所思雲飛英兮山之阜寫予留兮不遐以處秉貞兮神專觴彌劇兮益完山中之樂兮不可以久遲予返兮悠然

垂綸亭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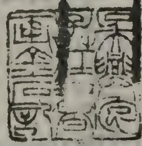
袁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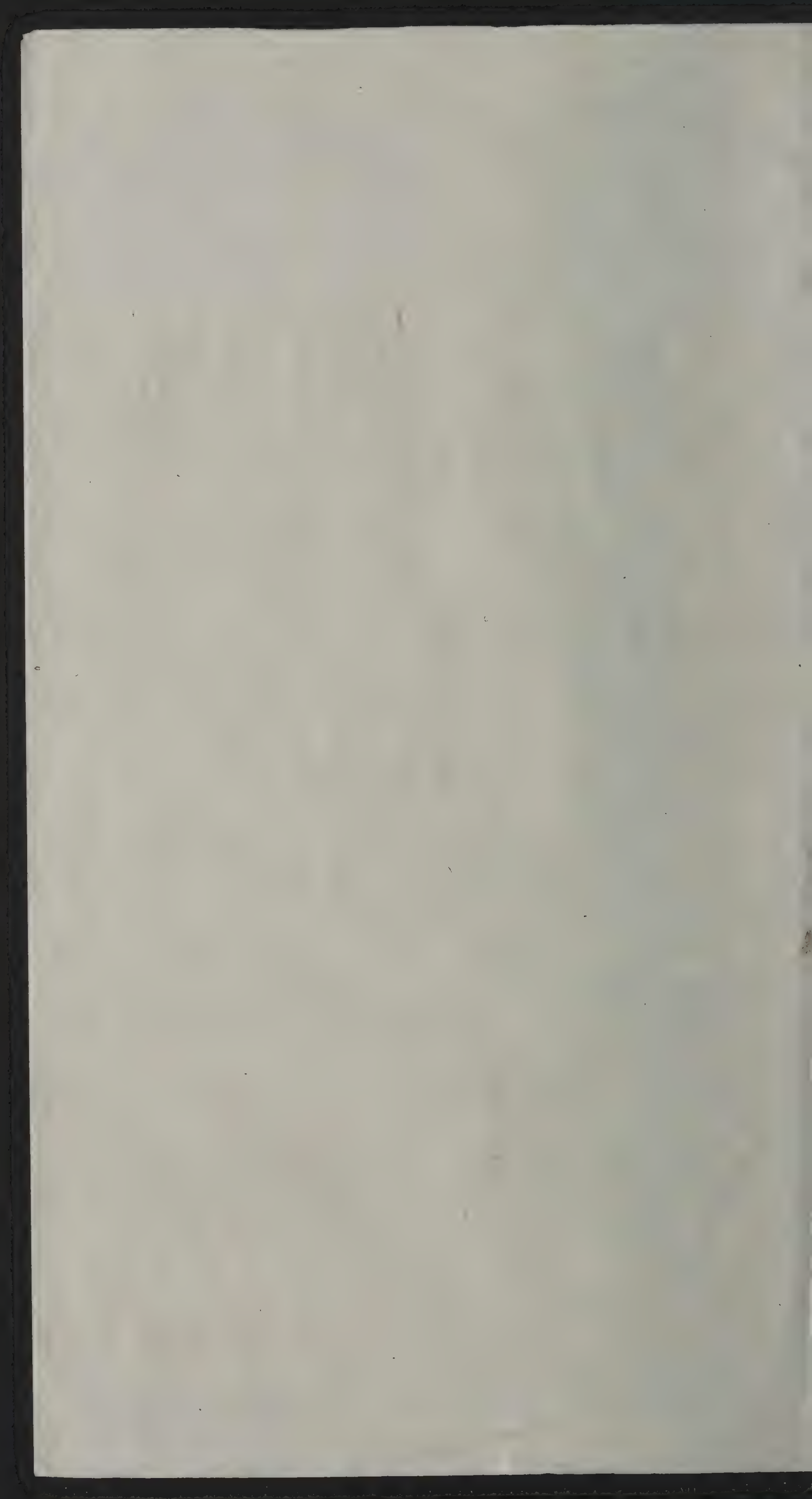
漢滔流兮日傾東滄浪兮泠泠蹇一士兮沈冥垂芒鍼兮不屑以嚳明玕兮貝宮朱柯蔚兮青葱魚戢鱗以爲衛兮龍騰章以屏氣謝婧嫘之嘗巧兮口垂沫以縱恣吾寧養之以歲年兮寶祕鬱而不宣豈直鉤以違衆兮守釣道之自然時至而迅舉兮匪荒幻之詭誘保貞志以遂初兮考銘言于耆叟時俗眇其莫同兮永頫訖依夫前聖之所究宋誠夫都中人舊見所爲文深器偉桷與南宮考士得其文不置後果爲進士第一垂綸亭足攻觀其初志云

雲山辭　王士熙

山氳氳兮出雲又泠泠兮以雨倏日出兮雲飛山青青兮極浦横浮雲兮水粼粼搴杜若兮采白蘋葺荷宇兮桂爲棟臨江皋兮悵懷人

國朝文類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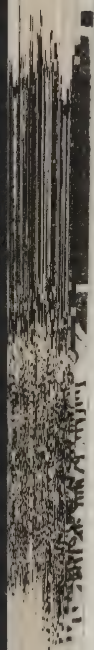






國朝文類

二



國朝文類卷第二

樂章

郊祀樂章

皇帝入中壝出入小次　黃鍾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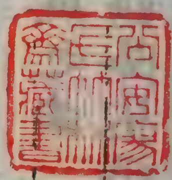
赫赫有臨洋洋在上克配皇祖於穆來饗肇此大禋乾文弘朗祓豖圜丘巍巍玄象

皇帝盥洗　黃鍾宮

翼翼孝思明德洽禮功格玄穹有光帝始著我精誠潔兹薦洗幣玉攸奠永集嘉祉

皇帝升壇降同　大呂宮





天行惟健盛德御天日月龍章簨虡宮縣稾鞂尚
明禮璧蒼圜神之格思香升燔煙

迎神　　圜鍾宮六變

烝哉皇元丕承帝眷報本貴誠于郊殷薦稾鞂載
陳雲門六變神之格思來處來燕

初獻盥洗　　黃鍾宮　　隆成之曲

肇禋南郊百神受職齊戒惟先匪馨于稷迺沃迺
盥祠壇是陟上帝監觀其儀不忒

初獻升壇降同　　大呂宮　　隆成之曲

於穆圜壇陽郊奠位孔惠孔時吉蠲爲饎降登祇

若百禮既至顒言居歆允集熈事
正位配位奠玉幣　黄鍾宮　欽成之曲
謂天蓋高至誠則格克祀克禋駿奔百辟制幣斯
陳植以蒼璧神其降康俾我多益
司徒捧俎　黄鍾宮　寧成之曲
我牲既潔我俎斯實笙鏞克諧籩豆有飶神來宴
娭歆兹明德永錫繁禧如幾如式
昊天上帝位酌獻　黄鍾宮　明成之曲
於昭昊天臨下有赫陶匏薦誠馨聞在德酌言獻
之上靈是格降福孔皆時萬時億

皇地祇位酌獻　大呂宮

至哉坤元與天同德函育群生玄功莫測合饗圜壇舊典時式申錫無疆聿寧皇國

太祖皇帝位酌獻　黃鍾宮

禮大報本郊定天位皇皇神祖反始克配至德難名玄功宏濟帝典式敷率育攸暨

皇帝飲福酒　大呂宮

特牲享誠備物循質上帝居歆百神受職皇武昭宣孝祀芬苾萬福攸同下民陰隲

皇帝出入小次　黃鍾宮

惟天爲大惟帝饗帝以配祖考肅贊靈祉定極崇
功永我昭事升中于天象物畢至
文舞退武舞進　黄鍾宮　和成之曲
羽籥既踆載揚玉戚一弛一張匪舒匪棘八音克
諧萬舞有奕永觀厥成純嘏是錫
亞終獻　黄鍾宮　和成之曲
有嚴郊禋恭陳幣玉大糈是承載祗載肅上帝居
歆馨香既飫惠我無疆介以景福
徹籩豆　大呂宮　寧成之曲
三獻攸終六樂斯徧既右饗之徹其有踐洋洋在

上默默靈眷明禋告成於皇錫羨

送神　　圜鍾宮　　天成之曲

神之來歆如在左右神保聿歸靈斿先後恢恢上

圜無聲無臭日監孔昭思皇多祐

望燎位　　黃鍾宮

熙事備成禮文郁郁紫煙聿升靈光下燭神人樂

康永膺戩穀祚我丕平景命有僕

皇帝出中壝　　黃鍾宮

泰壇承光寥廓玄曖暢我揚明饗儀惟大九服敬

宣聲教無外皇拜天祐照臨斯届

太廟樂章

皇帝入門　無射宮　順成之曲

熙熙雍雍六合大同維皇有造典禮會通金奏玉夏祗欵神宮感格如響嘉氣來叢

皇帝盥洗　無射宮　順成之曲

天德維何如水之清維水內曜配彼天明以滌以濯犧象光晶孝思維則式薦忱誠

皇帝升殿降同　夾鍾宮　順成之曲

皇明燭幽沿時制作宗廟之威降登時若趨以采茨聲容有恪曰藝曰文監玆衎樂

皇帝入小次 出同 無射宮 昌寧之曲

於皇神宮象天清明肅肅來止相維公卿威儀孔彰君子攸寧神之休之綏我思成

迎神 九成 黃鍾宮 思成之曲

齊明盛服冀冀靈眷禮備多儀樂成九變烝烝孝心若聞且見肹蠁端臨來寧來燕

初獻盥洗 無射宮 肅寧之曲

酌彼行潦維挹其清潔齊以祀祀事昭明肅肅辟公沃盥乃升神之至止歆于克誠

初獻升殿降同 夾鍾宮 肅寧之曲

祀事有嚴太宮有侐陟降靡違禮容翼翼籩豆旅
陳鍾磬翕繹於昭吉蠲神保是格
司徒捧俎　無射宮　嘉成之曲
色純體全三犧五牲鑾刀屢奏毛炰胾羹神具饗
飫聽我磬聲居歆有永胡考之寧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第一室　開成之曲
天扶昌運混一中華爰有眞人奮起龍沙際天開
宇亘海爲家肇脩禋祀萬世無涯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第二室　武成之曲
神祖創業爰著戎衣聖考撫軍代行天威河南底

定江北來歸貽謀翼子奕葉重輝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第三室　混成之曲
於昭皇祖體健乘乾龍飛應運盛德光前神功耆
定澤被垓埏貽厥孫謀何千萬年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第四室　昭成之曲
天啓深仁須世而昌追惟顯考敢後光揚徽儀肇
舉禮備音鏘皇靈鑒止降釐無疆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第五室　慶成之曲
龍潛于淵德昭于天承休基命光被紘埏洋洋如
臨籩豆牲牷惟明惟馨皇祚綿延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第六室　守成之曲

天開神聖繼世清寧澤深仁溥樂協韶韺宗支嘉會氣和惟馨繁釐來格永被皇靈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第七室　禧成之曲

紹天鴻業繼世隆平惠孚中國威靖邊庭厥功惟茂清廟妥靈歆茲明祀福祿來成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第八室　歆成之曲

紹隆前緒運啓文明深仁及物至孝躬行惟皇建極盛德難名居歆萬祖福祿崇成

明宗翼獻景孝皇帝第九室　永成之曲

猗那皇明世纘神武敬天弗違時潛時旅龍旂在
塗言受率土不遐有臨永錫多嘏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第十室　獻成之曲

神聖繼作式是憲章誕興禮樂躬事烝嘗翼翼清
廟煒有耿光于千萬年世仰明良

皇帝飲福酒　夾鍾宮　釐成之曲

穆穆天子禋祀太宮禮成樂備敬徹誠通神胥樂
只錫之醇醲天子萬世福祿無窮

文舞退武舞進　無射宮　肅寧之曲

天生五材孰能去兵恢張鴻業我祖天聲干戈屆

盤濯濯厥靈於赫七德展也大成

亞獻 終獻同　無射宮　肅寧之曲

幽通神明所重精禋清宮肅肅百禮具陳九韶克諧八佾兟兟靈光昭荅天休日申

徹籩豆　夾鍾宮　豐寧之曲

籩豆芬苾金石鏘鏗禮終三獻樂奏九成有嚴執事進徹無聲神保聿歸萬福來寧

送神　黃鍾宮　保成之曲

神主在室神靈在天禮成樂闋神返幽玄降福冥冥百順無愆於皇孝思于萬斯年

皇帝出廟庭　無射宮　昌寧之曲

緝熙維清吉蠲致誠上儀具舉明德薦馨已事而踆歡通三靈先祖是皇來燕來寧

社稷樂章

降神二成　林鍾宮　鎭寧之曲八變

以社以方國有彝典大哉元德基祚綿遠農功萬世於焉報本顯相默祐降監壇墠

降神二成　太蔟角　鎭寧之曲

錫民地利厥功甚溥昭代典禮清聲律呂穀旦于差洋洋來下相此有年根本日固

降神 二成　姑洗徵　鎮寧之曲

平厥水土百穀用成長扶景運冝歆德馨五祀爲

大千古舉行感通肸蠁登歌鎮寧

降神 二成　南呂羽　鎮寧之曲

幣齊虔脩粢盛告備倉庾坻京繄誰之賜崇壇致

恭幽光孔邇享于精誠休祥畢至

初獻盥洗　太蔟宮　肅寧之曲

禮備樂陳辰良日吉挹彼罇罍馨哉黍稷濯漑揭

虔維巾及羃萬年嚴祀蹌蹌受職

初獻升壇降同　應鍾宮　肅寧之曲

春祈秋報古今彝章民天是資神靈用彰功崇禋
嚴人阜時康雍雍爲儀燔芬苾香

正配位奠玉幣　太蔟宮　億寧之曲

地祇饗德稽古美報幣帛斯陳圭璋式繅載烈載
燔肴羞致告雨暘時若丕圖永保

司徒捧俎　太蔟宮　豐寧之曲

我稼既同群黎徧德我祀如何牲牷孔碩有翼有
嚴隨方布色報功求福其儀不忒

正位酌獻　太蔟宮　保寧之曲

異世同德於皇聖造降茲嘉祥衛我大寶生乃烝

民俾德覆壽厥作祼將有相之道

配位酌獻　太蔟宮　保寧之曲

以御田祖皇家秩祀有民人焉盡究本始惟叙惟修誰實介止酒旨且多盛德宜配

亞終獻　太蔟宮　咸寧之曲

以引以翼來處來燕豆籩牲牢有楚有踐庸荅神休神亦錫羨土穀是依成此醻獻

徹豆　應鍾宮　豐寧之曲

文治脩明相成田功功爲特殊儀爲特隆終如其初誠則能通明神毋忘時和歲豐

送神　林鍾宮　鎮寧之曲

不屋受陽國所崇敬以興來歲苞秀堅穎雲軿莫駐神其諦聽景命有僕與國同永

望瘞位　太蔟宮　肅寧之曲

雅奏肅寧繁釐降格籩篚厥玄黃丹誠烜赫肇祀以歸瞻言咫尺萬年攸介丕承帝德

先農樂章

降神 二成　林鍾宮　鎮寧之曲 八變

民生斯㐀食爲之天恭惟大聖盡心於田仲春劭農明祀吉蠲馨香感神用祈豐年

降神二成　太簇角　鎮寧之曲

耕種務農振古如茲爰粒烝庶功德茂垂降嘉奏艱國家攸宜所依惟神肅潔明粢

降神二成　姑洗徵　鎮寧之曲

俶載平疇農功肇敏千耦耕耘同徂隰畛田祖丕靈爲仁至盡豐歲穰穰延洪有引

降神二成　南呂羽　鎮寧之曲

群黎力耕及茲方春雞時東作篤我農人我黍宜華我稷宜新由天降康永賴明神

初獻盥洗　太蔟宮　肅寧之曲

洞酌行潦眞足爲薦奉茲潔清神在乎前分作甘
霖沾溉芳甸愼于其初誠意攸見
初獻升壇降同　應鍾宮　肅寧之曲
有椒其馨維多且旨式愼爾儀降登庭止黍稷稻
粱民無渴飢神嗜飲食永綏嘉祉
正配位奠玉幣　太蔟宮　億寧之曲
奉幣維恭前陳嘉玉聿昭盛儀肅雝純如南畝深
耕麻麥禾菽用祈三登曆受多福
司徒捧俎　大蔟宮　豐寧之曲
奉牲孔嘉登俎豐備地官駿奔趨進光輝肥碩蕃

孚歆此誠意有年斯今均被神賜

正位酌獻　太蔟宮　保寧之曲

寶壇巍煌神應如響備腯咸有牲體苾芳洋洋如在降格來享秉誠罔怠群生瞻仰

配位酌獻　太蔟宮　保寧之曲

酒清斯香牲碩斯大具列觴爼精意先會民命惟食稗養毋害我倉萬億神明攸介

亞終獻　太蔟宮　咸寧之曲

至誠攸感肸蠁潛通百穀嘉種爰降時豐祈年孔夙稼穡為重俯歆醴齊載揚歌頌

徹豆　應鍾宮　豐寧之曲

有來雍雍存誠敢匱廢徹不遲靈神攸嗜孔惠孔時三農是宜眉壽萬歲穀成丕乂

送神　林鍾宮　鎮寧之曲

焄蒿悽愴萬靈來唉靈神具醉聿言旋歸歲豐時和風雨應期皇圖萬年永膺洪禧

望瘞位　太蔟宮　肅寧之曲

禮成文備歆受清祀加牲薦幣陳玉如儀靈御言旋面陰昭瘞集茲嘉祥常致豐歲

釋奠樂章

降神　　黃鍾宮　　凝安之曲九變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

初獻盥洗　　姑洗宮　　同安之曲

神既寧止有孚顒若罍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脩亦新厥德對越在兹敬其維則

初獻升階降同　　南呂宮　　同安之曲

大哉聖功薄海內外禮隆秩宗光垂昭代陟降在庭攝齊委珮莫不肅雝洋洋如在

奠幣　　南呂宮　　明安之曲

圭袞尊崇佩衿列侑籩豆有楚樂具和奏式陳量
幣駿奔左右天睠斯文繄神之佑

文宣王位酌獻　南吕宮　成安之曲

惟神監格享于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
告嘉薦惟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

兖國公位酌獻

潛心好學不遠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
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弗渝

鄒國公位酌獻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

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亞終獻　　姑洗宮　　文安之曲

廟成弈弈祭祀孔時三爵具舉是饗是宜於昭經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于兩儀

送神　　黃鍾宮　　凝安之曲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懈益虔文教茲首儒風是宣佑我皇家億載萬年

四言詩

致樂堂詩　　虞集

致樂堂者集賢待制周君之所以奉母者也蜀郡

虞集爲之賦詩曰
翼翼新堂有閫有房夫人來居既安既舒既好既
寧載燠載清言闟于門以寫我誠有齊其馬有伉
其軒爲子來者允貴且賢貴容舒遲賢有令儀爾
因爾宗先君之思翕爾兄弟具于嘉旨我飲我食
先君之子詩言柔温禮言著存我撫我惠先君之
孫樂哉誰氏維周壽毋疇克致茲周南仲子君子
善頌文則多有又永歌之以導燕喜

萬户張公廟堂詩　虞集

大德辛丑昭勇大將軍河南征行萬户鎮通州張

公以其兵從征緬死之通人作廟以祀公三十年間朝之公卿大夫士能爲文章者莫不爲之有所製作泰定丁卯公子御史亦俾予賦之集以爲征緬事始末在朝諸君子則知之矣通州僻在江海之際其人何自知之況久遠乎且不著夫狂夫首禍之故

成宗皇帝聖明卒致其罪則公所以不肯墮其搆陷必甲冑以死之意亦終不白於通人之將來也故稍原其始而道之庶其有考也詩曰

於赫　世皇並用豪傑一定宇內櫜厥戈甲旣久

旣安　成宗繼之祖功莫加道在守持狂夫興謀以動相國曰昔　祖宗咸尚戰克萬方悉來史皆前能我獨無名昌稱繼承蠢彼西南翳叢負固聚落八百各統女婦人強善驕馬貝競豪豢豕于牢黃金飾槽取而有之富可足用赫乎功多以世智勇相臣以聞　天子曰嘻有是言哉汝其試之狂謀旣售諫言不入旣賦軍實弓鉞仍戢餽饟啓行萬里騷然飢危蹈毒未戰已揹番番名將　天子不士鎭于江滸　天子所使狂夫忌之承制驅之詎思國謀徒逞厥私將軍慨言死我臣職可陷者身不陷

吾直見制鄙庸豈我召兖心知無還況與立功與其矯誣死彼狂手孰與奮擊不喪吾守孤旅轉戰深入不回殺僇既多身卒死之三軍失聲萬士喪氣孰明公心君門萬重裹葦東歸遙遙江壖部曲候迎悲風旆纏民懷其忠士感其義虎奮鷹揚如見其至卜廟得吉東望際海神來安之有求無壞狂夫辱國 天子震怒立呼狂豎斬以大斧狂罪則誅死事奈何褒封哀榮百世不磨豈惟不磨元嗣御史既有兄弟又多孫子奕奕勳門秩秩良材天之報忠豈有涯哉

國朝文類卷第二

國朝文類卷第三

五言古詩

箕山　　元好問

幽林轉陰崖鳥道人跡絕許君棲隱地唯有太古雪人間黃屋貴物外紙自潔尚厭一瓢喧重負寧所屑降衷均義稟汨利妄智決得隴又望蜀有齊安用薛干戈幾蠻觸宇宙日流血曾連蹈東海夷叔采薇蕨至今陽城山衡華兩丘垤古人不可作百念肝肺熱浩歌北風前悠悠送孤月

古意　　劉祁

庭前有桂樹緑葉何離披秋風動地起飄落將安歸高飛入青雲下飛落汙泥貴賤旣偶爾孰爲喜與悲

秋江有芙蓉顏色好鮮潔褰裳欲采折水深不可涉巖風下飛霜芳艷空凋歇悵望一長嘆臨川無桂檝

懷長源　劉祁

涼月夜如水秋風吹紫蘭獨居悵無聊佳人阻河山河山邈千里相望何時巳雲横鴈影沈露下蟲聲起烽火照中州西南殺氣浮君居劉山下果若

向時不人生有離別但惜知音絕匣內卧青蛇光
芒射秋月汴水碧參差兼飛空樹枝如何相憶處
還值暮秋時

送雷伯威　劉祁

朔風起天末落木鳴空山冰霜正凝冱游子百里
還出郭送將別徘徊上高原如何睽離情對此芳
歲闌壯士志四方不須涕汍瀾人生非山海會面
亦不難願子崇明德餘功振文翰長因東南鴻惠
我金玉言

觀主人植槐　李冶

主人有佳樹移植庭之隅繁柯雖翦去不敢觸根株朝溉復夕灌乳井幾成枯颯颯角弓詩古人能起予愛樹尚如此愛士當何如

南山有高樹　林景熈

南山有高樹寒烏夜繞之驚秋啼眇眇風撓無寧枝託身未得所振羽將逝茲高飛犯霜露低飛觸茅茨乾坤豈不容顧影空自疑徘徊向殘月欲墮已復支

僊臺　劉因

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全燕中有學僊臺燕平欲升

天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
爲煙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三山巨鼇鐕山人
蟣蝨然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鑪金
石能久堅天地會有盡何物爲神僊空山無笙鶴
落日下飢鳶今古非一臺浩嘆秋風前

黃金臺　　劉因

燕山不攺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
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爲賢
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纔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
飢鳶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

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救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馮瀛王吟詩臺　　劉因

林巒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爲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乗浮海舟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游每聞一朝華尚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林爲誰憂視彼昂昂駒柰此氿氿鷗四維旣不張三綱遂横流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儔蚩蚩尚可恕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灑横中州今朝此

登臨孤懷漲巖幽何當剷疊嶂一洗宅山羞

西山　劉因

西山澹無姿中有羲皇前翻思太古人事業何不傳三墳亦何罪岀遠成灰煙紛紛後來人暮死爭朝妍勳名史一策學術文千篇古人豈不然後有無窮年惟餘方寸心天地相後先

晨起書事丁丑五月廿八日　劉因

蒼星彗明河三月麗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有五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彩芒誰令月有變飄搖及吾窻須臾日東生有星

環四旁一星當日中佇視搖晶光自北忽西旋老陽已榆桑西北雲一絲翠暈揚清芳嫩雲生碧蘚得句聲琅琅俄見雲有魚其大丈許長火繩紛繞之昂然欲飛揚呼友與共觀此境已茫茫靈樞夢爲病周官夢爲祥寤言札諸闥庸俟知者詳

種松　劉因

萬牛來丘山大廈高崔嵬當年誰苦心遺此千歲材手持百松子與之備傾頹殷勤囑造物爲護荒山隈令來見毫末喜溢蒼煙堆十年望根立百年排風雷自此千萬年再見明堂開東家十年計戢

哉千頭栽豈不早有望求此良悠哉

翟節婦詩　　劉因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紀爲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有婦人曰翟氏年二十餘其夫從軍死於所事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尸歸負土而葬之既葬自以早寡無子遭時如此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隣里救而復蘇終始一節今八十餘年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所不能奪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予聞之爲作是詩俾其外孫田磐刻之石或百

世之下有望燕山而歌予詩者使瞿之風節凜然如在亦庶幾乎吳人河女之章焉

兵塵浩然際烈士難自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燕山瞿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生有如此夫早寡非所憐求尸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為所依惟黃泉鄉隣救引決烈日丹衷懸誰辨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鄉山水猶清妍聞風髮如竹飄蕭動疎煙千年吟詩臺峩峩太寧巔為招馮太師和我節婦篇太寧山有馮道吟詩臺距瞿居甫數十里

寄蕭徵君惟斗　盧摯

秦中幽勝地迺在終南山磐石負磊磊清泉散潺潺偘偘古君子疊疊泉石間圖史紛坐隅衡門晝長關種菊餐落英襲芳佩秋蘭道腴德充符怡然有餘歡鳴鶴時一来似愛孤雲閒孤雲不能飛鳴鶴遂空還戢戢桃李艷蔚蔚松柏寒羲和駛春輝歲晏霜露繁感物有深儆懷哉邈難攀

姚嗣輝南檻堂　姚燧

彼檻有土性生植惟峨峨欒欒干雲姿才與樗散憐匠石過不睨煬夫取蒸薪所貴故山樹寧計世

莫珍一別十畝陰清溪俄幾春筆名堂楣上如對
故鄉親請事小弁詩桑梓亦惟寅盛德古自早木
惡何關人不見樗里疾智囊終相秦君才負棟柱
未許淸斷均無以㘯自期上孤明堂晨

蔚州元氏怡齋　　　　　　　　苟宗道

八元乃八龍嶷若瓊樹林難兄復難弟感激恩義
深室家宛相好如鼓瑟與琴翩翩鴻鴈行鏘鏘鸞
鳳音二王一品題價重雙南金終當仕虞朝誾然
列華簪要在風俗淳不異古與今他人有兄弟聚
散如飛禽鬩牆不相能干戈日相尋尺布斗粟謠

行路爲傷心常棣廢已久角弓義湮沉因書怡齋詩以爲友于箴蔚州元氏兄弟八人皆秀而文義居無間言故牓其所居之室曰怡齋諸名公皆有詩西溪秋澗其首倡也

古風　趙孟頫

詩亡春秋作仲尼蓋苦心空言恐難託指事著以深大義炳如日萬古仰照臨鳳鳥久不至楚狂乃知音愁來不得語起坐彈吾琴

周衰有戰國紛紛極荆榛黃金聘辯士駟馬迎從人朝爲刻骨讎暮作歃血親終然志力屈奉身俱入秦

相如賦大人出語頗奇怪飄然凌雲意過耳誠一快誇言入無際自覺塵俗隘安知翻成勸何用名爲戒

自有天地來蓬萊幾清淺人生空翯首舉世誰得見瑤臺在何許渺渺煙波遠方舟不可渡使我空展轉

絕代有佳人被服綺與紈蛾眉秀聯娟吐詞馥若蘭清歌啓皓齒瑤琴發哀彈一彈再三嘆聽者涕汍瀾借問誰家子爲言本邯鄲

秋風吹庭樹故葉紛已墜明月耿夜長草蟲促經

緯四序若不淹少壯何足貴展轉復展轉寤寐不能寐昔爲閨中秀今作市門鄙豈無膏與沐甘心得憔悴

山深多悲風日暮愁我心玄雲降寒雨松柏自哀吟人生百年後奄然閟重陰念此每不樂天路何由尋僊人偓佺輩消遥在青岑奈何不爾思委命重黃金

海中有奇樹鬖鬖珊瑚枝由來植物性無物可推移如何石氏子樹之白玉墀洛陽經幾戰金谷久荒夷徒令千載下聞者爲傷悲

烈風號枯條落葉滿周道原野何蕭索川流亦浩
浩離苦日以遠懷思令人老功名會有時生世苦
不早顧瞻靡所騁憂心惄如擣
浮雲何方來不知竟安之飄飄隨風去汗漫以為
期自昔功名士往往事驅馳白駒空谷中誰能加
縶維皎皎難見容翻受世姸蚩虛名誠無益不見
斗與箕

逸民詩　趙孟頫

驅車秣駑馬吾將適齊國聞有魯連子倜儻好奇
畫一談秦師走再說聊城拔功成不受賞高舉振

六翮布衣終其身豈復爲世役茫茫千載遠安往
訪遺跡躊躇東海上向風長太息
四時相代謝榮耀安足恃瓜田引新蔓不見桃與
李知士解其會遇坎當復止邵生故秦吏乃亦睹
玆理賢哉感我懷三嘆不能已
子眞初亦仕歲晩乃逃之區區南昌尉上疏忘其
卑忠言不見用耿耿當告誰飄然棄妻子終身與
世辭抱關甘貧賤所遺莫我知至今九江濆清風
激羣黎神僊信茫昧此士獨不疑孤雲無所在逝
水何時歸遐思一矯首悵望無由期

悠悠空山雲泱泱長江流廊廟意不屑山澤聊淹
留故人在天位高步追巢由豈曰子無衣辛苦被
羊裘東京多節義之子乃其尤窮居雖獨善輔世
豈不優

汪汪千頃陂不爲人濁清道周言行表蕩然無得
名誰言牛醫兒乃是人中英當時無間言後世流
德聲思之不可見使我鄙吝萌淳風久已漓此意
豈復存時無君子者雖賢寧見稱

南州有高士食力事耕稼優游聊卒歲不矯亦不
隘大木行欲顚紼纚豈足賴何爲諸老翁栖栖不

皇舍斯其非無見明哲自高邁誰能懸一榻待子來秋駕

鹿門何亭亭不有避世賢鳳雛隱中林卧龍蟠其淵一朝起高翔斯人獨深潛功名不可爲我志久已安一聞耆舊傳使我心悠然

黃鵠羽翼長一舉思千里幼安本中原乘槎走東海舉世方尚同遠引存异志高風流異俗敦禮化鄰鄙子魚平生友胡乃不相委

塵事非所便田園久見招歸來三徑中蔚蔚長蓬蒿雖有荷鋤倦濁酒且陶陶茫茫大化中委運將

焉逃唐虞去已遠由來非一朝粲粲霜中菊采采
忘其勞

有所思　趙孟頫

思與君别來幾見夫容花盈盈隔秋水若在天一
涯欲涉不可去茫茫足煙霧汀洲多芳草何以采
蘅杜青鳥翶雲間錦書何時還君心雖匪石祗恐
凋朱顔朱顔不可再那能不惆悵何如雙翡翠飛
去蘭苕上

雜詩　趙孟頫

四時更代謝物化常隨之春華曾幾何歲月忽如

玆巖風動高樹百草俱已衰人生況有役憂患乃其宜棄捐勿復念出入由化機安得松喬術邈焉吾相違

知非堂夜坐　何中

前池荷葉深微涼坐來爽人歸一犬吠月上百蟲響余非洽隱淪隙地成偃仰林端斗柄斜撫心獨悽愴

擬古次韻　安熙

欝欝巖下柏青青水中蒲巖前有幽人壯歲常獨居獨居亦何爲不羨春華敷十年掩關卧門庭盡

荒蕪美人殊不來日夕聽軒車
零零白露下巖谷悴芳蘭蘭悴不復辭誰與念時
艱堅氷行復至雪深路漫漫愁絕將奈何撫几一
長歎
中州有寒士塊然守空堂清貧久有信壯懷殊未
央豈不願馳騁冒雪凌風霜振策萬里途超忽追
鵬翔永念同懷人渺在天一方悵望不可見慷慨
發清商獨處誰晤語百感摧衷腸人生諒難必且
莫徒悲傷
采柏空巖下倚竹荒庭前人生非金石君心詎能

堅君心或有渝賤妾終不踈天地一瞬息今古一
長途借問離别苦君心竟焉如不見園中樹日日
爭華敷秋風一夕至已遂嚴霜枯歲晚不得去山
空難久居
崑崙一何高出此無窮河遙遙何所往不啻萬里
多一意在朝東日夕無停波遠游計不早壯志成
蹉跎夫君不我顧欝欝將如何覽物悟物變端居
閱年華興來展遐眺緩步空山阿四顧渺塵世杉
柏紛森羅吾樂誠何極憂子獨長嗟眷焉誰晤語
一笑空煙蘿

人生有定分所貴能樂天自輕失所守欲進安敢前思君重思君此情誰與宣舉頭見明月顧影徒自憐終當謝塵世洗心聞澗泉

榆林對月　虞集

日落次榆林東望待月出大星何煜煜芒角在昴畢草樹風不起蛩蜩絕啁唧天高露如霜客子衣盡白蘼驂齾餘棧嫠婦泣空室行吟毛骨寒坐見河漢沒驛人趣晨征瞳瞳曉光發

月出古城東　虞集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濛車騎各已息宮闕何穹

隆牧馬草上露吹笳沙際風帳中忽聞鴈傳令彀
雕弓

寄題周氏水木清華亭　虞集

中流汎蘭枻望彼嘉樹林落日蕩野水浮雲生夕
陰魚游戀芳藻鳥鳴在幽岑爲樂恐易老吾將脫
朝簪

趙千里出峽圖　虞集

巨舟臨峽口衆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
失所憂至平曠玩肆生縱逸毋俾持釣翁倚岸三
太息

出直次韻　虞集

月下白玉階露生黄金井䟽條栖鵲寒衰蕙流螢冷戀闕感時康懐歸覺宵永晨鍾禁中來白髪聊自整

夜直賦得金鴨焼香　虞集

黄金鑄爲鴨焚蘭夕殿中窈窕帯斜月逶迤動微風綺席列珠樹華鐙連玉虹無眠待顧問不知清夜終

寄題新冶亭　虞集

窈窕冶亭暮蕭條江南秋汎覽山河外張樂鳳凰

丘公子飛翠蓋美人回綵舟從茲至黄髮樂哉以忘憂

滋溪書堂爲蘇伯脩賦　虞集

滋原恒伏流春雨川廼盈林疇廣敷潤草木俱繁榮臨深見游儵仰喬有鳴鸎君子樂在斯齋居託令名積學抱沈默時至有攸行抽簡會史存采詩商頌并禹穴追馬公湘江歌屈生紉蘭不盈握伐木有餘情浩然欲浮海歸歟還濯清方舟我爲檝白髮愧垂纓

讀伯庸學士止酒詩　貢奎

今晨不可出大風吹我帷陋巷泥沮洳空墻雨淋
漓研朱課兒書冥思解羣疑敲門童子來袖有止
酒詩讀之至再三擊節喜且悲若飲以玄酒揖讓
陶唐時峩峩古冠裳執彼璋與圭短褐繞掩脛藜
藿空忘飢風雅久已衰作者微君誰嗟我重景仰
老大將何爲

泗濱堂爲蓋善長賦　王結

秉槎泝河源崑崙高不極揚舲浮沅湘重華阻靈
覬興言游汗漫千里一瞬息靈氛訴吉占歲晏果
何適遄歸泗水濱築堂俯晴碧優游弦誦餘燕坐

儼澄寂川流映天光翔泳咸自得悠悠千載心寥寥竟誰識

書上都學宮齋壁　馬祖常

齋居芹宮旁永日少人跡清心慕古躅簡編頗紬繹徒自傷迷民位卑力莫及茍祿亦可羞吾將反蓬蓽

節婦王氏　范梈

妾年四三二始識月團圝十二學女工刺繡如鸞鷟十九嫁夫家事姑施衿鞶夫壻良家兒世籍爲王官雖聯朱紫貴不習綺與紈過庭執詩禮開口

若驚湍風儀在一時爭作玉人看天地忽降毒摧
折青琅玕回首四十春景光若流丸貞心守松柏
芳性軼芝蘭落月簾帷曙西風機杼寒沉思往昔
事淚下紅闌干豪客至茅屋舉家竄林巒入房衛
病姑身犯白刃攢相向義憐釋視死色無難親知
爲嘆息保社爲辛酸欲與上州府爲妾旌門閭妾
寔無所願所願在所安婦人徃從人阿母涕沈瀾
送行遺之語敬順無違歡匹偶固有時寧知憂患
端辛苦蹈物變豈羨身獨完殷勤謝舊故聞者摧
肺肝

范墳詩　　李木魯翀

宋蜀郡開國公范鎮景仁謚忠文其一世盛德偉烈光著史籍人固知之其葬在襄城汝安鄉推賢里載東坡集中甚詳襄城故隸汝州翀來訪問故老其墳儼然故在已爲野夫豪農耕爲禾黍之區矣范氏當金季猶有居墳左者自經兵燼不知所存拊事嘆閔故爲作詩以紀其槩幸在官君子知其爲先賢遺壠庶有以處之

忠文栽眉英始也跡甚微堂堂薛簡肅旟隼西南飛其人古廉守肯持葯醬歸所得一偉人天下大

布衣引以賓王家光映春官闈昭陵宋仁主前星久無輝犯諱言所難雷電毎霽威雄哉錬石手妙補天巍巍丞相江南來雲掩扶桑暉舊德陳苦辭往往阸謗譏諸賢抗章疏弱卒攻堅壘公力斡禹鼎正氣硏黃扉荆舒憤至骨斥語筆自揮贈之以蕙蘭何往無芳菲時公與司馬聲諧玉琴徽解冠挂神武甘老西山薇九寓日脊脊赤子將疇依兩公幸無恙起拯或庶幾嗣君元祐初痛洗前人非民望屬司馬欲遯天爲職帝命起公卧門久車停騑君實了吾事此外何所希清風溢寰海不啻嚴

陵磯公旣晚家許道德人所腓襄城卜封窀汝穎
皆京圻我來訪遺壠名姓存依俙來仍散兵燼雨
雪無畱霏公名在天下豈逐薤露晞誰能禁耕牧
盛事乘新機吾力不足振感嘆徒歔欷

大明宮早朝　胡寬

蓬萊拂曙色燁煜舒祥光九儀肅清蹕日月開旂
常聖人握金鏡繡袞臨玉堂咸英備雅奏圭璧輯
羣方歡燕洽湛露敷恩奐龍章謳歌聲率土豈樂
逢時康典文極藻績聲烈昭前王巍巍續鴻緒萬
年斯無疆

國朝文類卷第三

國朝文類卷第四

樂府歌行

湘夫人詠　元好問

木蘭芙蓉滿芳洲白雲飛來北渚遊千秋萬歲帝鄉遠雲來雲去空悠悠秋風秋月沅江渡波上寒煙引輕素九疑山高猿夜啼竹枝無聲墮殘露

西樓曲　元好問

游絲落絮春漫漫西樓曉晴花作團樓中少婦弄瑤瑟一曲未終坐長嘆去年與郎西入關春風浩蕩隨金鞍今年疋馬妾東還零落芙蓉秋水寒并

刀不剪東流水湘竹年年露痕紫海枯石爛兩鴛鴦只合雙飛便雙死重城車馬紅塵起乾鵲無端為誰喜鏡中獨語人不知欲插花枝淚如洗

征人怨　元好問

瀚海風煙掃易空玉關歸路幾時東塞垣可是秋寒早一夜清霜滿鏡中

塞上曲　元好問

平沙細草散羊牛一簇征人在戍樓忽見隴頭新鴈過一時迴首望南州

梁園春　元好問

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玉谿花誰憐麗澤門邊柳瘦倚東風望翠華（龍德宮有玉谿館　麗澤燕都西門名）

征夫詞　劉祁

頹陰漠漠秋天黑汾雨瀟瀟和雪滴途中騎士衣裳單半夜銜枚赴靈壁中州近歲雨雪多只因戎馬窺黃河將軍錦帳衣千襲馬上揮鞭傳令急但令飽煖度朝夕一死沙場吾不惜九重日望凱歌歸安知中路行逶迤願將舞女纏頭錦添作征人身上衣

征婦詞　劉祁

青釭熒熒照空壁綺窻月上沙雞泣良人沙塞遠
從軍獨妾深閨長太息憶初癡小嫁君時謂君不
晩擁旌麾如何十載尚輿隷東屯西戍長奔馳秋
風戎馬臨關路千里持弓關上去公家事急將令
嚴児女私恩那得顧恨妾不爲金鞴鞍在君腰下
隨風埃恨妾不爲龍泉劒在君手内飛光燄慕君
不得逐君行翠袖斕斑空血染君不見重瞳鳳鴐
遊九疑蒼梧望斷猶不歸况今沙塲征戰地千人
同去幾人回君回不回俱未見妾心如石那可轉

留春曲 杜琰

絮飛冷屑龍蟠玉花隕香摧鳳銜燭批頰深林吽新綠倚闌人唱留春曲春光欲去如死灰明年暖風吹又來何如日日長相守典衣共醉花前極殷勤留春春不住白日西馳水東去鏡中絲髮柰老何君當持盃我欲歌

楊白花　李冶

帝家迷樓春晝長紫笙吹破百花香蒲萄凝碧琥珀光燕語鶯啼空斷腸枕帷紅淚灑瀟湘玉鏡臺前添午粧茜羅綬帶雙鴛鴦胡蝶趂雪上釵梁千里萬里雲茫茫

空村謡　楊弘道

淒風羊角轉曠野埃塵腥膏血夜為火望際光青熒頹垣俯積灰破屋仰見星蓬蒿塞前路甃礫堆中庭殺戮參餘稚老疲羸行欲倒居空村問汝何以供朝昏氣息僅相屬致詞難遽言往時百餘家今日數人存頃筐長鑱隨日出樹木有皮草有根春磨沃飢火水土仍君恩但恨誅求盡地底官吏有時猶到門

羽林行　楊果

銀鞍白馬鳴玉珂風花三月臙脂坡侍中女夫領

軍子萬金買斷青樓歌少年羽林出名字隨從武
皇偏得意當時事少遊輦多御馬御衣嘗得賜年
年春水復秋山風毛雨血金蓮川歸来宴賀満宮
酔山呼揺動東南天明昌泰和承平久北人歲獻
蒲萄酒一聲長嘯四海空繁華事往空囬首懸瓠
月落城上墻天子死不為降王羽林零落秖君在
白頭辛苦趍路傍腰無長劒手無槍欲語前事涕
满裳洛陽城下歲華暮秋風秋氣傷金瘡龍門流
出伊河水北望臨潢八千里蔡州新起髑髏臺只
合當年抱君死君家父兄健如虎一旦倉皇變為

鼠錦衣新貴見莫嗤得時失時令人悲

金谷行　　楊奐

洛陽園池天下無金谷近在西城隅晉時花草不復見野人猶解談齊奴齊奴豪奢誰比數酒酣愛擊珊瑚株後堂春風淌桃李中有一枝名緑珠千金買歩障百金買氍毹時時吹笛替郎語雲牕霧户長歡娱層階欲下須人扶豈料一日能捐軀紅飛玉碎頃刻裏空使行客悲躊躇樓頭小婦感恩死君臣大義當何如

桃源行　　劉因

六王掃地阿房起桃源與秦分一水小國寡民君所憐賦役多慙負天子天家正朔不得知手種桃枝辨四時遺風百世尚不泯俗無君長人熙熙漁舟載入人間世却悔桃花露蹤跡曾聞父老說秦強不信而今觧亡國畫圖曾識武陵溪飛鴻滅沒天之西但恨於今又千載不聞再有漁人迷

明妃曲　劉因

初聞丹青寫明眸明妃私喜六宮羞再聞北使選絕色六宮無慮明妃愁妾身只有愁可必萬里令從漢宮出悔不別君未識時免使君心憐玉質君

心有憂在遠方但恨妾身是女郎飛鴻不鮮琵琶語秖帶離愁歸故鄉故鄉休嗟妾薄命此身雖死君恩重來時無數後宮花明日飄零成底用宮花無用妾如何傳去哀弦幽思多君王要聽新聲譜爲譜高皇猛士歌

塞翁行　　　　　　　　劉因

塞翁少小壟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宋家昔日塞翁行屯田校尉功不如西山瀛海接千里長城又見開長濼要將一水限南北笑殺當年劉六符天教陂澤養鳬鷺留與金人賦子虛我來鄉國覽風

土髮髴撾鼓笛嗚嗚霄中雲夢忽已失酒酣懷古
皆平蕪昔年阻水群盜居塞翁子孫殺欲無至今
遺老向人泣前宋監邊無遠圖

武當野老歌　劉因

南陽武當天下稀峯巒巧避山自迷青天飛鳥不
可度但見萬壑空烟霏山不知人從太古白雲飛
來天作主旌旗明滅漢陽津幾閱東西互夷虜老
人住此今百年自言三世絕人烟往事不聞宣政
後初心欲返羲皇前脯麋為粮豹為席竹樹蒼蒼
歲寒國天分地拆保無憂恠見北風山鬼泣一聲

白鴈已成擒回望丹梯淚滿襟傳語桃源休避世
武陵不似武當深

燕歌行　劉因

薊門來悲風易水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
歌燕歌在何處盤鬱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
經過青丘遥相連風雨隳臺榭七十齊郡邑百二
秦山河學術有管樂道義無丘軻蚩蚩魚肉民誰
與休干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郎
曲終哀思多

白鴈行　劉因

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鴈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錢萬里江湖想瀟洒佇看春水鴈來還

義俠行　　王惲

予爲王著作紀歌行繼更曰義俠或詢其所以因爲之解曰彼惡貫盈禍及天下大臣當言天吏得以顯戮而著處心積慮一旦以計殺之快則快矣終非正理夫以匹夫之微竊殺生之柄豈非暴豪邪不謂之俠可乎然大姦大惡凡民罔不憝又以春秋法論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不以義與之

可乎又且以游俠言古今若是者不數人如讓之止報已私輒之劘軀無成較以此舉于尋常萬萬也凡人臨小利害尚且顧父母念妻子慮一發不當且致後患著之心孰謂不及此哉然所以略不顧藉者正以義激於衷而奮捐一身爲輕爲天下除害爲重足見天之降衷仁人義士有不得自私而已者此著之心也何以明之事既露著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季路仇牧死而不悔者也故以劒歌易而爲義俠云著字子明益都人少沉毅有膽氣輕財

重義不屑小節嘗爲吏不樂去而從軍後與妖僧高北行假千夫長歸有此舉死年二十九時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三月十七日丁丑夜也

君不見悲風蕭蕭易水寒荊軻西去不復還狂圖秖與蝥蛛靡至今恨骨埋秦關又不見豫讓義所激漆身呑炭人不識劘軀止酬一巳恩三刜襄衣竟何益超今冠古無與儔堂堂義烈王青州午年辰月丁丑夜漢允策祕通神謀春坊代作魯兩觀卯魄巳褫曾夷猶袖中金鎚斬馬劒談笑馘取姦臣頭九重天子爲動色萬命拔出顛崖幽陂陁燕

血濟時雨一洗六合妖氛收丈夫百年等一死死得其所鴻毛輶我知精誠耿不滅白虹貫日霜横秋潮頭不作子胥怒地下當與龍逄遊長歌落筆增慨慷覺我髮竪寒颼颼燈前山鬼忽悲歔鐵面御史君其羞是月授南臺侍御史故云

田家謡　魏初

五月軍回未有期不禁烟瘴入枯髀馬頭一骨還家日只有弓刀似舊時

懸瓠城歌　李材

我經懸瓠城試作懸瓠歌殘灰五百載懸瓠不復

哉有唐中葉失馭將退辱進危多詆謗淮西孽雛
手指天百萬官兵不敢傍長安市上晝殺人司隸
走藏魂膽喪晉公一語破紛紜意斷心謀神莫抗
諫書不到雙闕下詔檢初成九天上煌煌日月煥
斧節慘慘風雲動鞬韔殿前虓虎神策軍愬武通
顏分玉帳夜深雪花大於璧懸瓠城頭血埋仗寒
威方勁弓百鈞淨影不搖旗十丈已因猰貐山更
沸耳戮鯨鯢海無浪蔡人不識緋衣兒劍氣磨天
大丞相方城大將拜道左犀甲金戈光炫晃兇囂
狡衆五十秋白日青天破昏障兒童不遺避介冑

婦女爭來沽綠醲入朝論功功有差晉公之功無
與讓英雄事往名器虛栗斯嚅唲竟相尚外藩跋
扈驕將侮中禁深嚴嬖臣誑山東何啻百少陽秦
苑洛陽隨板蕩我歌懸瓠辭歌聲頗悲壯嗚呼唐
之覆車將誰尤後人弔古徒哀愴懸瓠城下汝水
流懸瓠城邊牧笛唱懸瓠歌歌已終君不見豐碑
野火化爲土悵望文公及晉公

水荒子歌　鮮于樞

水荒子日日悲歌向城市辭危調苦不忍聞妻孥
散盡餘一身城中米貴丐者衆崎嶇一飽經千門

城中昔食城外米城外人今食城裏耕者漸少田漸荒政恐明年不如此水荒子行歌乞食良不惡猶勝弄兵獄中死

水荒子聽我語忍死休離去鄉土江中風浪大如山蛟鼉垂涎寧貫汝路傍暴客掠人賣性命由他還更苦北風吹霜水返壑稍稍人烟動墟落賑濟欲下逋負除比著當年苦爲樂水荒子區區吏弊何時無聞早還鄉事東作

湖上曲　　鮮于樞

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悶無語低回忍淚並

人船貪得纏頭强歌舞玉壺美酒不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鴛鎖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坐令桑濮歌行露

烈婦行　　趙孟頫

至元七年冬濵州軍士劉平之戍棗陽與其妻胡俱道宿車下為虎所得起追及之殺虎脫其夫吾聞之中原賢士大夫如此乃為感激慷慨作烈婦行以歌之

客車何焞焞夫挽婦為推問君將安去言往棗陽戍官事有程宿車下夜半可憐逢猛虎夫命懸虎

口婦怒髮指天十步之内血相濺夫難再得虎可前寧與夫死毋與虎生呼兒取刀力與争虎死於妾心始平男兒節義有如許萬歲千秋可以事明主馮婦下莊安足數嗚呼猛虎逢尚可穽成穽成奈何汝

沉沉行　虞集

沉沉天宇玄以黝星河如銀垂近人牛羊漫散草多露大帳中野旁無隣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城小兒泣今年八月天子來身屬櫜鞬月中立

車簇簇行　馬祖常

李陵臺西車簇簇行人夜向灤河宿灤河美酒斗十千牛馬飲者不計錢青旗遥遥出華表滿堂醉客俱年少侑盃小女歌竹枝衣上翠金光陸離細肋沙羊成體薦共訝高門食三縣白髮從官珥筆行毳袍衝雨桓州城

竹枝歌京城南栗侯玩芳亭與仲淵子方同賞牡丹 馬祖常

城南牡丹一百本翰林學士走馬來渡水楊花逐飛燕剪衣雲影覆春臺

栗侯宅中花一園客來飲酒費金錢明朝碧樹春城合恨不江東問酒船

玉環引 送伯庸北上　　王士熙

崑山有美璞昆吾有寶刀推雪漉寒氷凝此英瓊瑶團團月長滿晶晶白雲淺似環環無窮寥寥人意遠有美天山人皎潔同精神禁垣青春多大珮垂朝紳腰無大羽箭肘有如斗印結束上京行騮駒驟長鞘不採珊瑚鉤海深安可求不執水蒼璧漢庭羅公侯愛此玲瓏質題詩贈與客百金一朝傾三年不可得不得只空行山泉琴峽鳴摩崖龍門石憶憶應留情天風北極高歸途踏霜草不惜玉環分只願君還好

早朝行　王士熙

石城啼烏翻曙光千門萬户開未央丞相珂馬沙堤長奏章催喚東曹郎燕山騮騎朝来到雨澤十分九州報輦金馱帛分遠行龍沙士飽無鼓聲閣中龍牀琢白玉瑟瑟圍屏海波緑曲闌五月櫻桃紅舜琴日日彈薰風

畫馬歌　范梈

錢君畫人勝畫馬安得名驄妙天下青雲隱約見龍文有意軒昂駃華夏團官山立傾而驕朱衣黑帶高帽尖問渠掌握詎有此牽控寧知人汝嫌君

不見才士受束縛往往因之縱寥廓

蘇小小歌　　辛文房

東流水底西飛魚銜得錢塘紋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著處開乘油壁車鸚鵡盃殘春樹暗蒲萄衾冷夜㯝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

李宫人琵琶引　　揭傒斯

茫茫青冢春風裏歲歲春風吹不起傳得琵琶馬上聲古今只有王與李李氏昔在至元中十九辭家來入宫一見世皇稱藝絶珠歌翠舞忽如空君王豈爲紅顏惜自是宅人彈不得玉觴未擧樂未

停一曲便覺千金直廣寒殿裏月流輝太液池頭花發時舊曲半存猶解譜新聲萬變總相宜三十六年猶一日長得君王賜顏色形容漸改病相尋獨抱琵琶空歎息興聖宮中愛更深承恩始得遂歸心時時尚被宮中召強理琵琶弦上音琵琶轉調聲轉澁堂上慈親還佇立回看舊賜淚床頭落花飛絮春風急

舶上謠 送伯庸以番貨事奉使閩浙　宋本

江華江月要才情多病堪憐馬長卿莫向都門折楊柳帝鄉春色不南行

流求真蠟接闍婆日本辰韓蕆貊倭番船去時遺矴石年年到處海無波
朱張死去十年過海寇凋零海賈多南風六月到岸酒花股篙丁奈樂何
湧金門外是西湖隄上垂楊盡姓蘇作得吳趨阿誰唱小卿墳上露蘭枯
舊時家近黑橋街三十餘年不往來憑仗使君一問訊楊梅銀杏幾回開予以至元廿六年出杭故居東南隅四條巷旁有橋名黑橋居有楊梅銀杏二樹在巨井上
閭中父老白鬚鬢老子風流記得無昔日郎君騎

竹馬如今使者駕軺車伯庸之先嘗仕閩中
素馨華畔十八娘炎雲瑞露酌天漿一日供厨三
百顆使君館券莫支羊
薰陸胡椒膃肭臍明珠象齒駭雞犀世間莫作珍
奇看斛使英雄價盡低
東海澄清南海涼公厨海錯照壺觴郎君養好江
瑶脆水母線明烏賊香
明年歸路蹋陽和鈌胯輕衫剪越羅春風通惠河
頭路還與官家得寶歌

國朝文類卷第四

國朝文類卷第五

七言古詩

鄧州城樓　元好問

鄧州城下湍水流鄧州城隅多古丘隆中布衣不復見浮雲西北空悠悠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叫月蒼烟愁自古江山感遊子金人誰解賦登樓

吊故宫　杜瑛

月上觚稜椒壁濕飢烏啄碎琅玕石劫灰飛盡海揚塵𧏖殿荒臺土花碧洛陽書生汴梁客一夜春風頭欲白尊中賴有酒如泉醉倚寒窻破愁寂

巨源相過話舊有感　王磐

中統三年春二月變起青齊帶吳越鯨鯢轉側海波翻城郭橫尸野流血我時辛苦賊中來兵塵糢糊眼不開妻孥棄捐豺虎口飛蓬飄轉無根荄天寒日暮齊河縣破驛荒涼絕烟爨騎行驛馬鈍如蛙官吏散地無處喚與君此地忽相逢行臺郎中氣勢雄憫我白頭遭喪亂壯我臨難全孤忠急呼驛吏具鞍馬使我厄路還亨通明晨相隨濟南去出入條侯營壘中死生契濶不相棄起居飲食常相同標山華注日在眼綿歷春草及秋風四郊斫

木桑柘盡灤源飲馬波濤空兗渠腰領膏野草始
見齊魯收烟烽巨源巨源君且坐我欲高歌君可
和往事回頭十五年猶想離魂招楚些身逢喪亂
百憂纏生不成名空老大我依破硯竊恩榮君佐
雄藩世最課流萍蹔聚不吉時且喜相看顏一破
我衰無力

有懷梁仲經父　　楊奐

美人熒熒在何處海闊天低隔烟霧珊瑚零落芙
蓉空咫尺相望迷去路翠輦金輿雙鳳凰風吹環
佩聲琅琅壺觴狼籍事已往一日萬里愁茫茫劉

郎竟是誰家客歲晚霜華林葉赤美人煢煢在何處鴨綠江頭江月白

金太子允恭墨行　劉因

黑龍江頭氣欝葱武元射龍江水中江聲怒號久不瀉破墨揮灑餘神功天人與竹皆真龍墨竹以來九馬空人間只有墨君堂何曾夢到瓊華宮瑤光樓前月如練倒影自有河山雄金源大定始全盛時以漢文當世宗興陵爲父明昌子樂事孰與東宮同文釆不隨焦土盡風節直與幽蘭崇百年圖籍有蕭相一代英雄誰蔡公策書紛紛少顏色

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秋聲瀟瀟來晚風極目海角天無窮黑龍江見金史幽蘭軒義宗死所汴亡張蔡公以金實錄歸遺山嘗獻公謄録此軸亦公得于汴之中祕者公之子中仁持以來予詩故終篇及之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劉因

道人神駿心所憐天人龍種畫亦然房星流光忽當眼徑欲攬轡秋風前漢家金粟幾蒼烟江都筆勢猶翩翩東丹獵騎自豪貴風氣惜有遼東偏天人秀發長白山畫圖省識開元年金源馬坊全盛日四十萬匹如秦川天教劫火留此幅玉花浮動

青連錢英靈無復汗石馬悲鳴真似泣金僊只今回首望甘泉汾水繁華鴈影邊奇探竟隨轍跡盡兀坐宛在驊騮先人間若有穆天子我詩當作祁招篇

陳氏莊　　劉因

陳氏園林千戶封晴樓水閣圍春風翠華當年此駐蹕太平天子長楊宮浮雲南去繁華歇回首翠園亦灰滅淵明亂後獨歸來欲傳龍山想愁絶今我獨行尋故基前日家僮白髮垂相看不用吞聲哭試賦宗周黍離離陳氏先父之外家也金章宗每遊獵必宿其家淵明謂先

父龍山指
孟嘉事

渡白溝　　劉因

東北天高連海嶼太行蟠蟠如怒虎一聲霜鴈界
河秋感慨孤懷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割鴻
溝來此處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高舉菰
公灑落近雄才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史臣強解
事枉著渠頭汗吾鼓十年鐵硯自庸奴五載兒皇
安足數當時一失榆關路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
晚唐望沙陁自此橫流穿一縷誰知江北杜鵑來
正見海東青鳥去漁陽撾鼓鳴地中鷓鴣飛滿梁

園樹黃雲白草西樓暮木葉山頭幾風雨只應漠漠黃龍府比似愁岡更愁苦天教遺壘說向人凍雨頑雲結凄楚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泉聲瀉餘怒仰天大笑東風來雲放殘陽指歸渡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劉因

筆底金鞍有肅爽誰云不博降王長汴梁門外君雲屯畫本相看應自賞十載青衣夢故都經營慘淡欲何如只除金粟呼風鳥曾見昭陵鐵馬趨

宋理宗書宮扇　劉因

杭州宮扇二好事者得之燕市一畫雪夜泛舟一

畫二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興盡爲期及晩節寒香
之句諸公賦詩予亦同作
天津月明啼杜鵑梁園春色凝寒烟傷心莫說靖
康前吳山又到繁華年繁華幾時春已換千秋萬
古合歡扇銅雀香銷見墨痕秋去秋来幾恩怨一
聲白鴈更西風冠蓋散爲烟霧空百錢韉錦天留
在禍胎要鑒驪山宮當時夢裏金銀闕百子樓前
無六月瓊枝秀發後庭春珠簾晴捲天門雪棹歌
一曲白雲秋不覺金人淚暗流乾坤幾度青城月
扇影無情也解愁五雲回首燕山雪花大如席雪

花漫漫水峩峩大風起兮柰何

登金剎軻山　　　劉因

两山巉巉捕天色中有萬斛江聲哀人言此地剎軻館尚餘廢壘山之隈太子西来函關開誰信生兒爲禍胎筆頭斷取江山去已覺全燕如死灰馬遷尚俠非史才淵明憤世傷幽懷春秋盗例久不舉紫陽老筆生風雷遺臺古樹空崔嵬平蕪落日寒烟堆紛紛此世亦良苦今古燕秦經幾回憂来徑欲浮蓬莱安得魯連同一盃碣石東頭喚羨門六鼇載我三山来

幼安濯足圖　劉因

漢家無復雲臺功生平不識大耳公眼中天意鏡中語此身只有扁舟東諸公亦英雄百年能辦山陽封歸来老栢號秋風世路悠悠七十翁乾坤故物兩足在霜海浮雲空復空無刀可斷華大尉有死不為丕太中冊青白帽凛氷雪高山目送冥飛鴻為問蘇家好兄弟萬古北海誰真龍 長公愛文舉次公愛幼安蓋氣質各以類云

歸去來圖

淵明豪氣昔未除翱翔八表凌天衢歸来荒徑手

自鋤草中恐皇劉寄奴中年欲與夷皓俱晚節樂地歸唐虞平生磊磊一物無停雲懷人早所畜有酒令龐通沽眼中之人不可呼哀歌撫捲聲嗚嗚

淵明歸來圖

盧摯

留侯晚歲游赤松武侯早歲称卧龍忘秦扶漢聲隆隆淵明初非避俗翁兩侯大節將無同鷹秋持書晉甲子辭鋒時露長沙雄王弘何幸奉吾足督郵能祚平生留門前五柳春濛濛落絮不與江波東環堵蕭然吾未窮比總儘有羲皇風畫圖不盡

千古意詩成一笑浮雲空

淵明歸來圖　　尚野

羲皇上人鄉里兒田園将蕪非所思楚聲雖託絶
然懟高情千古歸來辭歸來忽復河山移忠憤意
切語益微白雲遥遥望不極東籬舊菊西山薇夷
齊奚疑然耶非况乃貌此遺世姿文行圭璧照方
冊飄然髩鬚空同時子雲擬聖諸儒譏法言美新
吾誰欺考亭夫子春秋筆昭然晉𦙍日星垂

過黃陵廟　　李材

黃陵廟前湘水緑天寒漁郎唱巴曲沙棠舟上月

蒼蒼翠蛟白蜃江茫茫似聞清愁五十柱萬里鴻
飛楓葉暮神鴉翻舞祠門開珠裳玉袖霑莓苔玄
猿晝啼蘿薜影赤鱗夜去芙蓉冷北渚淚痕斑竹
紋南風哀思蒼梧雲山頭古桂秋露碧山下江流
豈終極荒涼揭車雜杜衡靈風自吹煙霧旌輕帆
晚向芳洲泊聊薦蘋蘩奠蘭酌沅有汜兮湘有沱
洞庭木落生層波裴田獨詠騷人歌

金人出塞圖　虞集

海風吹沙如捲濤高爲隴磧深爲壕築壘其上嚴
周遭名王專居氣振豪肉食湩飲田爲遨八月草

白雲颸颸馬食草實輕骨毛加弦試弓復置槖今
日不樂心慅慅什什伍伍呼其曹銀黃兎鶻明繡
袍鶼鴰小管隨鳴韎背孤向虛出北阜海東之鷙
王不驕錦韝金鏃紅絨條按習久蓄思一超是時
晶清天翳絕駕鷙東來雲帖帖去地萬仞天一瞥
離婁屬望目力竭微如聞音鷙一掣東身直上不
囬折遂使孤飛一片雲頃刻平蕪洒毛血爭誇得
雋頻足悅旌旗先歸向城闕落日悲風起蕭屑烟
塵㶑城鼓徹咽大酋要王具甘歡三亦欣然沃焦
熱闕支出迎騎小臟琵琶兩姬紅頰頻舞歌迭進

醉燭滅穹廬斜轉氍毹月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虞集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木千章鐵作叢層巒總含雨
氣潤百谷正受川光溢大江洲渚善洑洄滄江散
落碣石開山田何處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
下行人將有適臨流不度心爲惻我楫孔堅舟孔
安奉子以濟諒非難

送孟脩兄南歸　虞集

老兄五月來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五人兄弟四
人在每憶中郎淚霑臆我家蜀西忠孝門無田無

宅惟書存兄雖莞庫實父蔭弟竊餘澤承君恩文
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土郎十歲未知
學嗟我胡爲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
知奈何憂來唯得二三友看花把酒臨風歌蜀山
嵯峨歸未得盤盤先隴臨川側碧梧翠竹手自移
應與青松各千尺南風吹雪河始氷兒歸烏帽何
眾眾明年乞身向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

寄鄉友　馬祖常

河邊老父念我出遠寄京華書一行謂言白髮今
多少又報南園竹樹荒門前石田秔秫熟犢子新

生走如鹿莫戀官家有俸錢長年作客身如束

送蘇公赴嶺北行省郎中　王士熙

居庸關頭亂山積李陵臺西白沙磧畫省郎官貂帽側飛雪皚皚馬韉濕馬蹄雪深遲遲行冷月悽雲塞垣明鐵甲無光烽不驚萬營角聲如水清明年四月新草生征人賣劒隴頭耕思君遥遥隔高城南風城樓來鴈鳴

萬竹亭　范梈

誰能買山種萬竹殘年請老住巴蜀結亭更在竹中間四面雲谿寫山蕭風敲最覺夜眠清雨洗謄

延秋望緑日吟不限三千字日飲定須過百斛隴西仙翁持斧客散馬涼城行新蕭爲言令弟隱滄江如此風流天下獨乃家正在蠶茨野東東琅玕繞茅屋方知白眼待時人箕踞科頭自爲俗是邦子雲劇博雅閉門草玄食漢禄多緣未識此君心徃事微瑕傷白玉使君自是廊廟具方駕前脩詎爲辱平生抱負勁直節日暮天寒照空谷始我瞻望望不及終我嘆嗟嗟不足乞官倘或從西遊向子亭邊枧黄鵠

滋溪書堂　謝端

趙之川滹浸涞易恒滱泜洨各異出惟滋有溪亦是匹或伏或見刀不容不能百里滹是從混混千里俱朝宗子曩涉河觀湖江踔雲蕩日怒擊撞歸視子滋嶺之瀧是滋名揚子所始有田有廬水之涘有堂三楹庳非侈中經子史堂右左高曾遺子以自課子廼善繼志不惰蒐今摭古抉恠奇泓涵演迆吐爲辭副墨往往傳京師贏金青紫世所取滋溪有源子有後斯堂斯書可世守

雜言

觀雷溪　劉因

飛狐天下脊老氣盤亙回三江瀉天怒合爲一水
東南來此勢不殺令人愁石門喜見西山開未補
青天裂誰鑿渾沌胎奇聲猛狀萬萬古山根幾許
猶崔嵬兩山倒傾瀾百丈逢顛崖先聲動毛髮餘
奕開襟懷初疑萬壑轉奔石意像髣髴坤軸摧又
疑鼓角鳴地中百步未到仍徘徊荒祠下石磴駭
目何雄哉春風不到太古雪今日乃得胷中雷穿
石誰能窮窟宅流沫勢欲浮蓬萊平生芥蔕令寒
灰兩耳到骨無纖埃酈元筆頭天下水石頭之奇
猶見推乃知茲游亦奇絶快弄素霓噴瓊瑰東崖

一片石坐拂千年皆爲招郎山君共捲長鯨盃江
妃爲撾靈鼓催赤鯶躍出銀山堆先生醉來泉灑
面狂歌一和湍聲哀

游郎山　劉因

昨日山東州馬耳索御凌風嘶今日軍市中不覺
已落山之西山之面背一無異不待風烟變化神
已迷危關度雪嶺亂石通荒蹊林間小草不識風
日自太古我行終日仰羨木杪幽禽啼但見雨色
来雲物颯以凄忽然長嘯得石頂痛快如御駿馬
蹄萬里来長風五色開晴霓長劒倚天立皎潔瑩

礪鷄平地拔起不傾側物外想有神物提詩家舊
品嵩必同畫圖省見巫山低誰令九華名獨與八
桂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以兩目窮端倪騫騰誰
避若飛隼側瞰何屈如怒猊千年落窮邊烟草寒
萋萋若非酈亭書生此鄉國物色誰省曾分題酈道
元注水經說即山形勢最真今
涿郡有酈亭其先世所居也乾坤至寶會有待
豈有江山如此不着幽人棲頗聞山中人雲間時
聞犬與鷄只疑名山別有靈境在不許塵世窮攀
躋不是先生南遊有成約徑欲共把白雲犂九疑
窺衡湘禹穴探會稽玉井爛賞金芙蕖日觀倒捲

青玻瓈風烟回首莫瀟灑南游準擬相招携

岳陽樓　張經

巴陵形勝甲天下郡治西南有樓曰岳陽盡得巴陵之勝至元丙戌余以監察御史按臨長沙道出巴陵凡一往返不暇一登甲午夏備員湖北憲司分司于辰始得以酬平昔之志噫湖山如此造物者何其靳邪因留數語以識歲月云

洞庭一水七百里烟朝月夕皆經過豈知斜陽萬里更有一佳處君山才二盤青螺乾坤有此樓萬古高嵯峨憶昨長江咫尺限南北風烟畫本一日

千摩洋兮朝怏一登怳若驅沉痾生平所羨鑑湖請乃今更覺君恩多湘靈也似知我至時令白鳥來婆娑鐵笛紫荆曲春草黃陵歌江山一醉謾不省悲風落日生白波愛山愛水亦非癖奈此日月如飛梭彭蠡銀山推碧海青銅磨武昌雲間嘆黃鶴采石天外愁青蛾詩家割據幾今古元氣發泄天不訶扁舟歸來月一蓑仙槎巳候三山阿吾欲乘興觀銀河

題丁氏松澗圖　鄧文原

天目之峯凌紫烟下周林壑紆長川清池斗絕涵

倒景神運直自疏鑿先彼美幽貞廬閒房曲奧辛
夷荃蒼官手植經幾年靈蚪夭矯今參天門前朝
流暮流水但聞激石瀉瀨鳴濺濺山人養真衡茅
下有書可讀琴可弦意行清澗曲長嘯松風前山
月出林高溪花弄春妍仙人欲來夜將半天空鶴
唳山凄然颷塵大笑狂馳子口誦丹訣傳真玄我
欲從之結隣屋待疏藥圃謀芝田

我本山人素志丘壑獲歸名山爲願畢矣爰
以四月十一日離京師是夜抵潞陽慨然賦
詩遥慰匡廬隱者併以寄金門諸公爲一噱

云

李洞

野馬脫羈鞅倏疑天地寬臨風一長鳴風吹散入青冥間頗如魯仲連蹈海不復還又如安期生長留一舄令人看江南浩蕩忽如海落日照耀浮雲關既不能低眉伏氣摧心顏詭遇特達驚冥頑又不能抱書挾策干萬乘調笑日月相迴盤匡廬迢迢棲仙山仙翁泛若秋雲閑長松之陰引孤鶴望我不見空長歎眾鉛天池津飲淥桃花灣蒼梧倒影三湘寒赤城霞氣生微瀾鯨鯢翻空海波赤眺色欲上扶桑難人間之樂兮誠不足恃何如歸臥

棲巖巒棲巖巒卧巖穴夜半天風吹酒醒猶有西溪萬年月

先天觀　　范梈

學仙之人與山爲徒往往在台廬之奥湖江之區張公鍊丹作龍虎丹成御氣游六虛後來出者絶代無復有逸人住玄都玄都之壇角井孤上摩萬里之黄鵠下伏千尺之飢鼉陰森檜筠自太古斬穜力與開闢俱榑桑朝日挂絶壁坐見觀閣青糢糊犖崖控弦寫哀壑秋春雲露之田腴我亦人間山澤臞偶陪時龍賓唐虞有時一醉黄公壚震風三

日摵不蘇折華不得度弱水揮手始識仙凡殊玉堂學士危與吳遺我玆山之畫圖尋牕數戶久歎息無因置我雙携蒲獨行幽人不受呼掃葉青澗聽啼鳥日暮蘿徑相縈紆相縈紆向何處明朝爲借麻姑鵬我亦騎之上天去

雜體

入安南絕不作詩清明感事集句　陳孚

十里宜春下苑花五年寒食住京華自憐慣識金蓮燭奉使虛隨八月槎

回首扶桑銅柱標芙蓉帳暖度春宵清明寒食誰

家哭折戟沉沙鐵未消
水流花謝兩無情獨上高樓望帝京閒憶金明池
上路人生看得幾清明
江東行客思悠哉不盡長江衮衮來寒食清明都
過了鷓鴣飛上越王臺
台州城濶海冥冥人踏金鰲背上行獨在異鄉爲
異客無花無酒過清明
慈母年高鶴髮垂鄉書無鴈到家遲初過寒食一
百六一日思親十二時
共藉棃花作寒食孟光擧案與眉齊越裳翡翠無

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

寒食家家出古城満川風雨看潮生八千里外飄零客起向朱櫻樹下行

一百五日寒食雨風光別我苦吟身尚書氣與秋天杳同是天涯流落人

海上乘槎上紫氛清明時節雨紛紛虎牙銅柱皆傾倒水盡天南不見雲

遠遊聯句 壬寅冬與伯長同留姑蘇時伯長將赴都 袁袠

海鵬跨南雲一去扶浩蕩宛駒踏北雪絕足追罔象 楠 宵征車載脂明發燈在幌行邁念悄悄離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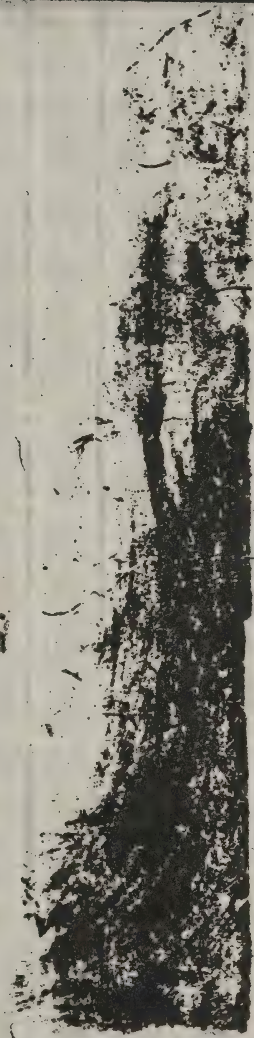
懐養養哀違吳始接浙過越踏指掌虹綱結長思
羯皷促新響觴至不復辭揔駕逸誰能彷明堂企
棟梁武庫須蒢蕩材同瑚璉英哀學媿蓬麻長大
施朱弦清小薦金莖流雲間鶴孤唳揔天外鴻横
上曉舲斫輕氷午店憇平壤追攀瞰烟濤哀涉歷
走塵鞅清淮橋蝃蝀薄霧褁驌驦風臺牛一鳴揔
日觀雞三唱團桑沃如盖宿草亂若縱青帘客沽
酒哀素鬣漁收網心觀洙泗流眼豁恒岱爽追程
騎侵雲揔勸耕農植杖俗厚喜豐登氣俠存慨慷
伊河既東流哀維斗復北仰誰云風土殊始覺宇

宙廣骨聳終超騰神清誰㦒悦鈞天夢豈眞 楄 廣
寒步空想銖衣入閶闔芥粒視北块千官紫府榮
九奏形庭暢摛文剪金炬 袁 展寀蔟天仗清都踰
咫尺弱水謾方丈絳旗雲霧開寶扇日月晃仁聲
被八表 楄 德意昭羣柱泥撿極封崇芬䬵巖勝鑾
瑞氣藹重重泰階瞻兩兩馳峯出天厨 袁 裛裛躔餳
中帶鳴珂㨗俊彥正笏遠偏黨德人笑采芝逋客
棄拾橡茅拔要有方 楄 矢來本無嚮湘纍但瓌詞
越相僅金像遭讒氣徒憤得計身何從豈如及承
平相與窮昭朗君行出飄颻我滯心悒快輕霜著

衮帽袁微雪留草莽離歌出蒹葭古製却盆盎先
登匪一獲後至潋孫奘城南燈火深楠塞北音書
雖春風漸拔拂臘水將滉漾詩成愈加險酒盡未
爲彊雙眸秋水炯袁累語春波盪經行度崎危交
友希倜儻羈遊棄楚荒遠客憐齊傖光陰尺璧重
楠事業千金賞行還鴈塔題復覩鴻都榜時來戒
步窘事至勿技癢脂韋本九近袁鐵石乃忠讜詞
林納疵美書田計荒穢列仙會儒癯羣公極吏駔
陸生強咿嚘陶令終骯髒清心百壬避正色上帝
饗徒爲捧心施莫學畫眉敝功名要無心造物端

有相行行遂初志操持記疇曩柟

國朝文類卷第五



國朝文類卷第六

五言律詩

春思　張澄

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淒迷綠簷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頻來草舍中

觀物　許衡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奕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斷喪後能作太平人

趙氏南莊　　許衡

曉起北窻涼清談戢羽觴入簾花氣重落地燕泥香夢裏青山好吟邊白日長秋風載書籍相對築茅堂

晚上易臺　　劉因

遺臺連廢壘落日展遥岑海嶺天東北燕遼世古今每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莫更留塵跡千年不易禁

登武陽　　劉因

朝遊樊子館晚上武陽城潮接滄溟近山從碣石

生斷虹雲淡白返照雨踈明且莫悲吟發樵歌已愴情

雜詩　劉因

堯山唐故國淳朴帶遺蹤種果收奴力開田享素封採收多上藥景仰近神峯夢寐驅黃犢巖居一老農

聞昔蜚狐口奇兵入擣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餘草木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諱說戰爭初

冀北高寒境英靈海岳全斯文若程邵家世亦幽

燕祀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此盛事瞻仰在
他年
關嶺通山後風謠采路傍地寒人好壽草淺畜宜
羊用水如奴婢從川貯米粮西風如有約乘興即
吾鄉
何事招提好山深馬可驅松巢低睒帽竹溜細通
厨霜栗千封戶雲屛四畫圖冠巾如用我白㡁是
規模
巖居訪高道少日在風塵回首話前事低眉猒此
身江山資寇盜田畝化荆榛領取天倫重無君愁

殺人
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香有陣漸入翠成行勝穽依危石牛蹊帶小塘團茅奄如畫可惜是逃亡

過奉先　　劉因

聞遼承宋統此志亦雄哉置縣名猶在因山勢已摧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華表鶴應有悲風海上來

齋居雜言　　何榮祖

名教無窮樂真知在暮年中庸萬事畢太極一心

全世事頻觀易人情靜看天與來時有句率爾亦
飄然

寄暢純父治中　姚燧

欲聞眞息耗無使梓潼來烽火平時報田疇亂後
開徒歌王粲賦不直士元才遥憶牛頭寺思親日
幾迴

輿病高崖道中作　姚燧

役役乾坤遠栖栖道路頻五年三入蜀十夢九皈
秦瘴鬼偏凌客山英定笑人無勞問前渡秪覺白
頭新

舟達黃溪　姚燧

草木隨寒暑殊方榮悴同葦華兼露白欆葉未霜紅日月雙飛鳥江湖一病翁晚來沙嶼上愁坐獨書空

發舟青神縣　姚燧

青神開百丈江岸轉荒涼薜荔緣松起蒹葭並竹長深披豺虎徑毒犯虺蛇鄉何莫非王事牽夫可惋傷

感事　姚燧

致位丞疑地夔龍伯仲間星當朝北斗日巳薄西

山取謗因讎惡貪權失丐閑此行雖鐵甲未足比慙顔

次韻書事　安熈

野性元孤潔無朋儘自皤業荒聞道淺靜久闕人多靈鳳寧棲枳冥鴻本避羅南遊有高興何處是滄波

病中齋居雜詩　安熈

多病交游少相看動浹辰賦詩聊遣興觀化足怡神悶字有知己過門無俗人伊誰同此樂願卜許東鄰

進詩一首　李孟

十年陪顧問一旦決安危自合成功去應慚見事遲長城何自壞孤注莫相疑辟穀求仙者高明百世師

岳陽樓待渡　高思恭

楚水凝千里湘雲隔萬層城高秋浦月星雜夜船燈旅泥天誰管年光鴈可憑殷勤澹山色相送過巴陵

泊舟湘岸　李材

長沙今在眼青草舊知名二月風檣疾三湘雪浪

平藤深帝子廟花發定王城莫艤江南岸啼鵑處處聲

遊山寺　李材

行行行復止行到白雲間見客意不俗逢僧心便閑細泉分別澗小逕入他山擬借禪房榻追遊信宿還

送蘇子寧赴嶺北行省郎中　袁桷

貂帽護寒沙氷天闊歲華斷溪駝聽水密雪犬行車雲盡難尋鴈春深未識花昔人奇絶處八月解乘槎

往歲經游地寒蕪碧燐深雲開山後陣水咽隴頭
吟雪白氊房重天青羽檄沉重華新雨露悲喜候
車音

名酒　　虞集

名酒不可得幽華誰送來秋霜垂鬢髮夕照在樓
臺盡日山公醉何年庾信迴喚人吹玉笛移席坐
蒼苔

題秋山圖　　虞集

峯迴留深隱天清襲素袍棲身斷人蹟游目送鴻
毛樹挂栖厓鷙藤懸飲子猱龍眠石澗冷虎撼樹

根牢木客吟時共山樵奕處遭浮雲過水盡孤月
挾霜高羽使來三島胎仙舞九皐左招玉斧飲右
攬赤松遨空色收寥廓虛聲起繹騷彈琴遺古散
載酒棹輕舠遂向圖中見誰能世外逃乘槎幾月
至一泛九秋濤

送國王朶而只之遼東　虞集

太祖收中夏元臣有武功建邦開土宇爲位冠君
公奕世王章在諸孫相業隆春秋周正月禮樂魯
新宮鹿幣金遺酎熊侯筭失中河山仍鐵券寶玉
右琱弓投筆鄒枚秀揚旍芮綰雄寒雲依碣石凍

雨灑遼東戎器橐藏盡賢書奏納同大夫勞贄御
惇史采民風

朝廻即事　虞集

宮樹春陰合霓旌拂曙來天光臨閣道雲氣轉蓬
萊晝漏沉沉鼓晨尊灧灧盃香霏簾底霧樂隱殿
前雷祥瑞儀曹奏珍淳尚食催舞廷分鷺序效獻
過龍媒融雪微生草輕風不動埃老人南極至王
母上方廻玉色何多喜金華得重陪裁詩賀朝雨
西閣待門開

石田山居　馬祖常

甲子人愁雨河田麥已丹歲凶捐瘠衆天遠禱祠
難賈客還沽酒王孫自飽飡更憐黧面黑征戍出
桑乾

積雨衣裳濕愁人是麥田泥將深没馬霧欲墮飛
鳶爨火勞薪盡家居老屋穿墻根雜蛙蚓擬買繫
籬船

光山楓製錦潢浦荻飛綿秫熟何論酒魚來不計
錢卜隣多野老求藥有神仙爲客留羹筍清晨步
石田

四月淮天雨清林蔭碧池筍香隣瓮酒禽響客牕

綦田鼓春迎社鄉巫夜賽祠漸知飄泊久自覺是農師

無麥夫何極吾憂隴畝空豈能驅盜賊得忍鬻兒童荼蓼充腸熟樵蘇救口窮無端縣小吏召役到疲癃

作客何多意淮南即是家自牽蘿屋小不正葛巾斜書嬾眠尤熟詩來酒更賒春天雲嫵媚相對坐鷗沙

竟日無賓主山房一秃翁竹光浮晝碧花藥颭春紅田父分雞桀隣僧與鶴籠時行親杖屨未覺坐

書空

淮南窮僻地先世有林廬花曙鳴山鳥芹春躍岸魚鼓琴仙度曲鍊杏客傳書朋舊如相覔休嗔禮法踈

郎中蘇公哀挽　馬祖常

墓門翁仲泣秋草九原深身世書盈屋鄉園樹滿林故人多執紼令子蚤冠簪曾作陽關曲今成薤露吟

癸酉除夕　劉汶

此夕何多感明朝過六旬乾坤又元統人物少咸

淳酒厭山杯渌梅傷水國春燈前曾戲絲回首一沾巾

早春述懷　　劉汶

春與年年别窮随日日增眼明貪夜讀事少忘晨興倦鳥猶遷木潜魚已陟氷栖遲唯故轍無夢到飛騰

七言律詩

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元好問

獺髓能醫病頰肥鸞膠無那片紅飛殘陽淡淡不肯下流水溶溶何處歸責酒青林寒食過明粧髙

獨賞心遠寫生正有徐熙在漢苑招竟果是非

長安感懷　楊奐

此心直欲作東周再到長安已白頭往事無憑空擊楫故人何處獨登樓月揺銀海秦陵夜露滴金莖漢殿秋落日酒醒雙淚眼幾時清渭向西流

洛陽懷古　楊果

洛陽雲樹鬱崔嵬落日行人首重回山勢忽從平野斷河聲偏到故宮哀五噫擬逐梁鴻去六印休驚李子来惆悵青槐舊時路年年無數野棠開

南京遇仙樓　劉祁

倚天突兀聳高樓樓上人家白玉鈎落日笙歌迷汴水春風燈火似揚州仙人已去名空在豪客同來醉未休獨倚朱闌望明月鸞旌依約認重游

戊辰冬赴試西京　王華

慣攀蒼龍曉漏鍾受恩曾入大明宮香浮扇影迎初日人逐鞭聲靜曉風轉首俄驚成異世此身雖在已衰翁嗅回五十年前夢再著麻衣待至公

題劉京叔歸潜堂　薛玄

獨構茅堂養道真蕭前俗事罷紛紜磻溪夜釣波心月汾曲春耕隴上雲長笑熊羆勞應夢肯教猿

鶴怨移文近來傳得安心法萬壑松風枕上眀

秋思　　杜琰

壯心忽忽劇懸旌秋氣能令客子驚白鴈不聞雲外過清霜先向鬢邊生銅駝巷陌周東土金鳳樓臺鄴北城千古繁華俱一夢空餘草木戰風聲

和家弟誠之詩韻　　段克己

欲歸誰不遣君歸却恨歸來事事違烽火未休家信少山川良是故人稀黄金入手還能散白雪盈頭不肯飛試問春愁都幾許長江滚滚日暉暉

雨後漫成　　段成己

覊思紛紛不易裁晚涼扶病獨登臺翩翩幽鳥避人去殷殷輕雷送雨來已拚此身閑裏老且將笑口酒邊開安車待聘非吾事休作姑山隱逸猜

七月望日思親　許衡

思却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牕夜靜燈前語蔬圃春深膝下嬉將爲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變生離太山爲礪終磨盡此恨綿綿未易衰

燕城書事　魏璠

山勢回環西北高強燕自古出英豪地連雲朔偏宜馬人襲衣冠盡帶刀塵暗玉樓無鳳宿雲埋金

水似龍髯可憐一片繁華地空見春風長綠蕪

送魯齋先生南歸　張易

袞袞諸公入省闈先生承詔獨南歸道逢時否貧何病老得身閑古亦稀行色一杯燕市酒春風三月故山薇到家已及蠶生日布穀催耕隴麥肥

聞家大參南歸　林景熙

瀕死孤臣雪滿顛氷氈齧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唳秋荒遼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鵑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

挽文丞相　徐世隆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皇封
齒日忠於蜀將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夷見海嶺風
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

次范葯莊韻　宋衜

家近西湖六月涼蘭舟桂楫芰荷裳海門潮上波
濤壯天竺風來草木香今日悲秋哦楚些它年著
論辯兵亡君才位置閒人說宜侍詩仙七寶牀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　劉因

古金大定間人嘗舉進士不第遂歸獨居一室置
琴書其側不妄與人交縣令佐公服候門亦以遜

辭謝遣之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穫如菽熟惟食菽
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聽曰是天所食者不
可易也監察御史按行郡邑聞其行上之不報其
爲人蓋亦近於聖學之所謂狷史家之所謂獨行
者歟先父每舉以律鄉人之貪鄙者故鄉人至今
能道之古死無後其丘壠已爲樵牧區今過其居
亦莽焉荆棘中矣不覺感嘆夫發潛德而紀先賢
實後生之責也顧力未能焉姑題詩以紀先父之
訓云

名姓初聞自過庭山田力食老窮經鄉閭月旦歸

公論耆宿風流尚典刑感事重吟鳧繹集懷賢誰築聘君亭還家游子悲千種念舊思親淚最青

晚眺　劉因

巖姿濃淡似吾詩雲點青山學鬢絲老樹遺臺秋最早斜陽流水鳥偏遲無人能解此時意如我曾來前古誰本爲登臨解陶寫豈知揺落更堪悲

易臺　劉因

望中狐鳥入消沉雲帶離愁結暮陰萬國河山有燕趙百年風氣尚遼金物華暗與秋光老杯酒不隨人意深無限霜松動巖壑天教揺落助清吟

望易京　劉因

亂山西下欝岧嶤還我燕南避世謡天作高秋何索寞雲生故壘自飄蕭誰教神器歸羣盜只見金人泣本朝莫怪風雷有餘怒田疇英烈未全消

海南鳥　劉因

越鳥群飛朔漠濵氣機千古見真純紇干風景今如此故國園林亦暮春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㒷兒是木人

朝回再次楊司業韻　吳澂

風吹仙樂下瑶臺閶闔中間翠輦來雲擁紅光千

丈遠日行黃道九天開百官星拱環金闕萬壽聲
廻進玉盃共覩太平新氣象四方犴獄長春苔

代祀南嶽登祝融峯　趙世延

天風吹我躡雲根一覽群山蟻垤紛瀛海波翻初
日上石壇人語半空聞炎荒作鎮荊吳遠元氣流
形天地分何日東書煨芋室狐峰絶頂看浮雲

駕畋柳林隨侍　陳益稷

仙仗平明擁翠華景陽鍾發海東霞千官捧日臨
春殿萬騎屯雲動曉沙白鷂韝翻山霧薄黃龍旗
拂栁風斜太平氣象民同樂南北梯航共一家

題許仲仁詩卷　程鉅夫

殘雪詞林退食時小牕開卷鬢如絲音傳正始誰同調氣逼元和稍自持文字不隨前輩盡風流却許後人知霜清日冷梅花瘦獨對爐熏看欲癡

岳陽樓　梁曾

樓前秋水健帆開樓上涼風舞袖迴萬里舟航通鳥道四時雲雨護龍堆江山如此不一醉歲月幾何能再來欲問老髯求鐵笛月中吹上紫荊臺

題麻姑壇　郝天挺

路入雲關仙境佳瓊田瑤草帶烟霞貯經洞古無

遺榆養藥爐存失舊砂青鳥不傳金母信紫鸞應返玉皇家巖扉不掩春長在開盡碧桃千樹花

都門春日　李材

綺陌香塵逐玉珂彤樓花暗弄雲和光風已轉瀛洲草細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絃鳴曙早水亭簾幕受寒多少年易感傷春思喚取青娥對酒歌

禁城秋夕　李材

絳宮星淡海無波九陌猶聞動玉珂閶闔微雲藏夕漏建章明月挂秋河此身天地流萍遠故國關山落木多欲聽鈞天塵夢隔紫簫吹盡桂婆娑

元日賀裴都事朝廻　李村

海上瓊樓接五城人間歌吹近蓬瀛雲移豹尾旂旌動日射螭頭劒佩明拜舞盡隨仙仗入退歸遥認玉珂鳴欣欣百草含春意得傍東君暖處生

壽杜侍御　李村

黃閣老臣踵夔咎法冠蒼佩陪霓旄八龍委蛇捲春雨一鶚搏空明秋毫華勳玉冊耀天府雄章銀筆翻雲濤舉觴獻壽碧桃晚南極正與文星高

和王御史春詩韻　李村

鶯啼燕語花漸稀天明海碧涵晴暉洛陽臺榭春

色在山陰衣冠昔人非夢雲何處讌瑤席舞雪誰家裁紵衣獨有倚闌無限思迢迢煙草暮鴻飛

送省郎楊燿卿使雲南　李材

飄颻使節出金閨郭隗臺前暫解携天入五溪無鴈到地經三峽有猿啼子雲舊里風煙在太尉家聲日月齊後夜客槎何處望秋河迢遞碧雲低

席上賦老松恠栢圖　李材

仙人解衣盤薄羸造化絛濇秋毫端枝柯千仞入層漢笙籟萬壑鳴驚湍堂中日月不可老壁上雷雨何時乾我來醉卧北窻下夢跨黃鵠天風寒

次韻荅友見贈　安熙

高山流水趣何深萬古千秋一素琴白石清泉成雅志光風霽月負初心伏龍應羡雲生谷獨鶴不驚鴉滿林無用楚夫宜揣分商家元自有甘霖

留別都城諸公　李京

蒼龍雙闕欝岧嶢曾侍鵷鸞趂早朝往事已隨塵滚滚虚名贏得鬢蕭蕭長林豐草空相憶瘴雨蠻煙苦見招借問都門門外柳爲誰留著最長條

國朝文類卷第六

國朝文類卷第七

七言律詩

聞擣衣

趙孟頫

露下碧梧秋滿天砧聲不斷思綿綿北來風俗猶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苜蓿總肥宛騕褭枇杷曾泣漢嬋娟人間俯仰成今昔何待他年始惘然

溪上

趙孟頫

溪上東風吹柳花溪頭春水淨無沙白鷗自信無機事玄鳥猶知有歲華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令人苦憶東陵子擬問園田學種瓜

道場山　　　　趙孟頫

絶頂清秋凌翠煙登臨應費酒如川平生能着幾兩屐負郭何須二頃田初日出雲光射地雙溪入湖波接天升高望遠我所愛青壁有路何當縁

蛾眉亭　　　　趙孟頫

天門日湧大江來牛渚風生萬壑哀青眼故人携酒共兩眉今日爲君開蒼崖直下蛟龍吼白浪横空鸛鶴廻南望青山懷李白沙頭官渡苦相催

多景樓　　　　趙孟頫

層顛官閣幾時脩繞檻長江萬古流白露已零秋

草綠斜陽雖好暮雲稠平南籌策張華得治內人
才葛亮優景物未窮登覽興角聲孤起甕城秋

雨華臺 因至故人劉叔亮墓　趙孟頫

雨華臺上看晴空萬里風煙入望中人物車書南
北混江山襟帶古今同昆蟲未蟄霜先霣鳳鳥不
鳴江自東綠髮劉伶緣醉死往尋荒冢酹西風

過岳王墓　趙孟頫

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
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何嗟及天下中
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錢唐懷古　趙孟頫

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鶯花非舊游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

海子即事　趙孟頫

白水青林引興多紅裙翠黛奈愁何底從暮醉兼朝醉聊復長歌更短歌輕燕受風迎落絮老魚吹浪動新荷餘不溪上扁舟好何日歸休理釣蓑

弁山佑聖宮次孟君復韻　趙孟頫

意行騎馬到林間晴霧都沉遠近山瓊樹著花春

自早翠禽雙語意相關一杯到手先成醉萬事無
心觸處開猶欠抱琴來託宿靜中規寫水潺潺

城南山堂　　趙孟頫

手種青松一萬栽草堂留在翠屏隈推窗綠樹排
簷入臨水紅桃對鏡開春雉雊迎朝日出暝禽啼
傍夕陽來山妻也有幽棲意數日遲留不肯廻

春日言懷　　趙孟頫

點點飛花欲送春萋萋芳草政愁人黃蜂釀蜜經
營急紫燕銜泥來去頻才似茂陵非晚遇美如曲
逆不長貧久知來富都無益但喜論詩若有神

紀舊游　趙孟頫

二月江南鸎亂飛雜花開樹柳依依落紅無數迷歌扇嫩綠多情妬舞衣金鴨焚香川上暝畫船撾鼓月中歸如今寂寞東風裏把酒無言對夕暉

東陽八景樓　趙孟頫

山城秋色靜朝暉極目登臨未擬歸羽士曾聞遼鶴語征人又見塞鴻飛西流二水玻瓈合南去千峰紫翠圍如此山川良不悪休文何事不勝衣

贈周景遠田師孟　趙孟頫

與子同客帝王州一日不見如三秋風高氣肅鴈

聲急天晴日暖蛛絲游籬下黃花爲誰好水邊紅
樹令人愁世間萬事可撥遣日日痛飲醉即休

金陵懷古　趙孟頫

銅雀春深漢苑空邯鄲月冷照秦宮烟花樓閣西
風裏錦綉湖山落照中河水南來非禹迹冀方北
去有唐風溪城秋色催遲暮愁對黃雲沒斷鴻

和周待制朝迴詩韻　袁桷

雉尾高張擁玉皇彤庭金榜粲明光舞階飛絮呈
滕六執鈗傳臚轉阿香珠帽簫聲雙窈窕翠旌雲
影亙方洋侍臣誰近前階立願紀堯年化日長

蛾眉班肅整皇皇恰匝松陰漏午光舞翻當軒催進酒表函登陛促傳香六龍捧御雲中日三象輪琛嶺外洋欲識兩宮清淨理薰風殿角漏初長

無題次伯庸韻　　袁桷

金縷歌殘月滿江玉顏曾憶侍油幢象床雲重恩專壹鯨錦波翻賜疊雙春淺政宜氊作幕夜涼深恨歛爲窻浣紗可是無虛匹側足寒溪濺石淙翠簾匝匝護朱光千葉宮桃滿院香閬苑有鸞通尺素虛橋無鵲寄流黃上林賦罷歸巴蜀興慶詞工謫夜郎不是月中親度曲世人那解聽霓裳

相期來似石城潮日望晴虹結綵橋却月眉愁歌
漸遠凌波步近意非遥抽琴有恨迴清角疊袖無
壓轉綠腰弄玉最憐隨鳳去秋來誰與伴吹簫
白髮詞臣兩耳垂華腴堆笏陋牛毉宫娥引燭催
麻日院吏傳更寫制時蠟撚化生秋夕賜翠標疊
勝歲華移低頭欲說唐朝舊願侍虚皇進玉卮

奉題延祐宸翰　　鄧文原

欽惟仁宗上承祖武蒐羅俊彦求治靡寧尤尊
禮儒臣務敦風化由是治書侍御史臣郭貫擢禮
部尚書凡在選者六人惟貫進秩有加親灑宸翰

昭示龍光忝備臣僚咸增鼓舞集賢直學士臣鄧
文原謹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宵旰需賢表薦紳秩宗首選賛華勛官聯天府璇
璣象帝闌河圖琬琰文曾聽簫韶瞻曉日仰攀弓
劔泣秋雲小臣作頌稱仁聖湛露承恩未足云

題小薛王畫鹿　鄧文原

禮樂河間雅好儒曾陪校獵奉鑾輿晝長靈囿觀
遊後政暇嘉賓燕集餘蛺蝶圖工人去久騶虞詩
好化行初宗藩翰墨留珎賞憑仗相如賦子虛

陪高彥敬游南山　鄧文原

不到南山又一年離離秋草映寒泉東林蕭散開蓮社西晉風流棹酒船古寺雲烟終日合長松風雨半空懸謝公未了登臨興故向禪房借榻眠

郎中蘇公哀挽 志道　鄧文原

塞垣重鎮雪雲堆畫諾人稱幙府才流馬道艱逢歲儉涸魚民病得春回陽關猶記歌三疊杜老俄成賦八哀夜靜燕臺山月冷秪疑化鶴一歸來

司業禮公哀挽 元禮　貢奎

山立庭紳縱衆觀名高真不愧儒冠文章清廟藏琛玉勲業烏臺鎮羽翰譽重朝端知有子貧憐身

後似無官百年耆舊彫零盡展卷哀辭忍淚看

王內翰哀挽 惲　　張養浩

束髮耽經晚益勤平生精力盡斯文先朝十老今餘幾當代三王獨數君李賀屢煩韓愈駕羊曇空阻謝安墳玉堂寥索人何在落日淇川滿白雲

送袁待制扈從上京　　貢集

日色蒼涼映赭袍時巡無乃聖躬勞天連閣道晨留輦星散周廬夜屬橐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駝銀甕出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獨有揚雄賦最高

朝廻和周待制韻　　貢集

三十六竽吹鳳皇九重春色絢天光卿雲微動旌
旗煖湛露初晞草木香貝葉神師東度領金輿馴
象北浮洋小臣職在歌功德拜手陳詩對日長

送朱生南歸　虞集

喜子南歸盱水上經過爲我問臨川幾家橘柚霜
垂屋何處蒹葭月滿船應有交游憐遠道試從父
老說豐年寒機早晚成春服一一平安報日邊

題南野亭　虞集

門外烟塵接帝扃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横北極知
天近日轉東華覺地靈前澗魚游留客釣上林鷺

轉把杯聽莫誇韋曲花無賴獨擅終南雨後青

歸蜀　虞集

我到成都住五日駟馬橋下春水生過江相送荷主意還鄉不留非我情鸕鷀輕筏下溪足鸂鶒小窻呼客名賴得郫筒酒易醉夜深衝雨漢州城

自仁壽迴成都　虞集

還鄉思速去鄉遲王事相縻敢後期里父留看題壁字山僧打送搶田碑胡桃笻竹南方要盧橘枇把上國知此日君親俱在望徘徊三顧欲何之

謝周南翁　虞集

使過池陽聞上日好懷浩蕩爲君開江千維楫東
馬集亭上持盃風雨來通夜魚龍聽語竟明年鷥
鷺憶朝迴九華秋色翠可食爲問謫仙安在哉

送李通甫赴湖南行省都事　虞集

黃鶴樓前江水春江花飛接渡江人日長青瑣文
書簡雨過滄洲杜若新應共庾公揮扇坐每尋崔
顥賦詩頻三公舊椽多爲相行見迴車載繡茵

御溝詩次宋顯夫韻　虞集

御溝雪融三月初鳧鷖鴻鴈總來居蒲桃水綠可
爲酒楊柳條青堪貫魚逶迤天河起箕尾滉漾雲

海浮青徐舟前花落傷飛燕隄上風來濕舞裾翠輦時留金騕褭錦波不着玉芙蕖臨流宋玉偏能賦莫待東都客問予

試院書事　馬祖常

棘闈粉署隔重墻校藝分官屬正郎五夜風簾燒蠟燭九天氷樹劑龍香周旋接武尚書履供帳留茵御史床臚唱閤門春色曙侍臣應奏慶雲章

題光山縣孔宰逌風亭　馬祖常

光山近在故山西樹滿岡頭稻滿畦隣屋讀書相教授社祠醉酒共提携水牛礪角嫌畊少野鹽柚

綵喜價低春雨行田無從吏獨騎齋馬畏青泥

送宋顯夫南歸　馬祖常

琵琶溝北識君初藉甚才華二十餘欲賦兔園干孝邸不因狗監進相如瀟湘路熟逢知已韋杜天低望故居携幼歸來拜丘壠南遊莫戀武昌魚

駕發　馬祖常

蒼龍對闕夾天閶秋駕凌晨出國門十萬貔貅騎驃裹一雙日月繡旗旛講蒐獵較黃羊圈錫宴恩沾白獸尊赫矣漢家人物盛馬卿有賦在文園

送袁德平歸越　王士熙

平湖如鏡靜秋波禹穴西風捲碧蘿狂客有船都載酒道人無字不籠鵝床頭舊笏青雲近窻下殘編白雪多燕市塵深拂衣去海門何處問漁蓑

送王在中代祀秦蜀山川　王士熙

太華雲連蜀棧低柳花三月紫騮嘶香浮曉露金奩濕旛拂春烟絳節齊策牘當年登桂苑詞林後夜趣芝泥長安遊客應無數誰共王褒頌碧雞

題郭忠恕九成宮圖　王士熙

鐵馬歸來定太平九成宮殿暑風清龍蟠古洞長藏雨鳳入層臺自度笙畫棟塵空巢燕去蒼崖雲

掩路碑橫秦川忽向丹青見塊夢依稀識化城

驪山宮圖　王士熙

翠領含烟曉仗催五家車騎入朝來千峯雲散歌樓合十月霜晴浴殿開烽火空臺留草樹荔支長路認塵埃月中人去青山在始信昆明有刼灰

題鮮于伯幾與仇廉訪帖　王士熙

三生文采趙公子四海聲名仇使君彈琴不作廣陵散焚香遥駐博山雲玉署春來鸎漫語繡衣人去鴈空聞龍蛇兩紙光如王即是安西與右軍其帖之語曰趙公子明日欲過寒舍看書書廉訪相公能一來焚香彈琴亦佳趙公子子昂也後亦有跋

帖康訪字彥中今其子公栢御史寶藏此帖

寄上都分省僚友　王士熙

天上風清暑盡消尚方仙隊按雲韶白鵝海水生鷹獵紅藥山岡詐馬朝涼入賜衣飄細葛醉題歌扇濕輕綃河堤楊柳休傷別八月星槎到鵲橋

畫省薰風松樹陰合歡花下日沉沉腐儒無補漫獨坐故人不來勞寸心紫極三台光景接洪鈞萬象歲年深灤江回首九天上誰傍香爐聽舜琴

題節婦　王士熙

寒窓機杼泣秋風鏡影鉛雲不汝同明月有光生

夜白貞松無夢姤春紅羅襦舊繡天吳折緑綺離
弦海鶴空陌上行人指華表閑門踈雨落梧桐

上京次伯庸學士韻　王士熙

侍臣催講御階西雲靜觚稜曉色低天闕神州畢
兩漢地連碣石轉三齊含香晝永閑青瑣視草堂
幽濕紫泥最憶東山老松樹秋風應有鶴來栖

大都雜詩　宋本

抛却漁竿滄海邊拂衣來看九重天晝闌九陌橋
如月緑影千門樹似烟南國佳人王幼玉中朝才
子杜樊川紫雲樓上如澠酒孤負春風二十年

繡錯繁華徧九衢上林辭賦漢西都朱門細婢金條脫紫禁材官玉鹿盧萬里星辰開上界四朝冠盖翊皇圖東鄰白面生紈綺笑殺楊雄卧一區

瀘溝曉月墮蒼烟十一門開日色鮮海上神山無弱水人間平地有鈞天寶幢珠珞瞿曇寺豪竹哀絲璈瑁筵春雨如膏三萬里盡將嵩呼祝堯年

形勢全燕擁地靈梯航萬國走王城狗屠已仕明天子牛相寧知別太平玄武鈞陳騰王氣白麟赤鴈入新聲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召賈生

姑蘇臺　劉致

麋鹿應知易代頻吳趍誰唱不堪聞捧心臺暗棃花月抉目門深薜荔雲江闊水犀歐冶劒氣騰金虎闔廬墳計然已死鴟夷逝寂寞五湖西日曛

綿竹縣治　楊靜

通衢砌石蘚生鱗三兩人家屋宇新嚴子有祠存故里魏公無第與比隣傳訛共說千年樹問話那逢百歲人回首向來佳麗地暮雲斜日紫叢春

燕中懷古　李源道

荆卿墓上草離離郭隗臺邊對落暉戰國山川秋氣壯中原豪傑曉星稀乾坤納納無人識南北年

年有鴈飛說似瀘溝橋畔柳安排青眼送將歸

宗陽宮翫月　楊載

老君臺上涼如水坐看氷輪轉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蛟龍並起承金牓鸞鳳雙飛載玉笙不信蓊洏三萬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擬去京師　楊載

囊衣槖載道傍車人事匆匆歲欲徂風雨五更雞亂叫江湖千里鴈相呼蕪菁散漫根猶美桑柘蕭條葉正枯却上高丘重回首五雲繚繞帝王都

貢袁諸公修史　楊載

詔編國史有程期正是諸郎爆直時虎士守門宮
窈窕鷄人傳箭漏遲遲窻間夜雨銷銀燭城上春
雲壓綵旗才大各稱天下士書成當繼古人爲

宿李陵臺　周應極

曠野平蕪入壯懷征鞍小駐李陵臺關河萬里秋
風晚霜月一天鴻鴈來持節蘇卿真壯士開邊漢
武亦奇才千年懷古無窮意且向郵亭酌酒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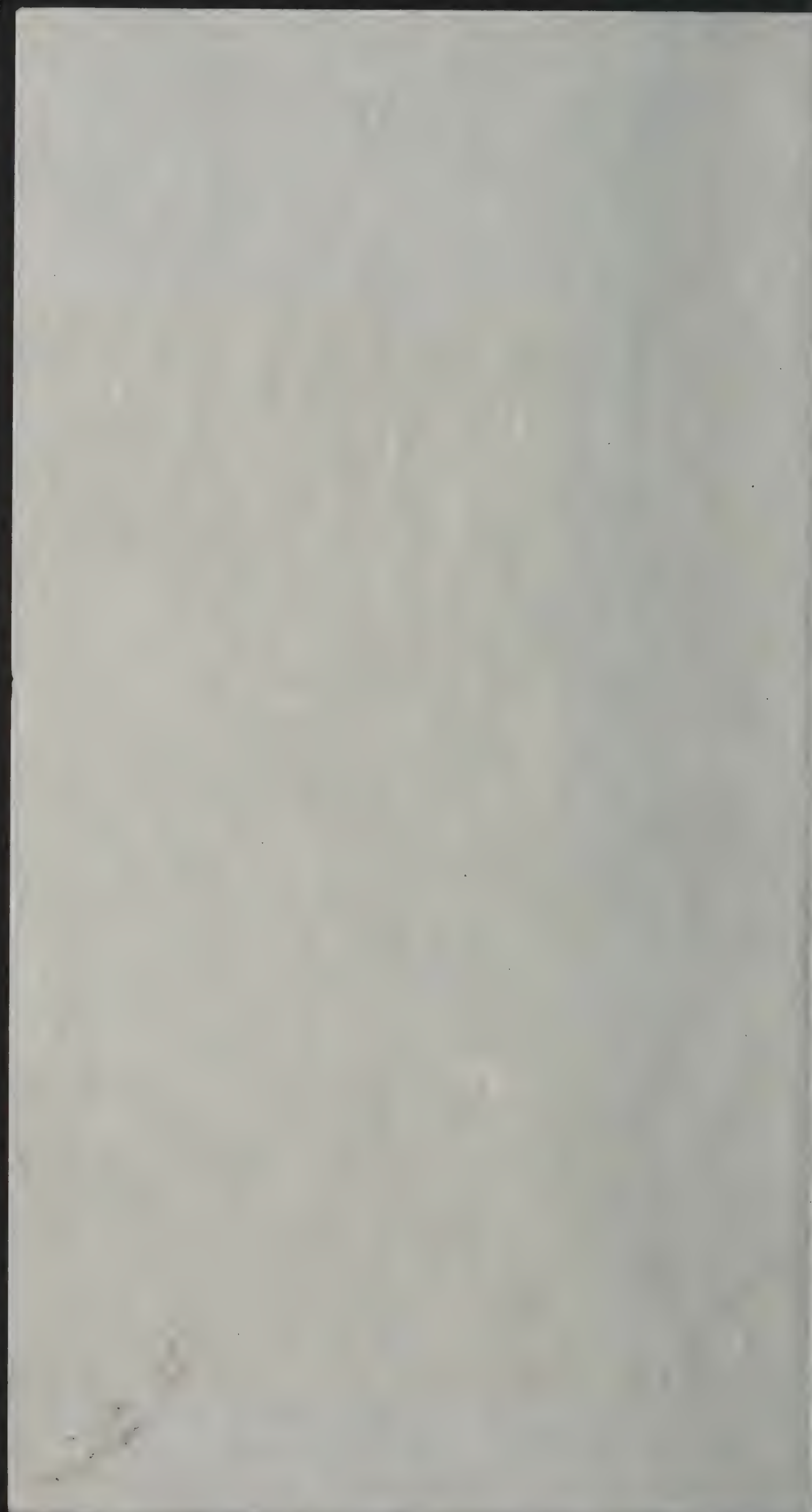
睢陽懷古　李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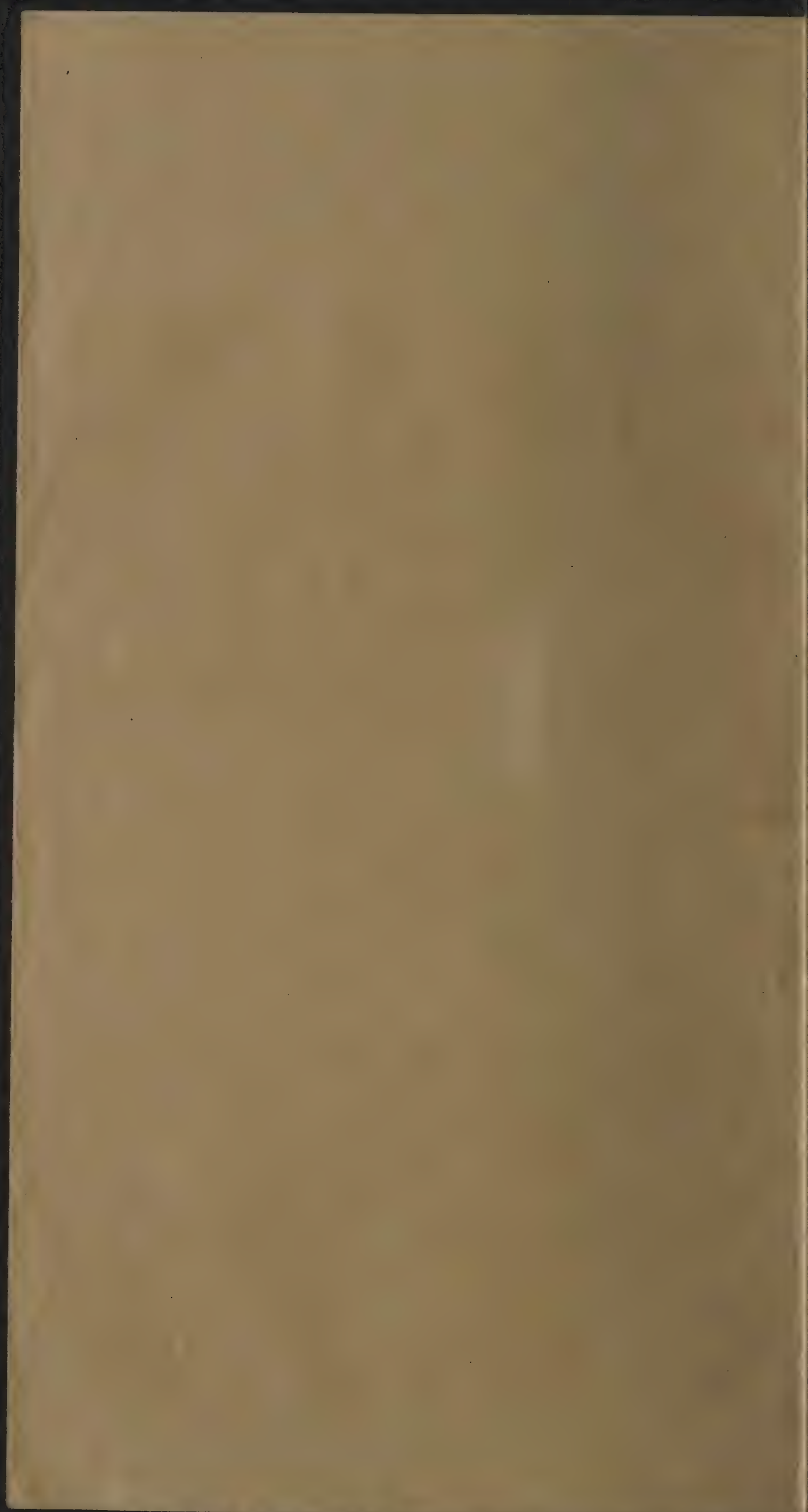
睢陽城郭刼灰餘風景蕭條市井踈堤接汴梁分
驛路地連齊魯幾兵車張廵戰壘沙沉戟關伯提

封草滿墟珍重開元遺寺在石幢猶刻魯公書

周氏慈雲菴　　揭傒斯

韓阿松柏野烟飛丞相文章入鳳池華屋青山春掩冉浮雲流水暮逶迤哺烏時拂巖花落馴鹿長環宰樹悲唯有慈孫禁垣裏年年南望不勝思







國朝文類 三



國朝文類卷第八

五言絶句

録汴梁宮人語　　楊奐

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床前

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

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黄昏月殷勤上玉階

翠翘珠搖背小殿夜藏鈎蕎地羊車至低頭笑不

休
內府須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孤
寒
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
錢
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
時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
鍾
晝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

盃
聖躬香閤内只道下朝遲扶仗嬌無力紅綃貼玉
肌
今日天顔喜東朝内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
回
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年更不
來
陡覺文書静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薫
香
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似有心

情
爲道圍城久粧奩鬬犒軍入春渾斷絶飢苦不堪
聞
監國推梁郎初頭靜不知但疑墻外笑人有看宮
時
别殿弓刀響倉黄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強添
粧
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針線記得在窻
間
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爲

生

酬昭君怨　楊奐

玉貌辭金闕貂裘擁繡鞍將軍休出戰塞上雪偏寒

春日　劉因

游絲困無力欲起重悠揚芳草落花滿相思春晝長

石鼎聯句圖　劉因

玩世如一鼎姓名誰得聞仙翁應自笑知我有鄒訢

螻蛄　劉因

後利前還澁陰陽體段分不須觀兎尾即此見羲文

薔薇　劉因

色染女真黃露凝天水碧花間日月長朝暮閱兩國

采薇圖　盧摯

胹藥求長年孰與孤竹子一食西山薇萬古猶不死

題張尹書巢　吳澂

食息不離書令尹非蠹魚騰身出巢外編簡不如吾

醯雞瓮裏天露蟬殼外身此巢何處着六合一微塵

題江州庾樓　賀復孫

宿鳥歸天盡浮雲薄暮開淮山青數點不肯過江來

錢選宮人圖　安熙

露泠月華白悠悠方寸心夫君渺何許悵望碧雲深

市莊　王結

市莊主人踏門徵詩短歌六章用塞雅命其卒章之亂聊示莞爾之謔云躬畊之暇擊壤緩歌抱膝微吟亦足以超然於天壤間也

烏府振弘規鳳閣司婉畫退食休别墅逍遥古樂國

沃若成都桑斕斑青門瓜隱顯亮殊途高致惟一家

晨鍾趨朝班日旰遊市莊兩兒帶經鋤弈世流芬芳若人孔氏徒臺閣揚清風休日植杖耘高揖荷蓧翁城居匪湫隘桑果連畛畦吾廬有高興何必空山棲老我縛塵纓山林渺遐想羨君市有莊取魚兼熊掌

節婦黃氏　馬祖常

白日松臺閟青山石椁沉千年哭夫淚下入九泉深

過李陵臺　　馬祖常

蹛林閭野祭漢室議門誅辛苦樓蘭將淒涼太史書

七言絶句

讀汝南遺事　　楊奐

軹道牽羊事已非更堪行酒著青衣裹頭婢子那知此爭逐君王烈焰歸

六朝江水故依然隅斷中原又百年長笑桓温無遠略竟留王猛佐符堅

明皇擊梧圖　　李俊民

不使棃園弟子知太平音在鳳凰枝一朝野鹿銜

花去長恨秋風葉落時

過陳司諫墓　劉祁

鸞坡烏府舊遊空三尺孤墳野寺中猶有憂時心不死墓門昨夜起秋風

瀟湘夜雨　李冶

遠寺孤舟墮渺茫雨聲一夜滿瀟湘黃陵渡口風波暗多少征人說故鄉

墨海棠　李冶

漢宮愁絶冷𧹞赦一醮劉郎兩鬢絲甲帳夜寒銀燭短六銖雲帔獨來時

征南口號　杜玦

春早雲南麥已黃瀘江烝霧水如湯馬蹄半帶陰山雪變作人天六月涼

春日雜詠　徒單公履

東風簾幕半塵埃歌舞臺空晝不開試問雙飛新燕子今年社日爲誰來

登北邙山　楊果

干戈叢裏過壬辰原上纍纍冢墓新寒食清明幾家哭問來都是陣亡人

魏家池舘姚家宅佳卉而今採作薪水北水南三

二月舊時多少看花人

村居　楊果

草堂有燕賀新成沙渚無鷗續舊盟滿徑落紅風掃靜一渠春碧雨添平

春波淡淡捲寒漪長日蕭蕭靜竹扉村舍蠶催桑葉大山田鹿食麥苗稀

峴山秋晚圖　楊果

江水江花遶大堤太平歌舞習家池而今風景那堪畫落日空城鳥雀悲

太眞教鸚鵡圖　馮渭

溫泉賜浴意融怡猶念寧王玉笛吹却怕能言泄幽事丁寧慎勿語人知

覃懷春日　趙復

江南江北半浮生蹤跡居然水上萍竹雞啼罷山雨黑蠶子生時桑柘青

春晴　劉辰翁

江柳長天草色齊新晴何物不芳菲無因化作千胡蝶西蜀東吳欵欵歸
新燕池塘綠雨肥初晴未暖日光微角巾猶帶花梢濕繞徧倚闌干見絮飛

春浦帆歸圖　孟攀鱗

涵空水色碧於苔照眼山光翠作堆疑是桃花源上客輕舟天外得春來

杭州聞角　梁棟

聽徹哀吟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誰知盡是中原恨吹到江南第一州

有懷　劉秉忠

雨過幽庭長綠苔東風時爲掃塵埃無人曾見春來處門外桃花只自開

風雨圖　許衡

南山已見霧昏昏便合潛身不出門直到半塗風雨橫倉惶何處覓前村

風雨廻舟　張孔孫

風雨來時撥棹廻濟川心事有誰知停舟且做江湖夢浪靜風恬未是遲

水仙花　商挺

海上三山璧月明人間誰識許飛瓊秋風吹上青鸞背來散天香與素英

明月珠衣翡翠裳氷肌玉骨自清涼不隨王母瑤池去來待維摩病几傍

書事　　劉因

當年一綫𤓰瓠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畔聽啼鵑

卧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舘儒冠爭看宋師臣

風節南朝苦不伸泝流直要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欠此是黃河最上源

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踏

歌起巳覺江南席卷來

山寺早起　劉因

松窻一夜遠潮生斷送幽人睡失明夢覺不知春巳去半簾紅雨落無聲

讀史評　劉因

記録紛紛巳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

山行　劉因

西崦人家竹暎溪山深雨暗到來遲行窮谷口水才見流盡巖花春不知

山家　劉因

馬蹄踏水亂明霞醉袖迎風受落花怪見溪童出門望鵲聲先我到山家

寫眞詩卷　劉因

龍祠嶽廟盡冠巾雨露何關土木身不是二程窮物理誰從一髮辨天眞

巳巳春往均州　宋衜

武當却立翠屏新碧玉溶溶漢水奔如畫江山千古在城闉幾度戰塵昏

觀出獵　宋衜

金鈚染血犬銜毛倒臂蒼鷹掣錦絛紅日下山秋塞闊齊歌野樂陣雲高

平原馬首鴈行齊狡兎深藏鳥不飛環立傳觴人半醉斜欹貂帽雪中歸

壽陽梅粧圖 錢選畫　王思廉

一聲白鴈度江潮便覺金陵王氣銷畫史不知亡國恨猶將鉛粉記前朝

昭君出塞圖　王思廉

黄沙堆雪暗龍庭馬上琵琶掩淚聽漢室禦戎無上策錯教紅粉怨丹青

汾亭古意圖　張礎

漢家宮闕白雲秋魏國川原過鴈愁萬古松風一
茅舍不隨華屋變山丘

關山風雨圖　張礎

山氣凝寒雨不開江濤拍岸雪成堆漁翁慣識風
波惡天際孤舟已早廻

絕句四首　趙孟頫

春寒惻惻掩重門金鴨香殘火尚温燕子不來花
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

湘簾細織浪紋稀白苧新裁暑氣微庭院日長賓

客退滿池芳草燕交飛

揺落山川草樹稀白雲時逐鴈南飛苦無緑酒酬佳日猶有黄花媚夕暉

梅花半落雪飄零楊柳青青江水生一夜東風吹鴈過江南江北總多情

錢選畫花　陳儼

雪翁夙號老詞客亂後却工花寫生寓意豈求顏色似錢塘風物記昇平

題道院　高克恭

緑陰無際壓蒼苔爲愛幽深手自栽風月早知煩

耳目不教春筍過墻來

草色琅玕逼兩楹蚕陰才過午陰清斜陽又送西
軒影一就移床待月生

無錫山中留題　高克恭

山深自昔無車馬道在何曾畏虎狼秖恐閑人來
看竹淋漓醉墨汚新墻

即事　高克恭

古木陰中生白烟忽從石上見流泉閑隨屈曲尋
源去直到人家竹塢邊

過弋陽　高克恭

雷聲驅雨過山西山腹雲根似剈齊日暮牧兒歸不得料應白水漲前溪

過信州　高克恭

二千里地佳山水無數海棠官道傍風送落紅攙馬過春光更比路人忙

過京口　高克恭

北來朋友不如鴻幾箇西飛幾箇東多少登臨舊臺觀闌干閑在夕陽中

寄王總管　李昶

華陽東下古梁州五馬旌旗擁上游腸斷寒江衣

帯水令人空望鎮南樓

過故縣堤　李袒

憲宗皇帝射臺高氣壓蠻江萬丈濤玉輦不歸巖樹冷白雲何處醉蟠桃

杏花始開小酌　安熙

生紅和露滴胭脂又到芳春寂寞時便擬提壺花下醉却愁羞殺背陰枝

杖藜吟遶去還來收拾春光入酒盃自是風花要題品等閑蜂蝶莫相猜

和郭安道治書韻　周馳

西風吹起白頭波半夜扁舟掠岸過不向長橋酤一醉滿天明月奈秋何

君醉淋漓我浩歌古人爲恨復如何秋來幾日渾無賴已有新霜着芰荷

江間小艇數能乗活計今如船子僧近喜老妻能斫膾欲令稚子學扳罾

久客思歸歸未能題書附與遠遊僧吳松江上鱸魚美何處人家不下罾

遼陽高節婦　王結

天東長白近蓬瀛縹緲仙人玉雪清鳳去紫簫聲

已絶青鸞獨跨上瑶京

秋懷　　曹元用

沙磧秋高宛馬肥哀笳一曲塞雲飛南都兒輩應相念過盡征鴻猶未歸

贈李祕監至治間曽畫御容　　張養浩

封章曽拜殿廷間凜凜丰儀肅九闗廻首橋山淚成血逢君不忍問龍顔

青山白雲圖　　虞集

獨向山中訪隱君行窮千澗水沄沄仙家更在空青外只許人間禮白雲

水夫容　虞集

長洲宮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願奉君王千歲樂一盤清露玉淋漓

木夫容　虞集

九月襄王燕渚宮霓旌翠羽度雲中滿汀山雨衣裳濕宋玉愁多賦未工

春雲　虞集

春雲冉冉度宮城樓雪初融水半生行過御溝成久立舉頭枝上有啼鶯

雨裛輕塵道半乾朝迴隨處借花看墻東千樹梨

楊柳飛絮時來近馬鞍

聽雨　虞集

屏風圍暖鬢毿毿絳蠟揺光照暮酣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春雨憶江南

何處它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關情無端繞屋長松樹盡把風聲作雨聲

庚午廷試次韻　虞集

待漏宮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勑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晝刻傳呼淑景移聖主自觀新

進策侍臣簪筆立多時

曹將軍馬　虞集

高秋風起玉關西踣鐵歸朝十萬蹄貌得當時第一疋昭陵風雨夜聞嘶

寄家書　馬祖常

春雲閣雨花泥少池上波平飛白鳥薊中河外盡天涯蓮葉圓時身到家

題柳道傳詩卷　馬祖常

九曲珠穿蟻度絲雙環鏡透月輪虧人間自有鵷鸞侶早奏簫韶見鳳儀

宮詞　馬祖常

華清水殿繡芙蓉金鼻香銷寶帳重竹葉羊車來別院何人空聽景陽鍾

銀床井冷露溥溥半臂薰衣剑辟寒不恨長門冬夜永小奴休報鞿羅單

長門月轉漏聲催自熨寒衣減帶圍休怕官家嫌體弱細腰曾是楚王妃

合宮舟泛濯龍池端午爭懸百綵絲新賜承恩脂粉磑上陽不敢妬娥眉

繭館繅絲濕翠翅夫人纖指織龍綃羅襦雙珮清

晨響只恐君王有晏朝
八姨粉翠錫千緡脂盝新粧百寶匀白髮上陽宮
女老補衣重拆繡麒麟
卯酒微微解宿酲催花羯鼓報新聲君王好錫承
恩宴辛苦邊頭百將營
露蘭研粉壽陽粧奩內新燒百刻香圓舌教成鸚
鵡語偷將玉笛送寧王
銀河七夕渡雙星桐樹逢秋葉未零萬歲君王當
宁坐妾身不願命如萍
花氣烝霞淑景明望仙樓上看彈鸎李謩吹笛宮

墻外學得梨園第幾聲

孟光舉案圖　王執謙

白髮梁鴻與世乖賴逢光也配其才五噫歌罷愁
無奈不覺春從案上來

題甄氏訪山亭　陳觀

水流花落石生雲日靜風喧草欲薰老去風流猶
未减一丘一壑要平分
雨後西山翡翠堆結亭直欲近巖隈從今記取溪
頭路一日須來一百廻

清明日遊太傅林亭　辛文房

隔水園林丞相宅路人猶記種花時可憐總被風
吹盡不許遊人折一枝

玉簪　　　　　　　　　　　　張淳

開軒俯瞰碧雲衢白筆含香半吐鬚帶露折來何
處可膽瓶秋水澹如無

過郝參政墓林　　　　　　　　鮑仲華

茂林喬梓上干雲葉葉曾沾雨露恩萬古西山青
不斷鳥啼花落幾黄昏

國朝文類卷第八

國朝文類卷第九

詔赦

即位詔 庚申年四月

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闕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餘恨竟弗克終肆予沖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

之擾黎庶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懼馹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輙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僚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于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

屬時多艱若涉淵氷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飢渴所當先務略舉其切時便民者條列於后嗚呼歷數攸歸欽應 上天之命勳親斯託敢忘 烈祖之規建極體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中統建元詔　王鶚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羣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之文政事變通漸有綱維之目朕獲纘舊服

載擴丕圖稽　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號爲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爲先故内立都省以總權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捄弊之方隨詔以頒申畫于后於戲秉籙握樞必因時而建號施仁發政期與物以更新敷宣懇惻之辭表著憂勞之意凡在臣庶體予至懷

中統元年正月赦　王鶚

我國家
烈祖肇基　先皇繼統惟圖日闢於疆宇未免
歲耀於兵威事有當為時難遽已朕獲承丕祚已
降德音念士卒暴露者久之而人民離散者多矣
干戈載戢田里俾安不期同氣之中俄有鬩墻之
侮顧其沖幼敢啓兹謀皆被姦讒相濟以惡彼既
階於禍亂此當應以師徒朕惟　父母兄弟之親　宗
廟社稷之重遣使敦諭至于再三亂紀執迷曾無
少革以致宗族共怒戈甲乃興重念兵方弭而復
徵民甫休而再擾危疑未釋反側不安詿誤者至

及於無辜拘囚者或生於不測非朕本意盡然傷心宜推曠蕩之恩普示哀矜之意於戲悛心或啓忍加管蔡之刑内難旣平迓續成康之治

賜高麗國王曆日詔 中統五年正月 王鶚

諭高麗國王 植獻歲發春式遘三陽之會對時育物宜同一視之仁睠爾外邦忠於内附肇因正旦庸展賀儀方使介之還歸須策書之播告今賜卿中統五年曆日一道卿其若稽古典敬授民時勸彼東嵎之氓勤於南畝之事茂迎和氣迄用康年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至元改元赦 中統五年八月 王鶚

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德獲承慶基內難未戡外兵弗戢夫豈一日于今五年賴 天地之畀矜暨 祖宗之垂裕九我同氣會于上都雖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澤愆常皆闕政之所繇顧斯民其何罪宜布惟新之令溥施在宥之仁於戲否往泰來迓續亨嘉之會鼎新革故正資輔弼之良

建國號詔 至元八年十一月 徒單公履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

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

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伸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

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冶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故匪爲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頒授時曆詔 至元十七年六月 李謙

自古有國牧民之君必以欽天授時爲立治之本黃帝堯舜以至三代莫不皆然爲日官者皆世守其業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曆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聖之術每置閏於歲終古法蓋殫廢矣由

兩漢而下立積年日法以爲推步之準因仍沿襲以迄于今夫天運流行不息而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今命太史院作靈臺制儀象日測月驗以考其度數之真積年日法皆所不取庶幾脗合天運而永終無弊乃者新曆告成賜名曰授時曆自至元十八年正月一日頒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清冗職詔 至元二十三年七月　李謙

惟我
祖宗肇造區夏雖中書已嘗建立而官制未暇舉

行迨予圖大以宅中思欲繼志而述事集儒臣之
公議法前代之彝章爰立省部院臺以正朝廷綱
紀自疆土極照臨之遠而省臺有内外之分日益
月增官冗人濫嘗勑有司而澄汰意能舊制之遵
承比聞近侍之言謂益曩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
壅上聞苟尚蹈匪彝時惟予咎其清冗職用復前
規於戲官不必備惟其人朕恪守已成之憲爾尚
克勤于乃事卿永肩圖報之心

加封五嶽四瀆四海詔至元二十八年二月　閻復

朕惟名山大川國之秩祀今嶽瀆四海皆在封宇

之内民物阜康時惟神休而封號未加無以昭荅靈貺可加上東嶽爲天齊大生仁聖帝南嶽司天大化昭聖帝西嶽金天大利順聖帝北嶽安天大貞玄聖帝中嶽中天大寧崇聖帝加封江瀆爲廣源順濟王河瀆靈源弘濟王淮瀆長源溥濟王濟瀆清源善濟王東海　廣德靈會王南海廣利靈孚王西海廣潤靈通王北海廣澤靈祐王仍各遣官詣祠致告以稱朕敬恭神明之意

興師征江南諭行省官軍詔　王構

爰自

太祖皇帝以來彼宋與我使介交通殆非一次彼
此曲直之事亦所共知不必歷舉迨我
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師次鄂渚彼賈似
道遣宋京詣我近臣博都歡前河南路經略使趙
璧請罷兵息民願奉歲幣于我朕以國之大事宗
親在上必須入計用報而還即位之始追憶是言
乃命翰林侍講學士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
之計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惟和與戰宜嗣報音
其何與於使哉而乃執之卒不復命至如留此一
二行李於此何損於彼何益以致師出連年邊境

之間死傷相籍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被圍五年旅拒王師義當不貸朕先有成命果能出降許以不死是既降附之後朕不食言悉全其命蘄宋悔過或啓令圖而乃迷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爾等水陸並進爾等當布告遐邇夫以天下爲事爰及干戈自古有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若彼界軍民官吏人等去逆效順與衆來降或别立奇功者驗等第官資遷擢其所附軍民宜嚴勅將士毋得妄行殺掠父母妻孥家口毋致分散仍加賑給令得存濟其或固

拒弗從及迎敵者俘戮何疑

即位詔至元三十一年四月　王構

朕惟
太祖聖武皇帝受　天明命肇造區夏　聖聖相承光
熈前緒迨我
先皇帝體元居正以來然後典章文物大備臨御
三十五年薄海内外罔不臣屬宏規遠略厚澤深
仁有以衍　皇元萬世無疆之祚我　昭考早正儲
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觖望顧惟眇質仰荷
先皇帝殊眷往歲之夏親授皇太子寶付以撫軍

之任今春宮車遠馭奄棄臣民乃有宗藩昆弟之賢戚畹官僚之舊謂　祖訓不可以違神器不可以曠體承　先皇帝夙昔付託之意合辭推戴誠切意堅朕勉徇所請於四月十四日即皇帝位嘗念　先朝庶政悉有成規惟慎奉行罔敢失墜更賴宗親勳戚左右忠良各盡乃誠以輔台德

五鎮山加封詔大德三年　王構

朕惟九州之有鎮山三代以爲常祀嶽瀆四海加封爰自于先朝疆理羣方同饗宜遵於舊制乃眷粹靈之懿其增號秩之華今加上東鎮沂山曰元

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曰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曰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曰貞德廣寧王中鎮霍山曰崇德應靈王地德恒安功協成于奄奠民生咸阜治浸格于隆平仍命所在有司以時致祭務盡精嚴尚冀歆承益孚嘉貺

建儲詔 大德九年六月　閻復

惟我
太祖聖武皇帝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規模宏遠預建儲嗣式與古合朕恪遵 祖宗成憲允協昆弟僉言立嫡子

德壽爲皇太子兹有日矣比者遠近宗親復以爲請又中書百司及諸老臣請授冊寶昭示中外朕俯從衆願於今月五日授以皇太子寶所有冊禮其如常制屬兹盛舉宜布新恩於戲慶衍無疆既正名於國本仁同一視尚均福於黎元

即位詔 大德十一年五月 閻復

昔我
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
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内列聖相承丕衍無疆之祚朕自 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御

甲冑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藩內附邊事以寧遐
聞宮車晏駕迺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
於和林咸以朕爲
世祖曾孫之嫡　裕皇正泒之傳以功以賢宜膺
大寶朕謙讓未遑至于再三還至上都宗親大臣
復請於朕間者姦臣乘隙謀爲不軌賴　祖宗之靈
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禀命　太后恭行天罰內
難既平神器不可久虛　宗祧不可乏祀合辭勸進
誠意益堅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一日即皇帝位
任大守重若涉淵氷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而更

始於戲丕承不丕顯敢忘持守之心于蕃于宣勉效
忠勤之力共毗新政聿底隆平

行銅錢詔（至大二年十月）

錢幣之法其來遠矣三代以降沿革不常
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
幣兼行之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信
而有證今鈔法一新期於公私兩利重惟經久之
計必復鼓鑄之規

至大三年十月赦　姚燧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　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謚

太祖爲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
睿宗仁孝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于斯之時宜
降德音誕告天下猶恐數赦或賊良民今因西北
叛王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察八而蓋懲前人
盡率部衆歸命闕庭及闊闊出謀爲非覬未忍置
理刑以輕典與夫崇建大剎上爲　列聖報德冥

冥下爲生民祈福昭昭者亦既成功皆我　聖母之德之致巳於此月五日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大慶禮成宜敷渙號以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力以輔予治期厎隆平

即位詔至大四年三月　姚燧

惟昔　先帝事
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
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

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　先帝奄棄天
下勲戚元老咸謂大寶之繩既有成命非與
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
漢晉唐故事即正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
是用經時今則上奉　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
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
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
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
政事完澤李道復等從新拯治其可爲令法程拯
民急者具如左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皆古所謂

治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攸司無替朕命

行科舉詔 皇慶二年十一月 程鉅夫

惟我 祖宗以神武定天下
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爲育才之
地議科舉爲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
承丕祚繼志述事 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
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爲首試藝則
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
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
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

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於戲經明行修庶得眞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

即位詔 延祐七年三月 張士觀

洪惟

太祖皇帝膺期撫運肇開帝業

世祖皇帝神機睿略統一四海以聖繼聖迨我

先皇帝至仁厚德涵濡羣生君臨萬國十年于茲以社稷之遠圖定天下之大本協謀宗親授予册寶方春宮之與政遽

昭考之賓天諸王貴屬元勳碩輔咸謂朕宜體

先皇帝付託之重

皇太后擁佑之慈既深繫於人心詎可虛於神器
合辭勸進誠意交孚乃於三月十一日即皇帝位
於大明殿誕受惟新之命庸推在宥之恩尚念
祖宗丕緒持守維艱萬幾之繁罔敢暇逸更賴遠
近勳戚左右臣鄰咸一乃心以輔予治

至治改元詔　　　　　　　　元明善

朕秪遹詒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
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二月初二日被服袞冕恭詣
于太廟既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屬茲踰歲
用易紀元于以導天地之至和于以法春秋之謹

始可改延祐八年爲至治元年於戲奉先思孝式
昭報本之誠發政施仁聿廣錫民之福

命拜住爲右丞相詔至治二年十二月　袁桷

帝王之職在論一相于以表正百司綱領庶績朕
纘承丕緒厲精圖治然而澤有所未洽政有所未
舉豈委任之道有遺闕歟今特命中書左丞相拜
住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
丞相監修國史一新機務使邪正異途海寓乂寧
以復中統至元之治於戲朝廷既正著端本澄源
之功風俗斯醇廣摩義漸仁之化

諭安南國詔

曹元用

諭安南國世子陳日爌我國家誕膺景命撫綏萬邦德澤普加靡間夷夏乃者先朝奄棄臣民朕以
裕皇嫡孫爲宗戚大臣之所推戴爰自
太祖皇帝肇基之地入承天叙於至治三年九月四日即皇帝位遂以甲子歲爲泰定元年今遣亞中大夫吏部尚書馬合謀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楊宗瑞賫詔往諭爾國賜爾授時曆一帙惟乃祖乃父脩貢內附有年矣我國家遇卿甚厚以占城守臣上表稱卿之邊吏累發兵相侵朕爲之惻然于

中不知卿何爲至是豈信然耶朕君臨天下視遠
猶邇務輯寧其民俾各得其所卿其體予至懷戒
飭士衆慎保乂民俾毋忘爾累世忠順之意

即位改元詔　　虞集

洪惟我
太祖皇帝肇造區夏
世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
授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
守者也
世祖皇帝之後　成宗皇帝　武宗皇帝　仁宗

皇帝 英宗皇帝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晋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帖失也先帖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寳位使 英皇不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烏伯都刺等專擅自用疏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 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姦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于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宗

戚將相百僚耆老以爲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遠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於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爲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 祖宗開創之艱恐隳大業是以勉徇輿情尚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予輯寧億兆以成治功

即位詔 天曆二年八月十五日　虞集

惟昔 上天啓我

太祖皇帝肇造帝業　列聖相承
世祖皇帝既大一統即建儲貳而我
裕皇天不假年　成宗入繼才十餘載我　皇考
武宗皇帝歸膺大寶克享天心志存不私以
仁廟居東宮遂嗣宸極甫及　英皇降割我家晉
邸違盟構逆據有神器天示譴告竟隕厥身於是
宗戚舊臣協謀以舉義正名以討罪揆諸統緒屬
在眇躬朕興念大兄播遷朔漠以賢以長曆數宜
歸力拒羣言至于再四乃曰艱難之際天位久虛
則衆志弗固恐隳大業朕雖從請而臨御秉初志

之不移是以固讓之詔始頒奉迎之使已遣尋命
阿納忒納失里燕帖木兒奉皇帝寶璽遠迓于途
受寶即位之日即遣使授朕皇太子寶朕幸釋重
負實獲素心乃率臣民北迎大駕而　先皇帝跋
涉山川蒙犯霜雪道里遼遠自春徂秋懷艱阻於
歷年望都邑而增慨徒御弗慎屢爽節宣信使往
來相望於道路彼此思見交切於衷懷八月一日
大駕次王忽察都朕欣瞻對之有期獨兼程而先
進相見之頃悲喜交集何數日之間而宮車弗駕
國家多難遽至於斯念之痛心以夜繼旦諸王大

臣以爲　祖宗基業之隆　先帝付託之重天命
所在誠不可違請即正位以安九有朕以　先皇
帝奄棄方新摧怛何忍銜哀辭對固請彌堅執誼
伏闕者三日皆宗社大計乃以八月十五日即皇
帝位于上都可大赦天下於戲戡定之餘莫急乎
與民休息丕變之道莫大乎使民知義亦惟爾中
外大小之臣各究乃心以稱朕意

親祀南郊赦至順元年十二月　虞集

朕膺昊天之成命承聖祖之貽謀祗纘丕基于今
三載統萬幾之兢業思兆姓之雍熙式舉禮文聿

嚴款祀爰以今年十月初四日躬服衮冕致明
禋于南郊尊我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配享上帝方至誠之孚
格嘉景貺之旋臻宜施曠蕩之恩用洽溥天之慶
於戲永言配命克肩昭事之心一視同仁益廣鴻
寧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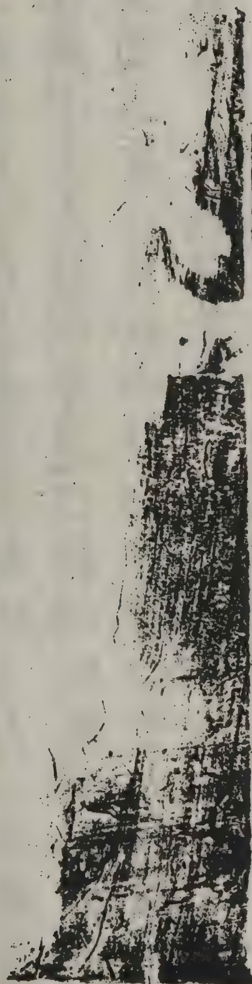
即位詔 虞集

洪惟
太祖皇帝啓闢疆宇
世祖皇帝統壹萬方 列聖相承法度明著我

曲律皇帝入纂大統修舉庶政動合成法授大寶
位于　普顏篤皇帝以及　格堅皇帝曆數之歸
寔當在我　忽都篤皇帝　扎牙篤皇帝而各播
越遼遠時則有若燕帖木兒建義效忠戡平内難
以定邦國協恭推戴　扎牙篤皇帝登位之始即
以讓兄之詔明告天下隨奉璽綬遠迓　忽都篤
皇帝朔方言旋奄棄臣庶　扎牙篤皇帝荐正宸
極仁義之至視民如傷恩澤霶霈無間遠邇顧育
朕躬尤篤慈愛賓天之日　皇后傳扎牙篤皇帝
顧命於太師太平王右丞相荅剌罕燕帖木兒太

保浚寧王知樞密院事伯顏等謂聖體彌留益推固讓之初志以宗社之重屬諸大兄　忽都篤皇帝之世嫡乃遣使召諸王宗親以十月一日來會大都與宗王大臣同奉遺詔揆諸成憲宜御神器以至順三年十月初四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可大赦天下於戲肆予沖人託于天下臣民之上任大守重若涉淵氷尚賴宗王大臣百司庶府交修乃職思盡厥忠嘉與億兆之民共保隆平之治

國朝文類卷第九





國朝文類卷九

國朝文類卷第十

冊文

皇后冊文

王磐

維至元十年歲次癸酉三月甲寅朔十三日丙寅
皇帝若曰天地合德故能覆載萬物而不遺日月
並明所以照臨六合而無外至哉夫婦之大義實
配陰陽之兩儀咨爾皇后弘吉烈氏戚里名家元
勲貴族備儀率禮令德來嬪自朕奉藩之初至于
踐阼之日明識遠慮裨益宏多雖褘翟正位于長
秋而典冊未光于大禮茲者文臣敷奏寔應朕心

今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安童持節授爾玉冊寶章備物充庭式遵古典於戲恭順接下九族形雍睦之風儉素相高萬世衍靈長之福服茲寵命益懋徽猷

皇太子冊文　　徒單公履

皇帝若曰咨爾皇太子（裕宗廟諱）仰惟
太祖聖武皇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預選定之是用立
太宗英文皇帝以紹隆丕構自時厥後不爲顯立冢嫡遂啓爭端朕上遵祖宗弘遠之規下協昆弟

僉同之議乃從燕邸立爾爲皇太子積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國家定立儲嗣宜有冊命此典禮也今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伯顏持節授爾玉冊金寶於戲聖武燕謀爾其奉承昆弟宗親爾其和協使仁孝顯於躬行可謂不負爾所託矣尚其戒哉式勿替朕命

太祖皇帝加上尊號冊文　　王構

維至大二年歲次己酉某月某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伏以恢皇綱廓帝紘建萬世無疆之業鋪宏休揚偉績遵累朝已定之規式當

繼統之元盍有稱天之誄孝弗忘于率履制庸謹
于加崇欽惟
太祖聖武皇帝陛下淵量聖姿睿謀雄斷沛仁恩
而濟屯厄振羈策以馭豪英惟解衣推食于初年
見君國子民之大略玄符顯握諸部悉平黃鉞載
麾百城隨下裔土兼收于夏孽餘波克殄于金源
蕩蕩乎無能名迹遠追于湯武灝灝爾其爲訓道
允協于唐虞根深峻嶽而維者四焉囊括殊封而
統之一也肆予小子承此丕基兩祇見於太宮恒
僾臨于端扆祚垂鴻号錫裕尚期昭韍之申牒鏤

玉以增輝敢緩彌文之舉謹遣其官某奉玉冊玉
寶加上尊謚曰
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　太祖伏惟威靈昭假
景貺潜臻闡繹吾元與天並久

世祖皇帝謚冊文　王構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五月庚戌朔越九日
戊午孝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臣聞繼志述
事非盡孝無以致其誠表行誄功非定謚無以稱
其實肆邦彝之具舉維天道之協從欽惟
先皇帝膺籙受圖體元立統蚤從藩邸茂著徽稱

爲治之基有常經國之略則遠役用衆智獨斷于
衷總攬萬機如指諸掌內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
罔不適中先教化後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在
御迨踰於三紀推尊合冠於百王若夫惠及困窮
恩加降附慎終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
示包荒之量擴盛猷之鴻卷沛膏澤之醇醲方其
泰運漸亨戡濟多難離綱復綴混一四方傳檄而
氛祲開渙號而方維定乾旋坤轉不足以喻其機
雷厲風飛不足以比其捷至於嘉言博采惟典謨
訓誥是師諸藝畢延盡陰陽圖緯之學考音律以

創字畫參古今以制禮儀振耀威靈肅陳兵衛白旄黃鉞時則親巡犀甲雕弧止於不用其聖德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尚馬蓋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是用升崇吉祔揆卜剛辰謹遣攝太尉臣兀都帶奉冊寶上尊謚曰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 世祖伏惟睿靈俯垂
昭鑒思皇多祜錫羨無疆

皇太后冊文　陳儼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午十一月丁未朔
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自家而國治道

必有所先立愛惟親君德莫加於孝況恩深於鞠
我而禮重於正名歷代以來令儀可考人子之職
所在天下之母宜尊恭惟
聖母聖善本乎天資靜專法乎地道上以奉宗祏
之重下以叙倫紀之常助我前人守卷耳憂勤之
志保予沖子成思齊雝肅之風肆神器之有歸知
孫謀之素定昇付雖由於曆數規模一出於庭闈
是用率籲衆心章明鉅慶不勝拳拳大願謹奉冊
寶上尊稱曰
皇太后伏惟長信穆穆周宗綿綿備洛書之錫福

粲慈極之儀天瑶圖寶運於萬斯年誠歡誠抃稽
首再拜

睿宗皇帝加上尊謚冊文　劉賡

伏以詣泰壇而請命有稱天以誄之文薦清廟而
致嚴蓋若昔相承之典剛辰爰卜遺美載揚欽惟
睿宗景襄皇帝孝友温恭聰明濬哲屬我家肇造
于朔土佐　聖祖遄征于四方逮天討之奉行致皇
威之遠暢金源假兩河之息天水渝通好之盟遂
移秦隴之師粤有褒斜之舉既平南鄭順流而東
再涉襄江自天而下乃眷三峯之捷實開萬世之

基扃既亡而啇則寒虢可伐而虞不臘適英文之
違豫圖中夏之底寧毋作神羞請以身代爰俟金
縢之啓已知寶祚之歸迪我後人紹茲明命徽稱
顯號雖已擬諸形容玉檢金泥尚未遑於潤色奉
玉冊玉寶加上尊謚曰
仁聖景襄皇帝廟號　睿宗伏惟端臨扆座誕受
鴻名億萬斯年永錫繁祉

順宗皇帝謚冊文　　程鉅夫

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顯親所
以爲子追遠所以厚民矧必百世祀而位弗隆爲

天子父而養弗逮是宜稱秩以達純誠欽惟
皇考皇帝淵穆有容神明莫測文孫文子鍾至愛
於兩宮宜君宜王膺具瞻於四海當璧之祥未卜
棄蹝之跡已遥興言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對越有
成之命夙夜惟寅昭哉玄德之升聖矣生知之異
衍莫衍於昌後嗣而有天下孝莫孝於配前烈而
茂本支念兹繼體之初益切中心之慕謹遣攝太
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
昭聖衍孝皇帝廟號　順宗伏惟明明降鑒亭于
祖宗攸躋攸寧永錫祚胤

皇后冊文　程鉅夫

維皇慶二年歲次癸丑三月辛卯朔越十有六日
丙午
皇帝若曰朕荷　天地祖宗之祐
皇太后之訓嗣大歷服思厎于治必立元配表正
六宮咨爾弘吉剌氏寔我家世戚嫡嗣所自出積
德流慶肆啓爾來嬪于朕淑慎孝恭令譽昭聞承
命慈闈爰正爾位今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禿忽
魯授爾玉冊玉寶命爾爲皇后惟天地定位萬物
以生日月並照萬國以明君后合德萬化以成上以

事　上帝奉　宗廟下以親九族正萬邦爲朕内助
惟爾之賢其永念厥德履中體順俾　聖母暨子一
人以寧豈惟爾嘉天亦永相念爾共享我有國欽哉

皇帝尊號玉册文　　姚燧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
書令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
謹言昔我
世祖既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
燾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主西北岸然
憑道阻脩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

讋夫豈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仁親其
宗親包荒有年　成宗繼序憤久鷙頑天鑒昭明
於　裕皇孫獨異　陛下授以
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張足付神器之
本時未及冠承命即行其視萬里莽閴寒冽之鄉
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脩明法制簡
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飫飢洸洸汔汔
士氣日作睿筭伐謀待冠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
行霆馳電擊大北其羣虜巳不矜日慎一日始終
十年不狃屢勝狂狡不懲悉鋭來加當以選鋒伺間

出奇盡襲輜重彷徨無歸度不能軍耄倪纍纍降
口百萬致茲敉寧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　祖宗
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覩天光者顒顒
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
習洽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
太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　列聖
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玉瓚黃流薦祼太室還蹕龍
興徘徊
太祖龍旂九斿薊金于斯肇基帝業爲城中都又
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

於至聖文宣王上立勞于軍與九庭臣悉大賚之
間歲不登旣賑旣恤虞施未博民罹罪罟再肆大
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爲大掛一漏萬井觀
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奉玉
册玉寶上尊號曰
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
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册文　姚燧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
申嗣皇帝臣某臣伏思

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子託其遺體顧踐丕
基惟事　聖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何欲不臻而
隆名盛典辭未見俞非臣所以表微忱酬大德也
欽惟
皇太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括而剛明居常處變
愛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軍可謂遠
役以義割恩縱吏其行追輙河陽永懷彌切親至
五臺禱于佛乗尚憑陰隲早遂振旅殿闈是崇靈
貺用昭旋聞國恤併日馳赴邪謀方興授策儲皇
曾不再日掃清宮掖待臣以來畀付神器自非睿

斷安敉内訌徃歲鑾輅再巡五臺淨供大僃以畢
夙願極心爲臣天燾地持日居月諸其大其明非
言所諭詩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眇末咻仁噢慈
百倍爲艱圖以報塞惟崇顯號者強而名之庶幾
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于
上帝禋于　太室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惟
皇太后陛下慶隮莫上之尊福衍無疆之曆菲躬
是保慈訓是承

皇太子冊文　　閻復

皇帝若曰 祖宗聖緒恭承丕顯之謨兄弟懿親宜正元良之號立天下之大本示天下以至公咨爾皇太子(仁廟御名)德器淵深英姿玉粹武奮清宮之偉績文參定策之殊勲豈特華萼交輝之情式相好矣其在凫鷖守成之治須汝賛之故於連枝同氣之間付以監國撫軍之任玆上承於 母意蓋允出於朕心已於六月朔旦面授爾皇太子金寶今復遣攝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節授爾玉冊維寵命之荐膺尚謙恭而自牧益盡寧親之孝益勤事上之忠以敦九族内睦之風以衍億祀無疆之慶

成宗皇帝謚冊文

張士觀

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稱天以誄表名實之至公法日而名庶形容之可擬維帝王之有謚蓋今古之彝章欽惟
大行皇帝稟上聖之資撫重熙之運當
裕考龍升之後承
世皇燕翼之謀武威肅鎮於遐荒文德誕敷於華夏業業謹盈成之戒愉愉盡孝敬之誠罷勤遠之兵邊釁弭而苗頑格遣直指之使皇澤宣而民瘼除九族形敦睦之風萬國洽隆平之治爰酌奉常

之議用昭告祔之文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冊寶
上尊謚曰
欽文廣孝皇帝廟號　成宗伏惟睿靈在天孚鑒
逮下茂膺典冊錫羨邦家

仁宗皇帝謚冊文　　張士觀

維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八月丁未朔粵十日丙辰
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臣聞觀其謚而
知其行著王者之丕稱禋于廟而誄于郊寔邦家
之彝典雖天地之大莫能擬議而臣子之情宜極
形容爰體至公式揚景鑠欽惟

大行皇帝聰明冠古勇智自天初大德之陟遐生
内釁於不測乃從潛邸獨運聖謨正神器於幾危
定乾維而重構豐功盛烈奮立一時偉望英聲揚
溢四海尋被　武皇之歷試納于大麓以弗迷由
母弟之懿親膺元良之重寄取法　裕廟主鬯之道
隆奉養　東朝因心之孝至及嗣歷服益見猷爲月
恒日升廓昭代文明之治海涵春煦推聖人博愛
之仁至於敦勸農桑不嗜田獵每覆奏於庶獄必
惻怛於宸衷肇設制科以待天下之士特旌死節
以勵天下之忠臨御十年始終一德身衛斯文

不倦人由其道而莫知克謹持盈諒多遺美屬升
崇於吉祔用祗薦於鴻名上以慰在天之靈下以
協造庭之請是諏剛日備舉縟儀謹遣攝太尉某
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
聖文欽孝皇帝廟號　仁宗伏冀睿靈俯垂歆鑒
流光有永錫羨無疆

英宗皇帝謚冊文　　　　袁桷

伏以瑶圖纘緒神已御於鼎湖玉冊揚休禮宜陞
于太室悼降年之不永儼立政以如新爰述徽猷
以傳信史欽惟

大行皇帝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奸邪於嗣位之初彤庭祗畏廣儀注於濮朝之際清廟肅雝絕封勑以杜憸人申憲章以勵多士罰茲無赦令必惟行君臨三載而有成知周萬物而莫隱豈運逢艱否大命靡終然號謹追崇尊名是著謹遣攝大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睿聖文孝皇帝廟號　英宗伏惟炳靈有赫歆格無違祔于新宮以妥以宜

皇后冊文　　袁桷

皇帝若曰在昔正始之道必先內治于以奉承

宗祧化成天下朕嗣大歷服祗循憲章宜資配助用

彰位號咨爾皇后瓮吉剌氏淑慎柔嘉遵道是行

輔佐王邸謙抑自持寔生元子國本斯建興龍重

鎭介子紹封粤若臨御之初賛畫計慮弼相維多

正位中宮天人協祥今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旭

邁傑授爾玉冊寶章坤順承天人道從則表正母

儀萬邦是觀惟躬儉節用則徽音是嗣惟求賢審

官則私謁靡干匡朕德格朕心寔爲有賴詩書所

稱罔專美于前代噫敬厥初終有慶尚其念哉以

膺爾景命

明宗皇帝謚冊文　虞集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歿思所以尊其名稽古考文宜天錫詩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遜出雖身居絶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爲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愼動庶來蘇於傒戴爰戡定以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恵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

翼獻景孝皇帝廟號　明宗伏冀睿慈俯回歆假

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國朝文類卷第十

國朝文類卷第十一

制

加封孔子制大德十一年九月　閻復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加封孔子父母制 至順元年 謝端

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敷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际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繆建而不悖于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

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顔　啓聖王

夫人

封宣聖夫人制　虞集

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廼睠素王之廟尚虛元媲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幷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褘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

聖文宣王夫人

追封孟子父母制 延祐三年七月 張士觀

朕惟繇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實闕襃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頒寵命永賁神休可追封其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

追封伯夷叔齊制 閻復

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讓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乎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肅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縻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爲昭義清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

封周子爲道國公制　霍希賢

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爲説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

之至精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脩久稽彝典已從廟庭之祀盍疏鄉國之封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衮赤芾異寵命之斯承

楊庸教授三氏子孫制中統元年九月　楊果

孔氏顏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往往失學甘爲庸鄙朕甚憫焉今以進士楊庸教授孔氏顏孟子弟務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

許衡爲懷孟教官制　　楊果

咨爾許衡天資雅厚經學精專大凡講論之間深得聖賢之奥受罰者恐陳君所短爲盜者畏王烈之知所在向風眞堪正俗可令於懷孟等處選揀子弟俊秀者舉歸教育取作範模再令董子帷前有傳授之弟子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毋喪斯文以弼予治

降封宋主爲瀛國公制　　王磐

時逢屯否嶽瀆分疆運值休明乾坤一統眷靖康之餘裔擅吳會之奥區遠隔華風久聯鄰好我

國家誕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風朔雪之鄉盡修職貢若木虞淵之地靡不來庭聲六合而混同豈一方之獨異用慰徯蘇之望爰興問罪之師戈船飛渡而天塹無憑鐵馬長驅而松關失險宋主㬎乃能察人心之向背識天道之推移正大姦誤國之誅斥群小浮海之議決謀宮禁送款軍門奉章奏以祈哀率親族而入覲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彛章位諸台輔之尊爵以上公之貴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

丞相史天澤贈謚制　劉元

周制以八統詔王必先敍故漢官以列爵馭下亦
自報功古有彝章朕茲申勸故開府儀同三司平
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史天澤性資貞亮器宇
沉雄自開國以將三軍妙契淮陰之略至分茅而
推千乘甚高孤竹之風況結知於累朝迨總戎於
四紀及朕纂承之始克膺輔相之良內秉國均無
競機于右府外清邊祲幾授鉞于齋壇可謂威惠
之交孚抑亦忠勤之備至繼以荆蠻之蠢重煩汴
省之趨惟時壯猷行策功而飲至不圖晚志遽引
年以謝歸申言齒德之尊端愈典刑之益命開府

第協贊廟謨方就佚于尊罍復遺憂于邊閫異賫
儁筭用一遐陬顧上游之濟師方倚坐籌之勝愴
中途之病革莫收卧護之勲弗飾厥終曷旌延績
宜表出群之行進登符六之階於戲國步方新天
不憗遺于一老閔章加襚卿其永賁于九原營魂
有知歆予異渥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謚忠武公

太保劉秉忠贈謚制　李槃

臣以忠孝而事上貴輸𤅎納之誠上以禮義而遇
臣思篤始終之愛視死之日猶生之年故光禄大
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劉秉忠學窺天人識貫今

古邃沖而有守安靜而無華昔侍潛藩稔聞高論
適當三接之際懇上萬言之書蓋將舉天下而措諸安
以戒爲全者果於毅朕嗣服而伊始卿殫盡力以居多
蓋得卿實契於朕心而獨朕悉知於卿意事皆有
驗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難剴切數百奏
各中其理共成庶政方圖任於舊人誰謂旻天不
憖遺於一老興言及此何日忘之載惟台輔之尊
厥有泉扃之賁是用錫之綸命峻一品之華階遂
以袞衣躡三槐之正位復加顯號允荅殊勳惟爾
英靈識予哀寵可贈儀同三司大傅諡文貞公

左丞董文炳贈謚制　李槃

折衝禦侮誠社稷之良臣崇德報功實國家之令典途雖殊於生死禮當極於哀榮故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僉書樞密院事董文炳王佐之才將家之子自出宰於劇縣嘗入侍於潛藩山路間關謁戎輅遠趨於六詔風濤洶湧扈龍舟首渡於三江迨子嗣服之年委以專征之任截彼淮浦至于海邦招降兩浙之新民撫定七閩之故地大小數百戰奮不顧身勤勞三十年厥有成績往者睢陽城下父已歿於兵鋒比來揚子橋邊男復終於王事一門

忠孝萬古芳香及兹幹事而回方以不次而待何
言中路殲我良人蓋非卿孰佐於朕躬而獨朕悉
知於卿意弗頒異數俋慰永懷其陞一品之榮以
賁九泉之隧倘其有識歆此無窮可贈金紫光禄
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公

丞相伯顔贈謚制　閻復

天下大統不嗜殺則一之聖主弘功蓋必資於賢
者昔在至元之際方隆混一之期有來命世之奇
材懋建殊常之偉績故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録軍
國重事伯顔崆峒孕秀列象騰精居政府則不動

聲氣措泰山之安秉戎律則純乎仁義猶時雨之
降當其聲鶴浦渝盟之罪總龍驤飛渡之師克廣
世祖好生之心允獲宋人誠服之意衣冠不改市
肆不易恩威普洽於三吳車書以混文軌以同聲
教遂覃於百粤遠朕纂承之始益申推戴之誠永
懷社稷之宗臣宜侈河山之高爵於戲曹侍中江
南之役規摹一何小哉郭汾陽異姓而王崇報斯
亦至矣可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丞相阿术贈謚制　閻復

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域將門出將三持分閫之
權緬思百戰之勞宜用九原之賁故光祿大夫中
書左丞相兼都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追封
并國公謚武宣阿术英才間世勇略邁倫當
先皇大理之征佐廼父雲南之役靖蠻荒而平交
趾扳襄漢而下江南鳶瘴揮戈萬里若衽席之上
龍驤飛渡三吳歸掌握之中贊成混一之圖式副
元勳之號按禮寺易名之典加王章異等之恩於
戲青史屢書諒騰芳之有永黃河如帶尚流慶於
無窮可加贈推誠宣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議武定

丞相綫眞贈謚制　　閻復

蕭曹翊漢素非閥閲之家房杜匡唐卒乏鈞衡之嗣眷先朝之碩輔綿累世之芳猷永懷弼亮之賢庸示褒崇之禮太傅録軍國重事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完澤之父故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宣徽使綫眞禀靈河嶽著象星辰應明良千載之期萃忠孝一門之慶梯天力競元戎負䨥首之郊扶日功高奕葉應龍飛之運惟昔中書之草創歷陳治古之宏規位望冠於百僚利澤施

於四海躬承
世祖肇隆中統之丕圖子侍
裕皇復贊元貞之初政方倚具瞻之重宜昭先德
之華維垣進秩於上台列爵仍䟽於大國錫號著
勲庸之偉易名申節惠之文殊恩允出於朕心卹
典非由於汝請表南宮雲臺之像既彰異渥於宗
臣指天下泰山之安抑助貞勤於上宰尚服休命
求播英聲可特贈宣忠保德佐理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追封秦益國公謚忠獻

丞相和理霍孫贈謚制　　閻復

北方間氣寔生命世之材黃閣清風盖出登瀛之選慨英靈之已往當䘏典之崇頒故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和理霍孫弧接元勳慶鍾全德早躡鰲峯之首誕披雲漢之章開闢賢關爲司徒而敷五教更張化瑟位冢宰以統百官恢揚累世之洪休新美至元之大政掄才如崔祐甫之廣潔已有張忠定之剛著績熈朝既闡文明之治䟽封列國宜居禮義之鄉可贈保德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齊魯國公謚文忠

翰林承旨王磐贈官制　王之綱

崇德報功恩靡忘於先正易名節惠禮具載於彝
章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領集賢院事致仕王磐志大以剛識明而遠惟根
本培埴於內者確乎不抜故英粹發越於外者煥
乎有文出處無愧於心窮達不易其守潛知逆黨
星言發青社之謀明斥權姦露奏重紫微之柄出
于藩則用蘇民氣入視草則允契宸衷贊大議於
廟堂播清芬於簡策諫止東伐奮不顧身請復外
臺毅然抗疏是以　皇祖篤褒嘉之眷　昭考垂飫賜
之勤正有待於乞言何屢陳於謝事榮歸梓里庶

衍椿齡朕方嗣服於丕基天不慭遺於一老追惟往行惕用興懷俾超進於孤卿仍具頒於寵數於戲千古淵源之學蔑以踰脩一生忠義之心諒無愧軾顧二賢已膺於美謚而兩字宜媲於前休精爽如存欽承不昧可贈榮禄大夫少保謚文忠公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燧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多覺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王裕而金相

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衣滿户外者列屨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説者不失善良鶴鳴九臯而聲聞于高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説命之言丹扆斥姦少不避雷霆之軌擊青臺治曆本於筴日月而送迎縣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旣亡矣誰其嗣之於虖在爾身有垂

沒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　成廟納書
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
用申錫審章於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　贈
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
國公仍謚文正

元帥烏野而封謚制　　姚燧

惟　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勳魚
猶得水展我同姓豈伊異人故金紫光祿大夫北
京等路兵馬都元帥烏野而氣鍾光嶽之純全誠
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

新憤人心之未定既降復叛必煩以行故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䟦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爲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啓若魯侯之大宇併申褒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欝年三千名固已昭乎白日分國於肇州十二澤期不斬於黃河可贈某官追封營國公謚忠勇

元帥紐鄰贈謚制　姚燧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稽於禮經用厚加乎懋冊具官某其在弱冠嘗

爲選鋒迅與鷹揚號爲萬人之敵虓如虎視隱然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及郊乏總戎之制閫求可居此孰有異然其爲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循墻即下令於轅門已折衝於尊俎握機旗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頗牧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入阽危則膺衆所不先分賜與則如士之最下勁騎所蹙堅城每摧如斯宣力於　兩朝何止出奇於百戰嗚呼降年弗永爲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户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鬛之墟故壘即封或魂

魄猶思蠶叢之國可贈其官追封蜀國公謚忠武

丞相阿塔哈封謚制　　姚燧

臣爲委質勞於同軌之閫國以念功恩及襚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爰寵幽褒用昭異數故光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力齊嶽肩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閫外賈勇籌邊爲

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粤非

世祖投江以尺籌不返三苗報效之私寤寐不置

百其身以奚恤一洒心之是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夬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秉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於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包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已飛塵星馹之捷如震如怒社金華北方之強于理于疆盡江漢南國之紀群黎壹檗而崩角幼主席藁以泥頭瘁事匪伊成功能爾凡十年爲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於先朝白雲杳歸于青山淸風空遺於黃閣像未麟臺之貌服先龍袞之升旣進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於神路過者式焉示絶等於臣鄰忠斯勸矣

尚膺茂渥少尉營魂可贈推忠翊運宣力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順昌郡王諡武敏

妻扎剌而氏封王夫人制　姚燧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
太祖戡定中夏日不暇給由天未厭宋德故帝制偏
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今惟其時曾不三年墟其
廟社雖曰睿筭萬舉萬全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
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是追崇故光祿大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爲推忠翊運
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

敏王其故妻扎剌而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
天也淑慎有聞所可盡傷在不壽考以語嬡德不
及見夫丞相建希世之功以語娘賢不得食子大
夫糾官邪之禄非賁玄壤昌慰貞魂可封順昌郡
王夫人

丞相塔剌咍追封淇陽王制　　姚燧

出入帷幄在人十能而已則千訏謀廟堂爲相一
年而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故開
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　相監修國史太保太子太
師知樞密院徽政使中　政使宣徽使左都威衞指

揮使塔剌哈維昔開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冑爲我親臣事
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其廉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温文眷兹中書出庶政之原居以右相絕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善調護而長宮師監纂脩以成國史如此重責皆所裕爲一德可以寬鄙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榮之可懼視倖利以不貪同綰銀艾者十人爾先辭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還致於司空觀父子之並相一門求聖賢與尚友千古改爲改

作緇衣何頼乎武桓拜後拜前赤舄未憖於周魯
方歌功於清廟倏委魄於玄閭豈意少者没而老
者存益信神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漠北
誓爾後均胙乎淇陽嗚呼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
東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咨爾
靈明歆朕休命可特贈封謚爲懷忠昭德佐治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妻啜思蠻公主封王夫人制　姚燧

朕自踐阼于今三年洪惟天地　祖宗之佑陰陽和
平星緯咸若民物豐阜邊鄙不聳朕是用大賚于

群工凡嘗執政柄理者必追錫及于三世而伉儷之賢亦與嘉褒於戲是曠代之典也具官塔剌哈妻某毓秀朱邸作配相門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貞順著稱垂範閨閫相厥夫子爲世英宰而芳蘭早萎不終榮顯懿彼宗戚失此女師開吉壤於淇陽正邦君之顯位服我新寵妥爾幽靈

耶律鈞贈官制　姚燧

臣克厥艱而始民敏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眷予問義之人師實漢僕射之位長國求還笏難斷抗章是用追崇其先庶以垂裕乃後昭文館

大學士中奉大夫國子祭酒耶律有尚之考提領
東平路工匠所長官鈞中書猶子丞相從兄宗承
遼室之遺苗禰死金源而全節尚論其世孰踰爾
家而又誨嗣續善詩禮之敎於以見平生憂紈袴
之習自夫共工之謝晏然同俗之安爭饋肆乎五
漿振衣岡于千仞奉先惟孝雖耆耋於禴祠也親
焉接下以恭其臧獲之久故者民耳匪直入官而
知止抑晨在家而必聞惜棄世於九齡負爲國之
三老於乎神遊安往定徘徊乎故鄉褒寵即封用
昭章於疑墓嘉誄以副殊渥囙遺可特贈昭文館大

學士資德大夫追封漆水郡公謚莊愼

高麗國王封曾祖父母父母制　姚燧

昔我
太祖皇帝之奮舉漢北也東旌西旆分甸南服昭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征東行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曾祖故高麗王王瞰深察機運舉國内嚮事會之來間不容髮自非秉志端慤明識遠慮疇克如是哉又屬遼民餘孽僭竊島嶼狂肆弄兵陸梁假息重煩

命將致討于時冰雪冱寒饋餉不通而瞰乃能供
時轉輸師皆宿飽軍興器仗資助無闕復濟師徒
往殄殘寇其於肇造開基立勳王室保民興邦莫
之與比故得守土享年殆將四紀澤及後昆流慶
斯永傳子若孫與國連戚不其韙歟是宜追崇上
爵仍易嘉名魂而有知歆茲異數可贈敦信明義
保節貞亮濟美翊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
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憲
崇德報功法舉追榮之典分邦列爵恩須及內之
章酬我舊勳同茲顯號具官高麗國王王璋曾祖

母柳氏傳芳令族作配高門屬皇祚之興隆偕名
藩而臣附明賢所化貞信無頗傳子至孫極富與
貴三韓保國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疏封名亞寡
君之宗室聿新殊渥庸慰淑靈可追封高麗王妃
朕觀今天下有民社而王者惟是三韓又 祖宗而
臣之殆將百載厥父菑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
謂之甥旣勳以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可
後於追崇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考純誠守正推
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
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昛移

孝爲忠易威以惠禮樂刑政之脩者典章文物皆
粲然惟大猷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
帝女之降釐旋俾嗣王非公孫之復始遂罷時貢
其方物顧同歲賜於宗親責秉鈞以東征期奠枕
於南面追叛王挺身於遼水出選兵壓卵以泰山
戰踵未旋逆首已授雖居位未周於三紀而享年
實過乎七旬中壽共言今代希有矧其子式穀之
是似則斯人沒世爲不忘自官階而進之至師垣
而極矣夫既封玄菟之墓表滄渤以爲襟何必刑
白馬以盟誓黃河之如帶尚期貞魄庸服恤章可

贈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寅亮弘化奉慶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駙
馬高麗國王謚忠烈
三韓爲國五季巳王雖居東濵之濵實享南面之
樂田其先有功於
太祖許帝室以連姻故季女鍾愛於
世皇即公宮而命釐方穠青軒之桃李俄凄白露
於蒹葭眷懷懿親用隆恤典具官高麗國王王璋
之妣皇姑安平公主高麗王妃發祥坤掖分派天
潢以舜妃癸比之胥明爲古公亶父之姜女善於

娩德車服不矜其夫家樂有娠賢茅土已纘其父服可謂全妻道之終始苟不因湯沐之安平原進大封曷彰尊屬於戲最他邦之道里距北闕以五千移近甸之河山盡東秦其十二明靈可作殊報是膺可追封皇姑齊國大長公主高麗王妃

國朝文類卷第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十二

制

高麗國王封贈祖父母制　　王構

洪惟我　祖天錫勇智正萬邦廼眷爾家世篤忠貞有成績蓋本深而末茂其德厚者流光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征東行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祖故高麗王王植祗訓向方飭躬迪吉佩服儒雅奮勵材猷初父命之親承以土宜而入貢會　桓肅西廵于川徼而世皇南撫于江壖亟期行李之通寧恤歲華之易

途屯以來內訌仍遘于家艱號渙其申還納旋膺
于晝接中統之風雲載啓三韓之疆宇重臨從容
必中于事機造次弗忘于禮憲首遣明廷之質有
來冢嗣之良蘉降展親示渥特殊于它姓服勤尊
主輸誠益拱于中天不諐是征屢爲先導奉朝斯
謹罔失常期孫繼尚于皇姬國允資于碩輔有爲
有守昔戡濟之功多言盛言恭茲弼諧之望著盡
旌舊哲庸賁嘉稱太師維垣爵以馭其貴君子如
祉制以象其賢庶幾往訓之遵亦曰徽彝之舉於
戲匪報也永爲好也恩隨纛檢以疊疏惟有之是

以似之系與鴨江而並遠可贈端誠奉化保慶亮
節康濟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
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諡忠敬
昭令德于前人爵已隆于三世受介福于王母恩
特侈于再傳具官高麗國王王璋祖母金氏淑慎
其儀柔嘉維則東藩作儷北闕聯姻不墜箸主功
有武公之父子親承盥饋禮如王氏之舅姑一則
彰夙夜之勤一則示閨門之肅嗣爲貴壻況有賢
孫諄襲請疏之來聞赫奕徽彝之並舉鳳綈鸞檢
翟茀魚軒於戲重莫重于傳家有懿含飴之訓榮

莫榮于錫號往歆加襚之章可追封高麗王妃

趙與芮降封平原郡公制　　王構

我國家法天立統稽古象賢武定方維聲聲猷之益廣恩加降附宜寵數之兼隆延睠耆英其敷制冊趙與芮身端而行治識遠而量夷曩在南邦屬為近戚儼若典刑之舊巋然位望之尊阻鄰好以弗修知天心之厭楚棄官榮而高蹈偉王子之去殷幾年退處於鄉閭庶事靡聞于朝著執吾信使惟彼權姦爰興問罪之師用慰徯蘇之望江左之連城不守始奉表以請降浙東之遺老雖存亦挈

族而來覲然制有上下等威之別而情無親踈遠近之殊分土惟三爵已崇于而主降級以兩名未正于爾躬是用晉以文階貴之華綬天秩亞上公之貴月卿躋太府之班於戲辨宗伯之九儀王者所以示綏懷之禮敘洪範之五福人臣所以全安養之榮茂對寵光徃堅素履可授金紫光禄大夫撿校大司農平原郡公

丞相阿里海牙贈謚制　　王構

朕惟不世之主膺不世之運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方一統之宏開有六師之分董鄂漢順流而下

勢甚建瓴荆湖堅壁者多事猶掣肘儻弗資其雄畧其何貢于遐方故光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相阿里海牙端慤而跡通聰明而果鋭禁廷久侍簡眷良深朝政參知弼諧有賴遭明時建長策機決于十年之先殄餘孽芟群凶威行于萬里之外下江陵以爲之根本破長沙以潰其腹心外梗咸除率虎旅平吞于桂海降旌隳堅故龍驤直抵于錢塘猗惟黻衮之加煥若雲章之諭錫賚榮多于貴近勞還位亞于侯王忠於國惠於民靡不用其至也報爾功崇爾德孰能與於此哉雖當年左

揆之特升顧今日彝章之未舉佇遂圖形之制彌深撫髀之思爵首冠于台司封乃疏于舊國曰武以旌其戰伐曰定以著其和平名則易之期百千世禮之同者惟一二臣於戲周宋為鐔石城為鋒朕仰繼皇王之大武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卿允為宗社之元勳尚冀英靈永言歆格可特贈佐平南紀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武定

丞相荅刺罕贈謚制　王構

予欲宣力四方所賴人才之叶助天不憖遺一老

其何治化之成能故中書右丞相哈剌哈孫荅剌
罕嶽瀆英靈乾坤間氣執德弘而信道篤褆身正
而格物深判宗寺兼示恩威眞藩封于磐石之固
坐廟堂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位不以內
外爲重輕事不以險夷爲去就廓神明之蘊有室
皆通推惻隱之心靡寃不釋惟奬善疾邪之太甚
故積憂成恙以相仍言仁義如魏文貞寧恤憸徒
之巧沮佩安危若韓忠獻詎容神器之乜攘刃游
于批大郤之餘器別于遇盤根之際離綱未綴一
誠堅抗群囂泰運重開百慮竟如素策顧嗣基之

伊始其佐命者惟卿載纘武功出膺邊瑣馹介不煩于屢駕袞衣佇俟于來歸云胡馳訃之聞遽爾輟朝之慟雖卿之所守匪生而存匪死而亡然政有或疑奚究而問奚取而決詢之輿議揆以舊章眞王超異姓之封顯秩冠上公之貴治典教典並以褒崇東平廣平罔俾專美嗚呼國家之講制度一二臣式克似之天理之在人心百千世不能易也永言孚格以啓方來可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諡忠獻

平章史弼封鄂國公制　　王構

嗣德罔不在初粵彝章之具舉舊人丕克遠省疇
偉績之特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樞密院事提
調諸衛屯田事史弼器博而用周志剛而行敏早
繇禁籞出總戎行英明兼本乎天資方略合于
古法視長江如履平地居然獲跳梁、
猶保稚嬰允矣著綏懷之效始、
于嶺海之同風顧宣力之獨
始 三朝之眷賜環屢歷下
帶雅稱于儒將是宜
往之勞以示惟新

褒公元老壯猷忠尚資於方叔益圖報稱祗服訓言可特加銀青榮祿大夫封鄂國公

翰林承旨姚樞贈謚制　　王構

昔有先正肇事聖皇惟夙夜單厥心而終始典于學如伯益之贊夏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之塗任其社稷之重計于廟堂之上明夫事幾之先蓋精神志意之相孚故啓沃都俞之靡間制難拘于一例恩特侈于屢書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儀使贈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姚樞以淵識弘謨爲國耆蔡以清彝素檢爲時楷儀曉

萬事安異同式群工壹統畧周旋必禮温温維德之恭敷納以言蹇蹇匪躬之故止殺允符于宸慮宣澤丕應于天功以故終和且平近者親遠者附不賞而勸大臣法小臣廉國家之表裏可觀風俗之樞機隨轉績已成而弗有身愈退而彌尊顧當時耆壽其誰與致今日隆平者公也正事正言正道親傳　文祖之燕謀有德有功有能首被　先朝之鴻訓肆朕纂承之始於公簡注之深槐序延登衣仍衮黼棠陰未徙胙延龜蒙因謚以正其名崇章以介其祉於戲得天下賢材斯足矣方圖政化

之新有朝廷大議則就之慨想儀刑之舊往欽茲
命以永其傳可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仍謚文獻

翰林承旨姚燧父楨贈官制　王構

朕尊祖敬宗升崇嚴謚推恩錫類孚告明廷鴻文
鉅冊之參脩縟典彝儀之詢考叶成熙事允賴耆
儒迹先德之繇來盍惠術之同衍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姚燧父楨名門甲姓
偉望通才初與長公聯芳于西洛繼爲膚使持節
於南壖以拯濟生靈爲心以揚茂異爲任茇艱

危而靡恤期德澤之丕揚所全活者幾千人若昔
鄧公之河役其徃依者五百室非惟李氏之義門
奚我生之弗辰竟以死而勤事風雨憂時之略有
讐于中畱畬名世之規以貽于後匯之深流之濬
培之厚發之弘嚴潔雄深文獨高于衆作光明正
大學載修于宗傳況寄旨之親承時洪謨之叶贊
成吾孝治緊爾義方既因其親以及人之親故尊
所教俾掌邦之教而先兄後弟繼文以忠以章節惠
之文以示遺經之報於戲貞風千古巋然不廢魯
靈光太史一家嗣者無慙漢司馬來言介止式克

歆茲可贈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魯國公謚
忠獻

留守段貞贈謚制　王構

蕭司留務漢高隆端本之規垂作共工虞舜迪有
邦之訓昔　聖皇之在御稽往古以建官惟時亮
功朕其疏渥通奉大夫大都武衛親軍都指揮使
司達魯花赤提調大都屯田事大都留守兼少府
監段國幹故父銀青光禄大夫司徒武衛親軍都
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大都屯田事提調大都留守
司少府監事貞際亨隆之運效乃所長襲通敏之

休善於其職端莊恪愼周密疏通心休休焉如有
容器渾渾兮靡可限卜澗瀍食惟洛議首定於遷
都象天漢揆之宮勳屢書于考室應叢機則曲當
奮奇略以無前審勢度材六司之事異矣攻金刮
玉一器而工聚焉歷華貫凡十七階翼皇基于億
萬載慨生存之莫復宜褒謚之蕙崇以衍封眏以
疇勤濟於戲紫微丹闕非徒示壯麗之威鯁論直
言無復見典刑之舊尚其英爽式克欽承可特贈
效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安國公謚武宣

播州楊邦憲贈謚制　　王構

朕惟牂牁重鎮介巴渝之間世其守者曰楊氏自唐涉宋代不乏人嚮者邦憲審於去就挈版圖内附　世祖皇帝實寵嘉之逮朕纂服嗣子漢英率先群牧述職來庭以父歿未謚乞襃贈夫爵以馭其貴謚以成其美洽古之道也況　先朝屛翰之臣邈在一方而能綏輯其民不失常業餉兵增戍屢效忠勤如邦憲者不以易名可乎於戲據德論功惟彝章之具舉有子承考尚奕世之彌光可贈某官謚敏惠

平章廉希憲贈謚制　　元明善

惟我　世祖皇帝肇自藩服受鉞專征天賚良弼爲之左右一家四海傳次在予名爵之崇顧斯實慚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廉希憲清忠粹德文武元臣蚤以門閥之賢入膺寄託之重非詩書不陳於上前非仁義不行於天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已西靖秦蜀東極青齊北清遼碣南鎮荆湖在中書者曾幾何年而能立大法鎖大患進大儒摧大姦耻身弗及伊周耻君未邁堯舜

言昔賢之所難爲人臣之不敢嶷然三代之佐蓋將師表百世者矣天不慭遺哲人先萎雖諸子列官省臺於朕心猶懷舊德是用進以極官加之上爵於戲表賢能所以尊朝廷也假名器所以報忠貞也稽若王章得茲二美凜乎生氣天地猶存服此殊榮尚開爾後可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仍謚文正

參政商挺贈謚制　　元明善

若稽　世祖聖神廣運徵聘英賢疆理天下時則有若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商挺以王佐之

才濟經世之學越自候服召列潛藩迨臨寶祚蔚爲謀臣四鎭秦蜀而銷急變靖大亂武文迭效爯入中書樞密而弘帝業固邦本啓沃罙深凡中統名臣率備飾終之典矧爾斷國十有七謨遺勑在耳朕曷敢私是用製勳號定美謚躋之極官胙之吉壤於戲道積于躬君子之美利也賞延于世帝王之大賚也服茲丕顯休命爾後人與有榮耀焉可贈推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定

樞密趙良弼贈謚制　元明善

昔　聖祖歸自武昌啓皇元始於中統天人胥贊
宗戚叶從無何僭逆之餘輒作陸梁之態誰其將
指先二使以遄征事則從權果群凶之畢殄輿言
及此軫念久之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趙訓父僉書樞密院事良弼才周庶務而
洞察其幾學貫三才而不滯于用既輸誠于佐陝
亦盡瘁于行東撤蓬戍之藩籬淨纖氛于雲棧易
卉裳而冠帶渺一介于滄溟凡危衝[illegible]煦之突來
必大義純誠而自處故平生之偉績恒簡在于宸
衷宥密八年險夷一致謙謙素履具見于典刑嫓

婉良籌每資于匡翼賜第之留未乂引年之請彌堅雖房喬不忘秦府之游而李泌雅志嵩陽之隱在今日孰堪倚重顧舊臣寧復如卿特示崇褒盍申異渥於戲迫世以章平之訓有蔚其華疏封於趙魏之才所憑者厚朕將示勸卿其欽承可特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國公謚文正

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　元明善

大裘無文可用致饗良玉韞璞孰窺至珍緬懷遺逸之民邁種渾圓之德克昌厥後不在其身榮祿

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曾祖
父昕畎畝怡愉里閭退讓開田種木深期蔽日之
輪囷如山出雲莫測爲霖之變化子能擇主孫亦
象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於戲慎
終追遠分茅宣曾矩之光崇德報功推本叶孫枝
之願亹茲興渥寵爾營魂可贈光禄大夫大司徒
追封趙國公諡宣懿
駿命握乾誕啓中天之運豹韜宣武叶成上國之
光想風雲之會匪常慨日月之流如駛爰加顯號
以慰故臣具官董士選祖父贈翊運効節功臣太

傳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壽國公謚忠烈俊
被褐潛珎棄書學劒戎馬折衝之末懋志已出塵
雲龍胥會之有開身先就日獨立中山於臲卼之
際兩復眞定於緻攘之間釋兵爲農所活者衆延
師教子其訓益深馬革裹尸實可関生前之語虎
頭食肉終有期没後之榮德之厚者嗣必昌功之
著者禮必報肆朕嗣服念爾疇庸斯廣重封式彰
異數於戲脩祖廟陳宗器在予君臣之交爭光王
室迪天休惟爾子孫之無斁精爽不昧寵渥其承
可加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依前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改封趙國公仍謚忠烈

君臣相資莫喻同心之美忠孝兩立斯爲佐命之
殊謂竹帛曷能以旣其勳絶坐席猶足以優其禮
惟
祖有訓非朕敢私具官董士選父資德大夫中
書左丞僉書樞密院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
事謚忠獻文炳正大剛方明允篤實起家試邑棄
官羞墨綬之卑杖策從軍絶食望翠華之遠刑輕
典以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白日揮戈埤堄益
張其羽翼長風破浪蒙衝直擣其腹心政在養民
市不易肆辟國可方於姬奭活人何减於曹彬嶺

嶠宣威南人不復反矣塞庭請討周公方且膺之
恂恂持儒者之風諤諤挺大臣之節靖念丕圖之
建罙深喬木之思格于皇天雖儼若帝庭之陟降
渙其大號必有加玄宅之褒崇錫以嘉名胙之列
國掌武襲建牙之舊開司增立戟之榮九原如生
終古永譽於戯英才間出足爲邦家之立基盛德
無瑕宜爾子孫之逢吉載頒明制尚慰靈魂可加
贈宣忠開濟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趙國公仍諡忠獻

中丞于璋贈諡制　　元明善

善人天地之紀德莫有加君子邦家之基歿猶不
朽睠懷遺直追錫殊封故資德大夫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中丞干璋志蘊忠貞運逢熙洽慶雲甘露
氣和而動植自宜威鳳祥麟瑞應而猛鷙咸伏結
深知于 世祖參大政于 武皇澄清每振
于憲綱動靜允維于國體逮朕嗣服召卿來廷賜
以繡衣執法應中端之象專玆白簡行軺寛南顧
之憂遽何馳訃之聞盍有崇褒之渥於戲劉寛長
厚允宜居鼎鼐之司胡廣中庸謂當久臺閣之任
事乖往古恩慰九原咨爾營魂服我休命可贈推

誠肅政功臣先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
公謚文簡

中丞崔彧贈謚制　張士觀

獻可替否治獲佐於明時崇德報功禮宜加於卹
典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
崔彧山川間氣簪紱名家俾司綿蕝之儀繼被瀛
洲之選靡縣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遂擢置於
秋卿俄紀綱於柏寺奏寢宮嬪之議罷征日本之
師章疏可方之古人搢紳無出其右者擅生殺之
柄忍容義甫之姦抑聚斂之臣力止延齡之相兩

過文昌之府嘗僉宥密之司于琴瑟更張之初賛
匕鬯主器之決屬元貞方大有為之日適　先帝重
中執法之官視左右何以易趙堯在朝廷不可無
汲黯薦耆儒而備顧問崇名教以涣絲綸活人命
於頃刻之間回天威於雷霆之下以去留繫憲臺
之輕重辨邪正公天下之是非凡可以尊主而庇
民曾不避犯顏而直諫慨話言之尚在想風采之
如存永孚于休以昌厥後可贈推誠履正功臣太
保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平章李庭贈謚制　張士觀

混一之期有開于真主愜攘之寄允賴於忠臣其器博則用廼周其才全則効斯著顧奏捷獨多于群帥而疇庸豈限于彝章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事無後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庭宣力襄樊振威嶺巘甫師干之歷試俄斧鉞之升崇劒敵萬人縱横制變衝當一面出入如神納之牛腹而獲生載貫登陴之勇蔽以馬韉而捷鶩疇爭執訊之能其韜鈐動合于昔賢故聲烈特聞于今日至于扈

聖祖東除僭孽所向無前翼 先朝西奠遐陬其猶

克壯決策于未然而策無遺者審幾之先見而幾則灼然緬懷熊豹之姿忍聽鼓鼙之奏生也加封之弗遠名焉節惠以爲宜於戲黼冕桓圭昭其文服其度玉符麟節傳之子傳之孫精爽如存寵光無斁可特贈推忠琛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益國公謚武毅

丞相卜憐吉台封河南王制　　程鉅夫

撫帝業之艱難爰思將帥啓功臣之盟誓宜及子孫咨爾在廷聽予作誥開府儀同三司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卜憐吉台智明識遠心廣

氣和勳名克篤於前人藩翰久勤於外服昔將平於内難朕大授艱方深計於中途卿獨決進志存弼亮身佩安危所謂社稷之臣盡享尊榮之報乃復煩於機務非示寵於忠良是用命汝襲諸侯王以長守於富貴歸丞相印以自養於壽齡既不遠於京師可以時而朝覲允資重望坐鎮一方於戲表河之南念玆乃祖乃父爲國之屏敬哉有土有民永建厥家毋棄朕命

高麗國王眶加恩制　張士觀

咨爾高麗國王王眶秉心直諒賦質貞純早克嗣

於先猷以服勞於王室身惟國壻寅居賔日之方男即皇甥復預乗龍之選築館荷兩朝之眷分茅襲百祀之傳肆陞右揆之階光應上台之象玆荐頒於寵數其益厲於忠勤動惟一德之懐居必正人是與祖宗世稱漢藩輔保樂土於三韓父子並爲周司徒播清風於萬古可特加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尚服渥命以介福祺

安南國王陳益稷加恩制　程鉅夫

委質歸朝既去逆而效順以爵馭貴宜崇德而報
功誕播明綸用孚衆聽銀青榮禄大夫安南國王
遥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陳益稷知畏
天者事大期保境以全民慕帝王之有真見幾而
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以忠孝之誠而受知
世皇蒙天地之德而賜封故國始者周王之赫怒
伐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不復
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適館受粲
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渝於初節
肆朕即阼亟其來庭是用加新秩以示恩仍舊封

而授職於戲内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悅遠
來爾益拱辰星之北對揚休命永肩一心可加金
紫光禄大夫安南國王依前遙授湖廣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

平章張珪封蔡國公制　　吳澂

天地之間有正人國家恃以爲元氣卿之忠蓋朕
所眷知比因疾以祈閑爰加恩而優老榮禄大夫
中書平章政事張珪彛常世閥廊廟宗工早揔戎
旃已作禮樂詩書之帥晚司化軸遂稱文學政事
之臣左右　六朝出入三府險夷不易其守鯁亮以

如其初太清罹薄食之昏前期致沐浴之請越子新服嘉乃舊勳諤諤之節詎肯詭隨偲偲而言類多裨益黷雖謁告甄尚勉留俾辭鞅掌之勞專壂格心之學緬惟先正嘗平金壘以立功宜得後昆復就蔡封而襲爵所謂故國庸建上公思竭爾忱廣敷陳於經幄欽承時命永翊贊於皇猷可封蔡國公提調經筵事

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　　鄧文原

魯國有眞儒寔弘宣於道統周南得淑女必肇正於人倫肆予社稷之臣夙有閨門之化爰旌令則

特示崇褒具官許衡妻敬氏性靜以貞行恭而順自職居主饋孝克奉於旨甘逮貴被展衣儉猶親於澣濯惟我宗工盡賛襄之道由爾内助秉柔正之儀雖善慶之報方來而哀榮之典未稱肅視茅封而進秩式頒芝檢以疏恩於戲夫婦相敬如賓亦既追榮於偕老公侯必復其始尚其啓迪於後人

丞相拜住贈謚制　　袁桷

八柱承天棟橈萌於巨構六龍御日輻説見於中衢愍死難以成仁攷生榮而錫命故中書右丞相

拜住鼎彝王社閥閱相門自結主知應雲龍之異遇獨持國是炳蓍蔡之先幾陳於上者不足言見於事者爲可則斥聚斂之臣以靖四表誅贖貨之徒以正庶官庫無餘財拔葵之訓靡替門絕私謁懸衡之鑒益公天下望其治平朝廷以之模楷然盡言招過憸謀愈深選賢與能奸黨滋懼變成肘腋禍起股肱山嶽動搖日月昏翳雖元兇正罰足明朕心在貞惠易名姑慰卿意分茅故壤增爵維垣噫未明入朝竟墮承宗之計盛服假寐孰爲鉏麑之賢念此盡傷恩斯優渥可贈清忠一德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
忠獻

平章不忽木贈謚制　盧亘

朕凝命穆清式觀天造將啓靖邦之嘉運必生名
世之大賢挺出類拔萃之資行尊主庇民之學使
之君臣同德夙夜盡心恊贊機衡融景化於瞬息
之頃深謀廊廟致太平於期月之間禮樂以之而
興隆陰陽由之而順序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故昭
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重事行御史中
丞不忽木明允篤誠温文廉讓研精聖道得先儒

淵祕之傳藻勵忠規承
世皇簡注之渥荐膺器使徧歷清華殫物洽聞而
守以正經德迪慮而不近名屬熙朝更化之初開
明堂垂拱而治升居台鉉俾罄訏謨一澄苛弊之
源大洗姦諛之迹事至立斷言爲天下之公知無
不爲才實王者之佐攬群材而並進理萬變而不
疑弘沃聖衷誕孚宸告翊 先帝履尊之際輟元臣
分陝之行再入秉鈞遄聞辭疾弥綸軍國閔勞機
務之煩提挈憲綱坐見朝廷之肅儀號隆福之僊
馭旋驚梁壞而山摧寧不百年遂亡一鑑備觀規

摹之盛可謂社稷之臣肆予撫軍言還懷茲懿德當宁而嘆恨不同時圖高寫於雲臺丹青罔旣詠裴度於丘禱柱石徒衰是用寵以帝傅之崇賜以周公之褒庸起具臣之勸允爲儒者之光緊爾英靈歆茲明命可特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

思州田晃忽而不花封二代制　馬祖常

國家外建藩屏以靖遠人責其宣布懷柔之惠能使恩威並流而一方清謐者稽于國典可不賞勞乎具官某父某官某向膺朝寵勤庸服官戮力小

心不聞有過乃教忠於嗣息得襲慶於世家茲朕
所不忘者也故命追褒異數階秩一品有靈在幽
尚迪爾後
比屬有司考禮于卹典矣而婦人之貴嘗視其夫
子焉況有鵲巢汝墳之懿能行於其閨門衽席之
間者乎具官某母某氏女儀柔婉來嬪辨族相其
宗事珩璜有節又能篤生令子服予疆場撫綏之
勞湯沐衍封胙以列國其尚歆承休寵利爾後昆
以延饋祀之無已哉
朕以孝治天下凡人臣之親悉命因其班列之次

功庸之等以爲寵數之異焉具官祖父某官某昔
備官使輯綏邊氓頗著惠懷有譽南服夫天之施
仁於物無間朕敢不法天巳哉宥密之司階品爲
貴啓爾後人保茲終吉

先王制禮婦人之義飲食衣服祭祀而巳非有與
於外事也然或婦道毋德可以表率宗族而成其
夫子者顧宜有以顯賁之也具官祖母某氏早躬
組紃克遵女戒作配令族柔閑有儀惟時聞孫扞
我邊圉膺被爵禄光寵于時而爾可不蹠封鄉國
以廣彤管之訓乎賛書在門其告泉壤

太史令王恂贈諡制　　王士熙

洪惟世祖致治三代之隆總攬群英得人一時
之盛碩儒既徃卹制宜加故嘉議大夫太史令王
恂雅德端方醇資淵懿學邃天人之祕運親神聖
之逢嘉謀嘉猷有則入告于后先知先覺又將下
被于民參儲闈調護之勤聞政府機密之奏望重
漢廷之園綺職專堯典之羲和改曆授時日月星
辰之順軌崇術造士詩書禮樂以移風太平立邦
家之基正節折姦邪之氣朕承景命爾不同朝比
覿嗣子之陳冞切思賢之感章披雲漢識

裕皇舊學之初誓指山河啓昭代新封于後華濟
公衮謚易佳名於戲元氣所憑不存亡于生死九
原可作尚哀榮于始終罔昧其承以昌厥續可贈
推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定
國公謚文肅

御史觀音寶贈謚制　李端

見危授命乃臣子之至忠崇德報功寔國家之令
典表茲奇節沛以新恩故監察御史觀音寶以才
大夫爲眞御史蚤給事于宿衛每供職于諫言彈
輸向日之誠益厲飛霜之烈實封奏疏欲竭力以

回天寄遁姦人竟交譏而蠹國互激雷霆之怒誤罹斧鉞之誅凜雖死以猶生諒無善之不報於戲紫垣垂象正執法於星辰青簡流芳求争光於日月尚期貞魄服我寵章可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漁陽郡公謚貞愍

丞相伯顏祖考封謚制　　宋本

元宰立功懋賛千年之運大廷敷號紹開奕世之封滮流窮源積善必慶故中書右丞相伯顏祖考故千夫長阿剌沉毅而彊力忠勤而小心從役忽禪奮蛇矛而深入亳征蜀道褁馬革以長終賢勞

夙著於生平陰騭益隆於身後天開神聖闢中土而大同地隅江淮獨東南之未下廼生孫子一我寰區肆加命數之隆用極褒崇之典位既登於師傅秩並進於階勳胙土分茅易名節惠于以舉公朝之憲度于以嚴私室之烝嘗於戲王父抱孫事業誕敷於閥閱天子建德恩光永賁於幽潛尚其有靈服之無斁可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謚武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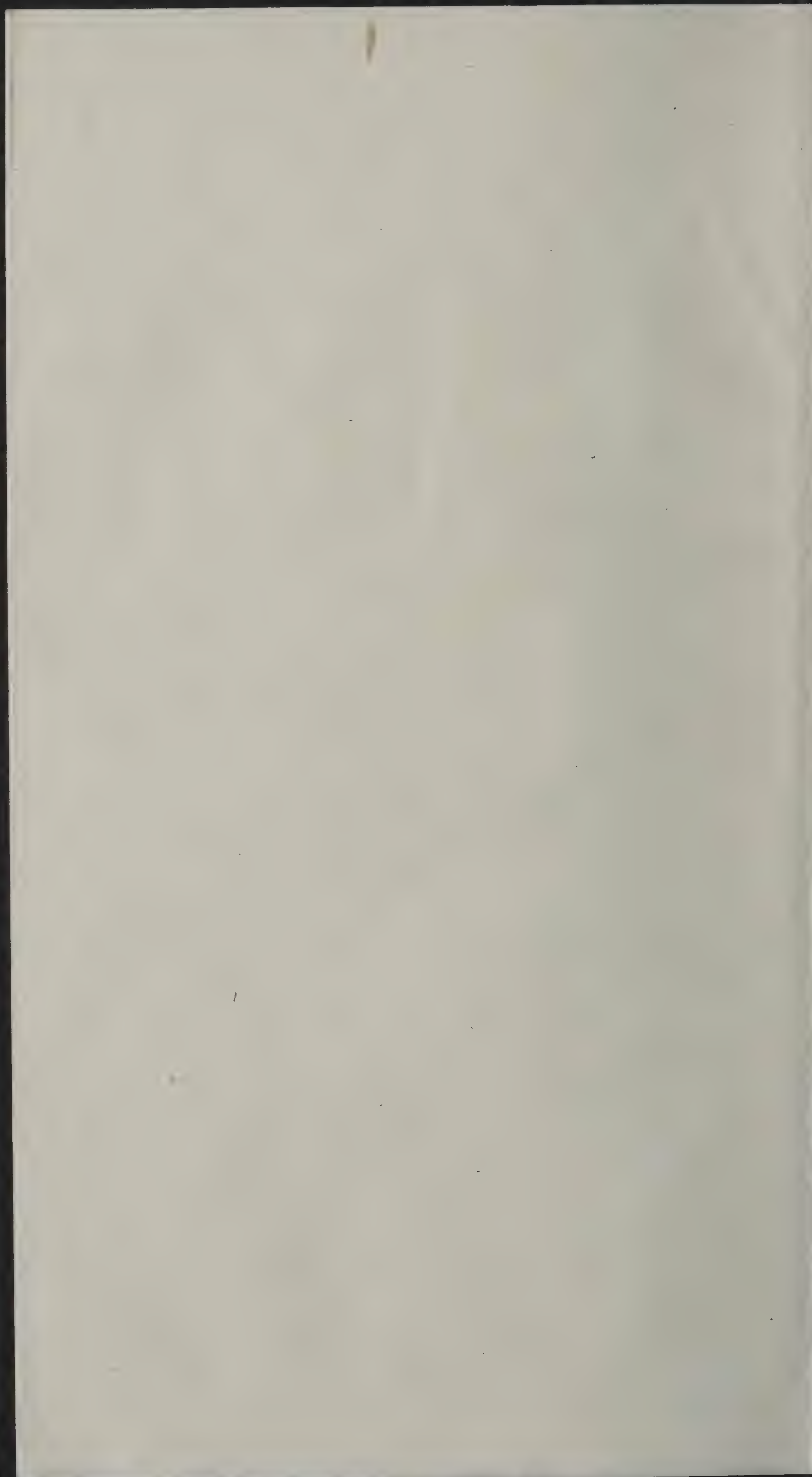
御史大夫相嘉碩利封謚制　謝端

列爵之等以馭貴執加於諸侯王元勳之冑而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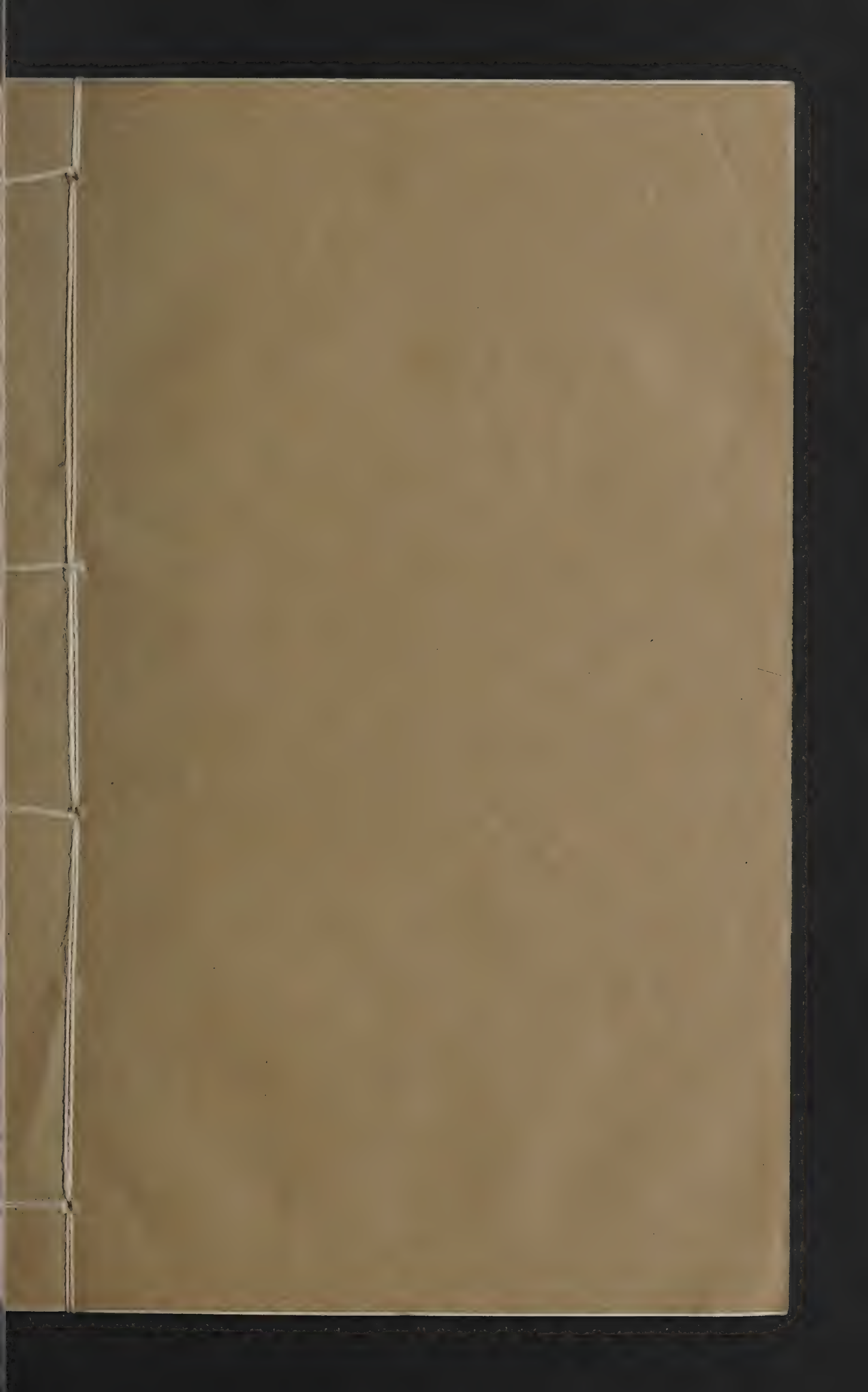
賢宜膺於三錫命云胡殄瘁之蚤重予盡傷之懷
故榮禄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相嘉
碩利鍾純美之資負經濟之畧粤若迺祖相我
世皇始成混一之功未受顧託之命襲其善慶惟
時聞孫不階父師之訓而忠孝夙成篤於君臣之
誼而夷險一致居給舍則伏蒲而抗論司宥密則
彊本以折衝河汴交流分廟堂之重寄東南都會
長端憲之崇班皆能綏輯士民肅清綱紀甘棠之
愛遺澤猶新喬木之家清風未慙夫旣世濟厥美
而不天假之年繄淮陽之故圻爾先世之胙土迺

啓封而陞秩仍節行而易名具之賛書賁于幽壤於戲霖雨舟楫之用雖不究於當時河山帶礪之盟尚益昌於爾後英爽来遠服茲寵靈可

國朝文類卷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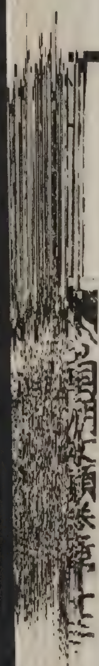






國朝文類

四





國朝文類卷第十三

奏議

時務五事 至元三年 許衡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 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 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 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 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

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翹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廼爲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一

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産鄭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

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它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憂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

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審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

十八年

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符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禿髮烏姑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漢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

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爲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 祖宗失其機於前 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内撫瘡痍雖曰

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 聖謨神筭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之富實與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 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

而以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

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睹日月也獨術者爲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爲耶舌人謂爲山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遠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遠

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
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
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
監司糾察汚濫内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
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
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
所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
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
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足要須深探古人所以
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衍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

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爲君難三　踐言　防欺　任賢　去邪　得民心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愼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爲

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説所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　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欵陳于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温公問盡心行巳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栝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

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
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
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
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
日有萬機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
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
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
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
徒汨没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
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

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

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
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
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
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
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
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
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
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
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

嚴峭直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
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
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因問畢果
付吏責狀因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
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捽吏於庭
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
爲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
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
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
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

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

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逕以蠱
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
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
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
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
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
知之召之命之况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
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
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

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言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婞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誘近習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諂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大康才畋于洛萬姓讎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景從

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啓受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大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

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旣而實不能副遂然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怨於心邪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柰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

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
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
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
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
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内
殷富黎庶樂業移告訐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
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哉未見其比也秦
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户不過
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

務其憂也不以已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已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

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
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
矣象已著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
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
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
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
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
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四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

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賛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熈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賛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温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曾中

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泛焉莫以爲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彊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取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縱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爲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不

能也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
皆知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
民勿使擾害盡敺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種樹
懇諭而督行之六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
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
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
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
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
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二者它皆
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

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愼微五

定民志　崇退讓
愼嗜慾　去信

定民志　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爲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

崇退讓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

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愼喜怒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

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爲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爲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失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不信

班師議　　　　郝經

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遠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

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
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
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
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
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
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
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
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
較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
龍德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

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大王殿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纔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子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

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
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
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
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
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遍告諸
師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
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濵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
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度淮又豈宜
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
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乗虛取鄂分兵

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如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如不退當速進而不進　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闕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船大艦比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于江黄津渡

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灤
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闖臨安
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
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别中挾巨
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空城
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
健檣突過潯黄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
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
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下欲攻城
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

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趣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秪一士人賈制置汝千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翕然一仁上通于天乆有歸志不能遂行爾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内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

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藩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軍排槎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秪有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願殿下以

祖宗爲念以社稷爲念以天下生靈爲念奮發乾剛不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馹直造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皇帝靈轝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

亢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國朝文類卷第十三

國朝文類卷第十四

奏議

立政議 中統元年八月上　郝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

責以爲己所當爲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脩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爲之倡率其群而脩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飫爲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茍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

涎放飯流歠始則愕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
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矣至於神器
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群起而爭其
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
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
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修完則小康大
爲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爲之修而
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
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
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

之士者至其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其君而作
配天立極繼統作帝懸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
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
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
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
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
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
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
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
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

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皆爲草木禽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爲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彝倫毒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蔽甘爲慵懦者可爲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

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盖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為既幷西域滅金源蹂荊襄國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耻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

社稷之靈　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
嶽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
天下莫不慴伏當
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爲相定稅賦立造
作推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别軍民設科舉
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
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爲
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旣而牽連黨與倚疊締
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
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顒顒莫不引領望

明君之出　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爲致治之
主不世出也旣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
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
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
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爲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
之幾又失也今
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
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
沒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爲振濯與
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

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
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天下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
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
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
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
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
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
修元經即與爲正統是可以爲監也金源氏起東
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緑取黃龍便建位號一
用遼宋制度收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

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内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脩明風俗完厚眞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

恭惟

皇帝陛下睿禀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

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剛應天革命進退黜陟
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
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
飾以文附會漢法歛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
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
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
佽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
據有爲之位秉有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
代英主比隆　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
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

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

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　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幾挈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群言兼聽俯納貴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姦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根

三本書 至元五年十月上　陳祐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
非不知獲罪于時也顧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謂穆哥大王也）技臣於畎畝之中進臣於 陛下陛下任臣以
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之榮臣叨居 陛下之官食
陛下之祿將踰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
國計効死以報 陛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 陛下
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有補於時貫以不死俾開
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
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 陛下賜以燕閒之暇

褻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於
聖鑑矣惟　陛下仁聖義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
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
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
聖朝之興也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
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　聖朝實
生　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美
蕪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典章民物燦
然可覿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悉

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或謂天命　陛下啓太平之運者有四民望　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列而言之　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　陛下揚萬里之威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　陛下即位之後內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　陛下削藩鎮有釁之權新唐虞無爲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壽

之域也臣故曰天命　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

父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爲天
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二故授
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屛之國授諸侯之兵
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寔 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
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
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
賴 陛下斷自 聖衷筭無遺策故摠攬權綱則藩鎭
之禍銷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 陛下守
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
律令者 太祖之法令也 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

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
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
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
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
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
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
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
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　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
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
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

事出撫戎政絶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 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乎願 陛下熟計而為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三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 陛下勵精為治頃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衆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叙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脩軍政

嚴武備闢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
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
退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
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
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
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
鎮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
長世之大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作新太平之化
非中書不可也且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 陛下
之手 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

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　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

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慾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叶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廼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天顔東南一隅未霑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尅

日而待不足為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
政未通群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
摧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為賢
以盡節為愚以告訐為忠以直言為諱是皆姦人
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
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臯
為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
之功而後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為陛下惜
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威柄者御史自當
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

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者驟與攻訐之風於朝廷
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
之口也惟 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
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
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
爲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
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爲今
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
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
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顧惟 陛下求之與否

竊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爲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

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
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
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間哉夫士之處
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
之其致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得
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
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升歷顯
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
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
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

詔書布告天下限以其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廕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勲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 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 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

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之餘敝唯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爲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

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户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寔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魏徵之倫耻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

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于上者也在脩人事以應之故祁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盖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冬之裘且加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氷拆地之冬將見嚴酷癘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荅天地之正筭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

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於　陛下文明之時

誠得其宜矣此是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　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興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戇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畀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家事體所繫

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己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為謀不淺實賴

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孑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湔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童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

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
榷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諠譁
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橫之尤者訪其
根因來歷往往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罷廢中僥倖
崛起卒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
者爲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
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早職食
祿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
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
非有才望厭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用始憑商販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輿贓輦賄輸送其門所獻不充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榷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爲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取受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九定金二十五定銀一百六十八定茶引一萬

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一十三疋玉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件今皆不録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旣懷無饜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見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旣往之眞蹤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

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
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
無能效所損或輕令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
美錦校量工拙脫致隳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
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
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二三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
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楚人之咻終恐事效
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
爲群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多矣如樂毅之於
燕屈平之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之爲吳臣漢

蕭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斂容而長嘆者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玉昔帖木兒大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沮撓仍須三相博採衆議於內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

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掊克者在位倚以爲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群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既和天地之和斯應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歛之人專爲刻剥之計民力既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歳荒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亦豈輕哉愚嘗推校古今事理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

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為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蠹國害民莫斯為甚也夫財

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
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盧世榮欲以一歲之
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巳之榮廣邀
增羡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
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有遠
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
財之道旣巳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
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
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
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巳不相副者昭舉

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
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定不取
於民而能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
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
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
又難爲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
除去木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
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
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
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爲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

令致有横侈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合馬喪家之禍君父臣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況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

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

庶免知而不言之責既已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

玆待罪而已

國朝文類卷第十四

國朝文類卷第十五

奏議

諫幸五臺疏 元貞二年五月上　李元禮

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監察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剏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貴則民將有不聊生

者矣又聞　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何則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其不可一也　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無及其不可二也　陛下即位以來遵守　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上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用之其不可三也夫財不天來皆出於民今朝廷貴用百倍昔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其不可四也佛者本

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爲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
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爲怒今
太后爲國家爲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受而先勞
聖體　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其不可
五也伏願中路迴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順
神上以循　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
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待祈
福而福自至矣臣元禮謬當言路不避僭越而惓
惓不已者誠以臣子愛君之心切冀其一悟聖聰
與其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天下幸甚

建白一十五事　馬祖常

竊惟古者建立言事之官非徒摘拾百官短長照刷諸司文案蓋亦拾遺補闕振舉綱維上有關於社稷下有係乎民人禮文風俗治體所存名爵謚贈政理斯在教化有方則善惡自別設施有法則緩急自明重穀則農自勤定制則官自守脩武則先卹兵嚴試則可勸吏事欲究其本末言似涉於繁蕪統論難悉條析易陳所有建白一十五件逐一開具如左伏請聞奏施行

一夫惟天子者上承天地下紹祖宗社稷是寄

黎庶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極其精
美保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嚬
一笑若調攝玉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
感應欽覩
皇上仁心如堯儉德如禹伏願重以承天地
祖宗之鴻業於進御之間當以玉食宜乎檠衛者
爲先至於酒醴固是穀麥所釀然更乞於進御
之際命近侍臣隣思一獻百拜之義則天下生
靈不勝幸甚
一郊祀者國之大禮在古所隆欽惟聖上仁慈

孝敬虔越百王伏願今後郊祀之日大駕親有
事於南郊親裸于太室則天地荅貺神明降禧
薄海內外咸仰聖德太平之福群生幸甚
一大內正衙古之帝王朝百官之地今大明殿
是也觀闕盤鬱城雉繚環 祖宗之所御黎庶之
所瞻今 聖主謙德彌恭尚居東宮之舊竊慮民
物觀聽有所未喻伏願賜御大明正衙鎮服華
夏統體天地何以言之譬日月星辰順居次舍
則萬物被光群生仰明
一百官朝見奏事古有朝儀今國家有天下百

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于前代況欽遇　聖上
文明之主如科舉取士吏員降等之類屢復古
制惟朝儀之典不講而行使後世無所鑒觀則
於國家太平禮樂之盛實爲闕遺且夫群臣奏
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縉紳珮玉儼然左
右則雖有懷姦利乞官賞者亦不敢公出諸口
如蒙聞奏命中書省會集文翰衙門官員究講
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則治道昭
明生民之福也

一古之爲治蓋有禮樂非徒事刑法之末也夫

有道之世措置施設悉存禮樂之義欽惟
聖上君德昭然孝慈純備嚮居潛邸招致天下
儒學之臣延納海内知名之士禮樂文物洽乎
聖性故踐位以來進儒術而抑吏道却珍禽而
絶游畋清心寡欲民物豐阜其用儒之效固已
驗矣獨未聞今皇儲左右天下儒學之臣有幾
海内知名之士有幾也伏願憲臺聞奏乞賜依
準治古之法命朝臣集議典制請行皇太子視
學齒胄之禮明示天下教化之本雖道德之躬
仁孝溫文固已篤至然聞見習熟又在薰陶此

實係國家萬世之福畢職先上疏特請選擇師
傅左右之人至今未蒙施行然區區之情實念
及此不勝切至之甚
一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三府掾史雖職掌文
書亦日佐大臣决理政務伏請聞奏設立律學
筭學博士命隨朝二品三品正流衙門吏人欲
求轉補三府掾史者就其所業於律學筭學博
士之前應試依科舉差監察御史監試吏禮部
官知舉每一周歲試舉一次則三府有得人之
實下無躁進營求之私試中之人不必限以出

身之高下不中者發下本役考滿不得過從七品仍預照會施行則立賢無方公道不偏

一諸道宣慰司除吐蕃南詔兩廣福建外如淮東浙東荊南山東四道並爲無用徒月費俸廩坐養官吏而已如依準前代制就令一道重鎮路分總管達魯花赤帶受本道宣慰使等職名鈐轄數路上不煩朝廷虛設職官人吏下不使數路官府牽制煩複無益於事

一諸翼軍官自萬户下至百户子弟承襲父兄之職者合參酌古今之宜設立武舉並須習學

兵法武藝如蒙古色目人只試以武藝如願試
兵法中者陞階漢人兼試兵法武藝中式者方
許承襲如布衣之士願試及中者於各翼或不
敘或戶絕等歇空相應名闕內擢用如此庶使武
備不弛軍政稍嚴保大定功之事爲體不輕必
若今日難於更張則四方宣力老將既已病死
承襲驕脆子弟但知酒色裘馬爲華好一旦直
欲冒矢石執干戈以犯勍敵不惟本人自取肝
腦塗地從軍將吏死復何辜卑職歷觀前古之
迹其禍患弊病未有不生於太平之世竊慮

及此伏乞施行

一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之流人臣名爵無極此位比者　聖上踐祚之初沙汰冗濫尤慎此官近歳屢有雜人等如沈宗攝汪元昌輩亦受司空司徒切慮天下後世傳爲口實非便

一親民之官守令爲急然守令者緣係朝廷遷除之人才或不良心亦知懼而行省所差府州司縣提控案牘都吏目典史之徒往往恃其名役之細微縱其姦猾舞文弄法操制官長傾詐庶民盖此徒出自貼書小吏數十年閒轉充是

役卑職頊居田畝嘗聞此等言曰我等身無品級子無廕叙原此初心謂之無賴而令竊弄府州司縣之權剥刻單弱以肥其孥良可憫嘆如蒙聞奏命中書省除各路存留官經歷知事照磨外其餘革去請參酌古制令各州判官僉書州事各縣主簿勾稽本縣文簿實為官制不紊體統稍均人既有名事自不苟為係於民不細

伏乞施行

一命將守邊國之司命然御將之方當盡其道毫銖一失利害懸絕要先知其艱難勞苦之情

平居使之順其逸樂略其深文密法而不責其小廉曲謹然後效死也易是爲御將之道夫將不可不擇也擇而用之勿疑不疑則專專則重重則可倚倚之而不效則名而殺之無輕名之理今近歲連名北邊大將似涉輕易古語云臨敵易將非策也竊慮及此伏乞聞奏施行

一漢軍征戍嶺海之南歲病而死者十率七八其所屬軍官利在危殆之際必用資財擬指軍人北方本家所有孳畜田産厚息借貸準折還納終致破産不敢有詞夫以世襲軍官蠹食部

下行伍深可哀痛今後如蒙將在嶺海及漳汀等數處征戍軍人果有病患除官爲看醫外其貧苦闕用之人比及取發封裝以来宜令本處有司約量借放封裝到日撥除還官並不收息或應借貸而不借貸不應借貸而借貸者從本道廉訪司體察究治如此庶不致中原軍户日廢軍官日富

一侍衛親軍根本所係宜令各衛指揮使立時教閲練習武藝膂力訓養精鋭則萬一應卒得用仍除鎮衛守把外不令與官員作工蓋造役

使勞苦幸甚
一太常定謚古今美制欲使姦人知懼於死後善人有勸於生前近歲謚號之稱不公殊甚如今後太常定謚不公宜令監察御史糾彈庶使輿情稍伸國典不曠
一農穀天下之本也四民則以農爲次百貨則以穀爲首操布帛之重輕關生民之休戚者穀爲急焉而近年工商滛侈游手衆多驅壠畝之業就市井之末蓋爲政者失勸農之道焉今後乞將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專管諸軍奥魯總

管知府知州縣尹專勸農事事既歸一功仍可
就更講究重穀勸農之方畫一開坐行下有司
遵守如民有馬牛驢畜遊相食踐田苗并彼此
爭告田土疆界不實等罪名及民間婚姻債負
拖欠金銀資財許得以穀贖罪準折輕賫之類
果有力田之人縣州勸農官等就於見在錢糧
内撥賞束帛豚酒然後開申不實者許廉訪司
體察如此旌異慰勞行之數年必有成效

建言五事　　許約

伏覩　世祖皇帝登極詔書有曰天下大業非一

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切惟官有未備政有未舉正賴後聖補之方今天下官職咸備治具畢張其所以輔成先朝之弘規者多矣然於天朝盛典顧尚有未暇舉行者約以不才猥當言路切有管見五事伏冀采擇一曰開經筵所以資聖學也二曰立諫官所以隆大業也三曰祀勳臣所以勸有功也四曰定配享所以明道統也五曰廣薦舉所以求遺逸也縷陳如左合行具呈御史臺聞奏施行

一曰開經筵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養君德所謂經筵侍講與今翰林侍講侍讀名同

而實與自漢唐以來人君聽講經史者多矣至
唐穆宗始名韋處厚路隋爲侍讀命講詩
書至宋司馬光程頤嘗充是選此即經筵侍講
崇政殿說書也
世祖皇帝嘗令左丞許衡具六經中有益於政
事者進講　裕皇在東宮時亦嘗令賓客宋衜
日講尚書今　聖上崇尚儒雅厲精求治凡可
以與太平者莫不舉行唯經筵之制未能復古
縱有爲之建明者而有司行移翰林令侍講侍
讀就充是職殊不知其職所掌實不同也今莫

君於在廷諸臣中擇其學問正大義理精明者二負俾爲經筵講讀官於經史中擇有補於世道時政者進講不必屑屑於章句但舉其大義質諸政事明天地性命之理古今治亂之原君子小人之辨學術邪正之分又選近臣二負領其事伺聖上淸燕爲之引進導達或半月一講或一月一講仍預令翰林編集世祖嘉言聖德與凡政事之弛張賢哲之謀謨人材之進退財用之出納及命將出師混一區宇遠謀宏略類爲一書如貞觀政要每遇經筵必先令講

讀一二條次及經史其於治道實非小補

二曰立諫官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爭臣五人大夫有爭臣三人其職即漢之諫議大夫與近世左右司諫正言也考之前代幷隸中書省古之賢君不惟善納諫又屢賞諫臣導之使諫是以能成至治傳有之賞諫臣者國必興今百司庶府已備獨諫官猶未設誠爲曠典伏望於廷臣中選其色温氣和進止從容明先王之道合乎當今之宜不激切以沽名不矯亢以立異者二負俾爲諫議大夫使之開陳治道啓

沃聖心此誠當今要務也孟子云責難於君謂之恭況吾 皇聰明仁聖不以爲難必能賞諫臣以來天下之善言矣

三曰祀勲臣大禘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禘于太祖則知當時功臣與祭故末章明言伊尹也盤庚告羣臣曰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知功臣配享實始於殷孔安國曰古者録功臣配食于廟祭于大烝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於三時爲大也孔頴達曰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其所事之君

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此功臣配享之見於經者也故唐以房玄齡高士廉屈突通配食太宗以馬周張行成李勣配食高宗宋以趙普曹彬配食太祖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食太宗其餘各以功臣配此功臣配享之見於史者也欽惟我朝自

太祖皇帝肇起朔方奄有區宇開國元勳皆蒙古大臣表表見於世者甚多今國家除薦新外十月上旬大祭誠合古者冬祭大烝之禮宜以功臣配享不惟不忘舊勳實有以勉厲羣臣雖

古人泰山若礪黃河如帶之意何以過此望令
近臣講究　太祖以來蒙古大臣各配食於所
事　列帝之庭是誠一代之盛典傳諸無窮矣
四曰定配享自唐祀夫子配以顏子至宋陞孟
子與顏子並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
洛之學興性理之說明始以顏曾思孟並列于
夫子之左蓋得夫子之傳者顏曾子思也得曾
思之傳者孟子也道統之傳於是得其序矣故
江南諸路廟學皆以四子並配以子張居七十
二子之首自兩廡升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雖

云亡宋之制然綱常名教所係此當因而不當
革者也今京師廟學與河北諸路府學並循亡
金之舊左顏右孟與夫子並居南面奚有是理
哉孟子學於子思子思學於曾子是知孟子乃
曾子門人之弟子曾子乃孟子師之師也今屈
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思於廊廡之末師之師
不過一籩一豆門人弟子牲牢幣帛一與先聖
等又豈有是理哉況今天下一家同軌同文豈
容南北之理各異也或謂學校所以明人倫然
路點皆父也回參皆子也子先父食於理安乎

竊以爲不然盖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爲庶僚子爲宰職各以其德與勳也如遇朝會殿庭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超之子上哉殊不知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人倫也如今序傳道之配使顔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虛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方自兩廡升子張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不惟先儒師弟之禮不廢使南北無二制天下無異禮亦可以見我朝明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無窮矣

五曰舉遺逸天生一世之才足以供一世之用顧其用之者何如爾科舉之法實始於隋唐後世因之而科舉益盛然科舉與辟舉之法並行故唐之人才爲盛然房杜裴郭諸公未必盡出於科目也宋起孫明復於泰山而處之胄監拔蘇洵於眉山而進之容臺擢程顥於西洛而寘之講筵所以尊尚有德自足以聳動天下而人才之盛職此之由今罷薦舉獨行科舉之法命有司以防姦欺設邏卒以檢懷挾功名之士不拘小節固不以爲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

就大抵科目固足以得士亦豈能盡得天下之賢中人已下之資可以利誘若學際天人道全體用者安肯決榮辱於三場競是非於寸晷哉當於科目之外別立薦舉之法若學行兼備肥遯林泉不求聞達不屑科目者聽所在保舉待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獎拔恬退而野無遺賢之美溢於唐虞矣

太廟室次議　劉致

竊以禮莫大於宗廟蓋宗廟者天下國家之本禮樂刑政之所出也唐虞三代漢晉唐宋靡不由之洪惟

聖元龍興朔陲　聖聖相承積德累功百有餘年
大經大法固已追遠唐虞三代而宗廟未有一定
之制方　聖天子繼統之初衆正登庸之日定一
代不刋之典而爲萬世法程正在今日適茲新廟
告成奉遷伊邇其合於禮而宜於今者固當議而
行之也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孫毓曰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賈公
彦曰后稷居中昭處於東穆處於西古者父子不
並坐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親踈之序而使不亂
也兄弟共爲一世昭皆爲昭穆皆爲穆七世而止

唐增爲九世十一室趙宋因之爲十二室世有定數而室無定數其室次以西爲上太祖居西夾之東爲第一室以下各序昭穆次第而東 聖朝取唐宋之制定爲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爲六世

太祖居中爲第一室爲一世

睿宗居西爲第二室爲一世

世祖又西爲第三室爲一世

裕宗又西爲第四室爲一世

順宗居太祖之東爲第五世

成宗又東爲第六室兄弟二室爲一世

武宗又東爲第七室

仁宗又東爲第八室以無餘室結綵殿於東壁近南兄弟二室爲一世故八室止爲六世其制頗與賈公彥后稷居中之制相近而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爲夾室安奉

太祖皇帝爲萬世不遷之祖所存十室

太祖旣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賈公彥昭穆次序而列之也父爲昭子爲穆則

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爲昭之第一世

世祖居西爲穆之第一世
裕宗居東爲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爲一世則
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爲穆之第二世
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爲昭之第二世
英宗居西爲穆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爲上東以右爲上苟或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脗合事宜誠一代不刊之典可爲萬世法程也若以舊廟爲累朝定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　顯宗躋　順宗之上爲東之第一室居　裕宗之下則爲西之第五室　顯宗之室

定而　英宗之室始可議焉蓋　顯宗在東則
仁宗以下更無餘室　顯宗在西則　英宗當祔
仁宗之下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
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書曰逆祀及
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然僖公猶
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弟之上況未甞正位者乎
若以此言之則　成宗宜居上　順宗次之
顯宗又次之若以國家兄弟長次言之則　顯宗
固當居上　順宗次之　成宗又次之　英宗居
西祔　裕宗之下則兄躋弟上猶爲逆祀而孫居

父祖之上可乎國家雖曰以右爲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廟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蓋謂之所當然也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者乎且如今之朝賀或祭祀宰相獻官分班而立居西則尚左居東則尚右及行禮就位則西者復尚右東者復尚左矣公私大小燕會亦然但人不之察耳致職居博士宗廟禮文之事所宜建明然事大體重宜從使院詳酌行移集議取自

聖裁

眞定王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　元永貞

竊聞天子七廟萬世之通義三代以還莫違茲道原廟之制隆古未聞漢孝惠從叔孫通之請始詔有司立原廟遂有衣冠月出遊之名其後郡國所在因各立廟至元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罷之謹按尚書黷於祭祀時爲弗欽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伏覩聖朝建立七廟崇奉孝享可謂至矣而　睿宗皇帝神御別在眞定路玉華宮竊惟有功德於天下者莫如

太祖皇帝　世祖皇帝　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
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差官以
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今玉華宮原廟列在
郡國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臣僕之賤供奉
御容非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致隆太廟
玉華宮照依京師諸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時祭
供罷遣太常禮樂非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
之靈無褻黷之煩而禮官免失禮之責矣

國朝文類卷第十六

表

東昌路賀平宋表　徐世隆

聖人之兵仁而威無遠不服天下之勢離必合有險即平方期四海之會同豈許一江之限隔捷書屢至慶頌交馳欽惟
皇帝陛下至德體元中華開統美化既東西之被兼愛豈南北之分初遣文臣播告方國昭示包荒之量絕無陵弱之心弗圖島夷輙拘使節誘納我叛將盜攙我歷城雖就鯨鯢之誅尚遺蜂蠆之毒

蠢爾三苗之弗率命予群后之徂征一鼓而定荆襄再駕而降鄂岳蘄黃面縛江池心歸鐵甕之堅城已摧金陵之王氣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增兵錢塘十萬家坐見吳王之納土僞將悉朝於闕下幼君遐竄於海中方知恃險而亡應悔求和之晚茲雖天意實出聖籌歷觀往古混一之難未有今日飛渡之易臣某等叨居牧寄喜聽凱音矧曾充載筆之臣尤當述集勳之事駿奔効命正海內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　天子萬年之壽

車駕班師賀表

中統元年九月爲真定廉宣撫作　　李治

臣某等言伏爲逆黨悉平車駕廻鑾者黃鉞耀威
果凶徒之一掃翠華旋軫遂明詔之載頒率土皆
臣普天同慶伏以周之熙朝而造管叔武庚之役
漢之盛世而行淮南濟北之誅事豈樂爲兵非得
已屬者逆屬相煽狂童恣行潛包禍心構成內難
惟聖人必欲去害肆 天子所以有征爰興問罪之
師肅示安民之勇靈旗順指醜類畢殲衣暫試於
一戎月連飛於三捷春生秋殺玄化何私天動星
廻鴻鈞自斡宗祧鞏固永孚無疆之休日月貞明
足爲群目之用此蓋

皇帝陛下運膺千載道貫九皇雄斷電馳廟謨洞
徹既多筭以勝小筭況至仁而伐不仁是宜氛祲
廓清車書混一大統會歸於中統太平今睹於開
平凡在陶甄疇非鼓舞臣某等忝以守官於藩翰
不獲稱慶於闕庭想迎六尺之輿遥祝萬年之壽

賀平宋表　孟祺

臣伯顔等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必明主之歸
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
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欽惟
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

帶月支之國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
宋邦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
王師連兵負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
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
奏之言還輙姦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
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盜漣海二城之地我是以有
六載襄陽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既出
于自求怒致聞於斯赫臣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
從襄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屛一空於江
表烽煙直接於錢塘尚無度德量力之心乃有敎

使毁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謂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剌罕取道於獨松董文炳進師於海渚臣與阿朮阿荅海等泰司中閫直指僞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一破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極窮蹙迭出哀鳴始則爲稱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何益於實事率銳旅直抵其近郊召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之衛士倔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幡始竪其宋國主率諸大臣已於二月初六日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廩府

庫封籍待命外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茲惟曆筭卓冠前王視萬里爲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爲壽更陳虎拜之詞

進授時曆經曆議表　楊桓

協時正日國政之大端章往考來曆書之明驗一或失應衆所共瞻豈天運之靡常殆人爲之未密昔稱作者初匪一家其始也莫不精微未幾則旋聞踈闊蓋由年拘積筭日括周分不知闚測以考

眞率多傅會以求合必欲行於永久詎容失之毫
釐幸當累洽之辰共仰同文之治事加詳覈法貴
變通欽惟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陛下政順陰陽
德齊穹壤燭消息盈虛之理得裁成輔相之宜爰
命文臣若稽乾象晝則考求實晷夜則揆度中星
察氣朔之後先定躔離之朓朒精思密索討本窮
原革前人茍簡之規成盛代不刊之典其爲要旨
具載成書所有授時曆經三卷立成二卷轉神注
式一十三卷曆議三卷已繕寫成二十一冊隨表

上進干冒天威不勝惶懼震越之至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進實錄表　　王惲

典謨述堯舜之功令名顯著方冊布文武之政義
問宣昭粵自漢隋及夫唐宋咸有信史以貽後來
況大業豐功震今耀古惟深善述首議丕揚洪惟
世祖皇帝仁孝英明睿謀果斷爰從潛邸有志斯
民植根幹而佐理皇綱聘耆德而講明治道始平
大理再駕長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逭其龍飛灤
水鼎定上都革弊政以惟新擴同仁而一視規模

宏遠朝野清明內則肇建宗祧創設臺省修舉政
令登崇俊良外則整治師徒申嚴邊將布揚威德
柔服蠻羌加以聖無不通明靡不燭守之以勤儉
朴素養之以慈惠雍和收攬權綱綜覈名實賞罰
公而不濫號令出以惟行萬彙連茹群雄入彀削
平下土統正中邦慕義嚮風聲教實朔南之暨梯
山航海職貢無遐邇之殊方且開學校而勸農桑
考制度而興禮樂國號體乾坤之統書畫煥奎壁
之文釐所有而疇戰功不待計而救民之聽言擇
善明德緩刑歛福錫民遇災知懼得洪範惟皇之

理過周宣修政之勤以致時和歲豐民安吏職蓋
帝德克周於廣運故至公均被以無方可謂文致
太平武定亂略繼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
功開天立極者三十五年立經陳紀者二萬餘事
以謙讓弗遑於備紀故纂修未至於成書欽遇
皇帝陛下寅紹詒謀厲精圖治亟鑒觀於成憲思
遹駿於先聲深詔下臣俾爲實錄宅心宗祐凝孝
羹墻開館局而增置官僚敕群司而大紬圖籍編
摩既富搜訪加詳采摭於時政之編參取於起居
之注張皇初稾增未見於罕聞承奉綸音俾蠲繁

而就簡俯殫管見仰體宸衷盡略虛文一存實事
其饗會征伐文物典章粲焉列三代之英蔚爾開
萬世之業與夫才德孝廉之士忠良姦佞之臣版
圖生齒之繁財賦畜牧之盛謹依條據粗致無遺
今具所修成
世祖皇帝實錄二百一十卷事目五十四卷聖訓
六卷凡二百七十卷謹繕寫爲二百七十帙用黃
綾夾複封全隨表上進臣等忝備台司幸膺盛典
顧惟載筆才何有於三長勉進蕪辭慮庶幾於一
得冒瀆　聖聽不勝驚惶

進三朝實錄表 皇慶元年十月進　　程鉅夫

一人御極聿嚴金匱之藏　三后在天實監王堂之紀粵若稽古克底成書欽惟

皇帝陛下孝友慈仁溫文睿哲統之垂業之創念昔繼承功以著德以彰在茲纂錄首崇筆削之任式宏龜鑑之圖臣等職忝禁林才非良史繫年繫月豈足盡於先朝作典作謨庶有徵於今日臣等以所編成

順宗皇帝實錄一卷

成宗皇帝實錄五十六卷事目十卷制詔錄七卷

武宗皇帝實録五十卷事目七卷制詔録三卷總計一百三十四卷繕寫已畢謹具進呈

翰林國史院陞從一品謝表　程鉅夫

天開文運治載睹於熈朝地切詞林恩比崇於極品群情胥悅斯道增華欽惟
皇帝陛下德與日新聖由天縱禮儒臣而加異相古所無進院秩以示優自今伊始親授銀章之重益爲玉署之榮臣等學愧前修位隆往代典謨訓誥敢忘黼黻之勤元首股肱願效賡歌之盛

謝賜禮物表　吳澂

接地風雲際會親逢於明主麗天日月照臨遠及
於老臣賜之以府庫之財衣之以筐篚之幣承恩
過厚揆分何堪俯瀝愚衷仰塵睿聽伏念臣荆揚
賤士樵牧孤蹤幼誦孔氏之遺書無緣見道長值
朝家之興運有幸爲民愧碌碌之譾才乏卓卓之
奇節以言其文章則體格卑陋以言其學行則器
識凡庸自甘晦迹於深山豈覬發身於昭代大鈞
靡不覆燾小物亦預陶鎔惟
成宗法至元首賁丘園之隱歷
武宗逮延祐洊升館閣之華

先帝擢之禁林

今皇勵以經幄講讀古訓對揚耿光誤蒙　上聖之簡知得厠群賢而布列然犬馬餘齒已非少壯之年而螻蟻微誠莫展驅馳之志外之弗能効勤勞於郡縣内之弗能裨謀議於廟堂糜廩粟費俸錢素飡甚矣辱高位速官謗清論凛然因負采薪之憂遂辭視草之職雖心同葵藿常戀闕庭柰景迫桑榆宜歸田里未嘗毫釐有補於國況又耄耋無用於時淵度涵容寵錫優渥玆蓋欽遇

皇帝陛下乾坤博施海宇皆春忍令散材汨没於

泥塗欲俾寸草沾濡於雨露閔憐周恤固君父惻隱之仁悃款控陳乃臣子辭讓之禮倘冒昧而拜貺實踧踖以懷慙敢致懇祈乞垂矜允收此九重之大惠全其一介之小廉壹是歡榮等如祗受臣棲遲畎畝既難強筋力以輸忠教誨子孫誓當竭精神而報上所賜鈔定叚疋除已嚮闕謝恩外未敢欽受謹奉表辭謝以聞

進實録表 至治三年二月進　袁桷

十年御極聿修四繫之編億載揚休殊乏三長之筆祗成信史上徹　宸旒洪惟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仁靜根心温恭合德詩書造
士闡學制以設科法律爲師嚴官規而限禄諏經
作則稽古鑑今蓍龜定主鬯之公棫樸藹奉璋之
衆宜登琬琰永祕縑緗欽惟
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陛下慕切羮牆
令行金石率時昭考撫言行以無遺迪惟前人繼
聖明而有造臣等尊聞傳信竭思纂題閲歷歲年
已深懟於尸素經緯日月期不朽於汗青臣某等
所編成
仁宗皇帝實録六十卷事目一十七卷制詔録一

十三卷總計九十卷繕寫已畢用黃羅袱封全謹
具進呈

賀登極表　　　　　　虞集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歷之
歸欣戴云初謳歌爲盛欽以
世祖紹統乾之運
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
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粤在
大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
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

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我　祖宗之舊星辰河
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
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
而布政永賛成能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虞集

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
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
便蕃之賜獨興睿斷創始明時伏惟昔者明王不
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
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

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鑑觀爰咨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事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眞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踈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粗可達其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猶重昔人之嘆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數氊廣

厦既極詢諮於累歲蔑聞補報之微功敢謂能自
得師坐而進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專誦説之司雖
竊恩榮愈增憂責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
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卑服
猶虞水旱之爲灾群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
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
瑣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
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某必由於正路
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

稱萬壽

進實録表　至順元年五月進　　謝端

瑶圖啓運新元會之重熈金匱紬書述先朝之顯
烈素慚載筆今幸成編洪惟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德洽堪輿恩覃動植制禮作
樂粲乎宗廟之儀登明選公秩若朝廷之紀四年
無前之盛治兆民至今而永懐惟刪定之公乃可
稱於信史固纂修之久將有俟於明時欽惟
皇帝陛下適駿有聲粤若稽古謂文武之道必方
冊而後傳而堯舜之心在典謨而可舉彰繼述之

養志大揚厲之洪休蓋尊所聞莫匪爾極臣等事
徽四繫學愧三長煥乎文章無能名其爲大寫之
琬琰庶有補於將來臣等所編成
英宗皇帝實録四十卷事目八卷制誥録二卷總
計五十卷繕寫已畢謹具進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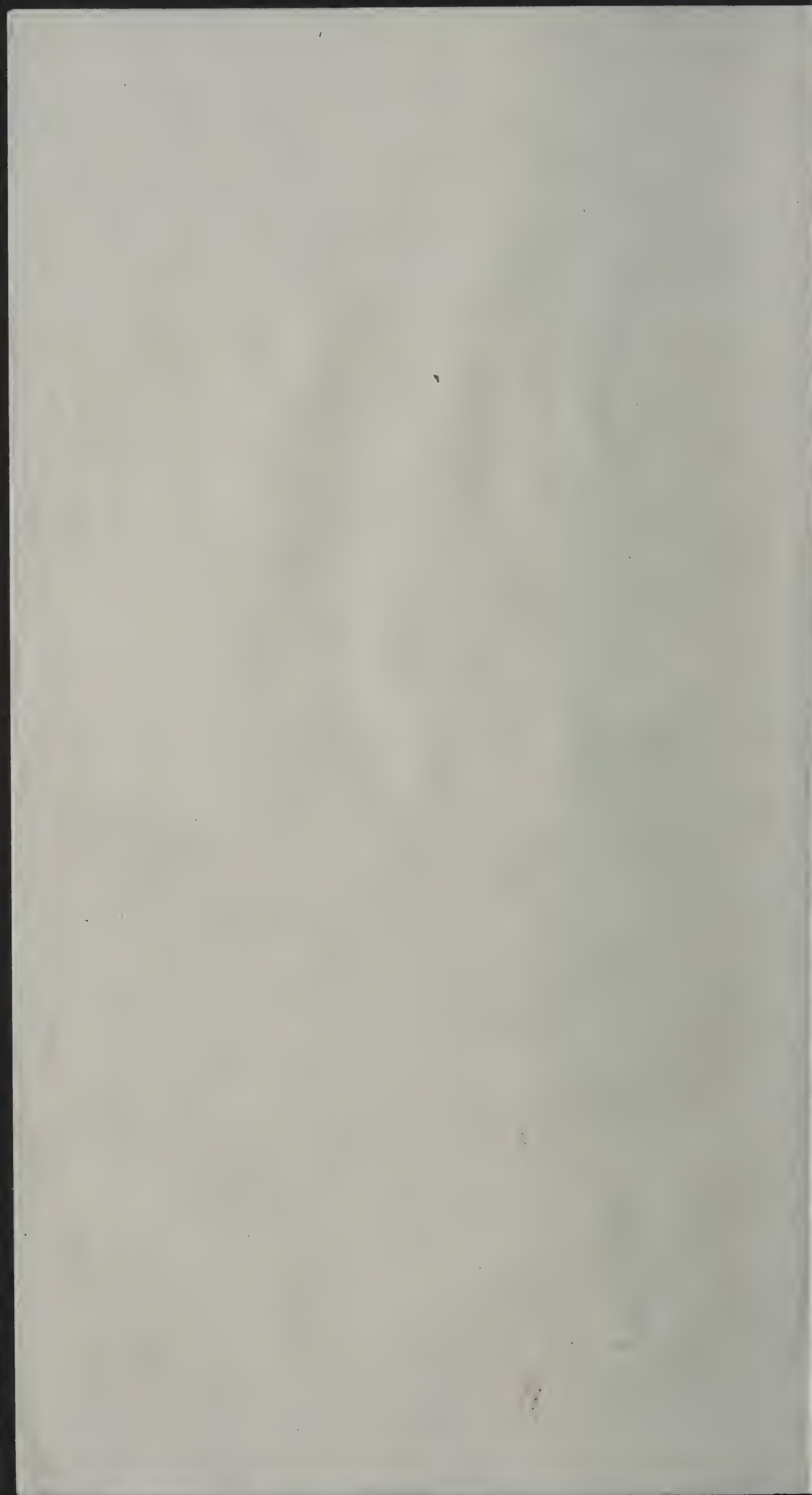
進經世大典表 至順三年三月進　歐陽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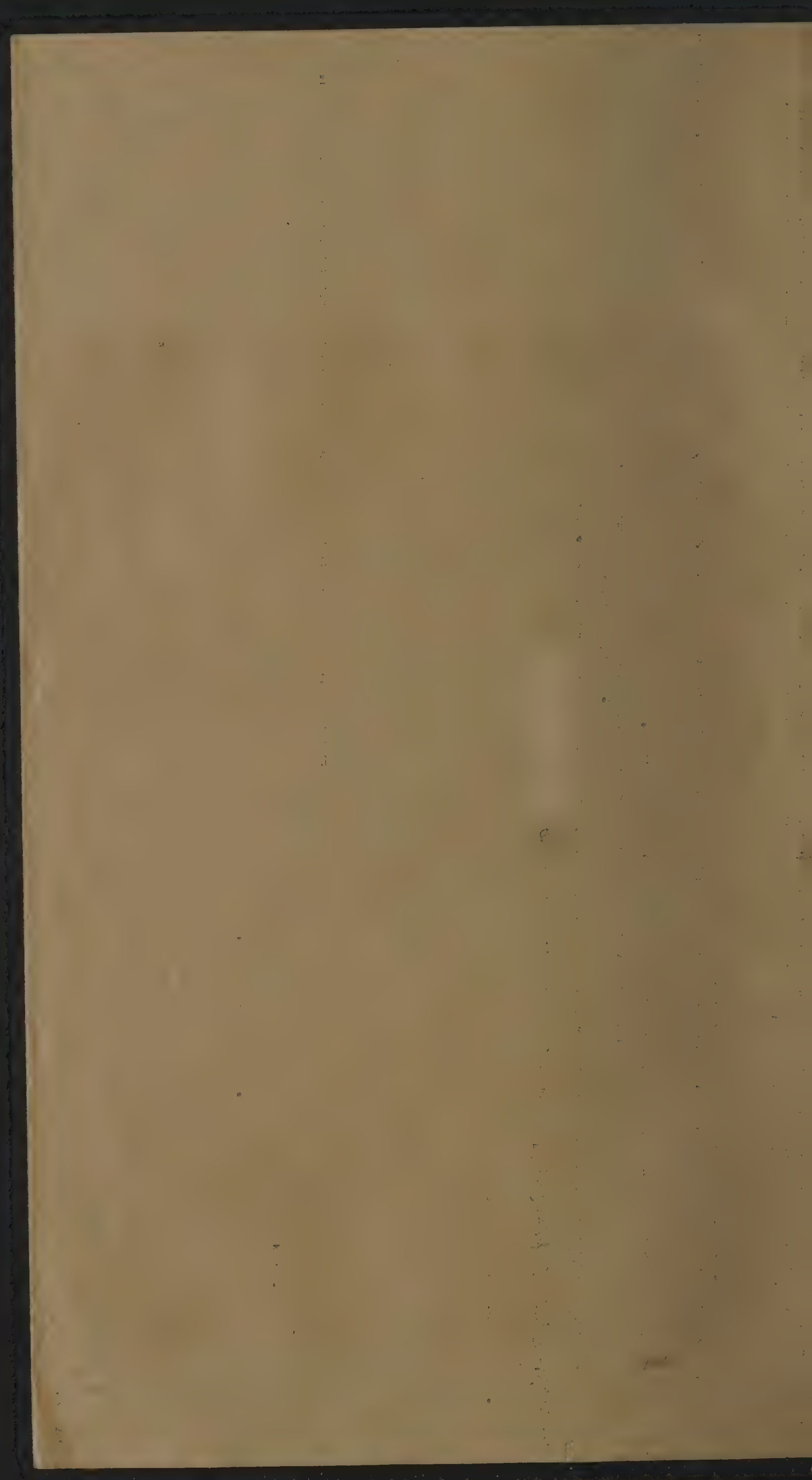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道雖形
於上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録之間足見彌綸
之具是以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于
以著當代之設施于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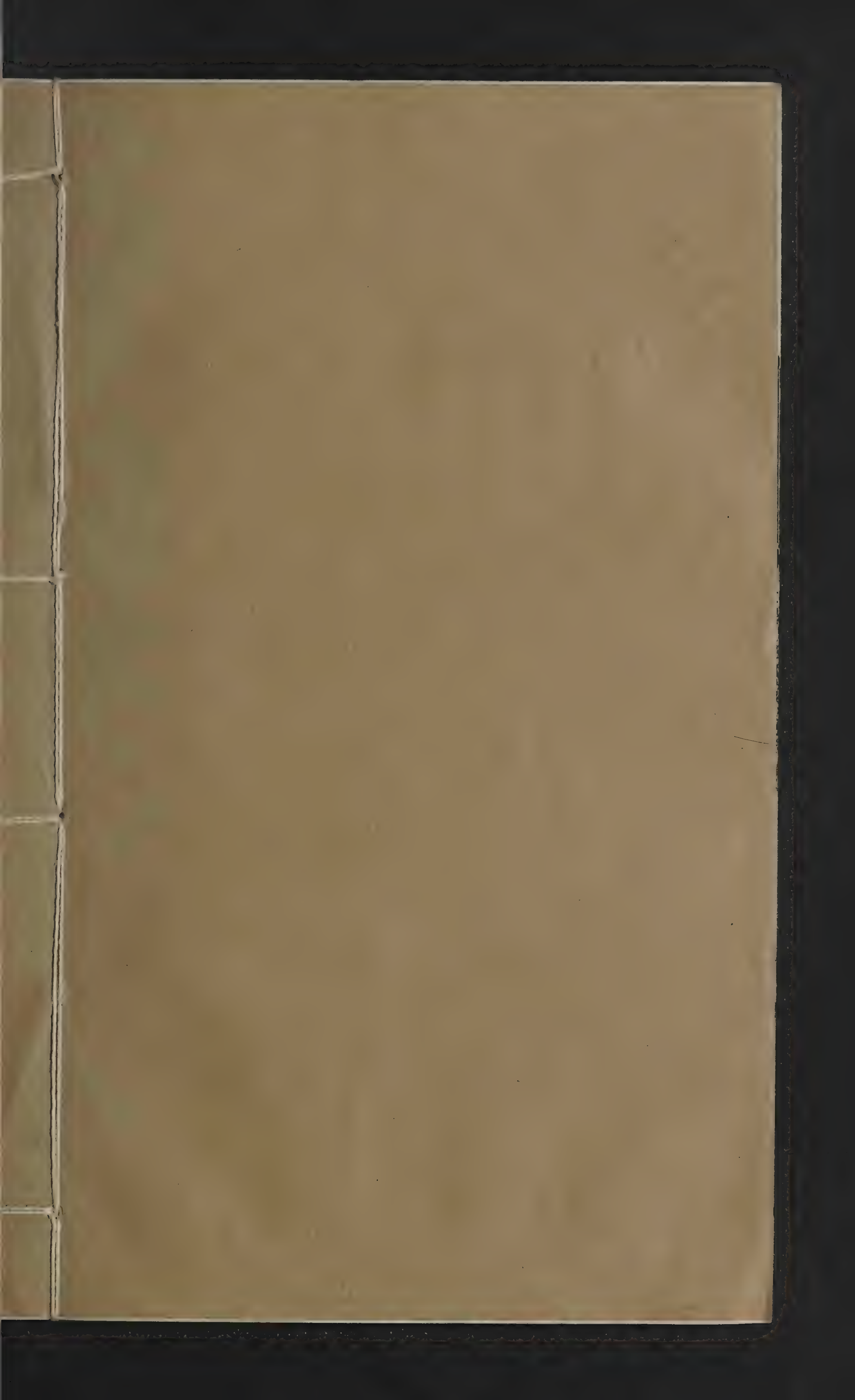
命龍朔纘休鴻基發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
禮作樂關雎之風化日興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
未歸於簡牘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群策
躬親萬幾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
經緯必有鋪張以揭皦日必有述作以藏名山爰
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徧勅官寺發掌故之藴章
倣周禮之六官作　皇朝之大典臣某叨承旨喻
俾綜纂修物有象而事有原質爲本而文爲輔百
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畧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

在鴻儒之纉作謹繕寫　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録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裝潢成秩隨表以聞伏取進止

國朝文類卷第十六







國朝文類

五

國朝文類卷第十七

表

賀正旦表

劉敏中



曆頒夏正大春秋一統之書禮謹漢儀受圖貢四方之賀歡均朝野慶洽天人中賀剛健體元寬仁育物董官常而敷聖訓炳如日月之臨恤民隱而降德音翕叶地天之泰至和斯應景福惟新臣等夙被寵榮忝司端揆無尺寸效仰裨財成輔相之功願億萬年永享伴奐優游之樂

賀冊后表

楊文郁

聖德日新端齊家以身之本坤元位正備臨軒發
冊之儀慶溢九重歡騰四表 中賀 受天成命遵
祖詒謀謂王教攸基莫若人倫之重然治道之至
庶資内治之勤貽法象於軒星崇聲明於椒掖以
贊嚴宸之孝理以協 太母之徽音臣等服在近
司顒觀盛際道符羲易占順承載物之亨願擬尭
封申富壽多男之祝

賀元旦表　　姚登孫

寶曆晨開恩誕敷於朔紀瑤池春滿慶先輯於
東朝日月清華神民闓懌 中賀 道符乾統躬啓皇

圖懿範難名備聖人之全德仁規妙運濟天下於
太寧壽並兩儀福延萬世臣等班聯文石職忝膠
庠仰測卦爻喜三陽之通泰俯陳歌頌奉億載之
怡愉

賀建儲表　　姚登孫

坤元居上挾皇統於中天震器有歸衍孫謀於奕
世神人闓懌河岳清寧中賀 聖德難名徽音夙著
心游太極兩儀妙玄範之功身佑三朝九鼎重宗
磐之勢適春宮之肇建知景命之永延臣等嘉與
諸儒欣逢盛典日月啓重光之運幸圜照臨華嵩

開萬壽之期惟歷歌頌

賀聖節表　　李之紹

寶曆建元協重華之嘉運瑤光貫月開上聖之貞

符盛德在秋昊天有命中賀聰明稽古孝友根心

玉顯文謨端拱巖廊之上達觀新邑式均道理之

中揆震夙之昌辰卜豐穰于今歲璇璣肇紀玉斗

儲祥臣等肅謹班聯遥瞻粹穆宣昭鴻業載賡七

月之詩耆定武功願繼萬年之雅

賀聖節表　　鄧文原

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於王

毋觚稜瑞靄閶闔臚傳中賀誕紹鴻圖丕承駿命
至仁育物得秋而萬寶成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
拱當立經陳紀之始爲施仁發政之規郊廟肇禋
朝野胥樂臣等名叨王署目極璇霄廣文王有聲
之詩載歌律呂衍殷宗無逸之壽慶祝華嵩

賀正旦表　盧亘

瑤圖星拱禮盛三元璇宇天臨懽同九有煥扆文
於懿範洽聖孝於英猷中賀迪喆徽柔濬幾淵靖
崇勳廟社消群慝而佑顯謨決策宮闈定神器而
凝景命妙用夙諧於坤載大明參懋於乾剛臣等

久玷中書肅承內治儀新鴻號深仁昭被於綿區
嘉錫隆禧慈訓永光於汗簡

賀親祀太廟表 延祐七年

九重御極太平端拱於中天萬舞奏庭盛禮告成
於清廟群方胥贊百辟交孚 中賀 剛健日新聰明
時憲祖有功宗有德衍歷服之無疆車同軌書同
文底烝民之作乂袞冕華昭於日月笙鏞和協于
神人崇億載之洪基舉累朝之曠典臣等忝司政
府肅侍齊宮籩豆駿奔仰宣室受釐之慶衣冠稱
賀效華封祝聖之誠

賀親祀太廟表 天曆元年

虞集

寶曆在躬祇服 祖宗之訓太宮修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安神人交暢 中賀 德崇恭讓道積寛仁艱難具察於民勞徯戴寵綏於天授卿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衮會龍章之盛簫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衡依光宸極群工述職賛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嘏

賀聖節表

虞集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旬瑞紀流虹之

渚縟儀游舉治象更新 中賀 盛德在躬至仁育物
紫微華蓋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
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
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黼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
載衣裳之治

賀正旦表　虞集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
之爲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 中賀 神武成功至文
備德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遺禮樂從容建
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穆之純假郊廟以

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賛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賀正旦表　宋本

泰元神筴天開六甲之端北斗帝車星直三朝之旦立政伊始與時皆新中賀睿知有臨明哲作則萬機初振煕鴻號於紀年九廟載安被龍光於宗黨誕啓用材之路式推澤物之仁臣等身際昌辰首班著位風行雷動賡歌殊愧於古初日升月恒善頌惟先於壽考

賀親祀南郊表 至順元年　謝端

四方于理事天致恭已之誠三年而郊卜日叶用辛之吉功成治定禮備樂和中賀端拱無爲純一不二肇舉明禋之典載嚴升配之文大呂黃鍾音協雲門之奏鎭圭繅藉輝聯蒼璧之華祥風和氣之與游景星慶雲之疊見穹示集貺宗社蒙休臣等叨佐清朝欣觀縣事列圜壇之八陛幸陪漢畤以侍祠陳泰階之六符願舉兕觴而上壽

牋

賀正旦牋

夾谷之奇

位拱少陽仗簇黃麾之曉氣暄大簇祥開青禁之

春邦本益隆輿情胥慶中賀仰遵聖訓參決政機執中傳精一之心作貳毓元良之望重明繼照陰邪常遏於未形九四在淵陽德克潛於巳著茲屨端之云始宜介福之孔多某等素乏長材叨居端尹星輝海潤莫酬沾被之恩月恒日外第祝綿延之筭

賀千秋牋　楊文郁

陽常居於大夏方收養毓之功震一索爲長男載啓亨嘉之會慶鍾甲觀歡溢寰區中賀克哲克明允文允武春坊翊善茂隆邦本之貞曉寢問安長

奉天顏之喜茲臨彌月之節宜膺百順之祥臣等
竊備詞官進趨庭賀幸聞樂府奉重暉重潤之章
請合輿情上俾熾俾昌之壽

賀千秋牋　　袁桷

心依宸極前星耀於明堂卯爲春門大電環于甲
觀盛德集福至和儲祥中賀體仁法元師古合道
溫恭事　帝容輔相以生成問學積躬益緝熙而
光大疇咨黃髮之彥庸佐青闈之規茂對誕辰宜
膺純嘏其等肅瞻儲禁忝職詞林鶴駕陳儀喜承
顏於兩殿鴻圖衍慶願介壽於千秋

賀正旦牋　虞集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褘衣秉翟奉景福於一人懽溢宮闈慶延宗社 中賀 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鍊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瑶冊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洪禧某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歌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樂既醉太平之運

箴

絅齋箴　鄧文原

元坦使君以絅名齋屬巴西鄧文原敷繹其義乃

作箴曰

維古悊人德美内植揚休弗矜反躬藏密在易坤厚含章可貞明夷莅衆用晦而明善欲淵潛志無衒飾辟諸裼襲身章之則彼夸毗者内視歛如廼崇澆爲以眩群愚鼓鍾有聞屋漏滋愧爾車甚澤而人斯瘁繄南郭子尚絅是遵匪曰隱几式企書紳

慎獨箴　　安熙

可尊者德可畏者天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念慮之發必有其幾勿隱其隱勿微乎微從事於斯是曰慎獨自此精之萬物並育毫髮有間天理弗存利

欲紛拏厥心則昬於乎戒哉敬作此箴書諸座隅以警其心

銘

簡儀銘　姚燧

舊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從橫天常袞帶三辰內循黃赤道交其中四遊頫仰鈞簫九今攺爲皆析而異繇能疏明無窒於視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杳下乃天常維北欹傾取軸桀應鏤以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地平安加立運所履錯勤千隅若十二子五環

三旋四衡挈焉兩綴闕距隨捩畱遷欲知出地究
玆立運去極幾何即遊是問赤道重衡四弦末張
上結北軸移景相望測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
宿兩候齊視巍巍其高莫莫其遙蕩蕩其大赫赫
其昭步仞之間肆所賾攷明乎制器運掌有道遷
簡而中用密不窮歷校古陳未與侔功倚歟
皇元發帝之蘊畀厥羲和萬世其訓

仰儀銘　姚燧

不可形體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
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挈釜兊也振溉不洩繚以

澮也正位辨方日子卦也横縮度中平斜再也斜
起南極平瓮鐓也小大必用入地晝也始周浸斷
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斷
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内也以負
縮竿子午對也末旋機杖窾納芥也上下懸直與
鐓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
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鑒生殺也以避赫
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七林邑
界也深五十二鐵勒塞也淺赤道高人所戴也夏
短冬永猶少差也深故赤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没

永短最也二天之書曰渾蓋也一儀即揆何不悖也以指爲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過者巧曆不億輩也非讓不爲思不逮也將窺天眹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庶勿壞也

漏刻鍾銘　　姚燧

靈臺設簴巍以尊元閭大呂非其鼻摯曠善鼓手自煩宮商良諧等釜盆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昏一鳴一刻有度存九圜一圍折柳樊黔

首時作時饔飧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
垣四序不忒迭寒暄萬物生翕盈乾坤何獨治歷
逌此源凝熈帝績高羲軒積世而運會而元吉金
之舌慎莫捫輟響誰其代天言

渾象銘　　楊桓

於昭　聖皇德惟天希密察乾坤動符化幾乃命
太史考順求違制器象天具體而微度數碁布星
次珠輝道分黃赤擬議玄規兩極低昂中主璇璣
匱方象地極樞以維地本天函術取外圜反而觀
之其趣同歸體雖至約用足明

天外觀天之裏合象之旨日月交錯五行進退造化無窮不出户內始終參求簡儀是配於昭聖皇夙夜睿思先天天合後天奉時先後惟天聖皇無爲

玲瓏儀銘　楊桓

天體圜穹三辰在中星雖紀度天實無窮天度之數環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因星而步推日而得月次十二往來盈虧五星參差進退有期判爲寒暑分爲四時太史司天咸用周知制諸法象各有攸施萃於用者玲瓏其儀十萬餘目經緯均

布與天同體協規應矩徧體虛明中外宣露玄象森羅莫計其數宿離有次去極有度人由中闚目即而喻先哲實繁玆制猶未逮我皇元其作始備實因於理匪鑿于智于萬斯年寶之無墜

高表銘　楊桓

聖人修政唯農是本農之所見時則為準過與不及民安究之動措由中聖人授之時在於天術何以得制器求之乃見天則日月周運閏餘歲成盈虛消息在表斯徵分至既辨氣序乃會朔晦一定弦望由對爰演斯曆用詔民時百工允治庶績用

熈表中以正圭平以直不言而諭與時偕極天德芒芒參以明焉民生皞皞振以興焉惟昔八尺景促分密爲用雖可每艱辨析　聖皇御極百度惟新乃五其昔其用益神表高之法先哲匪憚其顛景虛取的是患表梁上陳景符下依符竅得梁景辰精微揆月有方闚几是映几限容光圭表交應器術之密推步之精歷古于今斯畢其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聖皇儀刑在其左右仁民育物以對天祐眉壽萬年寶茲悠久

太史院銘　楊桓

天厭下土之亂眷求聖哲以作民主
太祖聖武皇帝應運挺生以神武戡除禍難遂定
皇元之寶命　累聖肖德增功纘烈逮今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稟資聖神自潛
藩邸躬率師旅有征無戰天心人心攸屬攸係及
位中國大建都邑任賢使能分設百官政教既行
乃制禮作樂廟享　祖宗仍遣將帥四征未臣始統
一六合周臨天際端居無為飛潛動植仁惠溥霑
民既無事唯夫耕女織工器商貨自勞衣食　聖慮
周悉凡厚民生者無不為之以農事為四民衣食

之本既設有司以董其勤又思爲振舉之務乃立
太史院以講明天道敬授民時爲至元十三年
上以循用大明曆久而失當欲剙其制以太子贊善
臣王恂業精筭術凡日月盈縮遲疾五星進退見
伏昏曉中星以應四時者悉付其推演尋遷太史
令以都水監臣郭守敬穎悟天運妙於制度凡儀
象表漏考日時步星躔者悉付規矩之尋授同知
太史事曆成遷太史令以前中書左丞臣許衡爲
命世之賢凡研究天道斟酌損益者悉付敎領之
輔以集賢學士臣楊恭懿其提挈綱維始終彌成

者實前中書左丞轉大司農臣張文謙尋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凡工役土木金石悉付行工部尚書兼少府監臣段貞以經度之凡儀象表漏文飾匠制之美者悉付大司徒臣阿你哥十六年春擇美地得都邑東墉下始治役垣縱二百布武橫減四之一中起靈臺餘十丈爲層三中下皆周以廡其下面日中室爲官府以總聽院政長曰令次同知院事次僉院事以宰輔之重領於上者無定員其屬有主事有令譯史有幹事有庫局之司左右旁室以會司屬議凡推測星曆諸生七十

人蒞以三局一曰推筭其官有五官正有保章正有副有掌曆分集於朝室二曰測驗其官有靈臺郎有監候有副三曰漏刻其官有挈壺正有司辰郎分集於夕室九器用出納於陰室中層離室以列景曜巽室以措水運渾天壺漏坤室以措渾天象蓋天圖震兌二室以圖南北異方渾天蓋天之隱見坎室以位太歲乾室以貯天文測驗書艮室以貯古今推筭曆法臺顛設簡仰二儀正方案臾簡儀下靈臺之左別爲小臺際犇周廡以華四外上措玲瓏渾儀靈臺之右立高表表前爲堂表北臾

石圭圭面刻度景丈尺寸分圭旁夾以連冓可圭
上露天日爲度景計靈臺之前東西隅置印曆工
作局次南神厨筭學設位如上初改曆之議既行
即遣官四遠測景以相參驗若高麗瓊崖成都和
林蓋擬羲和仲叔之命又自上都南五千里中若
東平陽城鄂吉等州各遣官測驗以求遠近之數
十七年冬至以新曆進遷官賞賚有差十八年頒
行之十九年以祕書少監臣趙秉溫遷昭文館學
士知太史院事明年啓　皇太子旨以諭德臣李謙
撰曆議二十一年以左侍儀奉御臣阿剌渾薩理

遷集賢學士尋遷大學士並兼太史院事遂以二十三年春同進曆經屬共二十一卷仍以餘書未成者奏以臣桓與其議若曆經曆式等序若表漏儀象等銘臣桓既冒言矣又拜手稽首原立院之初序而銘曰

天鑑下民亂靡有定孰能一之聖哲受命太祖神武始開乾坤剏業垂法以貽後昆纘緒紹功剗除妖昬逮今　聖皇天錫勇智內修法度外遣將帥伐辠弔民罔越厥志炎方歸命赦其後至武功告成萬國來萃同軌同文重譯奉贄小大悉

臣師旅以寧思與萬方永保太平黎民定居蕃息生生爲衣而蠶爲食而耕士勸其賢工勸其能闢阨夜開商旅通行民雖克勤罔適天宜匡之翼之以煩 聖思乃立太史法遵黎羲欽若天道敬授民時教其動作時種時穫教其趨向是宜是吉五禮之舉選時爲日代卜代筮不勞龜策期措斯民康壽之域民祝 聖皇眉壽萬年民祝 聖皇五福駢臻民祝 聖皇億兆子孫七政順軌陰陽調均時雨時暘化育秋春蕩蕩巍巍盛德何言天覆地載太平無垠

瓶城齋銘 為淮東憲司知事淩德庸作　閻復

利慾之兵或隳吾城蹀厲之機或發吾瓶墨其守不若脩仁義之干櫓金其緘不若駕聖賢之説鈴若然則城何懼於脫扃瓶何患乎建瓴哉

王孝女旌門銘　劉因

女家容城西以毋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因銘曰

孰不要終身曰魯山之元道州之陽史名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何用以

戒荒

訥齋銘　吳澂

君子之訥不盡其有餘小人之訥將言而囁嚅得善敏於行近仁者歟是爲君子儒非小人儒

蘇氏藏書室銘　袁桷

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思纂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不文奚宣析理日繁直致衍傳謂默足以通絶其知聞敬焉孰持道焉孰存趙郡氏蘇崇其書楹剖決雲章經緯有程靈根湛虛服習粹精廣以觀萬約以守一迎之莫尋倚兮不躓仰止元聖學海

彌溢

虛室銘　虞集

天地萬物寓形太虛何有非實虛則俱無有室非虛何名虛室室有毁成而虛無成無受毁隤室之在虛無不加廓有不加窒善居室者反同於虛萬古一息

奎章閣銘　虞集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　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則恒御焉臣等奉勑刻銘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爲翼翼其欽聖性日熙迺闢延

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
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知許州劉侯民愛銘　　李术魯翀

至大元年秋奉直大夫許守劉侯既終更矣郡縉紳先生田浦城劉興國及耆家望族郡人之父兄長者謀劖侯字民之政於石屬筆小子翀懇讓不獲敢蹟侯行事譔次之大德龍集乙巳夏六月侯下車家政斬然閴無雜謁其在猷爲苟有利民無或不舉許北趾於汴南揖淮楚素號多事侯材識精敏百務叢劇聲容舒徐刃嬰而節解吏無稽牘

獄無枑訟不尚苛猛而廩不可犯自公而優入則杜門端晏游泳典籍出則賓禮先覺隆獎學校三時既隙則帥郡屬叩校官請益經史親爲之倡繇是郡政翕然俟澤物仁而有方耕鑿樹畜求底實效及終三年諸軍藪牧外丘陵原隰墾闢殆盡初郊農貿穀市儈連郡豪傲糴外關擅輕重以售嫚弱胥困乃立斗斛市距州治重脅糴翔價之法趨者如歸糴雖升合以上無敢摧衂民農兩利之俟以事出法漸弛復襲舊至杖大駔數人法復立民頌歌之歲丙午河南諸郡饑流瘠日至春穀價勃

湧首發私庾大縮價聽民糴募富民粟數萬斛出
糶市廛糴有不均也於諸社責其長日閱數賦與
之夏雨戕麥得請出郡廩積年鼠耗鑿米薄價紓
民春夏徂秋無凋瘵者明年荐饑羸孳很戾請省
出公緡賑之民爲蘇中統抵大德九所立有司法
程討閱簿書彙帙度實而據守不踰故勇於拯民
而善禦其害省大核屯田臨潁郾艾口民稻田三
百頃人有說省曰此古屯也可復籍之下侯按實
之侯按至元中司農研水利拓民業隆平生息之
道也業此皆三四十年暴取之民措何地省不韙

以兵民恫瘝之狀迭陳不可卒止宣徽歲遣使征
羊馬法三十取一至則肆虐取人莫誰何度其至
令縣民大書其法於堊壁患遂止程約五縣繇賦
齊均凢出錢縣官市物民間曰和買民産所有猶
未易供無之則估百倍賦官郡縣苦督責無敢拒
貪肆者亦陰幸漁獵雖奢痡其民不恤侯深患之
土有均賦之苟無之抗蕳覆陳不允不止鄜陵扶
溝産紅藍倅不時買萬鉅時其地年歉而藍霧民
大驚蹙省以侯敏幹略趣買之相其故力請罷之
是不獨仁於許又有以仁其隣也省檄論因荆南

時荆楚大水民飢歸請撤禁山澤以活危墊省移
中書如請民濟於阨是其澤不獨囿於近又有以
及其遠也其聽訟明察而果哀矜惻怛未始不行
其間襄城南距湛河與葉交壤葉民之鹽取解池
齊鹽止襄舊樹石河之南堧鐫以晝鹽之法葉令
妄徙而北侵襄民近百家嗾漕屬以其法酷穽之
兩縣飛狀鬭辯葉引陜漕合攻襄中以危法時侯
偕省使者會決之卒以理摧葉復石舊疆民底寧
河南先民疎土曠田價至弱雖有質鬻而契券闊
略鹵莽遠今民日生集叢蓁灌莽盡化膏沃價倍

十百鬪閱滋熾豢吏蠹法孔穴棼出至有綿曠歲時而莫之決者侯既清白復詳聽覽而洞情僞佑是懲非至未半歲決以百數訟爲衰民葛英女嫁而奔人英蹟之獲他婦憚嚴其舅姑而私竄外者實家令妻教壻族事如其女逐魂他屍者歸壻不納一男子果爭之訟不決侯行縣詰之情立出民有以計誣罣其同行者訟縣醉亡楮緡千獄逮人數十訊不白屢懇州至擾地以慟覗色詐立屈之決因南陽主婦告奴酖其夫三日死榜楚極憯毒獄久不立侯讞曰實有毒立死無少緩者簡孚獄

侯有究立貫之其聽決多此類也舊水旱禱祠桑
門羽流雜巫覡嚚唄無益一不取齋祓精壹以走
群望靈既昭荅嘗春旱禱八龍井明日雨大作民
有攤香拜舞治所者人既德侯侯善使人而知所
務長社尉廨僻遠為創築近郡治使與庫傳狴犴
相連峙徼循捍衛弭患無形三皇肇立民極令天
下通祠而舊郡祠陋丕構新之崇葺廟學植檜栢
六十四本築室藏書購塑工體先賢貌影自濂溪
及紫陽朱子像而祠於學故實凡相交承則帥守
屬厚牘禮去者於侯又寂豐終讓却之始終銖髮

無取及是人益信在政曄曄獄牧風紀屢倚用之
軏強鋤暴在人所不敢爲侯不憚也將退政之日
其下讋伏知甫至談者偉異之名聲籍籍上游諸
公多譽藉之交剡騰薦不一二數士論稱奉法恤
民有古良二千石之風知言者是之侯名天孚字
裕民家大名以國書生從事中書出判東平務漕
司權知冠州遂遷許風岸嶄立器度凝遠春秋方
強擴用未既加忠孝豈弟出天禀能以學濟之淵
乎莫測也浦城名九疇興國名庭瑞皆仕焉而巳
者聲實素著郡人望所推先郡既不忍弭忘侯德

兩公倡率之人彌咨歎其公去挪既叙其詳乃撮
而詩之庸翼郡人寥邈之思辭曰
郡侯繩繩三歲逆旅孰莫我矜侯吾父母我飢以
寒燠我餔我嗚柚於家田壑在野緊我窘躓均恫
其身膏以雨澤煦吾陽春惟古立學定民之命治
有本末禮樂刑政誰蔑棄之謂能其官我侯至止
德馨如蘭士蒙顒顒侯教載之縉紳煌煌侯勞來
之孰匪人哉而玩侯法將薙芟之我用是恝善遷
而施天下之兼寧獨吾私一郡是淹車聲轔轔民
莫侯攬有堅其礪鐫配琬琰鼎鼎其來疇允侯蹟

跂予望之其永無極

安氏尊經堂銘

李术魯翀

明明尊經安氏堂之用有儆惕予其銘之於在古昔挺起神聖越紹上帝昭我明命暨蒼姬氏四術迺崇詩書禮樂順古範鎔文武道衰四教崩弛孰其捄之天縱夫子龍馬獻圖用著蓍策吉凶悔吝開我人則二禪三繼曰帝曰王典謨訓誥明我天常志欲有言刑於詠謌雅頌得所神人以和王綱失維列侯遞霸其敢僭踰筆討無赦是謂四府其用不窮大禮大樂外降汗隆宇宙有經終古莫忒

民無能名功載人極鼎鼎儒者相與守之孰吾堯
桀相與掊之曾子思孟荀董王韓周程張朱以達
聖元不息不泯皇衷民彝其有能奮立百世師安
氏東垣世以儒名味道之醇服義之精百氏謏聞
寧不有當處宜下陳經無二上至小無內至大無
外晦不加顯不加泰風雨震凌恲懞是屋六籍
鳳峙疇匪雌伏安父之嗣伯仲叔季穉子韶孫繩
繩繼繼豈徒藏之斯務明之豈徒尊之斯務勤之
其徒之賢蘇伯脩甫將以所聞徃相告語多岐亡
羊克敬克念無或怠墮請以銘鑑

儼思齋銘

楊剛中

理究斯明爲殊爲同學求斯詳疇初疇終匪心斯圖何彰弗蒙旣端爾容旣肅爾躬寘凝虛遊視遺聽空思而以斯無微不通跛倚踞欹必弛于中矯唉躁言必隳而功戒哉無忘惟道之融

國朝文類卷第十七

國朝文類卷第十八

頌

貫侯修廟學頌　　吳澂

世祖皇帝既一天下作京城於大興府之北其祖社朝市之位經緯塗軌之制宏規遠謀前代所未有也至元二十四年設國子監命立孔子廟暨順德忠獻王哈剌哈孫相成宗始克繼先志成其事而工部郎中貫侯董其役廟在東北緯塗之南北東經塗之東殿四阿崇十有七仞南北五尋東西十筵者三左右翼之廣

亦如之衢達於兩廡兩廡自北而南七十步中門崇九仞有四尺脩半之廣十有一步門東門西之廡各廣五十有二步外門左右爲齋宿之室以間計各十有五神厨神庫南直殿之左右翼以間計各七殿而廡廡而門外至於外門內至於厨庫凡四百七十有八楹肇謨於大德三年之春訖功於大德十年之秋于時設官教國子已二十年矣寄寓官舍不正其名丞相以爲未稱興崇文教之實也乃營國學於廟之西中之堂爲監前以公聚後以燕處旁有東西夾夾之東西各一堂以居博士

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室東室之東西室之西有庫庫庫之前爲六館東西嚮以居弟子員一館七室助教居中以莅之館南而東而西爲两塾以屬于門屋四周通百間踰年而成不獨聖師之宮巍然爲天下之極而首善之學亦偉然聳天下之望遠邇来觀靡不驚駭嘆羡其髙壯宏敞蓋微丞相其孰能賛承　聖天子之德意而微賈侯亦孰能闡張賢宰相之盛心哉侯之董役也晨夕督視不避風雨寒暑措置分畫一一心計指授工師莫能違焉陞本部侍郎又陞本部尚書出領他處營造事身

雖在外心未能忘廟學也至大二年還朝拜户部尚書首詣廟學環匝顧瞻如其家然嗚呼世之居官者大率簿書期會刀筆筐篋是務知政治之有原名教之可宗者幾何人哉人咸以爲迂而侯拳拳汲汲惟恐或後蓋其資識卓矣侯少時爲憲府屬憲長誣其副柄國者仇正直欲置之死數十人皆將連坐證佐迫於拷掠悉附和以成其誣侯與在數中獨守正不阿徇淹繫三載卒不變移受誣者藉是得脫自户部尚書而參議省事也會有羅織之獄侯議詳讞大忤時宰幾與同罪賴救解以

免嗚呼侯之爲人如此宜其於聖道儒術深有契
也非資識之過人而能之乎侯每以范文正期國
學諸生澂聞而愧輙面赤汗下夫文正之爲文正
無他亦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耳嗚
呼安得人人不負侯之所期者哉侯名駉字致道濟
南鄒平人將歸其鄉故著侯之所以有績於廟學
者爲頌至大四年三月朔國子監丞吳澂叙詩曰
於赫皇元澤彌八埏翼翼京師風化攸先孔道曷
明千古日月　帝曰廟之以對光烈顯允庀臣欽
輔神孫祖訓是承往聖是遵相謂而駉而職而職乃

基乃構乃墁乃甓侯秪相言弗懈以虔新宮巍巍有
倬其翬宮墻之西學官爰作我宏爾居爾懋爾學
爾士來游四方具瞻爾則匪遥像貌聿嚴恂恂貫
侯克敦克敏孰拄其廉孰混其畛一正不阿百折
不回族斯糾紛剸之恢恢廟學之崇　天子之德
丞相之功賈侯之力　右十章章四句

青宮受寶頌　虞集

天曆二年六月己酉　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臣等
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
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勸而庸巽謂之子賢是

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太子以仁文之資知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纘　祖宗之緒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歸則推奉　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勢訢然無爲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盍進而上庸知退夫而仲尼之賛上九曰唯聖人

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尼發此義
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　聖代宗社生
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得
備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
於穆　皇儲文武聖明於赫　大帝受命輯成天
運日行既明既健神交意孚曾是修遠　帝載龍
旂其行遲遲萬民徯來　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
廬于旅式好在原莫敢寧處風雨孔時道無游塵
肅肅鑾車通宵及晨　帝曰勞止毋趣行邁會言
近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　世皇所營我毋即安

次于郊坰坰有豐草雨露既渥差坰于牧繁纓濯濯 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群臣受詔奉寶來趨維時范金龍光上燭匪舊以新景命攸屬實來自南追琢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有友有愛以承 武皇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咨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丕昭盛德既壽以昌子孫千億

駐驛頌　　孛朮魯翀

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即位修明
世祖皇帝隆平故事以故東平忠憲王之孫司徒

忠簡王之子拜住丞相中書至治元年詔若曰忠
憲弼我 世皇功在社稷德在生民其勅詞臣即
王所有范陽采地朔南康莊碑之昭示悠久冬刻
銘既完十有二月丞相承詔蒞事九攜工勞衆郡
邑無所擾饋賀無所受 天子遣使牲牢之饗秬
鬯之禋數異禮隆不一而止父老聚觀或至感泣
明年春正月 帝幸涿州至碑所重瞳凝竚顧瞻
有懷秋九月幸易州還丙午帳殿碑垣之南駐輦
御殿 上顧丞相若曰汝祖考之績之盛世載
帝室維朕不忘亦惟汝之賢有以相朕益懋世德

故也丞相頓首謝翌日旣旦大宮饌已　上步自
帳殿御金椅座碑右丞相稱觴獻萬歲壽從臣以
次進觴天顔和怡甚久廼去丞相諭翀曰
皇上眷我祖考至此不刻以志則未有以稱汝其
銘之翀祇栗奉命用敢叙曰
太祖皇帝開創大業忠宣王孔溫窟哇太師魯國
忠武王木華黎佐佑神謨拓定疆宇繼世國王皆
著大功忠憲王緜國王世冑年十有八嶷然以鉅
德大人相　世廟統六合舉百度厎雍熙仁覆天
下以垂大猷以迪來哲　皇上念垂統之艱難守

成之不易懷徃烈慰股肱聖度淵深非一介臣能
闚萬一敢即所聞見以獻頌曰
赫赫 聖明嗣大寶位 祖武斯繩昭我皇制慨
想先正孰佐我家奋奠八紘帝業以華昔我
太祖疆理萬國忠宣忠武功高輔翼雷雨方屯忠
武汛掃華夏之民國王蔭襍巍巍 世皇幅員既
同弼成治隆忠憲之功奕奕忠憲虎變莫測年未
及冠烜著明烈端冕正笏不動色聲儁傑在職儒
碩在廷何昧不昭何墜不舉何絕不紹何遠不睹
三十年間再秉鈞軸天極地蟠孰匪亭毒至元始

終中外人心大耄鄙童締慕至今天日清明終古莫晦柱石廟廊宗社永賴相國今誰忠憲胤嗣民之望之忠憲是繼克繼克庸滋益光大一以至公熙我天載　帝謂侍臣丞相之賢家世所因其勑詞垣于忠憲勳大侈以文配永河山以竦見聞涿鹿范陽王有釆食山川蓍蓍北拱　帝極蛟螭盤拏大鼇負之德音不虧神訶護之六龍翱翔馭日霄漢弃符郊坰目此銘篆淵鑑昭回駐驆來懷廓清煙霾以霽九垓從臣愰煌千乘萬騎能不激昂以勵忠義世世夔契生此德門君臣道合豈徒示

恩忠憲來雲源源喬喬臣頌茲刊丕告無既

馮侯去思頌　顧文琛

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地官攷輿地圖舉天下縣邑民數之繁者陞爲州置賢守臣以幸百姓於是越之諸暨實得今馮侯翼越在漢爲會稽郡其民剽輕漢嘗以貴近臣爲之守猶或不振輒報罷自唐以來越爲雄藩諸暨爲劇縣尤號難治侯始至州訪民疾苦知姦猾爲民害由是嚴爲之禁里社長有藏匿者同其罪姦猾望風引避民賴以安鄉胥舞文虛增稅石民以抑納爲苦侯洞察其姦令

民得自陳訴積年弊欺一旦盡去先是吏卒旁午
田里無虛日侯至悉禁戢之亦無廢事有以私謁
莫夜擣于侯者侯輒斥去之邦之士嘖嘖稱廉侯
聞笑曰廉士大夫常分也廉恥道喪久矣吾豈詭
衆哉吾求以不負吾所學耳凡豪強撓法者必痛
加摧抑無少假借既不逞則群怨之侯不為動郡
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環聽之凜凜乎
有富而教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某路荒田失實
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人遮道
請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所至

弊衣徒步以察微隱其所以詘姦豪而伸孱懦者甚於爲州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比也或曰班固序漢循吏五人而龔黃爲之最如龔黃者獨不可爲侯比乎僕應之曰漢循吏易能也馮侯未易能也漢郡地方千里太守秩二千石考最者輒入爲九卿次不失爲三輔位尊而權任專故其道易行其化易成而其事可勉而至也今自州而上有會府有部刺史方伯連率而知州官五品秩不滿五百石制其權而撓其政者非一獨馮侯毅然不爲利疚不爲勢詘蘄於必行其志然

則龔黃爲馮侯之所易馮侯爲龔黃之所難烏可比哉衆皆譁然稱善則相率請爲文以頌侯德頌曰

蕞爾暨陽附庸於越生齒滋衆在今爲劇 帝披輿圖命陟而州擇賢守臣得今馮侯侯自西來羸馬弊衣邦人還觀且喜且疑侯始爲政循循于于惟姦是屏惟弱是扶困俾苞苴累我名節爾氷蘖清我行惟潔堂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實遺侯惠我邦民邦民懽呼更相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侯既來止爾農爾商 帝憫下人病于荐飢水利田功乃懋乃司 帝曰咨汝往

貳其政侯拜稽首臣翼異唯命我民有言侯毋疾驅
天子有詔侯不斁徐世無陽秋孰紀侯德百世不
礲視我茲刻

贊

魯齋先生畫像贊　　王磐

氣和而志剛外圜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
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
荒凉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虗舟江湖晴雲卷舒上
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
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書畫像自警　劉因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王允中眞贊　劉因

齒未老鬢胡爲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鬢雖衰顏胡爲而壯耶凜然横千仞之秋竹石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㐫危犯險幾禍一身然梘循黙苟容貽害當世者不優耶

質齋贊　蕭𣂏

國子助教祁君子京以質名齋自爲記且銘之

時宗工秀人題詠盡其義矣齋人蕭輿援其遺而
爲贊曰
上古聖神仰觀俯察旁及鳥獸取象維八書契干
戈登降控楬化成之具於焉以盂巍乎煥乎重華
佐陟文命誕敷懋昭大德視民如傷于湯有光姬
情孔思謨訓洋洋經綸三極時維至文世變風移
覆其質云世之謂文古所無有游夏言行昭昭可
考絺章繪句錦心繡口充棟汗牛世用曷取蔽天
之明窒人之靈繇政迨廣厥斯以成卓哉郁君矜
世之病質以自居求盡其性如彼流泉載浚厥源

彼華彼實載殖厥根如賁尚白循循勿勿立德立言成己成物

晦菴先生畫像贊　　吳澂

理義密微蠶絲牛毛心胷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岳

臨川野老自贊　　吳澂

身形瘦削春林獨鶴眼睛閃爍秋霄一鶚遠絕塵滓大同寥廓自鳴自和自歌自樂

李秦公畫像贊　　程鉅夫

歷觀宰輔久無儒者潛龍羽翼公乃大雅　帝曰

舊學汝遂相予真儒之效此其權輿煕運方開明良起喜如龍如雲如魚如水任以天下可謂大臣勞謙得士清靜寧民想其風采金玉珪璧賜之畫圖式是百辟豈惟丹青盛德形容尚友凌煙黄閣清風

臨川吴先生畫像賛　虞集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鳌析群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書冊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西夏相斡公畫像賛　虞集

公姓斡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

史公諱道沖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
五經爲蕃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廿卷曰論
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
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殁夏人嘗
尊孔子爲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
國郡縣之學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
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門牓及夏主靈
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
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
象歛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

荆王修廟學盡撤其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孫奎章閣典籤王倫都嘗以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閤下又爲僚焉聞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象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象固無恙也顧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爲録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官遺象斯在國廢時遠人鮮克知壞

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自贊畫象　虞集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歟乎未能至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大象圖贊　虞集

皇帝畫大象圖賜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
臣某承命裝潢而寶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
稽首而作賛曰有偉馴象貢自南域鞗革鏤錫路
車是服維　皇在輿游目於式任重持安眂力知
德燕閒以思寫之几格天章龍文臻妙造極嗟爾
微勞尚軫宸臆師武臣能有不察識若稽包犧受
圖布畫遠取不遺以啓神易擬玆形容克配古昔
臣用述賛與世作則

槖佗圖賛　虞集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不居其康輯乗爲郛有服維

佗礧肉戴崿 毿旃帷旁倅軛簟轇軋軋千里載臬于槀黃頭羔裘騎引顴却 人習見聞 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勒仢手著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纘稷于邦式廓裹粮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靜修劉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微黙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 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虖麒麟鳳皇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

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耶

默庵安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寤寐乎明善誠身之書步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關西三鱣未必榮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奚以過於伯仲之一夔豈非白茅重而忠信著玄酒醇而嗜慾薄者乎鍾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故於默庵之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慼如蘇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英英紫芝皎皎素絲冥搜遠討默識近思子雲精

深季海孝友德人之容君子之守

郎中蘇公畫像賛　歐陽玄

維子寧父爲名卿士其心塞淵如古君子既合於古詎諧於時職是正直弗究厥施𡶶家嗃嗃在國諤諤屹如長松矯如一鶚蚤以讜言屢忤權相晚著恵愛足食邉饟剛者必仁仁必有後宜爾有子簡自造秀遺像儼然不亡者存九原可作孰敢吏雲

潘雲谷墨賛　李泂

徂徠松雲貯玄谷道人𡶶中抱其獨琅琅空山萬

杵熟道人曄然開電目松雲化石石化玉崢嶸寶氣星漢燭貢之奎章月在櫝龍光淋漓九字福

李節婦馮靜君賛　　王士熙

古之稱節婦人者不特織紝組紃而已良人不天未亡殆存出生氣于寒灰之中死者得安生者已傳其家嗚呼馮氏百世猶考

國朝文類卷第十八

國朝文類卷第十九

碑文

國子學先聖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
皇帝若曰我元胤百聖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
命作之君師
世祖混一區宇亟脩文教　成宗建廟學
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
人成憲期底于治可樹碑於廟詞臣文之臣鉅夫
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邃古之初惟民生厚風

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
胥此焉出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爲國子祭酒選
朝臣子弟充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
之東爲廟學基廿四年備置監學官元貞元年詔
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剌哈孫
荅剌罕大懼無以祗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材鳩衆
工責成工部郎中臣賈馴心計指授晨夕匪懈工
師用勸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
爲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殿四
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焉配

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脩廊齋廬庖庫爲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遜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徂門環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爲間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之號祠以太牢肇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隸之春秋二祀先期必命大臣攝事 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從祀廣弟子員三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歲一大比興賢能於是崇宇峻陛陳器服冕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

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
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
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
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
書禮樂罔就其器　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
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
被服儒行爲天下國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
顧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
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既訖武功載修文

教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垂範罔極首尊而彰曰爾
冑子弗典于學曷風四方學以聚之廩之餼之曰
就月將大德嗣服迺建孔廟迺經辟雍考制程財
審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洋洋冕服皇皇羣士景
從聖道既明渙號既加我 皇御天執道之中軌物
牖民翼翼乾乾帝學益弘庶政惟和我化用宣躋
祀儒師賓興羣材丕紹厥先相古盛時訏謨遠猶
罔不由賢天錫 皇祖神聖文武以有萬國威何不
加令何不行何求不獲惟學是務惟材是育下民
允迪越厥左右咸有一德以匡乃辟惟 帝時憲惟

臣克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永作神主播頌無斁

曲阜孔子廟碑　　閻復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
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
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
太平文明之治粤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
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
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
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
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于金季之

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闥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
濟保魯嘗假清臺頒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
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顔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行
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
爨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
畫濟兖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
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
臣按檀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
方今
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

守臣者敢不對敭休命以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緡衆翕然助之傭二顧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材於野莯棟櫨桷楹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至稱是露階甃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鍜冶丹艧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侵中止蒇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矗重簷亢以層基繚以脩廊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泗沂二公有位黼坐既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搆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甍用以緡計

者十萬有畸落成之旦遠近助祭者衣冠輻湊衆庶瞻顒千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敕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翰林書其事于石臣復承命踧踖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達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

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毖其祀蓋治古之恒規
王政之所先也洪惟 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傅汴戎
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孫衍
聖公元措歸魯裒集奉常禮樂於兵燼之餘燕翼
之謀肇於此矣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需義洽九域混同文
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
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
爵茲志未究
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厲俗為先

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恵鮮鰥寡
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
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
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
觀文化下必世後 仁之效豈特震曜一時寔宗社
無疆之福也銘曰
道之大原寔出于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
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
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 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
兵趍汴周禮在魯烝哉 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

遂臣萬方肅肅會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
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適觀
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
翬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
汎掃有戸粢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治古僉曰皇
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
斯年

襄陽廟學碑　姚燧

聖元爲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糅之民而殊其籍
惟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戸調皆復之無有所與

者將百年於此矣
世祖詔即闕里聚孔 顔孟三族置官而教之以
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三紀焉是皆無聞歷古而獨
見之今者也 陛下繼聖陟 前皇之遠猷舉廢未修之
典封衍聖公屢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廟養
老資廩師生其於世聖人之胄學聖人之徒覆毓
漸濡德澤至矣府州縣邑爲之牧守令長者率以
作新廟學爲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
宋之鄀城也金社既墟嘗歸吾元由於忽棄不戍
故宋切藩爲劇北門殆四十年

世祖徵兵天下不忍徼利一旦以閧吾民包峴漢而城之視猶圈獸待其自斃五年迺下則其受大兵也爲家久城門闢矣廟學前大閫帥武臣因陋就簡而爲之不稱神居勢宜改爲田之在郊籍既失存民亦廢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所不敢視江南他州之有夙儲者其施力又若甚艱此前政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衍經度之已而受更令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田募民覬獲何時明日使是學媿德他州則二千石爲不職且受譴矣不衆爲之就緒無日吏此者割若

俸戸此皆捐若財應者讙然辞出若一帥守兵家亦勸赴功猶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傍序門堂齋庖楹礎林立朔望春秋奠薦講肄籩豆鍾鼓有践與節人之來止新視易聽起所墮習而祗畏矣燧嘗過之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元配食顏子授曾子於諸子以是十哲前宋則躋孟子與顏氏並雖金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以曾子子思進子張於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四焉宋平北方學者安顏孟而異曾思漸還首請黜之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

後一侯爲憲河南是時襄陽未入山南猶其所在
也不請而遂黜之由是是廟配止顏孟自今以觀
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死則子思亦見
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爲聞而知子思學曾子
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曾思之功果不
優於孟氏乎顏子前死有聖人者存未嘗爲書贊
之於經事十九見贊夫子者纔一問仁與爲邦二
焉一以修己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子與不待
爲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
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賴之

至今爲書三子二子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
尊於閒而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
而知者焉或曰子記汴學已議立顏路曾
晳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云然燧曰嚮所
疑者以崇子而抑父弗安順於倫理非曰可併去
之也今江之南已配享者可不請而黜則江之北有
有功曾思者可不請而配享乎燧故嘗曰人臣有
見列而上之則可若夫制度考文之事天子司之以
幸國家遑於稽古之事雖天下學禮之臣羣然議
之必得所當義者而後可也俟礱石求銘奉議大

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馬公駒實分刺是
郡亦以侯嘗勤懃宜若可言遂曰嗚呼是豈可易
爲哉子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
子貢有若則以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爲
賢堯舜遠猶未曉言聖人之所由以然孔子語堯曰
蕩蕩乎民無能焉則賢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
子没訖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
石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
靈元興魯相晨奏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禋祀二詔
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家盛以衆就

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于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草木鳥獸之爲物與人孰事或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萬一者古今人無能爲者也故惟著其始媮而今完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

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爲險易昔焉晝守貧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曰

介胄以扞大刑遑事俎豆皇輿既邈疆南海涯顧
爲土中襟帶安施猶爲名城于漢之域惟廟弊軋
不稱瞻式帝奮文教誕誥優優于學湏才如穫仰
穫是邦承流其陳两俟衍也經畫義逮成績桓桓
新宮實毅所基嗟哉襄士挑達何爲聖人遺言具
在方冊口誦心惟奚異親炙朝趍斯庭夕休斯廬
亦奚以閭闕里即居行見接武賓興成德作之君
師賓帝之旁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馬祖常

昔我　太祖皇帝受命造邦金人孫于汴

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
都之志矣故
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廼俾貴臣子弟十八
人先入就學城新剏于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迨
世祖皇帝教命下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歸
壖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
既城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爲京學
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墻屋弊壞將壓
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尹曹侯上視
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梢入爲寮寀倡然後大家

富人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庇徒者有焉施施于于咸樂相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構塗飾工良物辦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于朝得廩餼弟子員百人受學于師復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爲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賞喻父師以櫝楚懲子弟飢焉粟肉渴焉酒醴力焉僕使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於百王

之上矣
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明登用儒臣躬親講
學故當時勳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揖讓俎
豆之爲懿顯蒙昏庸之爲恥也而三代國學黨庠
遂序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
之士踵武而出曁
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賢書策名
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　列聖仁涵義揉百年
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爲武衛之服
召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鄒衍樂毅劇

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爲一家師孔頴達博綜五經卓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魯鄒之美矣若嬰頴達宜所不道矧衍毅辛之徒哉夫儒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尨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同由上之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肄

業有學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
位入有食以勵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　列聖教化
之德而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而起矣提舉學
事崔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錄司視以狀請曰
廟之事成前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
終之經歷王孝祖薛讓警巡監院亢都瞞使李權
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旣爲言正兖郕沂鄒四公配
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爲銘詩不辭詩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嶍于日之域京邑翼
翼莫不來極子誕敷文德新都有嵯辟雍戕戕璨

弁之瑳濟爾象犧鍮爾弦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
何　皇帝在御百度咸若海輸維柟河浮厥柏是
尋是斲虞庠嶽嶽式光我上國玄聖儀儀玄統龍
衣衎我先師旣右享之采茆于池薦此明犧用介
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美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
以登膴仕以媚于　天子有鑾華鐘路鼓逢逢言燕
于公有翼有顒多士旣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
曹侯闓闓廼承廼宣御劚廼專虞庠連連王士安
安祇國維賢　天子萬年

光州孔子新廟碑　　馬祖常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
常曰爾先子爲政於此州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
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久圮不治廟四出
無垣登降無階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彰要靈之
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飾室屋欂櫨周廡重門及籩
豆禮器之類一切弊舊取具假備歲春秋釋奠官
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朞等一二人辱守茲土
割其稍入合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村陶良以錢
庀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鋈錮施色之物皆集作
於天曆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

八日凡廟位象設稱乎南面而爲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矣爾先子爲政於此州爾又以文名于時爾宜爲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毁也祖常三爲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於聖人之徒陳跡徃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吾州人始

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之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

世祖皇帝潛王邸召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祭孔子儀

武宗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嘗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進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今

皇帝正位　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褒崇父叔梁紇可封啓聖王母顏氏可封啓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里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既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學必有所師師莫若聖聖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者宜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能教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飲食給

於田蠶弋釣之力工商給於粗完男女婚嫁養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如他州之人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州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之速也如此誣天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 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績當以吾州爲首焉茲序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人謌新廟之成而不忘州大夫之德也詩曰

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几筵維飾象設維肖四瞻周廟載基載築雅雅鱗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衣裳

我人俾不爲羣而即於倫埏埴萬類同仁於天匪
言莫宣匪文莫傳六藝百家咸質於經我維受之
日化於成
大帝在位龠以敷施考妣啓聖而追王之四海作
則文明式昭我州易教作廟維喬梗柟梓栢弗雕
而斵陶瓦縣漆施色丹渥麗牲在門春秋蠲吉官
厲師徒端弁以入其容鏘鏘其神洋洋牖茲顓蒙
闇而日章淮巘諸谷會流爲潢南薄其郛州名爲
光光在百城瘠土寡殖維人易教衣食耕織則既
衣食又學爲士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德勸我

民豈忘之
真定路宣聖廟碑　孛术魯翀
初鎮州置真定路以中山冀晉趙深蠡府一州五
土地人民奉我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湯沐首務立
學養士當是時也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淵潛朔庭聞鎮之學緩
未即叙龍集丁未勅有司勿怠其事於是以金粟
岡廟址崇殿廡闢黌舍太原元好問有記越十有
四年庚申

世皇即祚都燕統一八表置憲肅郡府鎮憲為諸
道之冠庠序闕略必憲人府人胥議興治至元暨
今雖屢加葺猶有未備至順辛未憲暨府議倡集
楮幣三萬市物傭工募役自殿之廡自廡之門新
其屋楹三十有二棟宇軒楯拱挾環合左右翔峙
作杏壇于殿之北神厨于廟之東自廟徂學門垣
梐枑循序森立瓦甓締築堅麗於舊先是府尹馬
思忽已基未構而去政人遷易者十餘年尹張猛
台倅和則平治中和允升繼至憲使妥歡提其綱
賓佐韓復理其目始克有濟其年夏告成壬申春

府遺吏李明善介徵士瞻思狀來請志其績卌嘗
貳憲燕南義不容讓稽宋蔡京遷學陸佃記略曰
真定雖塞北有江南之勝江南豪傑特起如臨川
王公與孟軻相上下真定初未有聞噫是何言之
悖也真定者冀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帝堯以帝嚳
子侯恒山之唐自唐侯即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
唐氏太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圻真定固神明
之宅也孔子經法於易則遡伏羲以本無言書則
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采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
黜五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窪窿天人之道

至矣迺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盖孔氏立教如帝典微言如三謨帝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王安石背道迷經蒙君誤國京佃傾黨滋熾世益大壞河南程氏兄弟承先聖之緒捄之終賴其言道不墜地建安朱氏師則兩程裒輯遺言貫通折衷以悟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會相我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源日月昭朗今神聖繼興世日趍治鎮殷肱郡也帝堯之思在焉朝廷之化先焉崇事先聖所以教也鎮

士知所鄉往下學上達尊經慎藝何德不進何業
不修何邪不鑑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教縉紳之
報君父於是乎在廼賦詩以慰鎭人士曰
太行之山滹池之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滹池之
滸太行之所孰今與伍 皇祖之土恒山嶙嶙滹水
沄沄昊天生民思堯之仁滹水湯湯恒山蒼蒼帝
堯相望於赫
世皇始鎭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女澤沐時雨龍
德出潛萬方旣瞻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扇
時雍於變視彼侯甸恒鎭之先大殿周廡先聖之

宇久未今觀誰敢予侮有廟有庭有戶有扃肅肅
其凝昭昭其靈新是鎮學式對恒嶽惟士也確順
我先覺求門於牆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不盲
惟聖之玄惟王之素圜冠方屨天地之度侃侃誾
誾夭夭申申如目之眴如躬之覵既儼既翼臨汝
明德以賓皇國方州是則鎮人聚喜歸功憲紀憲
人曰止其誰敢爾顒望神京稽首奉揚配天無疆
天子之光

國朝文類卷第十九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

碑文

帝禹廟碑

鄧文原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鑱諸樂石而以命臣文原制曰可顧臣膚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儒校敢不對揚丕顯式昭毖祀垂憲來今謹按史載帝即位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言虞帝南巡葬蒼梧者皆語相傳以久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爲後世侈功好大者

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嘗以五服計其道
里遐邇則會稽寔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覲政
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觀游除道周衛而勤民于
遠然帝自肇功疏鑿告成錫圭躬臏歷數年逾百
歲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於萬民之上則夫
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萬世之大訓哉厥
初巨浸稽天民用昏墊孰任巳溺懋于奮庸天啓
聖仁聲律身度勤躬胝胈以宣地利以奠民極功
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人所私爰自少康之庶子
無餘始封而命祀蓋少康距帝僅五世嬰時揆艱

復脩墜緒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繄帝之德足以繄屬天下而庶子無餘亦克胙于東土世席休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羣居畊鑿服習聲教遡原而上咼可食息忘也矧覩其因山之制而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著禎祥神兹顧享
皇元受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貢輸則在昔九州區域止及海内職方之大軼古無倫追惟有夏治格幽明山川鬼神壹是寧謐　列聖繼承用弘兹道誕降璽書凡在祀典者命有司肅脩時祭棟宇傾圮官爲繕完若江淛所理聖王之祀宜莫

先會稽焉戊申歲土荐饑疾癘仍臻民多流殍臣其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二千石期以共理當爲民省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于宰臣凡荒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謁祠下周視梁棟風雨欹壓薇晃弗治丹臒漫漶先是宋政和間即廟爲觀逾年更爲寺歲侵視蔭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之私質于民者以贍衆鳩工庀具傭役惟時鉏荒斧堅民士競勸礱石以楹陶甓以甃庭觀嚴敞殿廡翼衛若帝臨止川谷賁輝以帥府命給中統楮幣二百七十一定有奇是役之興庶幾乎知成民

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之平水土也九賦既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道之本獨洪範九疇未嘗爲虞帝敷陳其説後千有餘年箕子始以爲武王告使箕子蒙難而不獲信其志又無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堙而無傳乎自夏歷商孰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奥究諸力行者使其書徒以言語傳漢儒旁摭庶徵推致五行其言非不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八卦九疇道相經緯天所以畀聖人者豈偶然哉

聖上纘承大寳丕建皇極中外大臣務肩忠藎謨
協贊襄盖將挈斯世而躋之三五之盛神人具孚
歲則順成慶浹華裔惟帝妥靈茲土嘉歆德馨亦
永永億萬年無斁臣謹稽首再拜而詩之其詩曰
淛河之東有山鬱蒼鎮于南土夷視崇岡昔帝會
同圭璧斯皇翩其飈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劒
是藏維是橫流潰潰懷襄爍川靜谷成賦定壇帝
躬菲惡俾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
道尊百王世嚴秩祀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
荒乃堂乃構邃宇周墻吉蠲來享雲旆龍章繄帝

賛育時厥雨暘物消疵癘歲詠茨梁永佑皇圖儲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光

漢番君廟碑　　元明善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爲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距今盖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爲守乃重作之廟旁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以爲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吴文王芮也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民存者嚚然咸思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及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鋗助漢入關得王長沙功著

漢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世不忘廟而祠之尸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爲改作也王君忠信而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所爲以爲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哉廟成圖之以寄郡人玄教嗣師吳眞人曰此眞人昔甞勸我者今成矣廟當有記眞人屬筆於明善遂作漢番君廟碑其頌曰

翼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奠我酒漿靈舞靈歌冀其來享誰縶君駒芝山之嵎誰維君舟番水

之洲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淒陰雲寘迷彷彿君旗導以兩螭君其假思使我心夷君既醉止錫我繁祉庚有稻粱倉有絲枲飽暖而嬉疫癘不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千萬年君子是傚

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　郭松年

夫人姓李氏北燕緡山人生有淑質既長婉娩聽從不學而能父母鍾愛之擇其媲以歸邑人侯氏之子士溫侯氏大姓世雄鄉里而士溫亦賢子弟號衣冠族遼金以來蟬聯名宦不絕著稱雲朔間

夫人始入門其家人上下目其容止閑雅皆悅以相賀自是閨門肅穆雍如也生二子曰進曰慶夫人年二十有四而士溫卒居憂哀毀踰禮既免喪事長撫幼愈益恭勤不少怠親黨憐其年少煢獨勸改適則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禮義也吾一婦人而事二夫豈禮義乎哉因以死自誓不失節志竟莫奪聞者歎美之貞祐初金政寖衰 皇元
太祖肇基王業義旗南指屢敗金兵金主畏偪徙都汴以避其鋒驅士民搶攘南渡夫人携幼孤裹粮從之草行露宿未嘗污强暴虧婦節既渡河寓

居宿州雖流離頓挫顚沛造次擇師友教養二子不輟二子亦穎悟絕人能動心忍性卓卓自樹立既而進以吏事明敏大爲宗室完顏公所知公事行樞密院事於宿審其可付重事表授下邳元帥府經歷官佩銀符凡府之謀畫教條與夫升黜守戰賞罰之用皆先事應機而辦以功累遷保靜軍節度副使癸巳之變總戎淮海沒王事一子曰琇慶驍勇善騎射由武選仕宰相以其才堪將帥起行間擢萬夫長金季朝廷以北兵方張慮宋人乘釁襲我腹背受敵命慶以本軍戍蜀漢遇敵戰死一

子曰瑛甲午歲金亡宿境大飢人相食夫人與孤孫玠瑛勵瀕死者數四嘆曰始吾南渡與二子俱今皆死國難惴惴殘喘亦何所惜但念侯氏一門不絕如綫重遭荼毒吾何敢不力適歲饑乏食宋人船米數萬石濟宿民且誘之完顏公以國破君亡外無蚍蜉蟻子之援遂款附人賴以生范陽人張子良素居公麾下為裨將公死子良雅不屬宋且念桑梓頗形於言色宋江淮大都督余玠覺其意陳兵脅宿民悉內徙泗州子良愈不自安

皇元革命遂舉城來歸朝廷以為京東行省仍領歸

德府總管府事侯氏從而家焉某年月日夫人齋沐易服召琍瑛立床下戒之曰吾自歸汝家七十年矣遭世多虞備嘗艱苦汝所知也子死國難孫克樹立今年近期頤死無所恨脩身齊家汝宜勉之語絶挽肱而卧遂卒享年九十以某年月日葬于睢陽大陳村之别墅夫人慈祥樂易接下以仁事上以禮再遭變故臨難不苟雖白刃在前未嘗怖悼失度少變其節及二子貴顯分旄節握兵符光昭門楣無一毫驕泰色是皆烈丈夫之所難能而夫人處之裕如加以安樂壽考及見其孫琍瑛

力學爲儒佐大府縻好爵聲光洋溢享甘旨之養不以疾終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也　今上初即位方以孝治天下將一變衰俗以復乎古而貴近舉是以聞　上嘉其貞節許其家立祠奉祀祠宜有碑勑臣松年爲之銘銘曰

天地定位綱常以分女不再醮禮具成文猗嗟夫人有猷有守爰從弱齡喪其嘉耦煢然弔影將彼二雛啼寒號飢其志弗渝鷄鳴膠膠不替風雨栢舟搖搖載罹寒暑金德既衰大駕南巡伯仲聯翩以登要津伯也剖符仲也秉鉞偕殁王事偕有休

烈夫人之德夫人之教粤侯一門兩全忠孝神元撫運景命惟新亦有孝孫侍于夫人嗷嗷林烏愛哺于子售其功德孝孫之似天錫眉壽降福孔多原始要終其樂如何堂古之制享時之祭勒此銘章以訊來裔

光州固始縣南嶽廟碑　馬祖常

五嶽奠五方之地而各神於其人風雨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南嶽祝融之墟距固始記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象形流行

蕩摩又豈閡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氣坱圠旁礴扶輿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而咸私其鄉神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哉予嘗被命代祠衡嶽且尋宗伯之職矣知典禮咸秩無文嶽瀆上之所蠲吉有事者也僭有厲禁非民之所得禮也　國家以仁治天下示民大同斥雕譁而不用凡山林丘陵墳衍之神能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穀焉得無疵癘焉茲亦上之所顓推施於下者不禁也地又匪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大褻於禮禁廟無煩

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忍不因其俗而順
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李
聚之力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窶者奏技
蓋聚當病若有物憑之者自言爾作廟則愈今聚
年七十矣衣結躧屣北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功
萬戶揔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
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考廟屋爲閣者五間
爲廡者二十間爲後殿者三間爲門者爲別室者
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於其中外鑿二池瀦水
植蓮客來游者憩息有亭東爲石矼周爲繚垣對

樹嘉木合陰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敬愛者也旣來請文夫何讓焉迺爲詩以俾邑人迎送神之詞云信民生大平之樂愷也詩曰

南山隮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幢騈羅兮夾以斧戚不祥兮無疵癘順年穀兮吾食汝吾食汝兮何報鼓以牲兮蘋芼來連舞兮樂子廟翼翼兮子趨載擊鼓兮問年秫盈疇兮秫盈田富壽愷兮衆咸熙自今茲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汝兮多來年汜布濩兮霈四海充無

垠兮神咸在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張起巖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速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可得而滅也噫秦灰已冷漢策聿新孰謂禍難散亡之餘而有伏生巋然久存獨能壽遺經於胷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畀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以託之者有在也濟南鄒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焉即墓所有祠歲久弊漏縣尹大寧曹明叔視事之

歲躬拜祠下顧瞻徘徊睠先賢之所藏仰遺像之有託慨然興懷營脩完飾輪奐一新率邑人士與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復專其子憲來請曰願有述起巖緬惟先生之有功於斯文天下所共知後世論次其功贈乘氏伯號曰大儒從享孔廟天下通祀唯鄒平以其鄉獲私展其敬既别祠縣學又即墓建祠其趍向可知也今曹尹復能崇墓葺祠俾邑人益知有以景行前哲而進于學于以化民成俗是真能舉其職矣起巖齊產也聞其請故不敢辭既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有攷仍繫以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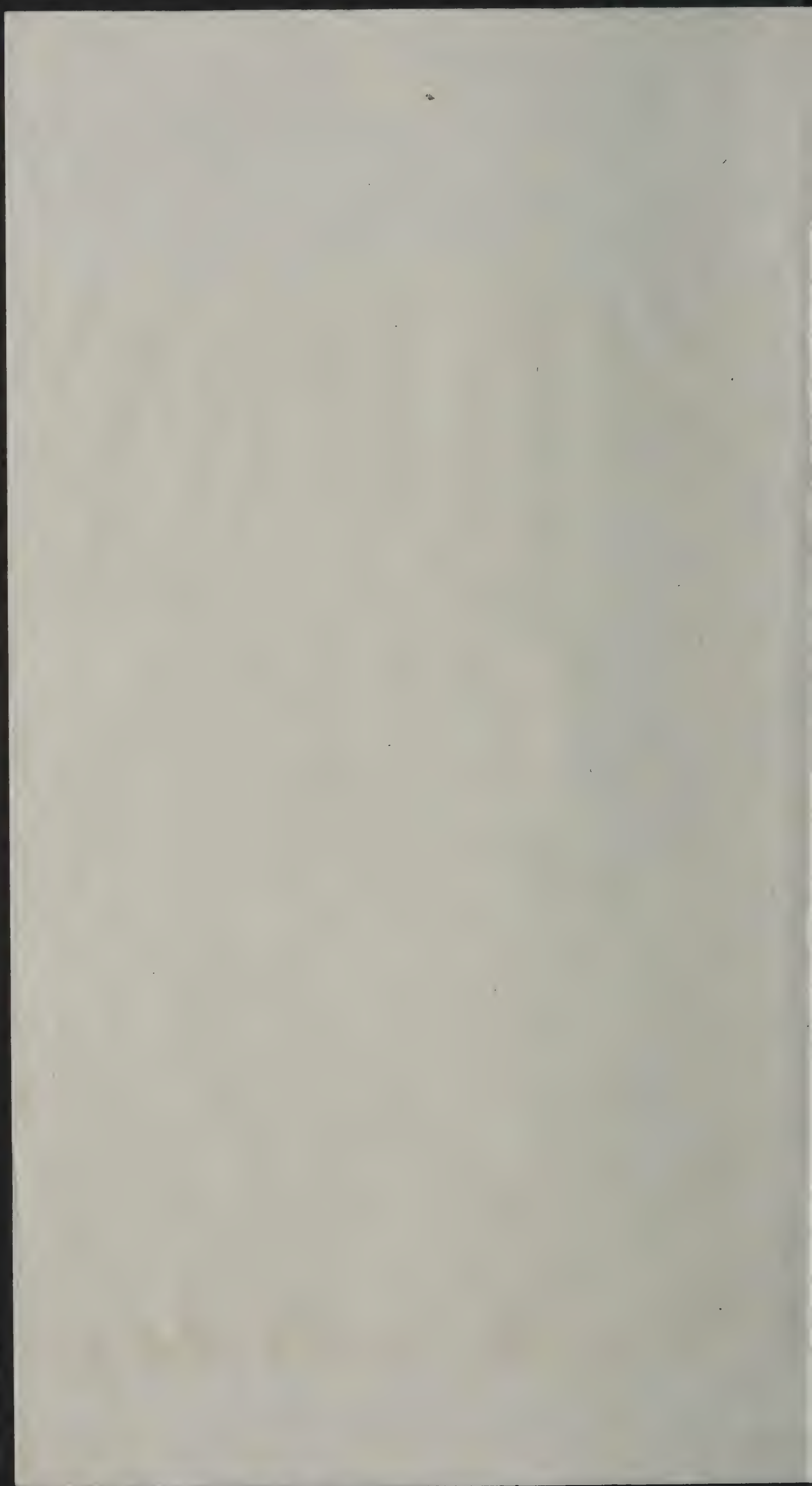
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爲秦博士辟藏書以避禁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子齊魯文帝欲召時巳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受之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隋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葉夢得以書出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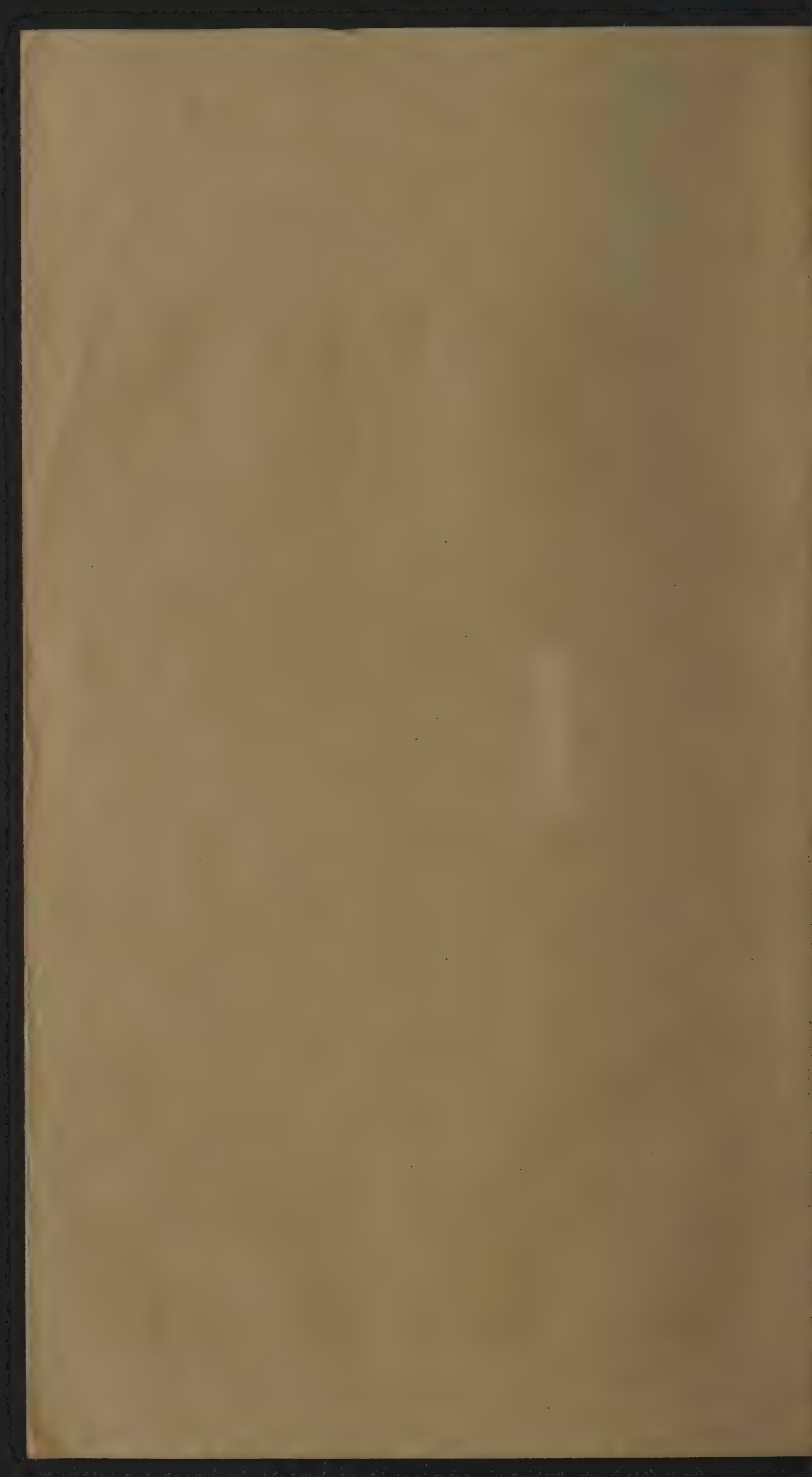
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歛崇文揔目尚書大傳三卷爲伏勝撰晁氏以爲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誦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爲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其學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旣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繫之秦而繫之漢題曰漢濟南伏先生祠碑云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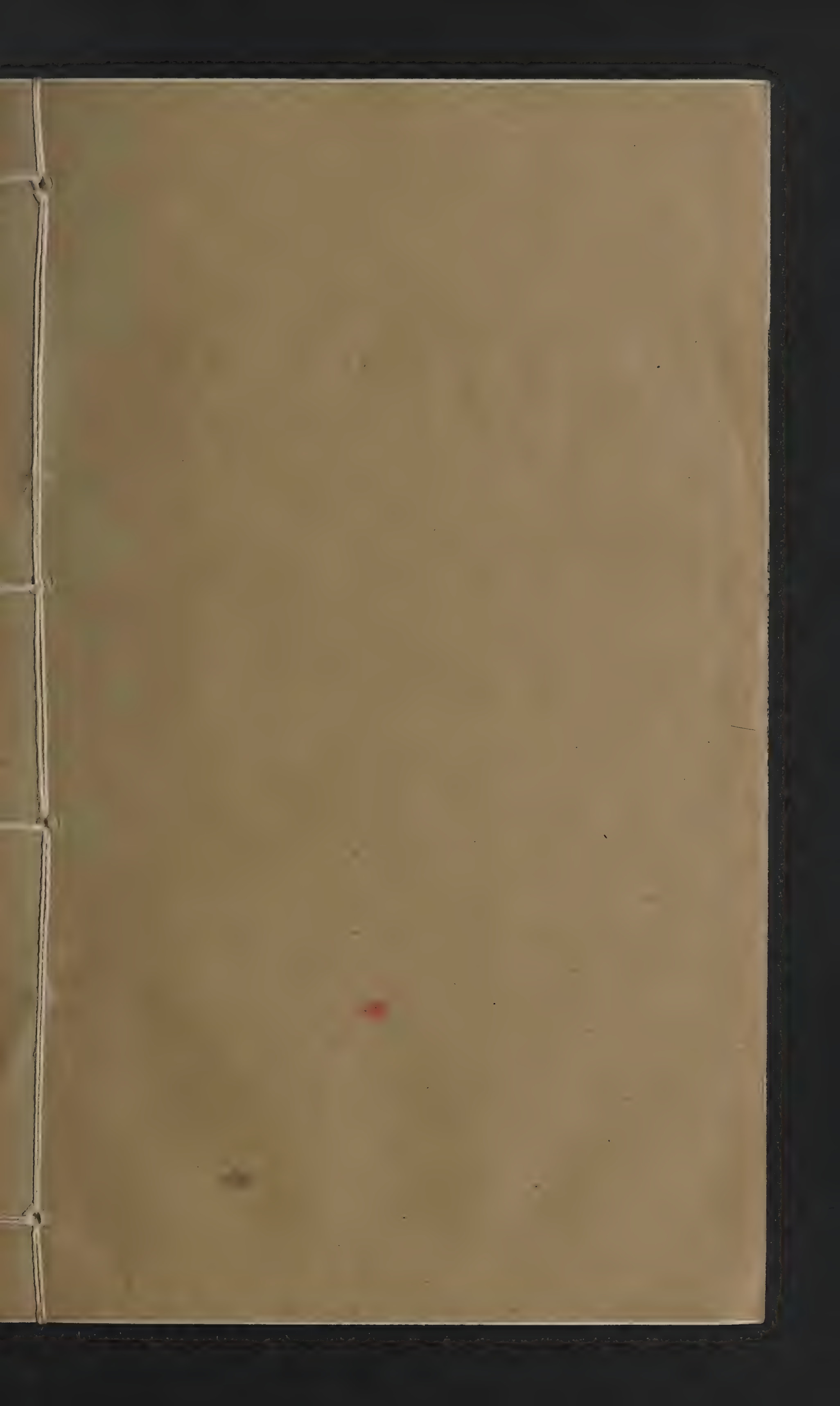
於惟先生始焉其屯終焉則亨獨抱遺經以淑後人以慰幽貞行法俟命天錫耄年庸待治平竟以所授列于學官其道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

萬世名稽古之力斯文與俱兹　榮從祀孔廟
徧于寰區罔不敬承矧兹梁鄒鄉墓攸在礪世作
程沉沉玄扃體鬼所安祠以妥靈茂宰尚賢有壞
必葺適觀厥成于鄉于學祀享相望閟千百齡穹
碑有銘被之弦歌用侑爾牲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







國朝文類

六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一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虗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爲廟與雖爲廟以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禄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

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於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真爲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於文靖范忠宣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册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將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爲之子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於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

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夏甚盛强雖宋金甞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爲令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於公爲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頴異甞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决尚書事公代其兄爲之李璮爲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璮繫闔門獄中璮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奥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戸與城夾

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
符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鏁戰艦
絶隘爲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
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
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
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岳進沅沙市
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
從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淛西以地遠
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闞都元帥府
江右公爲左副都元 帥破劉槃軍下隆興禽熊飛

建昌撫瑞吉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屍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瀠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覬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

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敗江西宣慰使天祥復
滔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
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
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祖廟以端
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栅海中崖山近去
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進復
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
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
茭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
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

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
秀凌震皆降世傑道去風壞舟死海凌港南海平
朝京師　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陛者
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荊湖凡虜男女奴
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
至易子以糴爲發廩賑之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
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儋之民
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
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
海艦三百始公築城天長儲穀待賊欲衆議不果

盛夏軍士疾作張濟冒營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
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傳檠弩矢射公貫膝負
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
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戶三百萬嗚呼其
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下王
音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
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自號
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孽兩王閩廣淄州君
顧言我死必無計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
銜哀摧慟屢絕且　謂所從曰爲我語諸昆弟妻

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既抱恨以終天今復棄養
太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棄吾目不瞑下泉矣
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上諸侯王之妃姑
也訃至夫人祕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
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
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
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 哭服喪嗚呼死而精
䰟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
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江西
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

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
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
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
武已可見其才之無蓋乎職者自其旣相亦解兵
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
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
年傳歷旣長極崇而隳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
匿耀王孫始畀祖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
位不豐猶監一州有蟊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

天子肆汝從父奔告 帝嘉爲心廼陟潛沉寢向用
公決決漢水南紀所恃爲池襄陽金湯陛陛公將
萬夫長圍四襈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
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棨
維是武庚狂志復煅爵人號年大蠢甌閩終兄弟
及公膺奮擊與鬪四年崖山翦克血其鱷鯢南海
無波廏馬笥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
兵而予西護湖廣公拜稽首 天子萬年帝德聖
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
自巳及兵占城轉粟黎僭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

測風洋冒覆而三由淄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
蜚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箠笞狃勝者家輕於出
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力犀甲敗兩避來
茀迎邀歸以爭既犇先偏左廣亦傾孰作士氣公
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枹鼓鼓格鬬比死冠纓不顛
裹轊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皂纛有翩廼今還
歸粉篆丹旃兆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
其本黼扆思之錄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
亡不亡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
籩簋維時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

海其流或枯廟主斯毀何以麗牲樂石莪莪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集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　國朝遂以其兵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揔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耕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祠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

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王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太師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　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

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
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病
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閔其病重煩以政
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
則就焉有間使來告集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
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既具刻
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與國事不暇私顧
其家顧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
集曰刻文敢以屬子集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為
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

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不第而書之謹按
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
畧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内附
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
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
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
保定云
世祖皇帝中統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
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
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於忠武忠武曰汝

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瓊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瓊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生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瓊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瓊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瓊讋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眞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瓊所以得爲亂者盡專

兵民之權故也以此間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畧入宿衛 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輙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 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 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

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
有恒非 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體
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
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幸王不與之
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
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閑居不以
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壇所
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
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
斷粮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

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粮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

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

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進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隃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馳驛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洲分

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
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
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术與王當之兩
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絶渡衝之陣堅不動王
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伏甚異躍馬出
衆奮大刀直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墮殪
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呌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
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
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
王素善禦此戰衆尤服其奇儁焉於是宋將張世

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支王之一軍横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攺亳州萬户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 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顔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

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
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
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旣歸朝
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
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
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巳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
師還迎拜鎭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
鏑王撫之期月境内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
上曰宋主旣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
弟廣王昺南奔旣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以

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
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
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 上曰爾憶而
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
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
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
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
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
曰遺孼未息延命海渚奉辭遠征無所事於衣帶
也苟以劒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

命者則臣得其職矣　上壯之出上方寶劒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旣拜賜日又諭之曰劒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巳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愼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潼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

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内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至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

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憊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亟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

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
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之
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傅我舟
如蝟伏盾者不動及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
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
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
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
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
之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
王以瘴癘疾作矣 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

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技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别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細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戸二十

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演曰此家父子
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勢於國者
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
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
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歷臺省三十
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
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鋭言
辭捷出勇畧絶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已不以爲
恵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

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辦愈明
初丞相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
後至丞相曰　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
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
戰未甞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
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溥録宋內府金帛行省
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
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
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
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

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它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因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敢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卽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

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
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説不得請不止故人
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
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
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
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畧以
澌盡雖欲廣聞不得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
滅者則有信史與李王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
故九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畧子一人今蔡國公
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子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

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沒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
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
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
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来圖形立廟
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
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
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
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勳臣之世業
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
臣無所不用其至矣故爲作詩以備樂歌焉其辭

曰
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粵是
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我師不
亟不遲不殺而神赫赫其仁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
木顛草偃有仆無拒　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
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
旨豐王乃扣閽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
上方畧郡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飈疾神丞相傳言
天子明聖以順來歸請爾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
人王曰勿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

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
靖其私王曰不可不告 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
乃錫神劒名甲副之扶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
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求訖炎紀横槊賦詩波濤
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鱷功名則有壽位弗逮榮
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舄佩圭
盛服在躬維兹毫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
子於赫
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從翼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
降在側孰是不顧未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

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焄蒿浮
游孰感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
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領領我
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鐃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祖荷戈與
殳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來
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毫庶士孰
知其宅王有嗣子相我
仁廟正言于庭必扶其要邃深蔽虧群讒切膚
帝尚仁孝寧之厥家

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假豪髮臨軒待之命遄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　聖明嗣統車塵徐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永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孚于　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斁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二

碑文

長春宮碑銘　　姚燧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
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
臣孛蘭奚奏輔元履道玄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
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
太祖聖武皇帝當勦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
奈蠻俾近臣劉仲禄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
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

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静以
脩身　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
言又以訓諸皇子者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巳勑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
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　詔因其號易所居太
極爲太長春宮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巳
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
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将來
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寔
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

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讋故萃衆智驅群雄謀而鬬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已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也矧我

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傃刃視徹四海之土疆壚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振林槁非囿夫祝栗蒙氾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

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于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循功成治定束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甞以無事之言巳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禄之行其年巳卯長春承命絶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畱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蹀血於戰塲避寇乎叛城絶糧於莽閑之沙漠自崑崙四年

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溧裹皸瘃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勩有不在開國諸勳之下故　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於義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

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群以二三鉅萬之人
散處九州統馭其手　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
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
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丘祖仙翁朕及識之加
贈長春演道主教眞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
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籍
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
其時　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眞人尹志平
李志常不請則宜以
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

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令請而輒報
可豈天固存　列聖未究以待
陛下爲終之耶矧即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
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
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
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
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社導和受釐
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虔自經厄以還禁爲醮祠令
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
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籙科

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　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柅而止自今其惟以　先皇成命從事是

世祖獨未究者

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丘氏之學熄矣

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

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疇至恩其子若孫與雲
仍其來亡極者爲　陛下祈求永萬年當何如也
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劉平下土既奠南
邦西陲未疆乪鼓乪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
不越萬國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
飛之騁确确其艱孰灼　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
黃吴尚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㝵于于其
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擢瀝厥腎腸爲告悃悃莫匪
至言身國之本維　帝孚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子

訓史書虎符寵綬璽書誕告凡爲爾學其復亡撓
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即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
物宏 帝之仁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眞子孫
衆有一絶一繼孰世其守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
曰不然
太祖皇之矧我
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
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謚四言煥其唐之有嚴
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
劚穹臣拜稽首 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 帝欽崇驅

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
奚祉弗屆於皇我皇萬禩攸賴

延釐寺碑　　　　　　　　　　姚燧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
江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癸弦
王相帖赤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
數千里驛致安西王教于燧曰吾縣不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
請于帝求即六盤興慶池園爲寺用資兩聖冥福
以永　帝之億萬維年制可加賜黃金兩計者二百

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規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虞衆役頹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魯輝身綱維之而時其饔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于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 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賢學士劉賡書徵士蕭㪺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烝林立教不是徵而燧之命寔繇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昔

憲廟大封宗室以
世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
九年詔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
至長安營于素滻之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
容車帳間容帳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讙
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怵心齎咨嘖嘖以爲有國
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君之子威儀盛者其
時撻河之外秦固内地教令之加于隴下涼于蜀
于羌諸侯王郡牧蕃酋星羅棊錯於是閒者靡不
輿金篚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磎竭蹷如恐于

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
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祖農畝之賦山澤之産鹽
鐵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
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
皆聽爲宮邸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
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今王
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户
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二千春秋之服
紵縑爲疋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未聞者於
吉王未始至歲維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即六盤居

稽諸地志寔漢北地郡之畧畔道道下於縣其吏
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旣譌畧畔矣
六盤又樂蟠之譌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
時平則列置蓋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
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為而至者惟
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旣嘗禡牙於兹及平而
歸又飲至焉最其駐驆三易寒暑夫旣久此必遺
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河潤
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涵濡
將不千里其藩輔　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

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畢抑
恒遠之宫而弗遑䖏爲　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
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慺慺
求祈年今聖於昭昭追福往聖於冥冥主考妣亦
與薦焉爲守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
何枚是數媺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
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矧學
儒者未嘗知爲佛氏之言如佛亦眎是忠勤而孝
恭者爲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
禮諸侯祭其封内山川華之爲嶽寔王封内嶽祠

之門揭爲宣釐則表寺之名莫延釐爲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
工雕楹繪墉朱靡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頡頏
上下靜供之脩乘輿必駕佛逝悠久其言斯存孰
爲其言百世梵孫　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
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袛連出蹕並
馳有如今王於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爲時寺顧指
其相展若易然稍錫金粟　帝開其先面勢畧畔八
稔成績歸然都城勅建遺則帝師京師時寺門楣
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釐　帝之

餘必王見及 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爲磐石宗以固
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姚燧
大德十有一年
先帝立極親祼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祖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有一年
成宗既祔廟矣而惟 皇考實誕眇躬未大尊顯
肆類上帝誄行定謚曰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實冊納諸廟中尊

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遹之爲
子遠之爲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
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群臣曰昔朕萬里撫軍北
荒險阻踐踰躬擐甲胄北寇厎平實艱實棘時有顧言
皇曾考妣　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　皇考太后之厚澤深
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剎憑依
佛乘上爲徃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
兆臣民休祥蒙賴初匪有求年千世百專利一己
卿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鑾輅親巡胥地所宜于
都城南不雜闤闠得是吉卜勑行工曹甓其外垣

爲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爲閣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爲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爲臺黃金爲趺塑三世佛後殿五佛皆範金爲席臺及趺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爲惡有不待繙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榱題梲桷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貲筭楯檻衡縱捍陛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恩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延爲行宁屬之後殿庫廐庖湢井井有條所置隆禧

院比秩二品守以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
祝釐日廩月餼坤維為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
或旬浹其急其成為如何哉功垂什八期以四年
正月八日大慶賛將徧賚工官下及役夫何意其
日奄以奉諱群臣進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
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誅曰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
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乃職罷
行工曹入于留鑰曰凡脩營石木陶繪百工衆技
汝實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為則

易爲力而程蚤集矣且勑臣燧汝文之碑臣管以
關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
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
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
魂魄猶思沛　太祖舊跡龍庭斯固其鄉由
世祖都燕宮室池籞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
輿留居者半以故　武宗廵幸之還菟田而歸必
於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剏建大刹位置行列
棊錯星羅出其睿畫爲徃聖今聖薦福祝釐者尤
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之靈懷乎故都

他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粲然而新必甚懌曰畢
吾願者真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爲之頌曰
鈞之爲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
有於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爲民廬何於其時曽不
蒙福而至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王
氣周流隨日而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揆其成規
維昔天子寫材於江伐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
頑又假相臣汝徃敕匠易衣寒暑飢傒汝餉于茲
三年大立細捎垂欲落之而陟配天
皇帝曰噫朕兄所志有銜未究其在傳次乃勑攸

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勑爲前古
有是而其所無　兩聖之治前聖徃矣于佛焉依今
聖萬年與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善頌之存
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姚燧

大承華普慶寺者
皇帝爲　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
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　大帝建極當至元
乙酉方廿有八年　裕祖陟天在疚煢煢茹荼與
參上以慰安　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晉邸

順考成廟之不夭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爲
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於學俾知先王禮
樂刑政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
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内
飭官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鄰
智晦明以藏其用　大帝才之闢政于家則曰于
婦是謀投大遺艱不言意喻廿九年
順考陟方又二年　大帝登遐柱傾于天維絶於
地急變秋也徐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
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一鳴召至

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
為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秉承今億萬年大
德二年詔　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
今皇上一焉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
撫之食焉而羹息焉而膚又伺有無而增益之會
太官答難監龍輿還由老無子自簿藏獲數千指
牛羊馬驢蹄角亦數千田屋貲貨猶不與存盡獻
之隆福宮　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
今皇上四年　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為殿三楹事佛
妥靈以盡孝思由前

順考之國河内未至而還乃與今
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
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内難諆作兆緒滋章先事奪之
珍殲大慝清宮以待
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
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
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
未出閤惟其身今也登兹元良可不爲天下報乃
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数坊直其門爲殿七楹後
爲二堂行宁屬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疊

覺爲塔又西再爲塔殿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周之爲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爲列肆月收僦羸寺須是資大抵橅擬

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磐礎之安陛戺之崇題窠之騫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民一夫皆傭工爲之其費一出宮帑既其落止淨供之脩薦福冥冥或者

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茲崇報必反而酬陰騭於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

今皇握黃圖以負丹扆其大則天其威則雷霆其不

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將不　裕聖一世而
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祥院臣請礱
石以頌功德勑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爲書
數千卷博大閎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觀
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勉爲説終爾膚近不能深
造其微故惟如勑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
瞻劇劇其廉秩秩其正於彝其嚴伊誰考斯帝宮
亞匹則今
皇帝覺皇氏即其圖以進薦福于幽於我

裕聖報德是求惟我　裕聖爲烈無競
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
成廟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
位畀據其神而明孰測爲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
陋昔后母簾政僭干惟撫慈孫於學知勵又開太
平大業今繼始爲之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
下爲以天下爲誰專　裕聖嘉與慈闈實普其慶
徃聖巳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久如天　皇上之
心初豈以己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應昌府報恩寺碑　程鉅夫

城應昌之四十有一年

上即皇帝位制公主相哥剌吉封皇姊大長公主

子阿禮嘉世立嗣封魯王命下之日主謂王曰應

昌有土肇自

太祖皇帝成於

世祖 裕皇而 順宗皇帝今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實已所自出

上篤親睦之誼承 成宗 武宗惇叙之志以有今

日欲報之德惟佛焉依至大二年嘗規建佛寺于

宮之東曰報恩盡竭力成之既成請文勒碑昭示

無極　上以命詞臣臣鉅夫謹按
太祖初興魯國忠武王按赤那演以佐命元勳有
分地約世婚而　昭睿順聖皇后歸于我
世祖
太祖之孫薛赤干公主下嫁王子納陳至元八年
始置應昌府以封其子帖木兒尚帝季女囊加真
公主未幾陞府爲路十四年帖木兒北征有大勳
賜號按答兒圖那演元貞元年封濟寧王主爲皇
姑魯國大長公主子弴不刺尚相哥刺吉公主乃
今皇太后之中子也大德十一年

武宗即位封皇妹大長公主弴不剌魯王建今嗣
王祖孫凡五世國益大爵益貴恩數益異爲之傅
以輔之爲之群有司以治之於是弘吉剌氏維古
塗山有娀不足擬隆寺之建所以歸美報上昭忠
孝也殿堂廡門庖寮庫庾度經之室棲碑之亭金
碧焜華棼橑宏密繚以周垣亘以脩塗一木一石
必出乎已一夫一役不煩乎民簡僧之有行業者
曰智心主之日帥其徒請演祝讃梵唄洋溢諸佛
降監祖考來格帝室王家福祿攸同謂之報恩不
亦宜乎洪惟 聖祖神孫覆斯天載斯地廣大慈仁

與佛一德皇姊嗣王克永孝思克廣德心以崇佛
乘宜 聖上親親之道彌至而臣子報稱之誠無
斁賛皇圖於億載保王國以匹休猗歟盛哉臣鉅
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昔 太祖龍興朔方惟弘吉剌忠武洸洸佐定
中原遂開大荒約締世婚申錫土疆寔生昭睿相
我 世皇光天之下德盛仁彊應昌既邦魯國是
王貳館繼承奕葉重芳連城列邑沃野相望設官
分職乃紀乃綱婉婉皇姊愛積厥躬帝弟帝兄承
于 祖宗洎我 聖母澤濬恩隆何以報之佛法

是崇廼集群材廼徵六工于城之中于宮之東爰
作爰謀爰蔽我衷以奠覺皇以展孝恭飛殿峨峨
列屋周阿丹題藻棁電轉星羅彤雲承霤翠霧凝
柯天花夕雨貝葉晨哦慧日曬光祥風扇和寒松
沃色碧海澄波永底佛慈百祿是荷盤石其宗礪
山帶河 聖母萬年 帝壽且多佛法廣運皇道無頗

上都華嚴寺碑　　　　袁桷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爲內地戶族散
處皆安其簡易在 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
愼舊章建置靡遑時則

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親會
朝玆爲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地而名
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
世祖承大歷服建國改元削僭靖亂宗王殊邦奉
貢效牽咸會同於開平縣是定爲上都大興爲大
都兩京之制恊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攸叙商
旅子來置而勿征首建學廟乾艮二隅立二佛寺
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于東西相須以
成化俗儆蒙繄二教是先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
爲民則

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粤惟　皇祖置
處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
彰顯爰命守臣相畫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
仁宗陟方
今上皇帝北巡狩田上都首幸華嚴若曰　列聖在
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述修聖明將於是有在
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屆止其以先帝所構
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
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
翼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吳田

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二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留守司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爲碑紀其成績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楠竊以爲天地生物無心以成維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西方聖人則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慾由妄生性日益昏故爲物爲變至於摩盪轇轕生死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焉彼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爲喻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

有旨矣　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懲濟群動
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銖異臣楠
屢從屬車闡首主是山者曰至温師以妙密縝緻
爲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爲方外
友磊落有大計因得見
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
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
專固則求以傳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　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
群生厥性有恒驕驁忿鬬失常是行沉昵昬惑執

妄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爲明爲靜
猗與覺皇功始戒定或喻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
悟真慧永證巍煌華嚴窮珎極瑰龍伏藻井雲凝
瑶臺積香浮浮側𦈲枚枚毳稱畢觀心掉瞻摧相
旣永離虛空如埃
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于　仁皇益闡乘敎維
皇御極承志廣孝曰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
嗟展飾殊妙錫福兆民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
貝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𤋮沐淳億
萬卜年刻銘堅珉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曆以金陵爲集慶路遣使傳旨御史大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宮之舊作大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名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訢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隷之畫宮爲圖授工部尚書王士弘往董其役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傭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功景從響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內行御史中丞易釋董阿忽

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蒞之是以吏敏於事而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又明年正月某甲子之吉迺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其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尊其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所警發辨證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鍾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闢之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蓋床座嚴飾之具華燈音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皆致精備以稱 上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衆

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

製文刻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秦時望氣者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鎮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據以爲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要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閟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
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處遂飛躍之自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

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
諸 今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
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勳乎此也玆寺
之成上以承 祖宗之鴻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
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
見矣於戲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讃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 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
武皇懋建丕績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爲公
仁廟受策治極而圮或斁彛則廼睠明哲是保是
翼俾乆而安弗遹以遡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

吉土此惟與宅吉土惟何建業舊邑龍依崇丘虎
在盤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
聖皇天命攸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
介景福帝命不遲師武臣力遂開明堂受天之曆
廟而祖饗郊而帝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
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　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慕
疇昔雲來日臨庶我心懌
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實相金色常以慧
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奕照汝淨月沐汝
甘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即馬實象實珠貝金璧凡

爲汝故我施無惜無畓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
我不知識我願　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
赫一誠報恩有永無斁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二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三

碑文

平雲南碑　　　　程鉅夫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内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弗庭　憲廟践阼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絶洮踰吐蕃分軍爲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　上率勁騎緜中道先進十一月渡

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
傳其都城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爲固國主段興智
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
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
中城中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
以徇分兵畧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
大將兀良合解經畧之　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
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
交趾破其都收特磨豁洞三十六金齒白衣羅鬼
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爲郡縣凡總府三

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
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
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荅
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
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
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非神
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
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來來瞻仰於事爲宜中書
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
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燾而生生之意恒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溫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昬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緝終釋其主弗誅烏虖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今　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民生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令德爲請其知爲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下爲之騷動

蜀民咨怨喻之諄諄鑿池莅習再駕而後取之其
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
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其視跋履山
川洒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
與夫黔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
夫各有所畏焉耳今也鐫末始磨之崖紀無能名
之績桓桓燁燁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
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嘉賴之嗚呼盛哉矣
臣事
先皇帝蚤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

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詩曰
於皇維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嘘曰寒以暄粤西南
陬水駛山嵩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跂息蠕蠕勾萌
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跕鳶緊誰之恩　聖祖神孫武
烈文謨湔祓生存旣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
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爲要荒黔蒼蒼蒼禹迹堯
牆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
耄倪視此勿忘

太師廣平貞憲王碑　　閻復

三台平乾象以清五嶽奠坤載以寧三公得人鼎

祚以隆盡力莫競於柱天勳莫高於靖亂忠莫大於扶日惟我太師廣平貞憲王月呂魯公自乃祖乃父光輔聖元豐功盛業在天壤間猶星之有台山之有嶽歟公阿爾剌人小字玉昔迨至貴顯寵以不名賜號月呂魯那演譯云能官也始祖孛端察兒以才武雄朔方曾祖納忽阿兒闌所居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境素敦仁里之好祖博爾木贈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謚武忠父孛欒䚟贈推誠宣力保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定並追封廣平王廣平王家分地故以

封之武忠志意沉雄善戰知兵
太祖聖武皇帝在潛共履艱危義均同氣征伐四
出無往弗從時諸部未寧每遇武忠警夜寢必安
枕寓直於內與語或至達旦魚水之契殆若天授
初要兒斤部卒盜吾牧馬武忠共往追之時年十
三知其衆寡不敵乃爲出奇從旁夾擊之寇捨所
掠而去及戰太赤兀里鋒鏑旣交約畢命勝敵無
或退步武忠繫馬於腰跽而引滿方寸不離故處
太祖推其膽勇嘗潰圍於怯列
太祖失馬武忠擁與累騎而馳頓止中野會天雨

雪張毳裘以翳及旦雪深數尺龍類彿霑武忠植立通夕足跡宛然不移顛沛造次脫主於難雖古烈士無以加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還卧憩車中聞武忠至曰此天賛我也及得天下君臣之分益密視夫人蔑里乞真不廢丘嫂禮皇子察哈斛出鎮西域有旨從武忠受教武忠教以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謹白龍魚服之戒王音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武忠既老以病薨太祖悼痛如喪所親初忠定之生方還自蔑里期

戰所中途護視不啻如己子長率父兵襲爵萬夫
長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
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衛辰極猶車之
有輪身之有臂電掃荒屯鼇奠九土柱天之力競
矣貞憲王月呂魯公器量宏遠襟度淵深莫測其
際弱歲襲爵統按台部衆
世祖皇帝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風骨厖厚解御
服銀貂以貺國朝重天官內膳之選特命領其事
侍宴內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妃皆執婦道未幾拜
御史大夫江南既下裂土益封功臣後即以泉州

路爲分邑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故興利之
臣欲援亡宋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者又
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撿底公言風憲所以戢
姦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格公事上遇下一
本於誠事有廷辯當雷霆之下辭益鯁直天顏爲
之霽威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東鄙
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
公已退敵僵尸覆野數旬之閒三戰三捷獲乃顏
以獻詔選乘輿駝畜百蹄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
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勦絕餘黨執其

酋金家奴獻俘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乃
頹餘燼哈丹禿魯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
皆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敵衆大衂酋長遁去
時已盛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
黑龍江徑擣巢穴殺戮殆盡其酋莫知所終夷其
城郭鎭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而變生肘腋
貽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載奮不期月而三叛悉
平靖亂之勳偉矣詔憫其勞賜内府七寳冠帶以
旌之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申命禦邊杭海二十
九年加録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

稟命於公特賜步輦入内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
右三十年
今上皇帝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爲輔行請授
裕考所佩儲闈舊璽詔從之鼎湖上仙公奉鑾馭
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皇兄
晉王曰宮車遠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
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爲宗盟之
長奚俟而弗言王遽曰
皇帝踐阼顧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
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惟公一言合臣

民共戴之誠成　先皇付託之意扶日之忠至矣
上即位之始進秩太師佩以尚方玉帶寶服還鎭
北邊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　兩宮錫宴酬酢
盡歡如家人父子然先是夫人禿忽魯嘗賜侍宴
之服曰只孫昭異數也命婦獲受此服由公家始
自餘奇珍祕寶賞賚弗可殫紀還鎭有期不幸遘
疾以十一月十八日薨於賜第之正寢雨木冰者
連日春秋五十有四　上聞之震悼不已敕有司
給喪賻賵有加刳香木爲棺錮以金銀北葬於怯
土山之原大德五年春詔贈宣忠同德弼亮功臣

依前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録軍國重事御史大夫
追封廣平王謚曰貞憲祖妣蔑里乞真妣完顔氏
及夫人抄真夫人禿忽魯皆封廣平王夫人抄真
先卒禿忽魯今主家事訓迪諸子克成奉先述繼
之美子男三人曰木剌忽曰脫憐曰禿土哈女三
人曰失鄰適太師興元忠憲王完澤之子中書右
丞長壽曰不蘭兮適宣政使荅失蠻之子泉府少
卿不列禿曰班真在室木剌忽年未及冠詔選
皇彌甥女八都馬妻之仍襲爵萬夫長復命公之介
弟禿赤爲御史大夫九年春有詔爲公植碑通遼

載揚丕績事下翰林爲文臣復竊惟伊尹相湯伊
陟復稱名臣呂望興周呂伋嗣封大國載在方冊
以爲美談公家歷事累朝奕世載德師垣萃於一
門王爵加於異姓其視商周賢佐宜無少讓以之
勸景鍾光信史其誰曰不然小臣作銘不獨表異
渥於宗臣尚篤子孫忠孝之勸銘曰
皇元肇基天挺神武祝栗驤龍崆峒虓虎猛將如
雲謀臣如雨矯矯武忠攀鱗附羽草昧經綸疏附
禦侮力竭股肱誠殫心膂忠定桓桓勳伐繼樹命
佐商周德符伊呂鰲斷立極鷹揚啓土元祚如天

忠力可柱顯允貞憲事予
世祖綱振烏臺望崇紫府冠起東藩天戈奮舉公
在前鋒氣盈一鼓敢以虜憂遺之君父駕至中途
公已退虜一　帝所孽燼復然餘勇再
賈威乘破竹敗之水滸三叛悉平遺黎按堵天語
勞公賞錫繁夥公曰天威如拉朽腐還鎮朔方殫
歷虎旅日贊重明龍飛九五乃冠台躔乃執圭珇
公之庇民如室斯宇公之衛社如棟斯礎方倚長
城遽傳相杵當宁盡傷行路悽楚褒德賞功恩洽
施普績紀金石家聯簪組咨爾後人無替成矩泰

山如礪黃河如縷爵以永傳焜燿千古

太師淇陽忠武王碑　元明善

粵若稽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誕膺景運龍奮朔方滅克烈主王可汗迺蠻主太陽可汗以至西夏西域金源次第平時則有佐命元勳曰博兒渾曰博兒朱曰木華里及即寶位錫之券誓慶賞延于世世故朝廷議功選德必首三家焉臣謹按忠武王諱月赤察兒姓許慎氏曾大父即博兒渾也自

太祖蚤年已見神聖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

戰竟薨于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爲第一千戶後封於淇州又食沅州六千戶贈推忠佐命著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鐵UNK追封淇陽王夫人子脫歡王之大父也嗣父官佐　憲宗皇帝四征不庭日闢土疆厥功爲懋薨贈推誠翊運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禿滅追封淇陽王夫人子失烈門王之父也恒鎮徼外後征六詔懷服諸蠻遘疾薨于軍贈崇仁宣理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石氏金宰相女也

追封淇陽王夫人夫人生王六年王之父薨誓不他適王性仁厚儉勤事母備諸孝敬資貌英偉望之如神

世祖皇帝雅聞其賢後閔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 上驚喜曰失烈門有子矣即命領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國制分宿衛供奉之士為四番番三晝夜凡 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至元十七年長一怯薛明年詔曰月赤察兒秉心忠實執事敬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曉暢朝章用輙稱旨不可以其年小

而遲其官可代線真爲宣徽使制下階正議大夫
兼領尚膳院光祿寺二十年加階中奉二十六年
上討反者于杭海皆陳王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
史大夫月兒魯皆嘗受命征戰三人者臣不可以
後之今勍賊逆命敢禦天戈　陛下憐臣賜臣一
戰　上曰乃祖博兒渾佐我
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勳大矣卿以爲安童
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多自恥不逮然親屬
櫜鞬恭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逢不若爾功非小何
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邪二十七年桑

葛既立尚書省簧鼓上聽殺異已者籍天下口以
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
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綱紀大紊人
心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也速荅兒王之太官屬也
潜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桑葛伏誅 上曰月赤
察兒口伐大姦發其蒙蔽乃以没入桑葛黄金四
百兩白金三千五百兩及水田水磑別墅賞其清
彊桑葛既敗 上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
交趾島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夥畬丁溪
子善驚好鬪非賢方伯不能撫安王舉合剌合孫

答剌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飛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即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爲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亟也賞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千兩寶鈔五千貫三十年上以王佐命

元勳之後廉白而能加以擢薦賢遷金紫光祿
大夫知樞密院事仍宣徽使明年
成宗皇帝登極制曰月赤察兒盡其誠力深其謨
謀抒忠於國流惠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
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兩使如故大德四年拜太
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娃據之不奉正朔垂
五十年時入爲冦恒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
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或
失命王亞晉王甘麻剌以督之是年海都篤娃入
冦我爲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王視之怒

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敵大崩潰海都篤娃遁去王亦罷兵歸鎮賞功謀皋恩威服於敵人厥後篤娃來請臣附時

武宗皇帝亦在軍王遣使與

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篤娃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反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

國大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罷於討伐無有已時矣篤娃之妻我弟馬兀合剌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衆議爲允既遣始以事聞 上曰公深識機宜既而馬兀合剌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十年

冬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于金山
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壓
之以威啖之以利滅里鐵木兒乃降其部人驚潰
王遣禿滿鐵木兒察忽將萬衆深入其部人亦降
察八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至是我
軍掩取妻子及其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十一年
武宗入踐天位詔曰公弼亮三朝薦立武功朕嘉
賴焉察八兒女燕鐵木兒帝室之胤今以妻公賜
公以 世祖寘幙 成宗御輦及幙人樂工海東
白鶻文豹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禿苦滅本

懷携貳而察八兒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儻合
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顧爲國患臣以爲昔者篤娃
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欵徹使不我異
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
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
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 上曰是謀甚
善公宜移軍阿答罕三撒海地王既移軍察八兒
禿苦滅欲奔欵徹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
於是北邊以寧 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 祖宗常爲
大將攻城戰野勳烈甚著公國之元老宣忠底績

清謐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猷又多今立和
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爲右丞相依前開府儀同
三司太師録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黄金印宗
藩將領實贍公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
替所服四年王入朝
今上皇帝燕之于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疾
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于大都私第之正
寢是夕大雨春秋六十有三
皇太后賻鈔二萬五千貫上敕少府以香木爲棺
給驛馬百送葬北地　詔議飾終之典翰林臣請

贈宣忠安遠佐運弼亮功臣太常臣請謚忠武宰相請其階官封如故制曰可夫人抹開公主宗王斡赤孫女也也遜真公主宗王塔察兒孫女魯王脫脫女兄也燕鐵木兒公主旣察八兒女也赤鄰別速氏千戶玉龍鐵木兒女也完澤扎刺兒氏忽都台扎刺兒氏右丞相東平王女弟也並封淇陽王夫人子男七人曰塔剌海夫人赤隣所生端良剛毅有古大臣風至元三十年佩金虎符特授昭勇大將軍左都威衛使大德元年三月加階昭武七月遷榮祿大夫徽政使仍左都威衛使四年兼

樞密副使六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八年兼宣徽使
十年閏正月加光禄大夫七月遷知樞密院事
武宗即位之歲五月詔曰卿事
裕宗皇帝
裕聖皇后爲善則多不善則不聞也卿其相朕奏
曰中書大政所出細而金穀銓選臣國人也素未
嘗學樞密宣徽徽政三使所領已繁又長怯薛及
春秋隨駕蒐獮誠不敢舍是以奸大政固辭敕曰
卿元勲賢嗣舍卿復孰相哉其勿辭拜銀青榮禄
大夫中書左丞相仍領餘職他日詔曰

成宗常賜卿江南田六千畝今加賜四千奏曰萬
畝之田歲入萬石臣待罪宰相先規已利人謂臣
何江南民力極矣請辭萬石之入入官以蘇民力
上悅而允六月拜太保錄軍國重事太子太師加
階開府儀同三司依前左丞相七月拜右丞相監
脩國史師保領錄如故未幾上手授太尉印奏曰
世祖未嘗以此官官人臣不宜受奏可至大改元
加領中政使其年四月二十有四日從幸上都至
懷來以疾薨贈智威懷忠昭德佐治功臣太師上
柱國追封淇陽王謚輝武夫人朔思鑾公主宗王

察帶孫女也里干公主宗王失禿兒女齊王八
不沙女兒也木忽里宿敦官人孫女也並封淇陽
王夫人曰馬剌夫人完澤所生由內供奉爲大宗
正府也可扎魯忽赤
武宗時奏曰臣家以武顯而臣方壯不効節於大
敵臣羞此生上大悅授光祿大夫假左丞相行太
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于北軍夫人孛澤公主宗
王月魯女也梭兒合公主宗王斡羅思女也完踶
斤宣徽使怯烈女也曰佤頭抹開公主所生六歲
時　裕聖皇后命侍

武宗武宗出撫北軍年十八　今上淵潛時領府
中四怯薛大官服奉御是年六月特授榮祿大夫
宣徽使九月加儀同三司右丞相仍賜江南良田
萬畝奏曰臣首受此田指名求賜者多矣臣願還
田縣官有敕依至大元年二月加偕開府兼尚服
使九月加中政使十月拜大師兼前衛親軍都指
揮使阿速衛指揮使左都威衛使丞相宣徽尚服
中政等使如故十一月　上面諭曰公祖父宣力
我家公之輔朕克兼克謹小心範物今旌德録功
爵公為郡王已敕主者施行奏曰臣年德俱少所

領事多恒懼獲罪王爵至重臣不敢受　上曰公
辭之良是誰如公乃賜海東白鶻白文豹二年
兼知樞密院事三年二月加録軍國重事五月左
右部諸王宗戚大會于上都會歸例皆有賜而舊
分忠武王黃金五十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錦綺
五段　上曰特賜大師如其父分奏曰父所受已重
醲賞何可滂沛臣家准奏十月　上命為尚書省
大丞相奏曰尚書省銓選刑名非臣所請乞請新
命　上悅其誠聽焉　今上之初詔曰公輔　先帝
盡忠無隱廉介貞白今命公嗣父長怯薛皇慶

改元正月佩父印嗣淇陽王制下階仍開府儀
司夫人八藍答里公主楚王牙忽都女也曰送禿
兒也不干抹開公主所生內供奉曰也先鐵木兒
曰奴剌丁並也遜真公主所生內供奉曰伯都庶
出女七人曰也遜真為千戶怯薛夫人曰蒙哥為
魯王愛牙赤妃曰闊闊失為宗王小薛妃曰梭台
為宗王罕差妃曰燕哥曰晏忽都朱適曰寶奴為
宗王徹徹禿妃孫男五人曰鐵木兒也不干丞相子
也昭勇大將軍嗣左都衛使遷中奉大夫通政使
曰完者鐵木兒丞相子也曰按馬思不花曰阿塔赤者

並淇陽王子也曰合八沙輝武王子也孫女五人曰八迭兒為宗王沙剌班妃曰奴只罕為親王朔思班妃曰不魯合只罕為越王阿剌答夫里妃曰卯兒罕白班丹俱幼曾孫一人朶烈不花鐵木兒也不干子也王既葬二年樞密副使野訥傳詔中書曰故淇陽忠武王其視故廣平王月兒魯為之建碑都城健德門外命翰林直學士明善撰碑文平章政事珪書丹翰林學士貫篆額臣既受命懼不克奉明詔乃從其家得其世次行實則歛袵而論曰惟天朝一家九州四海遐迩畏威懷德者盖許

愼氏與有力焉惟許愼氏五世六王六太師始終
恩數赫奕者實天朝有大造焉然忠武王之爲父
輝武王丞相淇陽王之爲子以慈以孝移仁移忠
宜乎男婚帝族女媲王家入垂子則出垂臣範巖
巖焉韡韡焉世有令臣蓋將與天朝胥慶于億萬
年臣不敏敢稽首而爲之銘詞曰
維天有命聖人膺之維聖創業賢臣輿之維家開
國孝子承之嗚呼休哉孰足徵之赫赫
太祖寶啓帝圖桓桓淇王為帝前驅淇王子孫四
世惟肖徛忠武王克忠克孝爰猜忠武始事

世祖夙夜左右無怠寒暑親猶股肱親猶腹心我
聞古人斯焉在今朝有柄臣肆其欺姦廷爭面指
群罪不睹舉賢於側才足經國試諸方伯竟為良
弼　帝曰上賢可保可師爾卿大夫及予倚毗北有
金山世扞反者朝用旰食邊將汗馬詔往督師衣
食子士毋使寒飢招徠迷子凡十一年反者破膽
投戈自縛執迷孰敢敵人有言昔也任醒使我盜
兵蒙與天爭　天子神聖公甚英明賴公之英得為
天氓　帝曰公功進爵為王旅力尚強求清我疆驅
馬來朝告我　今皇一疾不起兩宮震傷飾終既備

登嗣之良忠武之子三相兩師婦皆王女女皆王
妃古亦有君莫我君仁古亦有臣莫忠武純烈烈
大勳與日同曜淇陽真封子孫世紹忠武神靈從
帝遊天勒詩貞石垂美萬年

駙馬高唐忠獻王碑　　閻復

大德九年秋七月詔諡故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
爲高唐忠獻王曾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追封高
唐忠武王曾祖妣阿里黒爲高唐王妃祖駙馬孛
要合爲高唐武毅王祖妣皇曾祖姑阿剌海別吉
爲齊國大長公主父駙馬愛不花爲高唐武襄王

妣皇姑月烈為齊國大長公主忠獻王前尚皇姊忽荅的美實追封齊國大長公主繼尚皇女愛失里追封齊國公主從介弟高唐王朮忽難請也恭承卹典命府屬王元舉狀先世勲德謁銘麗牲之碑謹按家傳系出沙陀鴈門節度之後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為部長亡金塹山為界以限南北忠武王一軍阨其衝

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吞諸部有國西北曰帶陽罕者遣使卓忽難來謂忠武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汝能為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忠武素料

太祖智勇終成大事決意歸之部衆或有異議忠
武不從即遣麾下將禿里必答思賫酒六榼送卓
忽難於
太祖告以帶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
太祖祭而後飲舉爵者三曰是物少則發性多則
亂性使還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　上詔忠武曰
日吾有天下奚汝之報天實監之且約同征帶陽
會於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既收帶陽天兵下中原
忠武爲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爲蠕昔異議所
害長子不顏昔班死焉武毅尚幼王妃阿里黑挈

之偕循子鎭國夜遯至界垣門已閉詐於守者縋垣以登逃難雲中

太祖聞忠武死悼痛不已戎事方殷未暇洽也雲中旣下詔求王妃二子得獲賙卹孤嫠甚渥鎭國至封北平王握金印武毅自鄰亂

太祖攜征西域還年十七鎭國已卒繼封北平王尚齊國大長公主仍約世婚敦交友之好號按達忽荅鎭國之子聶古解亦封北平王尚

睿宗皇帝女獨木干公主畧地江淮殁於戎事詔以興州戶民千計給葬其戶至今隸王府齊國大

長公主明慧有智畧　祖宗征伐四出嘗攝留務軍國大政率諮禀而後行師出無内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初武毅未有子公主爲進姬侍以廣嗣續鞠育之恩不啻已出子男三人長君不花仲武襄王季拙里不花君不花尚
定宗皇帝長女葉里迷失公主從
憲宗皇帝伐宋至釣魚山宋人堅壁不下我師環攻宋卒乘壁而詬傍有坐而張盖者以謂弧矢莫我及也君不花素善鞭箭射之以顛遂拔其壘三子曰囊加斛曰丘隣察曰安童丘隣察尚宗王阿

直吉女回鶻公主國朝之制凡宗室之女皆稱公主武襄雖貴爲帝壻揔戎日多家居日少中統初釁起鬩牆敗叛將闊不花於按檀火爾歡獲其屬鎭海濟南之役環城當南面冦數出南門禦以勁兵輒復內竄以至授首還率所部從大軍伐叛西北敗叛王之黨撒里蠻於孔吉烈數日之間會戰凡七俘獲甚衆撒里蠻尋復來歸拙里不花鎭雲南而卒子火思丹尚宗王卜羅出女竹忽真公主

武襄所尚齊國大長公主

世祖皇帝季女也生四子長忠獻王次也先海迷

失早世次阿里八解眈嗜儒術尚宗王完澤女奴
倫公主今高唐王尚宗王兀魯斛女葉縣干真公
主早卒再尚宗王奈剌不花女阿實秃忽魯公主
女三人必扎匣爲　皇兄晉王妃葉里彎爲宗王
按攤不花妃忽都魯爲河間王也末干妃忠獻王
生長北方金華之用固其所長而崇儒重道出於
天性興建廟學裒集經史築萬卷堂於私第講明
義理陰陽術數靡不經意宗王也不干叛率精騎
千餘併行旬日追及之時天盛暑將戰北風大起
衆請勿戰王曰盛暑得風天贊我也策馬以先大

敗敵軍殺掠殆盡叛王以十餘騎竄是役也王身中三矢一矛斷其鬚凱旋詔賞黃金二鎰白金千鎰　聖上御極之初特頒金印封高唐王駙馬封王蓋自王家始王以西北未庭請往征之詔初不允請至再三方許之將行誓曰邊塵不清義不旋轡大德改元夏四月與敵遇於伯牙思或謂俟大軍畢至戰未晚也王曰丈夫為國死敵奚以衆為於是鼓噪而進大破敵軍殺傷甚衆擒將卒百餘人以獻詔嘉其勇果賜以
先皇所御貂裘寶鞍繒錦七百介冑兵器有差二

年秋諸王將帥會于邊共籌邊事咸謂往歲敵無冬至之警宜各休兵境上王曰今秋候騎至者甚寡所謂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兵備不可弛也衆不以爲然王獨嚴兵以待是冬敵果大至彼衆我寡三戰三却之王乘勝追奔逐北深入險地後騎莫繼不虞馬傷而仆至陷敵域敵初待以壻禮數欲誘降應對之際皆效忠保節之語又欲妻之以女曰吾不覩 皇太后慈顔非
聖上面命不敢爲壻卒不能奪其志 上憫王陷敵欲遣使理索未得其人王府臺臣曰阿昔思往在

戎陣嘗薦王於險衆推其可用乃遣使敵一見王
於稠人中首問兩宫萬安次問嗣子安否語未竟
輙爲左右所蔽翌日遣還王竟以不屈而終嗚呼
昔忠武以一旅之衆經綸草昧去僞歸真繼以北
平父子武襄昆仲被堅執鋭畢命邊陲以死勤事
至王凡四世矣蓋王平生潛心聖學綱常之分了
然於胷中知義重於生故臨難無苟免可謂無忝
爾祖矣至王於世締國姻奕葉封王河山帶礪子孫
世爵聖朝所以崇德報功斯亦至矣初王之北也
世子主安甫脫襁褓詔以其弟朮忽難才識英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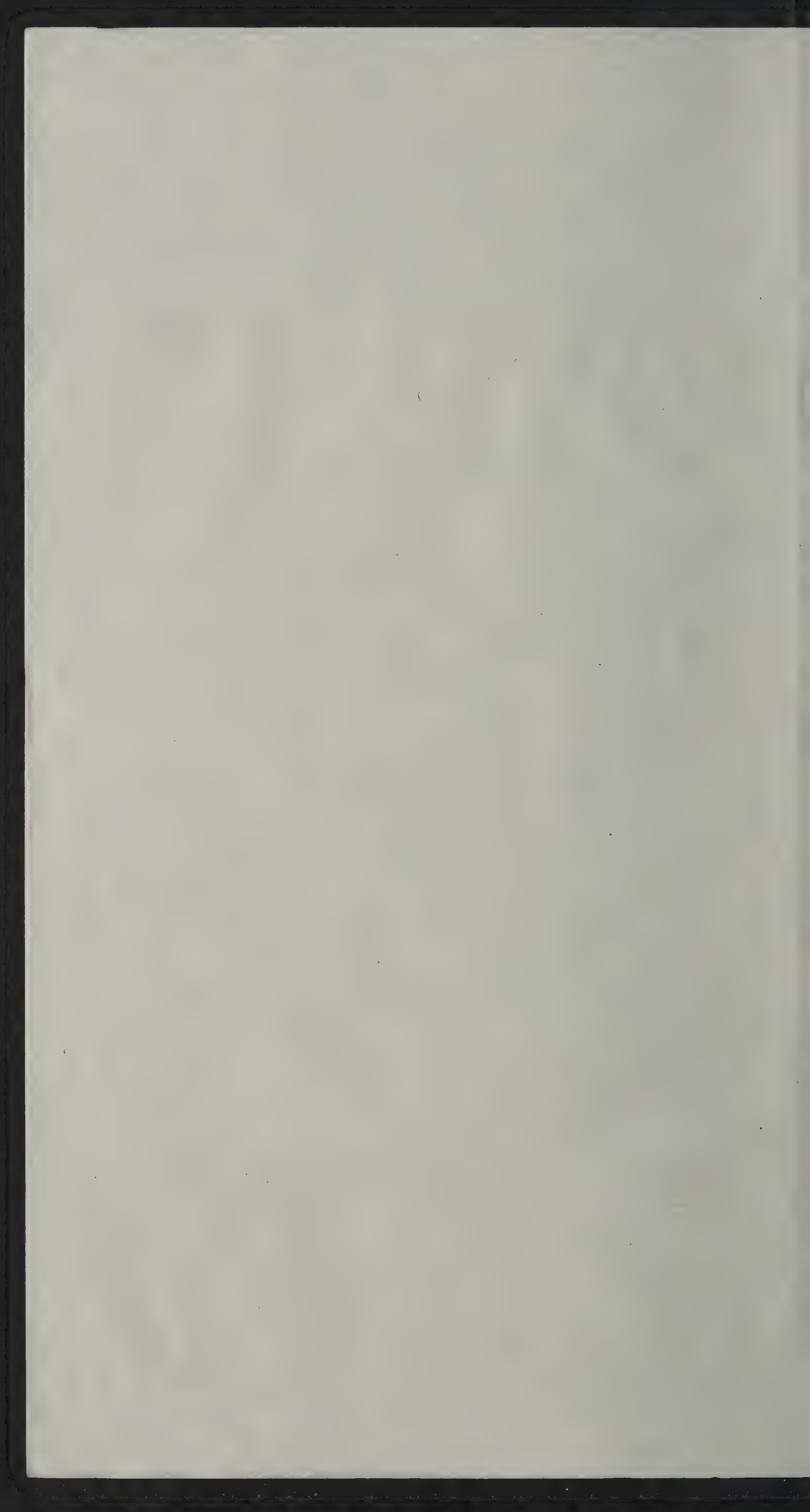
授以金印玉帶海東白鶻封高唐王襲爵之後恪守父祖成業撫民御衆境内乂安時齊國公主卒已久凡王之珎服秘玩悉令謹厚者掌之以需世子成立又慨兄死節及先德闇而弗彰俾元舉走京師列其事以聞光荷封謚之號其孝友敦睦雖儒素承家有不迨焉嗚呼賢哉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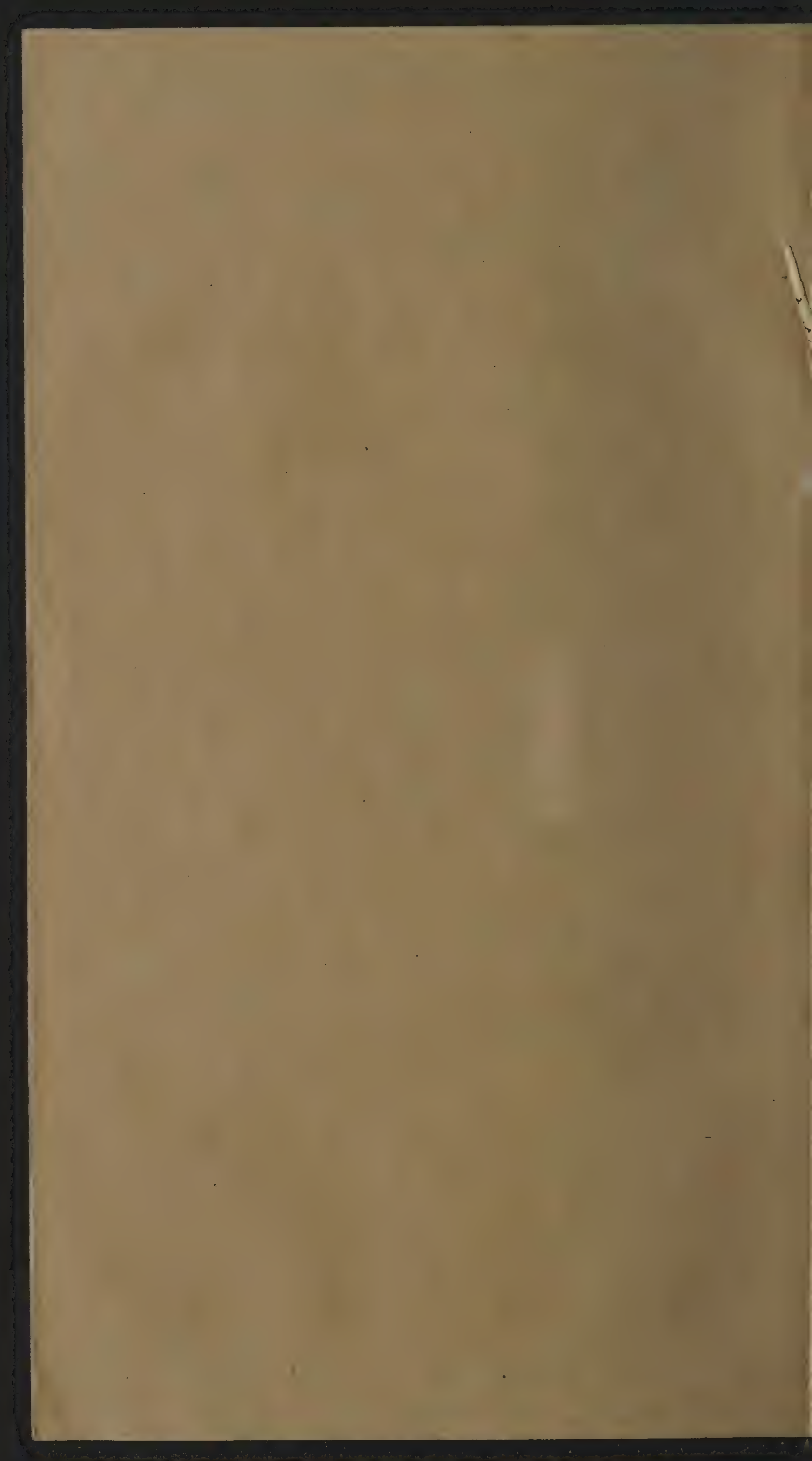
大祖聖武握乾綱風飛雷厲起朔方忠武華冑踵後唐疆界南北司壕隍有國西北名帶陽射日之弧期共張告以僞謀吞厥疆孤忠竟爲寇所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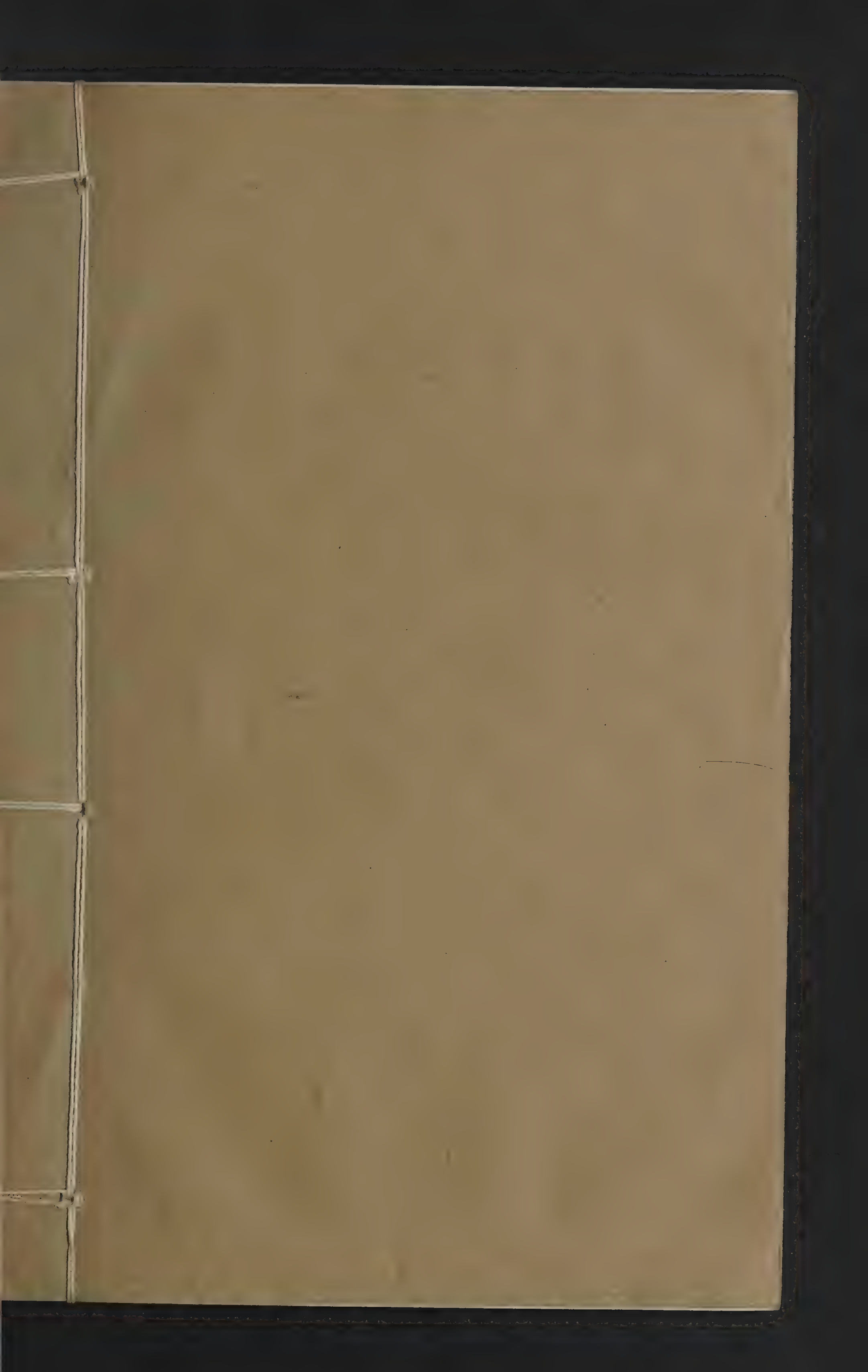
帝聞其死久盡傷世姻汝綈寵渥彰鎮國金鈕何煒

煌武毅繼踵服王章子復尚主歿戎行一門三將
迨武襄東殄海寇斧其吭北禦邊釁平鬩牆偉哉
高唐忠獻王外孫衍慶疏天潢帝姬再降惠澤滂
尊師重道興郡庠俗袵金革北方强禮義一變齊
魯鄉英風勁氣直以剛捐軀報國分所當千載烈
日橫秋霜河山誓爵奕葉昌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三







國朝文類

七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四

碑文

丞相東平忠憲王碑　　元明善

皇帝嗣寶曆御宸極拜大司徒栢柱為中書左丞相明年制贈乃祖孔温兀答推忠効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木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武賜碑額曰元勲世德廟食東平別賜故中書右丞相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東平忠憲王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四

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碑建大都良鄉之通逵
猗歟盛哉是舉也其思烈祖創業之艱念功臣宣
忠之亟勉丞相奮庸之恭歟臣承詔猥當執筆謹
按東平王世家忠憲王諱安同姓扎剌爾氏五世
祖是爲忠宣王親連天家世不婚姻
太祖皇帝起兵與乃蠻人戰我師敗績七騎走利
追兵尾及困乏絕食忠宣多力走水次縛致二歲
槖駞炙其肉啖
太祖太祖馬憊六人相顧忠宣遂以已馬濟
太祖步射賊而死子五人第三子曰忠武王是爲

忠憲王高祖忠武與博爾术博爾忽赤老温佐

太祖定天下號爲四傑

太祖戰失利單走澤中天大雪忠武與博爾术張

馬韉蔽　太祖卧旦起視跡二人之足不移

太祖從三十騎行磵谷間遇群盜突射忠武三發

三殪徐撤馬韉障

太祖叱騎戰賊賊問知忠武名乃解去克烈主王

可罕忌　太祖嚴兵襲我我得其謀

太祖與忠武等悉精鋭迎擊王可罕敗走死諸部

以次服　太祖即大位官制簡止置萬户二乃以

忠武爲左萬戶從破金師二十萬于野狐嶺北師
由紫荆口入忠武專征遼東西諸郡諸郡悉平詔
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券傳國永世太
行迤南盡委經畧金主奔汴忠武建牙雲燕南平
趙魏東定齊魯西擊晉秦中原之地盡爲國守四
十年間無役不從無戰不在破國覆邑惜殺禁剽
風降景附懷仁歸義癸未三月薨于聞喜遺命以
未滅金亂爲恨子曰孛魯忠憲王曾祖也嗣國王
奉詔討夏攻銀肅二州斬甲首數萬禽大將塔海
詔分諸功臣邑門功第一食東平郡李全盜據益

都帥師圍全全窮出降山東安戊子三月薨于鳳
山子七人塔思嗣國王忠憲王祖考也夙以忠孝
自許奮曰大丈夫受恩明主要須決機兩陣之間
取功名以報國家庶不墮我先烈
太宗皇帝攻鳳翔將兵戍潼關從攻河中追斬守
將從戰金師于三峯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完顏
合達樞密移剌蒲瓦朝行在所　上顧之曰　先帝肆
天功建鴻業諸國悉皆臣妾獨爾東南鴟張一隅
朕欲援桴鼓衆親繫爲王爾意何居起對曰臣不
逮先臣武然奉　天子威靈汎掃淮浙取彼山川歸

我版籍臣敢不以死自力攻爾不煩大駕蹂畢濕
之地上喜曰塔思終能成我大志從皇子曲出南
征挼宋襄陽侵郢陷光州略安慶巳亥三月薨第
三子曰霸都魯忠憲王父也
憲宗皇帝命佐
世祖軍由蔡伐宋馳檄諭江淮人帥師與
世祖會鄂渚　憲宗崩内難方訌
世祖以武靖總師留戍而還及踐大寶嘗曰朕居
此以臨天下霸都魯之力也蓋昔者與論形勢之
地武靖曰帝者必居中撫八極朝覲會同道里惟

均中都南俯吳越北接朔漠左控燕齊右挾韓晉大王必欲佐天子一大統非此不可至是定都于燕故有此旨未幾薨于軍大德八年制贈推誠宣力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武靖夫人弘吉烈氏

昭睿順聖皇后之兄也追封東平王夫人子男四人長即忠憲王次定同次霸虎帶次和同嗣國王女二人長適國戚木蘇次適大傅淮安忠武王伯顏恭惟忠憲王自中統初年

世祖皇帝命掌環衛之政令位百僚上太夫人入

朝　皇后一日　上適叩及忠憲太夫人起奏曰妾
不敢自薦妾子以欺罔聖聽安同年少公輔器也
上曰以何期之太夫人曰朝囬必求咫公論天下
事未嘗目一輕淺謂然也以是　上默四年反者平
執叛黨千餘人論之如法　上問曰朕欲悉死此黨
時年十六對曰兩主爭國彼安知有　陛下且甫定
神器不推曠蕩之恩顧奮私憾殺無罪人何以安
反側　上驚曰少年何以得老成語卿言誠開朕懷
千人皆生至元二年拜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別
食四千戶辭曰曩爾宋竊號江南方宏聖略奮神

武以臣謬膺宰相獻笑三方宋彛生侮 上改容有間曰孰思無以踰卿其勿辭奏請燕王省可中書大政奏召大儒許衡衡至詔議中書事衡辭以疾忠憲親候於邸語移時甚契及還籌思累日不釋上特召衡諭之曰安同練事未熟善左右之卿所陳語使達朕衡對曰丞相資識聰敏雅有定操稽古獻議即解要領臣敢不竭愚鑿有四年奏曰碩德如姚樞輩三二人可議中書省事 上曰此輩固宜優禮五年阿合馬議立尚書省乃先奏忠憲三公詔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同國之柱石一

日不可出中書進三公是崇以虛名奪其實權也衆起和之事挫不行六年大兵伐宋先規襄樊廟謨也七年奏曰臣近言尚書省宣奏如制其大政令大章程聽與臣議然後得聞今尚書臣違詔徑行上曰阿合馬恃朕信用敢爾自專勑尚書如前詔八年陝西行省臣言歲飢盜熾若不顯戮無以威衆奏曰盜犯強竊當罪重輕一切處死法何以立罪入死者待報從之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皇后弘吉烈氏以玉冊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十一年劾奏阿合馬欺國害民

有徵數事又奏各部及大都路官阿合馬奏擬非
人乞加黜汰十二年詔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
子北平王出鎮北圉遂留極邊十年不與朝廷通
二十一年三月從北平王歸 上召入勞之留語卧
内四鼓而出冬十一月復拜中書右丞相進金紫
光祿大夫詔天下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
世榮略曰人思至元初治不能忘也去春丞相安
同還自北邊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
治期可立而待果承恩命再領中書貴賤老幼喜
動京師時政之治與不治民心之安與不安繫丞

相之用與不用爾又如大夫玉速鐵木兒丞相伯顔朝廷專任三相事事咨而後行無使纖人從旁沮撓能者進能善者行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又安用掊克在位倚以爲治哉其年世榮敗中書條上世榮所爲掊克諸事詔皆罷之奏漕司諸官 上曰平章右丞固取朕裁餘皆卿事顧欲一一相煩有失寄託初意因奏曰比覺聖意欲倚近習爲耳目者臣猥列台司所行非道從其彈射罪從上賜柰何近習伺間抵隙援引姦黨曰某人與某官以所署事目付中書曰準勑施行臣謂

銓選自有成憲若此廢格不行必有短臣於 上者
幸 陛下察之 上曰卿言甚是妄奏者入上其名
二十四年 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
乞不用桑葛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尚書省屢上中書印
不許明年罷相止掌環衛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
疾薨于京師樂安里第春秋四十有九 上悼惜久
之曰人言丞相病朕謂不然果喪良輔詔重臣監
護喪事家老一無所受素車樸馬歸葬只闌禿之
先塋忠憲王嶷然若山莫捫其高湛然若淵莫測

其深其粹如玉其精如金其嚴如秋其溫如春夷險安危死生榮辱確乎中處一皆不動年十八入相薦引端良責成職任漢士如史丞相天澤姚左丞樞許左丞衡商參政挺實學士默尤傑者也立御史臺以正紀綱立太常寺以崇禮樂劇除苛虐開布寬平抑奢尚儉薄征厚施由是朝廷清明海內寧壹倉庫滿盈年穀屢豐　天子嘉之曰安同爲相朕寢乃熟時向承平方與諸儒經畫典制賛理樞機以宗社尊安爲已任以民物阜豐爲己責一政失平一物失所慘然不樂改而後已公退府南

開一閤延進賢士大夫講論古今治道評品人物得失亹亹應接不倦而請謁絕跡於清門居第一堂一廚或請創兩廡粗備燕息者乃曰身足於庇完矣餘室何用神觀端嚴望而尊敬每旦暮出入過者拱立目送曰是吾安相也及薨木介三日天下聞之識與不識無不驚哀至有失聲者曰賢相死矣吾復何望薨後十年御史臺及集賢諸儒請加贈謚以昭明德制下乃有今爵封謚以及父武靖王夫人怯烈氏封東平王夫人子元都台嗣掌環衛　成宗皇帝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領太

常寺事大德六年正月十一日薨年三十有一
武宗皇帝制贈輸誠保德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簡婦篤思剌氏
封東平王夫人男孫一人即今丞相女孫一人適
淮安忠武王之孫樞密副使囊家帶之子同僉樞
密院事相嘉碩利丞相幼從太夫人鞠育稍長兼
事華學凝然端大已兆偉度年十二事
武宗嗣掌環衛
仁宗皇帝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使俄遷榮祿大
夫大司徒太常如故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開

府儀同三司延祐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六月陟
百揆自初仕介特不阿剛廉有制衆已有忠憲王
之望及作相上輔　聖主下率群僚恪司彝憲壹殉
至公明嚴峻潔苞苴自絶方爾謀叶八座道即天
工共成聖元無大之業臣稽首論曰忠憲王襲累
葉之勳抱絶倫之德膺
世祖紹統之初際聖代建極之盛天度夙成英猷
大肆遠徵近禮廣詢博采鴻儒獻其所緼智士竭
其所至治化油然以隆風俗淡焉以厚至元之初
何減漢文之世俾得展能專理期之致寧収效所

書蓋不止此然房喬杜晦顯烈寡傳第功絜德爲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于前或承于後論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嗟乎其始出鎮也誰歟其再罷相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合馬桑葛也之二罪魁孰與並立良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煙有時蒙蔽真風元氣盪滌斡旋廓乎清明可跂而睹忠憲王之表表在天下是已若夫紀竹帛銘鍾鼎光在邦家不得騰實同里而垂休　華夏播烈蠻夷未必不在斯文其辭曰

正統天斬不永以畀猗維帝元眷命無已烈烈
太祖衆始一旅四傑起輔如龍如虎敵師陸梁走
撻之楚諸部大人崩角啓處侃侃忠武秉鉞專征
薄伐遼霫至于海城戮頑植愿百邑告寧乃趙乃
魏自燕南兵齊會歸明血戰晉并斬關入秦咸鳳
莫京取厥鯢鯨鼇倪不驚金人扼河踞蹐偷生有
據上游帝建九斿有開輿圖 帝撫八州於穆
世皇嚮出東方爰相忠憲抒誠進良兩相廿年萬
彙皆昌徵車四馳元老奏康更褒迭進無材不揚
文物其章化道之祥而圖也大而見也定而行也

公而守也正巍然山立賞淑罰慝風行萬國定知
誰力忠憲之職
世皇之德緊今丞相相明天子天子倚毗臣無有
比何以熙載第思盡已地紀天經日月重明民安
物阜海寓晏清布寫公方持守盈成維祖規模維
孫儀刑在履之貞在繼之靈文武三相聖輔 三帝
光輝接日勳庸蓋世維元世萬維 帝葉千維無窮
年尚徽相賢尋河可源凌岱可巔苟稽高遠靡趾
方邊景行其全不在斯鐫不在斯鐫奚求夫傳質
之自天風雲與宣文鼇負石炳燿山川

丞相淮安忠武王碑　元明善

天以正統命帝元

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博爾朮木華黎博兒忽赤老溫四傑輔之滅克烈滅乃蠻滅夏滅金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宋承中華之運西距蜀楚東際吳越盡有荆楊益三州之野

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弘大略發兵二十萬授丞相伯顏不三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固勞造化儁功偉烈寔由折衝四傑開之於其前一相擴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無疆歷服至于億萬

維年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廟廷有以也夫謹按
太傅淮安忠武王諱伯顏姓八隣氏蒙古部人曾
祖考术律哥圖以其兵從
太祖討定諸部嘗爲千夫長贈推忠贊治功臣太
尉開府儀同三司柱國追封淮安郡王謚武定祖
考阿剌嗣官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從
憲宗皇帝征蜀卒于軍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謚武康考
曉古台佐宗王旭烈開西域執國事以沒贈崇仁
迪慶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淮安王謚武靖至元初年王奉使 天子
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
事朕遣介還報建謀發令才恒出廷臣上由是
上愈益賢之勑中書右丞相安同女弟
昭睿順聖皇后姊之女女王若曰爲伯顏婦不慚
爾氏矣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慶明
朝野晏清號爲極治七年改同知樞密院事十年
持節奉玉冊立燕王爲皇太子十一年復拜左丞
相總襄陽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
江南汝其今體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

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纂嚴禡師啓行溥郢
州溧水溢塗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
此潢潦耶虔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郢城恃江爲
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潛由平江堰盪舟而過
郢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郢人不敢逼平
章阿术公適至郢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
戰禽沙洋守將壓新城而軍列沙洋俘馘城下不
應城隨佩沙洋降將黃順金符上爲招討使炫其
榮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款遣別帥受之
降阿术公使右丞阿里海牙來期渡江不答明日

又來又不答阿朮公自來王曰此大事也 主上委吾二人餘可知吾實乎潜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我遣奇兵襲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岸宋戰艦屬江中餘三十里我以白鷂千艘爭陽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阿朮公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二月也明旦王戰夏貴江上兵奪陽邏堡逸夏貴諸將請曰貴大將而逸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我師既渡

江將佐咸賀王曰 天子威靈阿朮武勇將校用命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漢陽人皆下留阿里海牙守之規取荊湖王與阿朮公等東兵興國蘄黃南康江州望旗輒靡殿帥范文虎以安慶張都統以池州來二月都督賈似道舟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賈勇索戰軍容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獲都督府符印斬虜無算太平寧國建康無爲鎮巢皆送筦籥請城主行省駐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乃開倉振飢發醫起病人大歡喜曰

此王者之師也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王上奏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江海遺患留悔矣上語使者曰詔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十二年七月詔王入朝進右丞相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以阿朮為左丞相賜從戰功臣爵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於淮安同左丞相畫揚州未下十月王馳至鎮江分軍三進參政阿剌罕以右軍出建康道參政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咸會臨安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

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師果降阿剌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來請降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皐亭山宋主遣其臣賫國璽奉表納土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府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衛罷易官府錢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為天助宋主求見王曰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左丞董文炳鎭臨安經略閩越四月獻宋主趙㬎謝后全后于上都 上御大安殿降封㬎為瀛國公遣大臣告成功於太廟 上勞王王再拜謝曰奉 陛下

成算阿术效力臣具員而已何有功能詔以陵州藤
州增食户為六千同知樞密院事十四年宗王失
烈吉畔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戰
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失剌吉
走死十八年詔從皇太子撫軍北鎮諭太子曰伯
顔才兼將相行全忠孝故命汝從皇太子次舍必
與論天下事待有加禮別吉里迷失者嘗誣王以
死是年得誅罪勑王臨視王與之酒愴然不顧而
回 上問其故對曰彼罪自致臣若臨刑人將不知
天誅之公也 上賞其量二十二年宗王阿只吉失

律詔王代揔北軍遠斥候謹隄防足兵食明賞罰
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避二十四年宗
王乃顏將反報者遝至詔王覘之多載衣裘以往
至其境輒賜驛人乃顏讌王王以大義語乃顏乃
顏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趍出與其從者潛分三
道以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逓遂脫追騎
以其實聞佐 上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帥漢軍得以
漢法戰金剛奴塔不帶進逼乘輿漢軍力戰賊不
能陣而走及禽乃顏王之謀畫居多二十六年加
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揔北軍討叛王明里

鐵木兒大戰敗之明日捜其伏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開諭明里鐵木兒其人奉書以泣有諸王于上者詔以御史大夫月兒魯那演代之居王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三驛王遣使語大夫曰所至姑止待我翦此寇卿來不後時海都帥大兵以入寇進我退如是而南七日衆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武若是果懼戰胡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王曰海都入吾境持重而毆邀之則遁誘使深入一戰可禽諸軍必欲速戰戰非吾憚果失海都誰任其咎衆曰請任之王麾軍邀擊敵兵大敗殺虜幾絶

惟海都脫走乃召大夫至軍授印而去三十年十二
月驛召至大同　上不豫明年正月宮車晏駕遣
使召　成宗于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兵馬使
請曰在鳴暮鍾日出鳴晨鍾問其故對曰防變起
也王曰汝將為賊耶其如平日宰臣請誅盜內府
銀者曰幸赦而盜不可長也王曰盜何時無今以
誰命誅人其守正體大多類此四月
成宗即皇帝位于上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
按劒陳　祖宗寶訓述所以立
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五月加

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　上意欲王入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送兩罌美酒我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陳非便樞密臣庇之有詔問王王已病張目對曰罷行樞密兵柄一歸行省於國事爲完三院遂罷是歲十二月薨于京師甘棠里第春秋五十有九遣重臣來賵勑百官送葬送者盡哀葬于白只剌山之先塋夫人別宿真即扎剌爾氏封淮安王夫人再娶斗奴氏生三男子買的正議大夫僉樞密院事囊加台通奉大夫樞

密副使朵真普未仕俱卒副樞娶丞相興元王孫
中政使買苟之女生一男子一女子男相嘉碩利
正議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女適資德大夫大都留
守晃元兒不華王薨
成宗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仁宗皇帝賜鈔十萬貫畀江浙省臣廟祀臨安
皇上勑建碑于都城之郊賜額曰開國元勳佐命
大臣之碑命臣明善製其刻文臣聞忠武王天質
高厚風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廉當大任而不

恐遇大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愠莫測恒負天下之重以神器尊安爲務仁視群品無間親疎義使英材無比適莫故四海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一二十萬猶將一人賞罰信紀律彰大將稟命仰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父母未嘗妄戮一卒未嘗妄戕一物貨財不足移其心聲色不足惑其志師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不易雞犬無驚歸馬蕭然囊惟衣被畢事還朝口不言功連出緫師無役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由間氣良相名將見諸行事乃知宇宙之間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弼成

正統騰耀始日力扶寶運播烈終年請即是而作
頌頌曰
世祖聖神地翕天開陽施陰闔鼓盪風雷駕馭群
才鞭笞九垓糞掃宼菑祥慶有來糾糾雄豪英英
俊髦桀世之遭陋時之逃或秉樞機或建旗旄纓
冠自獻文奮武招維忠武王胥會明良雄圖遠韻
聖度恢張制曰伊賢當吏天子左官諸侯奚爾器
使乃命之相乃命之將爰資弼亮爰資開盪嗟茲
中土鼎峙三主既殄其二一也無武天生聖人賚
之良臣頸組厥君稽顙軍門東涉扶桑西跡虞淵

北盡窮髮南極玄蠻咸受正朔襲我衣冠委勲不
居歸衛帝廬出總北師馬騰士娛與目睢盱望入
中書鉅材乃儲翊運是須肅將天威劍而登殿揚
命群王群王自悏棄　帝御天下拜登讌是日徵王
慶會幾變始知
世祖神幾先見故抑王庸留垂後憲稽其一德始
終交盡抒誠兩朝力殫無靳進官三公心不增隆
追爵一王道不加崇維王達節高抱孤忠維王獻
能茂建元功紀勲竹帛鑄銘鼎鍾並日不滅與國
無窮勅臣作頌勒之貞石昭示萬國來著臣則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四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五

碑文

丞相順德忠獻王碑　　劉敏中

故太傅右丞相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立柱國順德忠獻王答剌罕旣薨之五年皇慶改元之秋　上詔中書故丞相答剌罕弼亮三朝功多不可以不顯其相地盧溝通達旁勒碑焉且詔臣敏中撰文臣竊惟有國致治難得賢爲尤難是以古之聖主得一賢則信任之尊顯之使得以盡其能又必襃崇之表異之示不可忘其

勞若太常之紀盟府之藏鼎彝之勒麒閣雲臺之像不一而足重得賢之難也我　元聖聖相承天佑生賢相臣將臣炳烈相望人才之得於斯爲盛若夫懷遠圖而略近功先大綱而後小數蘊江海之量負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而人服處難而無所惑履變而不可奪端委雍容而朝廷尊安天下受其賜則忠獻王其人乎　上之所以眷眷焉不忘而王之所以荷此表異之渥也宜矣嗚呼聖人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于玆焉見之臣謹按王諱哈剌哈孫朔方人其族爲斡羅那氏襲號

答剌罕曾祖考諱啓昔禮贈推忠佐命宣力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武
祖考諱博理察贈協忠翊亮定遠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毅考諱囊加
台贈宣忠効節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愍曾祖妣哈剌真氏祖妣
完者氏妣脫魯哈納氏並封順德王夫人忠武重
厚有英才遇
太祖皇帝於飛龍見躍之際知可汗將襲之趣告
帝爲備果至我兵縱擊大破之尋并其衆以功擢

千戶錫號答剌罕時官制惟左右萬戶次千戶非勳戚不與答剌罕譯言一國之長　帝謂侍臣彼家不識天意故來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爲自在答剌罕矣因賜御帳什器及宴飲樂節如宗王儀是後所下郡國由奉聖大同至陝西西域土番雲南遼東未嘗不從摧堅蹂强以死力自效壬辰太宗皇帝略地河南忠武間出太行反擊燕有功會病薨子十二人其三忠毅也以勇鋭服衆從睿宗皇帝取汴蔡滅金丙申錫分邑順德病薨二子次爲忠愍果毅有謀以近侍從　憲宗皇帝伐

蜀多勞績戊午薨于軍於是王甫及歲而識悟異
凡兒目不視戲稍長善騎射尤習國書聞儒者談
輙喜至元壬申
世祖皇帝録勲臣後一見異之命襲號答剌罕長
宿衛百人夙夜共職惟謹嘗從獵馬蹶傷面上直如
常　帝命醫視眷益重明年秋九月　帝御萬壽山
王侍賜金段諭曰汝先世勲大朕且大用汝又明
年春丁毋夫人憂哀毀踰禮是冬十月　帝獵三不
剌歸語皇太子曰答剌罕非常人比可善遇之乙
亥江左平賜廉欽二州益其邑乙酉拜大宗正賜

珠衣一襲時郡縣因盜詐者上宗正決屬當遣使
決死囚諸道王重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勘奏決
者僅六十人耳尋赦下所活數百人大同民群鬭
毆鷹房二人死近臣以變聞　帝怒亟遣王治止坐
其首鬭者京師有以僞造楮幣連富民百餘家王
盡釋之保定諸郡旱民當輸米京師多以輕貲就
糴有司撫爲姦欲沒其產賞告者王得其情皆縱
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集又何罪爲柄臣擅威福
益橫知王惡己忌之數曲爲邀致竟不一往其家
僮冒禁殺牛有司莫敢詰王致以法益忌謀撓王

以多事奏請江南囚亦隸大宗正莅決王曰彼閒
民教令未孚若一切繩之恐生亂 帝是之而止辛
卯 帝念湖廣失治欲遣近臣往莫宜王臺臣奏答
刺罕在宗正決獄平即去恐難其人 帝曰彼地朕
嘗駐蹕治非斯人不可王遂行隨賜以玉帶授榮
祿大夫湖廣省平章政事湖廣南瞰交趾占城西
掖蜀西南接南詔東連吳會境壤且萬里而八番
兩江蠻獠布溪峒閒虺蛇起伏跳踉小戾則相讎
殺攻剽無時故治視他省劇甚王至審利病度先
後簡僚佐撫兵民威行德流善遂頑革錢粟刑獄

井井有條自宋時有巨盜嘯黨出没湖湘殆二十年不可制王選士付以方略悉擒誅之江州隷江西省有猾民餌官府恣虐凡剽船江中群盜皆與爲根究交通王知狀徑縛以來百救莫施卒眞於死遠近震悚俄置行樞密院兵民政分勢不相管姦寇伺發溪峒以閧壬辰王入覲列其不便罷之帝聞王人言廉訪官反撓吏治朕已令視之卿謂若何王曰憲司職糾姦弊貪吏所疾妄爲謗耳帝以爲然及還邊將征交趾出其境王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軍肅然乃上奏

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痏未蘇乃復有事非國善謀也又發湖湘富民屯田廣西爲圖交趾計王以徙民瘴鄉事固難成必且怨叛遣使密奏吏抱券請署不答俄使還報罷民大悅巳而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戶五千屯田襟要謂士不死瘴癘餽餉有餘蓄實空荒之地爲邕管之蔽制諸蠻控交趾其利有六王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統焉聞諸朝到于今便之湖廣舊無夏稅柄臣援唐末末世爲徵王曰衰弊之政聖朝可行邪竟奏罷常澧辰等州大水漂民廬多死者王亟發廩爲之賑慰凡災

皆如之甲午春正月　世皇登遐王謹斥候戒不
虞境内寧肅大德戊戌九月朝　成宗皇帝于上
都　帝嘉其績授光禄大夫左丞相行省江浙視政
凡七日綱舉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然爲變入爲
中書左丞相加銀青榮禄大夫杭之耆庶伏地攀
泣馬不得前王既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每退食
延見四方賓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顯
晦年穀豐歉采可行行之凡論議先以國典參以
古制揆以時宜必當而後已其可否事猶元化之
運順無留滯惟不言利不喜變更一以節用愛民

重名爵爲務京師先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
王喟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怠乃奏營廟學
肯躬爲臨視既成朝野瞻聳選名儒爲學官奏遣
近臣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衆又郊禮久未
遑王總羣議奏行之辛丑同列以或者議倡言
世祖皇帝以神武開一統功蓋萬世　陛下未有
伐國拓地之舉以彰休烈西南夷八百婦國弗率
可命將往征王謂山嶠小夷去中國遼絕第可善
諭向化苟將非其人未見所利弗聽竟奏發湖廣
兵二萬人丁壯役餽輓數十萬將失紀律果無功

而還諸蠻要擊飢疫相仍比至將士存者纔十一
二會赦有司議釋將罪王曰儌名首釁陷失士馬
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癸卯秋拜中
書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王常言治道先守令
至是選掄益詳時號得人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
丁憂婚娶盜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春
大駕幸上都王必留守其重可知已時　帝疾連歲
權移中闈群邪交扇勢焰翕忽王以身維之姦不
得逞事以無撓丙午加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
置僚屬奏修三朝皇后及宗室功臣傳冬十有一

月　帝弗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衛且理幾務諸藩
王欲入侍疾王拒之丁未春正月宸御晚駕時
武宗皇帝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卧闕下理幾
務如故中闈以姦臣謀絕北道驛欲行祔廟禮王格
其事密記授使間走踰兩驛始得傳馳報　武宗
諸懷詐者數欲害王王不爲動内外懔懔視王以
安會　今上皇帝　皇太后至自懷姦臣希中旨
謀爲不軌三月王贊　今上皇太后擒滅其黨發
使迎　武宗四月　今上皇太后如上都王繼往
五月　武宗即大位加太保開府儀同三司録軍

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賜以　憲廟所御白貂裘寶帶未幾加太傅賜第見其子脫歡近侍和林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乃罷宣慰詔王以太傅爲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十五萬緡黃金羸十二鎰白金二千五百兩帛四百端乳馬六十疋　皇太后賜楮幣五萬緡帛二百端至和林獲盜米商衣者即斬以徇攘竊屏息行旅爲便分遣使發廩賑降口復奏請錢七千三百萬緡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千令取魚食遠者厄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

里凡十傳餽米數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
積米以待來者全活不可勝紀有飢乏不能達和
林往往以其男女弟姪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
歲糴軍餉恒數十萬主吏視利繆出納橐橐滋弊
久矣立法以遏其源稱海屯田廢弛重爲經理歲
得米二十餘萬斛益購工治器擇軍中曉耕稼者
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穀以恒賤邊政
大治至大改元戊申　帝賜大帳如親王制諸藩
稟命戎事則以宴之仍賜酒米百斛　皇太后
今上咸有賜焉天下傾耳以俟復召是冬十一月

遘疾召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勉此間金穀勿貽朝廷慮其屬以聞 帝驚愕命醫偕其子脫歡行以閏月其日薨于和林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又二天雨木冰連日 帝大傷悼遣近臣慰諭其子賜賻錢五萬緡 今上賻錢二萬五千緡勑大興尹買葬地昌平陽山南之原曰使天下後世知吾賢相耳乃胥議爲石壕柩至以是月二十有九日葬焉近而朝著遠而士民以及四方慟哭流涕嗟悼懷慕及奠于冢者無有已也明年己酉八月有封謚之命先配孫都氏繼室扎剌

兒氏昭列氏扎剌兒氏怯列氏並追封順德王夫
人一子即脫歡由近侍爲太子賓客　今上御極
遷御史中丞進大夫官榮禄大夫襲號答剌罕博
貫經史特立正言得風憲體皇慶改元壬子制加
王曾祖考而下三世爵諡大夫之母完者氏封順
德太夫人王爲人神宇靖偉簡資重寡言不見喜愠
望之儼然知其爲公輔器其在宗正也從
世皇北巡平宗王亂初入叛境王率三百騎猝與
敵遇徐整騎突出敵背連彀矢殪數人敵披靡遁
帝壯之其在中書也引儒生討論墳典至堯舜禹

湯文武之爲君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歎曰
人生不知書可乎乃館士敎其子學由是而觀王
之文武志略本乎天性奮身逢時發於至誠故其
事業之見于世剛明正大巋巍煒煒如此嗚呼古
所謂大臣者王爲無愧矣臣旣述其事乃繫之以
詩曰
漢有文成難制將變元有忠武患去未見捄聖承
天偉績共貫忠武有孫維王忠獻維嶽降靈維王
以生雲風類從近列以升穆穆
世皇群材權衡孰大子任王予是稱利器所施宗

正焉始挺然鶚立獄平政理朝有巨姦王不以齒有媚不答姦氣爲褫　帝念湖廣控馭匪宜陝之鼎司曰汝往鑿霜肅露濡化行若馳島蠻海夷悅服憮憮移杭未旬入總大政民有怙恃事有龜鏡惡者自懲善者相慶百度亹亹咸統于正　成宗上仙田邪譸張勢挾中闈構謀非常王翊潛龍寘彼斧斨伊霍之重賴其胥匡　武皇嘉之康錫三接朔方往撫有聞赫赫一夕隕星山圯棟折遄歸之望竟莫爾愜　天子曰嘻斯何人斯何紓予思其碑而辭大書深刻九逵是向尚千萬年監此良相

駙馬昌王世德碑　張士觀

至治元年十二月癸亥制贈駙馬昌王阿失高祖
孛秃爲推忠宣力佐命開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駙馬都尉上柱國追封昌王諡忠武高祖妣
公主帖木倫公主果真並追封昌國大長公主曾
祖鎖兒哈宣忠保大翊運開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駙馬都尉上柱國追封昌王諡忠定曾祖
妣公主不海罕追封昌國大長公主祖扎忽兒陳
推誠靖遠佐運贊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駙
馬都尉上柱國追封昌王諡忠靖祖妣公主也孫

真追封昌國大長公主父忽隣効忠保德輔運佐
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駙馬都尉上柱國追
封昌王謚忠宣妣公主伯牙倫公主卜蘭奚並追
封昌國大長公主公主益里海涯追封皇姑昌國
大長公主既頒卹典又詔翰林文諸石臣士觀祇
奉明詔按世系王族爲亦啓列氏以小字阿失行
忠武蚤逢興運從
太祖皇帝起朔方同諸豪傑飲水于黑河要結盟
誓經啓疆宇初 太祖遣使四方詢訪人情至忠
武所時忠武止畜一牝羊烹其羔迎勞使者又以

使者馬賚易以己之良馬使回併烹牝羊餞之使
者復命具以忠武誠款對　上嘉之遂以皇妹帖
木倫公主下嫁寔生忠定帖木倫公主歿繼尚皇
女果真公主嘗從征乃蠻翊衛左右未始少離
上閔其勞以所獲戶民多賜其部我師既破長城
右遣國王木華黎經略北京左遣忠武規取阿八
合亦馬合等城所得漢民即賜忠武且諭旨曰諸
部各遣子弟入侍時火魯剌帶哈兒八台違旨命
忠武提兵千人誅之以令衆復以所隸百姓賜之
追　上征河西扈蹕戎行備著勤勞師未旋鼎湖上

仙甫甸日忠武亦卒 太宗震悼不已曰孛秃事我 皇考宣力良多今已云亡送還本土遂葬於乞只兒仍禁其地三年如國家制忠定繼起擢爲萬戶尚宗女不海罕公主總戎南征攻嘉州破之師還卒于道忠靖從 定宗皇帝討平萬奴有功尚宗女也孫真公主忠宣先尚 憲宗女伯牙倫公主以失列吉叛屢著戰功繼尚宗女卜蘭奚公主征乃顏扈從乘輿忠勤備至 世祖憐之賜名霸突霸突譯云驍勇也維亦啓列氏世篤忠貞積慶流祉至王益大王生資英果年十五已能從征

乃顏躬擐行陣至今不懈卻敵奏功者屢矣是以
尚宗女撒兒塔陳公主歲辛丑與都兎戰射中其
足敗之　成宗録其功以皇女益里海涯公主下
嫁是生　今上皇后及晉王妃亦憐真八剌繼尚
憲宗女孫買的公主　武宗即位襲爲萬户賞賚
優渥頒金印封昌王仍置王府追　仁宗朝賜文
豹及海東青白鶻歲以爲常　今上即位賜楮幣
二萬定西馬及七寶帶各一　太皇太后繼賜楮
幣萬定子七人曰失剌渾台尚宗王木南子東亦
勒真公主撒兒塔陳公主出也曰監藏八剌曰阿

剌納失里買的公主出也曰塔海曰汝奴朶兒只監藏朶兒只臣竊惟由漢以來言世家者必曰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累將載在方策以爲美談王家由高曾以來載德象賢忠事我朝至於奕世封王一門尚主國家所以崇德報功斯亦至矣其寵貴視袁氏鄧氏宜無少讓而隆名偉績則又過之以之銘鍾鼎書竹帛其誰曰不然臣士觀謹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於皇聖元受命于天群雄入彀載造坤乾忠武崛起儷景同飜翼佐王烈執鋭被堅矯矯忠定奮其

才賢光依日月躬屬橐鞬四征弗庭所向無前在
定宗世孽竪擾邊乃命忠靖扈蹕周旋與謀帷幄
奏捷戎軒忠宣繼之不懈益虔却敵伐叛智勇兼
全篤生昌王于蕃于宣靖氛沙漠志力益殫惟
帝念勞追卹其先何以寵之國姻世聯何以貴之王
爵世延詔紀金石誓肩河山特以表忠千載永傳

曹南王世德碑　虞集

中書右丞相臣某等言　陛下入正大統道汴梁
命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也速迭兒
以其兵從至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平章

政事於法官一品當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曾大父撥徹大父也柳千父阿剌罕嘗爲大將戰功多又多死王事軍中宜追封以第一等爵制曰可有司以詔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佐運功臣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謚忠定撥徹加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如故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柳千加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謚桓毅故

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阿剌罕加贈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謚忠宣曾祖母塔拜祖母滅列母脫端濶濶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王夫人制下有勑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著文于碑臣受詔謹按撥徹蒙古扎剌兒台氏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爲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以東征西伐無不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爲

之生才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徹自其幼年已在
宿衛爲火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
又爲博而赤博而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
蓋非篤慎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
屬車所向無不在行數以徇戰掠地著功受賞
太宗皇帝即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
攻城闢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栁千繼爲火
而赤博而赤膺其父之職也以　太宗之命事岳
里吉太子爲番衛之長歲乙未濶出忽都禿太子
出師伐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戰有功拜萬戶方

是時察罕以　太祖所倚重臣爲大將位望崇甚
而也柳干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爲察罕之副
摠領諸翼蒙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
最爲重兵矣於是取陝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
擣光壽大帥察罕歿　憲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
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
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諸翼
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　世祖皇帝南
伐宋　憲宗崩　世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末黎
伯顏孛剌之地阿里不哥阿藍䚟兒渾都海興兵

爲亂不受詔命討之阿剌罕以其所部蒙古軍擊之北至昔門秃之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十兩二年濟南帥李璮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揔其衆次老倉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璮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金虎符一銀印一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泝江陵下至荆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其師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

抵杭州上方道與宋將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七千級又與宋將祝亮戰擒亮并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揔制趙某來逆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揔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及其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丞相伯顏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師東渡浙取越明台温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

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歩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所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　上嘉其功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蕞爾海島之間彌固自保有司以致討爲言

天子從之廼賜玉帶弓矢命爲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歿焉既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戸摠其軍後以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戸軍馬既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受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戸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戸摠其軍如故後二年 今上皇帝南還京師將有大正于天

下道過汴梁今太保伯顔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起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自倍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師行庚戌進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戸府都萬戸九月庚申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戸壬申　皇帝即位大明殿建元天暦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戸事甲戌禿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已卯哈剌赤渾

都帖木兒阿剌帖木兒之兵軍昌平縣東白浮村帥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衂摠兵者或執或敗走北面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凱於朝有勑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以爲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摠兵者也先帖木兒等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勑撒

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舊官復拜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五月　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十月癸卯　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屬橐鞬以備干城恪恭職事朕用嘉之其以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十一月丙寅以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已已有封贈之命嗚呼　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勳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諗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

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戎行氣決志憤以能成功也　世祖皇帝旣定海內以蒙古一軍留鎭河上與民雜耕横亘中原故將委忠君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且遠矣　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造昧之久奮名義以致討夙逆應天人而歸履大位固歷數之所在也若曹南王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真王之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禄方未艾也嗚呼偉哉敢再拜稽

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在 太祖受命自天 聖子神孫師武用宣
世祖赫赫一是萬國虎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
興承國肇基廼執干戈廼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
奔奏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揭桓毅益信以崇
帝討王誅無往不從金氣既衰宋亦就殲兼弱攻昧
我師我督截彼淮浦其流湯湯蹀血以終厲我國
殤克繼父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 世皇是輔肅
肅南征絕江擣城左纛振旅馳追不庭 世皇御
天於鑠如日式圍不遺聲教廼訖于時出師有專

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掌衛載兵遡江薄海列
郡風靡有順無悔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闢柵兒嬉
孰當吾鋒斬將連營覆卒盈野廼會元戎于城之
下孌孌孱孱解壐入朝掠其餘疆曾不崇朝既定
甌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位
以序升入覲　天子龍光是承　天子曰嘻蠢彼
海裔爾相予左帥士以濟臨淮揚舲海若弭靈天
不憖遺亟賓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戍羅絡
齊魯梁宋鼓旗閒閒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
功今我　聖皇中興以正錫鑾在塗萬騎前乘誰

其將之不二之臣彼壘于郊摧之爲塵　聖皇賞功寶玉鷹馬還長其鎮爲國召虎頷頷爾軍何以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旗爾家于曹有桑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祜豐碑列功備書三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六

碑文

高昌王世勲碑　　虞集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

皇帝若曰予有世臣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

太祖皇帝寔賛興運勲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纘令德以勷相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為丞相為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冢其伐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

刻焉臣集頓首受　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
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
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
候之樹生癭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
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
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
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
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
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跛力荅言婦所
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于荅哈言天靈山也南

有石山曰胡力荅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彊以有此山盍壞其山以弱之乃告諸的斤曰既爲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石而輦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灾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諸交州而居焉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朮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而我 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漠當

是時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主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　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鎻潭回回等國將部曲萬人以先啓行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　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爲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子馬木剌的斤嗣爲亦都護將探馬軍萬人從　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火州薨至元三年　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帖

木迭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奧魯只諸王以三十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嬰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爲家死以此城爲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矢以書射城中曰我亦　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我歸且爾祖嘗尚主矣爾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不然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中

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之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護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面也以其女也立亦黒迷失别吉厚載以茵引繩墜諸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朝

上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兒

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定以賑其民還鎮火州屯於州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軍猝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闕請兵北征以復父讎 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以公主曰不魯罕 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

尚其妹曰八卜义公主有旨師出河西侯與北征
大軍齊發遂留永昌焉會吐蕃脫思麻作亂詔以
榮禄大夫平章政事領本部探馬等軍萬人鎮吐
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賊用斂跡其民以安
武宗皇帝召還嗣爲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
押西護司之官 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爲高昌
王別以金印賜之設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
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境八卜义公主薨
尚公主曰兀剌真安西王阿難荅之女也領兵火
州復立畏吾兒城池延祐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薨

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曰籛吉皆八卜叉公
主出也帖睦兒補化大德中尚公主曰朶兒只思
蠻濶端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入覲備宿衛又
事　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陞資善
大夫又以資善出爲鞏昌等處都揔帥達魯花赤
奔父喪於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不允
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至治中與喃答失里同領甘
肅諸軍且治其部泰定中召還與寬徹不花威順
王買奴宣靖王濶不花靖安王分鎮襄陽尋拜開
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今上皇帝歸

正大統召之至汴以左丞相留鎮旋趣至京師戮力削平大難鎮湖廣時左轄相媢而害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僇之乃更爲申捄於　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量贊襄類如此天曆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勳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追念先王之遺意讓其弟籛吉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

治其土豈偶然哉火赤哈兒的斤百戰以從王事捐骨肉以救其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之報也大夫世胄貴王清慎自持戸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以近民正已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憂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泰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佐成雍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勲為宜敢再拜系之以詩曰

維皇

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徠偉兹高昌列圖率賦賓

王重器稽首受命以表誠至　太祖曰嘻天啓爾
衷有附匪號以究爾功褒韡介冑十千維旅以從
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事靡解朝夕邦之世臣食
其舊邑舊邑高敞介乎強藩爲暴突來虔劉以殘
保障扞城我禦我備敵爲弗順我死無貳崇墉言
言寇來寔繁力殫守堅責我師昏有齊季女出女
紓難義有絕變　皇用咨歎寇退民完　天子慨
之華帛載金悴斯瀌之城郭室家既還既復庶其
寧我　皇錫之福于廬于處狂囂猗之矢盡衆殲
執節死之維時賢嗣泣血入告請揚天威以報無

道　天子壯之俾軍于西撫爾民人授之鼓鼙有
麗西羌弗靖以撓移節往治旋就馴擾　武皇纘
武睠爾舊服節旄印綬仍護其屬乃稽王封在時
仁宗旂纛舒舒剡章以庸踵即永昌幕府斯建將
星宵隕亦既即遠窀木陰陰閟歷歲時顧瞻徘徊
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彌恭世爵用
享佩玉璚琚靖共以居躬行孝嚴服御不渝肅肅
雝雝有察有容親親尊尊允德允功　天子還歸
大義攸正大夫在行民信以定既安既寧治久告
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袞裳赤舄進見退息儆于

無虞匪泰伊惕大夫申申明哲以孚噓歃有懷永
昌之墟　天子有詔大夫省墓勒文載碑世勳是
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句容郡王世績碑　虞集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
本於朝廷而執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
亦必有桓毅過人之勇直亮不回之節以兼爪牙
腹心之任而又世世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可
以內爲天子之所信倚外爲強敵之所懾服故處
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

所關係豈輕也哉天曆元年　皇帝撥亂反正以
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
祖父之績乃敕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
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
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
其人勇而善戰自曲年者乃號其國人曰欽察爲
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訥思
太祖皇帝征蔑乞思火都火都奔亦訥思遣使諭
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亦訥思老不能理其國歲
丁酉亦訥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　太宗而

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
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
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强勇見信
用掌芻牧之事奉馬湩以供玉食馬湩尚黑者國
人謂黑爲哈剌故別號其人曰哈剌赤日見親近
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訥論中統初元討阿里卜
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察卒
土土哈領其父事是爲勾容郡武毅王海都之叛
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　祖宗興龍之故地至
元十四年叛王脫脫木失列吉入寇諸部曲見掠

先朝大武帳亡焉土土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朶兒赤延於納蘭不刺以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䚟搆亂應昌脫脫木以兵應之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候數十脫脫木懼而引去遂滅只兒瓦䚟六月逐其兵於禿刺河八月又敗之斡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伐詔率欽察驍騎千人以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吉踰金山擒扎忽台以獻又敗寬赤哥等軍俘獲甚衆冬〻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百兩海東白鶻一國家侍内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

制如一謂之只孫悉以賜之且有詔曰祖宗武帳
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以與卿軍中宴諸帥
則設之欽察人爲民户及隸諸王者别籍之户給
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
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
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剌
赤屯田益以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
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之二十
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
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屬

六月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朶兒朶懷禦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剌哈王獲諜者得其情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剌哈以離之他日勝剌哈爲宴會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剌哈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召勝剌哈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爲先驅引大兵前窮晝夜之力渡禿兀剌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 世祖方親征聞之詔王沿河而

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也鐵哥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乃顏畜牧俘畔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剌魯萬戸府是歲王子創兀兒奉詔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於百搭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鋭以率虎羆之士入則操刀匕以事割烹執爨杓以進湩飲親幸委任已見如此時　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哈剌誅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爲叛王火魯哈孫所攻甚急五月王從

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剌温山夜渡
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
萬户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妻王二
十六年海都軍叛金山抵杭海嶺皇孫晉王帥兵
禦之敵先據險我師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
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伏兵殿之七月 世祖
親廵北邊召見王慰之曰昔 太祖與其臣之同
患難者飲班朮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
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 上親征遂
引兵去車駕還都大宴 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

海都言戰者人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以建康廬饒舊籍租户千爲哈剌赤户又以俘獲之户千七百賜之官一子以督賦而創兀兒在宿衞亦帥其軍扈從至於和林兀里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衞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剌赤之軍數已盈萬足以備用詔賜珠帽珠衣王帶金帶名鶻縑素萬匹帥其人北獵漢塔海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户三千有詔進取乞里吉思明年春次欠河冰行數

日盡取其衆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
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
將孛羅察　成宗皇帝即位詔之曰北邊事重其
免會朝賜白金五百兩冬召入朝有加賜别賜其
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還守北邊三年
秋諸王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
之王龍海備之資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
等王以朝　上解御衣以賜大德元年拜銀青榮
禄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
使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是年有

詔劄兀兒世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王王師師踰金山攻八隣之地八隣之南有大河曰荅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可進王即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爲争起就馬王麾師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孛伯拔都之軍相遇孛伯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隣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高孛伯陣焉山高峻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蹴之

孛伯馬下坂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徹禿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禿之地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歛追者無幾三年入朝 上解衣賜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 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爲先付託甚重四年秋畔王禿麥斡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濶客之地及其未陣王以其軍直

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
又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以
其軍馳當之旣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
又敗績戰之三日都哇之兵西至與我大軍相持
於兀兒秃之地王又獨以其精鋭馳入其陣戈甲
戛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哇
之兵幾盡　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
聞　上使御史大夫秃赤知樞密院事塔剌海也
可札魯火赤秃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
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下至於諸軍咸以爲王

功第一無異辭於是　武皇命王尚雅忽禿楚王
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裘使者以功簿奏
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留鎮之七
年秋入朝　上親喻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
蹟昭著周飾卿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
御衣一黄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拜驃騎
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
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
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
謀曰昔　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

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連年動兵相殘殺是自傷
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吾 世祖之嫡孫也
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累不勝今與
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 祖宗意可見
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好使吾士民老者
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
亦無負 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 上深然之
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為置驛以通往來十
年拜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
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 武皇於渾

麻出之海上 成宗崩訃至入告 武皇曰殿下親
世祖之嫡孫以 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鎮
撫朔方且十餘年矣海都約木忽兒明里帖木兒
自 世祖時各爲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
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
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强勇精銳臣父子用之
無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
請率其衆備驂乘之士 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
五月達上都 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黄金
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 先帝所御

大武帳一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以命之至大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金印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　上曰　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　世祖所乘安輿賜王　上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　上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

至殿門下　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還邊
仁宗皇帝即位入朝特授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
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
使太僕少御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
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戟入陣
刺王者王擗其戟揮大斧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
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
不干忽都帖木兒戰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
境鐵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扎亦兒之地　上聞之
遣使賜勞有加四年　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

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每見必賜坐
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
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可乎至治
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
王父子沉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慓疾有
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智者不暇
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衂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
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同
赴忠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
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

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謚剛
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
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
謚忠定妻秃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
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謚
武毅妻曰太塔你扎只剌真也曰兀買八里真也
曰囊加真龕吉剌真也曰阿八倫龕吉剌真也曰
塔倫也只里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
人長曰塔察兒定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
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兀兒四曰別里不花武

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木兒不花武德將
軍建康廬饒等處哈剌赤戶達魯花赤六曰歡差
武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
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兼大都屯田事八
曰斷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劄
兀兒之妻察吉兒公主楚王女也曰也先帖你塔
塔兒眞也曰也仙忽都魯宗室也只里女弟曰哈
剌眞塔塔兒眞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畧
將軍欽察親軍千戶蚤卒次曰燕赤不花資德大
夫大司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荅剌罕右丞

相四曰撒敦榮禄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禿哈兒
闌遺少監蚤卒六曰荅里太禧宗禋院使七曰潑
皮罕幼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台適失禿兒駙馬弟
太忽禿魯次曰完澤台適相哥八剌王三曰訥只
罕適沙藍朶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
木兒王臣集拜手稽首而作銘曰
維皇
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斿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
桓奮興邇伐遠攻犛方畏懲既定大業以遺子孫
分地有疆羅絡森峙維支之彊宗于本根孰披則

離孰固以存赫赫　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
徃不庭顧茲臣庶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悖
挺爲暴彊弄兵嬉狂弗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
怒徃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不克虎臣維何欽察
世家克長克君爲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同悍爾
蒐爾帥累百盈萬牧則善芻飲湩孔腴衽金以居
鳴箾以趨鳴箾咽咽壯士心折卷甲齊驅千憤一
咉孰爲叛夫干旅于廬王先伐謀隨以勦屠勿取
寧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況及鬭死父子百戰從
於宗藩或拔或援我圉永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

力困于外心服于内來言來歸矢辭大同洒濯拜
稽以朝 成宗王護其來徒御不驚肅肅邊人同
我太平桓桓 武皇寔善將將定策驂乘王猷用
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 帝胄作嬪五世王封世
忠世勇 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信史句容之墟
接于太平今王之疆 天子所營其功非常報亦
殊特勤勳北郊昭示萬國

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勳之碑 馬祖常

皇帝御興聖殿制詔中書省臣曰惟太師太平王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以忠孝世臣戴予中興

功在社稷其令臣祖常文於碑以昭示無極焉臣聞帝王受命天必儲瓌偉絶世之資將相之才與之會遇以成大業如我

太祖 世祖英傑智謀之士聯裳充庭以爲一世之用者豈非天哉天曆元年戊辰 皇帝將正大位天人合應丞相臣燕帖木兒以八月四日甲午率勇士十七人兵皆露刃建大義於禁中廼誓於衆曰 武宗皇帝有聖子二人孝恭仁文天下大統當歸之今爾一二臣敢紊邦紀有不順者斬手捽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縛之分命勇士執諸

疑貳者咸下獄待罪籍府庫録印符空百司皆入
内以聽命其日屬學士臣明里董瓦等乗遽迎
皇帝于中興路密以意諭河南省臣而稱臣勸進
者接踵於道左矣癸卯弟撒敦子唐其世皆棄其
妻孥來　皇帝以是月之甲辰發中興以丁巳至
京師比至浹旬之間兩以左右矯稱使者南來者
云駕已次近郊諸王及河南省臣萬户各以兵從
民勿譁驚北來者云　皇帝大兄且至於是中外
翕悅而衆志定矣九月庚申諸侯王王禪將北軍
軍揄林西丞相出師彼未及陣趣撒敦馳入營壁

衆潰追之懷來戊辰敵入千門鎮關撒敦赴之戰
薊東敗之十有三日壬申　上即皇帝位于大明殿
受百官朝甲戌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
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黄金
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中統楮幣一萬錠金織
雜采二千疋白鶻一青鶻一文豹二承詔將大軍
東出薊討禿滿迭兒平章即日就道乙亥宿三河
夜二鼓偵者報王禪兵奪居庸關略大口丙子裹
粮趍榆河未戰聞大駕出宮將親督將士亟請見
上奏事曰凡軍事一以付臣顓　陛下班師撫安

觧兒也不倫撒敦追之是日還至昌平南敵將竹溫台濶克攻破虎北口掠石槽民丙戌先令撒敦進以大兵會諸侯王兵轉戰四十里至牛頭山獲孛羅帖木兒蒙古荅失爭失帖木兒撒兒討溫四大將縛兩手載於馬鞍獻上　天子斬之降者萬人餘兵四散夜遣撒敦脫脫木兒遮虎北口要其歸途丁亥諸侯王也先帖木兒及禿滿迭兒驅萬人薄我幾甸跳梁通州城下十月己丑朔日晡彼方憇馬我軍直擣之不及抽一矢東渡潞水而逃庚寅各面水陳兵不戰辛卯宵遁我軍渡潞水襲

之癸巳再與諸侯王太平也先帖木兒孕羅觧及禿滿迭兒塔海血戰𣻭于山棗林唐其世從殺太平於陣中餘夜遁甲午撒敦脫脫木兒將兵追捕乙未諸侯王忽剌觧指揮使阿剌帖木兒安童自紫荊口犯良鄉丙申我軍循北山而西士皆馬上食馬以囊盛草粟繫馬口且行且食至盧溝忽剌觧兵潰凱還都人觀者拜者填道入見　天子無矜容焉　上大悅己亥進封答剌罕太平王以其地爲食邑降制褒美功名烜耀刻黃金爲印章以寵賚之珠對衣寶帶一具答剌罕華言世貸之也

禿滿迭兒復入虎北口戰檀州南殲之萬戶哈剌
那海以戳下兵降殺禿滿迭兒函首京師誅忽剌
觧阿剌帖木兒安童朶羅觧搭海於國門之外齊
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迺起兵嚮開平
曰　皇帝正大統於大都矣汝等知乎姦臣倒剌
沙因首請死十月二十有二日庚戌奉　皇帝璽
來上天下業遂定明年己巳　上固讓位於大兄
明宗皇帝命侍御史臣撒迪致讓奉迎三月戊辰
丞相護　皇帝璽於北土　明宗皇帝嘉之拜太
師官階如前迨　明廟上賓　皇帝游昇大位一

歲之間爲 天子佐命兼揖讓征伐之事而使中
外清謐華夏乂寧者玆非天儲其才使與受命之
君會遇以成大業者歟文未奏 上詔賜定策元
勳名碑嗚呼盛哉臣祖常拜手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應天赫矣龍奮風霆不驚受命啓運曰皇考
武皇御極維昌靈在天維祥神在廟維享右厥聖
子弗畋以逸弗燕于室海上浴日車環周達陰隲
我民上帝監觀儲玆師臣維玆師臣出將入相戴
我 天子征伐揖讓桓桓于于有亟有徐露刃袒
呼虎旅疾趨建義禁中群疑未同縛三二臣誓言於

公曰大統之傳　武皇帝有子天序秩秩孰敢干紀　聖祖明訓封建伯叔分地車旗屏翰外服孼臣萌芽交構我家神怒而憤民恫而嗟于徒于旅鬭其如虎仗忠履順有弗義者斧地官金帛司馬介胄于時廷臣先事恐後大車出之軍容大施拒其重關使不得突馳羅絡森峙戰守攻具潢池弄兵悉衆來赴載同我馬東北之野斬鯢戮鯨血巇地赭褫衣跣徒日降萬夫號泣草間丐其完膚皇帝曰嘻丞相汝勞晝日三錫寶帶珠袍丞相稽首是皆　帝祉驍將賈勇及我弟與子十月日吉

來上玉璽姦臣蹙頞泥首就死萬茲海寓登世萬
千矢辭貞石元勲之宣元勲之宣開國江壖子孫
保之維善慶弗愆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六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七

記

崔府君廟記

元好問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嶽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内行弗備且有贓賕之鄙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

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殁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爲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由是觀之漢人於忠武

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于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方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為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扆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綱弛而地維絕人

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兖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爲諂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于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汴故宮記　楊奐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

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
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
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
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
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
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
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
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
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墻曰丹
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

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内侍局内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

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内藏庫由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　　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

壽聖宮两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
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
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
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
南曰将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
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
内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
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醖局湯
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
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

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録覩其制度簡素比土堦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户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鄆國夫人殿記　楊奂

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況聖人之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泯矣前廟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

王者事闕里之舊耆有鄆國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及於金號稱尤盛貞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彷徨莫不痛心東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道之意以興廢補弊爲所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生木芍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造舟者犯我林廟伐我民冢珍材堆積如阜聞公之至盡委而去乃命參佐王玉汝監修官兼攝祀事孔楫召匠計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宮則有餘衆志既協遂訖茲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塗飾之費不論也

夫神恠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説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弁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爲中都宰爲大司冦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爲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於衛絶粮於陳蔡夫人不以爲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郤城之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子孫每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下弗絶者不有則矣乎噫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道也苟知其功而不知其道則與事滛祠野廟等矣吾

恐神意一日不能安乎此孰謂聖人安之邪尚來者無忽

游龍山記　　麻華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峰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華代以來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嘆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脉遽斷絶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

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蘄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于玉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浹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栢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鈌玆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泌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峰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

環而衛者嘉木竒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渟溜者爲湫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蔭木蔭其顛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即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瀹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竒峭樹林益多杉櫓栝栢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罥人衣袖又

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邃涉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楖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恠石嶙峋巧鬬試一臨之毛骨森竪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峯谿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寅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廻乃徑北嶺登萱

草坡蓋龍山絶頂也嶺勢峻絶無路可躋步草而
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群木
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
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
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
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
逾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酣談
辯蠭起各主其家山爲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峰
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者是也至二鼓乃歸卧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

於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
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五泉寺山勢漸頗隘
樹林漸稀闊顔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
主僧導客以登歷嶔崟坐盤石其傍諸峰羅列或
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
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
歷可數皋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
處也從此歸路嶮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
出愈有抵暮迺得平地宿李氏山家卧念茲游之
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

之巧秀女几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兹山固無之至於奧窈淵邃樹林蓊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兹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内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兹山之髣髴云

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記

餘干州學記

李謹思

餘干既升州延平祝宜孫首典學事顧瞻禮殿凜焉欲壓曰是非所以答曲成而蘄陰誘也春秋歲祀尚顧歆茲則將何辭以告歲不登卒卒未遑又明年爲有年亟謁諸邦伯邦伯亟捐貲以相有位競勸爲士翕然佐之既鳩既僝其材貞且良其棟視曩隆四尺飛簷特起其勢欲翬綵之以闌楯飾之以朱碧重門桀戟森布禮行用幣罔或不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祝君曰邦伯之惠侈矣孰紀其成爲斯文千載計乎書來曰邦父兄子弟意也勿復辭余於是學也童子習是今去之二紀而遠舊殖

荒落無以應來者敬謝不敏祝君曰邦父兄子弟必於斯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惟斯文也而後有以繼有以貽必記諸余惟有記以來吾家泰伯檀絶今古蓋取范史及儒林舊論鍛礪而馳騁之曰教道之結人心如此美則美矣而未大也教行於上古而契爲之初自契至于湯迄有天下自湯至于武丁伊訓每言師説命每言學遠契之功以化天下千餘年殷化爲周殷士之膚敏者皆爲周有教之力耶余觀周誥多士累云云猶未定然則有多於膚敏之士者矣叩馬于牧野辟于朝鮮意猶

未釋然然則有先於賫敏之士者矣當時以爲義在焉弗之可兵也洪範在焉弗之可臣也歌有采薇詩有麥秀一風二賦與雅頌並行於是世不爲栩見不爲駭聞而風俗成矣豈惟殷之教賴以不墜周因於殷以植遺教雖周猶嘉賴之周轍又東四代禮樂與魯春秋逸而之洙泗之上書王書天昭天之命討於天下周其猶天乎東周之志無所於酬而繼周者又捷出則殷周奚擇焉顧油油然曰某也殷人也援已墜之殷以自異烏在其爲魯司寇耶視乃厥祖於書曰公於詩曰客猶稱微子

仲終身焉將無類是乎若是惑滋甚請借漢以明之漢何以命孔吉爲殷紹嘉侯嘻乎其兆見矣古之人古之人知言如齊太史嘗語人以其故而孟僖子先得之吾在萬世如見之蔽以二言夫殷祖契而孔氏其雲仍夫教契肇端至孔門而大備微契則人近於禽獸而禹稷無完功微孔子則臣子之無所懼者胥而龍蛇虎豹以厲斯人而契之功熄大哉殷道其以教始終乎天欲報契也故以殷郊欲紆契之傳也故以魯祠孔子殷祭器歸周而郊契猶八百年孔禮器歸陳何有哉而祠於魯達

于天下千五百年而未止則夫中踰而旁奮暫寄而
永垂昔也支而今也嫡以小宗之餘復自爲宗世
世萬子孫齊明以祭無窮期其爲紹嘉孰大焉殷
多先哲王在天可以驩然而笑矣吾將復于吾泰
伯曰教道之格天心又如此嗟嗟殷士其逋播而
爲頑者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其祼將而爲膚敏者
亦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吾言或匡衡梅福所未發
天地開闢教之始終聖賢之統緒天道人事之應
咸具焉非邪舊游興起斯文無以發余之言者矣
前戊午祀先賢于學曰忠定家焉忠獻此乎館焉

若文忠江公庚子之守吉也游焉息焉忠定之孫
有丙子守安吉者焉爵德齒不同而其歸同久之
復傳說祝君謂當并祠余特筆并書之

平蠻記　　陽恪

大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自北而南無思不服至
元十三年歲在丙子　先皇帝以神武不殺混一
江南繼而湖廣寇盜嘯聚蠭起今平章政事行樞
密院劉公奉旨徂征削平僣叛所至帖息功績顯
著簡記御屏黔中郡辰澧二州之界有洞曰泊崖
蠻酋田萬頃居之萬頃畏威內附聖度海涵命爲

施溶知州既而恃險負固扇誘諸蠻與楠木洞孟
再師桑木溪魯萬丑等同惡相濟竊出爲寇歲在
甲午今天子龍飛大頒赦宥咸與維新乃循習故
態不知改悔於是復命劉公奉辭伐罪公以是年
秋九月統率僉院唆木蘭暨諸翼萬户至辰州湖
廣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奉旨調沿邊隘丁協力
濟師俾辰澧二郡總管府供給餽餉公號召懷德
府永順諸州酋長各率所部諸軍前聽調又起集
山猺狑獠以爲嚮導約束嚴明部分整肅先是上
均州副萬户田興祖諳熟蠻洞地里山川形勢公

令盡圖以進即按圖指示諸軍所從道徑命僉院唆木蘭萬户闊脱忽都海牙拜藍馬繼祖從澧州武口道進身率萬户別里哥不花朶落解倪全田興祖從會溪施溶口入捐金解衣督勵將士期會于施溶州於是諸軍奮不顧身人百其勇十二月癸卯破施溶楠木洞及諸蠻酋等以獻公以便宜行事斬於軍門之外飛章奏聞元貞元年正月奉旨省院併而爲一即軍中拜公湖廣等處平章政事二月丙戌振旅而還公仍留田興祖總兵搜捕餘黨越明年春魯萬丑首服于辰州一方悉平是

役也命帥得人師出以律皆朝廷委任之專攻堅擣虛執俘獻馘皆元戎指授之功也將校不敢有其功而歸之於軍帥軍帥不敢專其功而歸之於天子義當然也昔韓退之作平淮西碑其文曰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既定淮蔡四夷畢來今蠻方厎定而西北窮邊部落華心內附豈非四夷畢來之效驗乎辰州路主者命僕記其事將勒諸堅珉以垂久遠謹承命拜手而獻文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朝則之建國紀年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繼統體元萬世永賴黔中之見有州施溶既降又叛昏

迷不恭 帝命劉公聲罪致討殲厥渠魁執訊獲醜辰山蒼蒼江流湯湯勒勳彝鼎千載有光我思古人誰可爲比伏波之後一人而已

平江路學祭器記

李淦

平江路學大成殿祭器者教授李淦方文豹所造也金屬大尊二山尊二壺尊十有二犧尊八象尊如壺尊之數罍四洗四勺二十爵百七十有二坫二百有二豆三百四十有四簠簋百三十有六籩如簠簋之數爐一缶二檠二十有四竹屬篚十有一籩三百二十有九木屬俎五十有五餘仍舊貫初至

元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望塗祇事顧兹器非慶明年考朱文公釋奠菜禮改爲之十有一月方君來明年皆方君爲之元貞元年十月竣事首尾凡三年鳩工吏學正凡五人費伯華林桂龍白淵唐天澤朱鳴謙録凡四人楊如山洪焱祖文一覺俞真卿會計吏直學凡五人許志道潘梅孫魏埜沈伯祥齊國俊費中統鈔四千貫有奇而後成蓋難且久如此後之人尚敬守之哉

淮陰侯廟記　　楊先韓

蜀憲僉王公走書至渝謂先韓曰吾家獲鹿舊有淮

陰侯廟在土門西道北岸上即井陘口古戰處也有宋慶曆間邢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靜晴重修廟記迨延祐庚申中春孟廟史鄒玉等卜遷于岸下棟宇翬飛貌像赫烜實聳觀瞻今敘其更修歲月千先生記之俾鑱諸石先輩不敢以衰耄辭竊謂記侯之事迹易明侯之本心難侯事迹載在史冊所以興劉蹈項出奇制勝者人耳目所熟覩不待記而後明若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焉司馬公修治鑑用左氏傳事體但據班馬所書載侯拒武涉蒯徹遊說之言初無畔 意及書楚人告變

陳豨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修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罪而見戮者得以自雪故於僞遊雲夢之事大書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葢楚人告變特飛語耳實未有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書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爵明其無故見執也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以無故而被執則亦何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爲侯乃使與噲等伍安得不怏怏耶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

擊之十一年冬破豨軍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漢史載侯約豨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累侯也但書后殺以見帝方在代罪后之擅殺功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后之殘忍也后昌不念昔彭城破爲楚軍所虜困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和后乃得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畔迹亦宜侯帝還宮權其輕重帝寬大長者籍使不免其身亦必宥其子孫何至濫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呂后

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勳子無噍類且問將
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直辭以對帝
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
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呂氏男
女無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
爲此記按文公綱目用春秋書法以明我侯忠義
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僮上變安知實
史筆加誣貴有名邵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劉元
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法明侯本心者
非一人私言乃萬世之公論而侯之心亦可以暴

白於天下後世而無憾矣今去侯千有餘載井陘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两蝸角莽爲陳迹而侯之廟食兹土英靈如生由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涅而不緇自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承凜如一日固宜乃作迎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人歲時歌以祀侯云

侯之來兮雲爲旗從陰兵兮萬騎隨侯入新廟兮水之湄柱石桓桓兮神貌巍巍鼗鼓淵淵兮雜奏笙篪牲牷肥腯兮清酒載醴神欣欣兮享我多儀神

之返兮風爲馭朱雀前驅兮玄武奔屬神顧趙人兮容與錫爾多福兮驅疫癘祈暘得暘兮雨以時雨豐年穰穰兮多黍多稌民飽神德兮太平既醉祇報麻兮何千萬祀

含奠禮器記　鄭陶孫

淮以南學廟配享四陳器視正位從享殿上十東西廊一百四陳器視殿上配從固自有等夷也殿南榮設尊階上下十六所以備四代之制殿東南阪列正配酌尊位爲尊二獻北象南各以一崇明水統之獻載泛齊初獻酌之象載醴齊再獻酌之

從享殿上下象尊東西各三神人之交爵爲親三獻代神祭已奠之故正配爲爵十五從惟一獻故止一爵正配篚各一承幣坫各一承祝豆十籩如之從殺其六簠二簋如之從殺其半羊豕腥熟俎各四從惟腥俎一東階之東盥手盥爵罍洗勺帨各一爵篚三帨篚二皆所以嚴神事也飲福爵坫賜胙俎豆各一識以別之之神人不可以共器也大略如是於禮則未敢言備姑以故宋祀式言之爾若淮以北則故金亦惟因汴宋之舊然而淮以北用武歲久遺制弗全不若淮以南被兵日淺

遺制可攷也今國家於前代遺事未聞有所損益則可因者固不容以略而弗備夫上古尊罍俎豆刳木陶瓦而已中古惟求是圖至於範金近世或金或木唯其力之能不能惟籩篚俎以竹以木無儉侈之殊侯泮視邦之大小與殿邦者之好禮以否而爲完缺初不係乎廩之多寡今郡縣學凡費皆於廩乎取有司無與矣學豈容不自力以存其制江右學廩多寡雖不齊洪素以會府稱今行中書肅政廉訪司寓焉學廟禮器宜其完且堅矣陶孫始至覈之則設尊無有酌尊不備他雖竹木者

亦缺錫以繼銅猶復缺五之一議從旁郡致工將補之有袖舍奠禮器圖一編來者乃故宋景定間趙公汝楳守宣城日所作而鋟諸梓者也其圖則本朱文公所已考及以博古所收參訂亦勤矣然於獻象二尊因文公之所未安遂取博古獻象罍以爲尊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尊皆有罍尊以踐獻而罍則酌以自酢者也以罍代尊於義未允又司尊彝獻象尊先儒訓詁有謂獻尊爲有沙飾者有謂獻飾以翡翠象以象鳳凰者取羽形婆娑然而反其音以素何率皆以臆魏太和間青州於土中

得齊大夫送女器爲牛而背負尊昔儒之說以爲全刻牛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是亦揣摩非得於目擊以負爲鑿體認不真故也古人製器雖致飾之美而仁與智具焉謂牛象之力足以負尊而取其形智也儻刳腹受酒則不得爲仁矣絶其脊以施勺既幾乎慘舉而注之口豈不嫌於穢人之用器且不宜然况將潔以享神乎由是而言近古所傳刳其腹者鑿字之訛實啓之也自文公請改從政和禮器新圖及班降則王黼博古所收厥後嘗以尊口不可施勺而疑其未然特未及詳齊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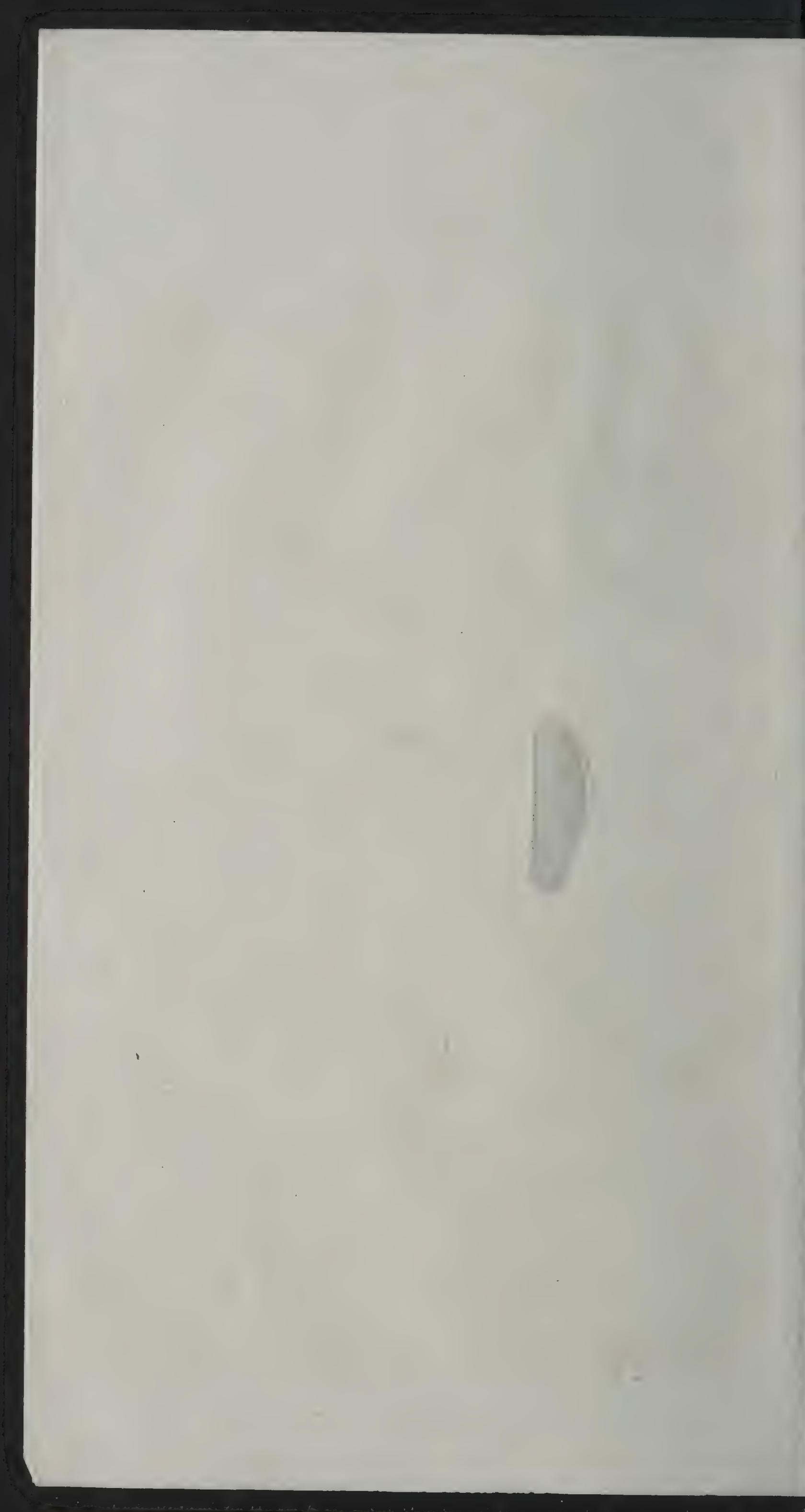
負而譌晉儒之鑿耳陶孫前是固已窺其理亦恐淪於臆不敢形諸言及仕京師嘗於遂初張氏之容齋睹一鳧尊乃鳧形而背負尊極其精古善鑒者以為周器無疑於是始信齊大夫送女器之為可憑古人制器不鑿於知而傷於仁益可知也當齊器之出已足以破先儒之臆說及王黼所收又從而惑人耳目者二百年何耶特未詳古人制器之初意耳所致廬陵冶工楊榮甫來範金為太尊山尊著尊獻尊象尊壺尊凡九十六以備明水玄酒五齊三酒之設獻象則祖齊器為全形負尊於

背餘皆從趙録所考仍作獻象各六爲正配酌尊而以一崇明水居右舊象尊則存之以充從享成不欲毀也羊豕既有熟俎則熟必以鼎遂作羊豕鼎各五餘器合從範金者皆如禮定其數而補足之爲爵五十有二又飲福爵一坫四十有二祝坫五又飲福爵坫一尊禁二十有八豆百八十有六又賜胙豆一簠簋各五十有二龍首勺十爲銅二千四百四十斤有奇一斤之劑并工與食爲至元鈔二百六十文總爲鈔六百三十四貫有奇木俎四十籩二百六十有八塗髹之其費百二十貫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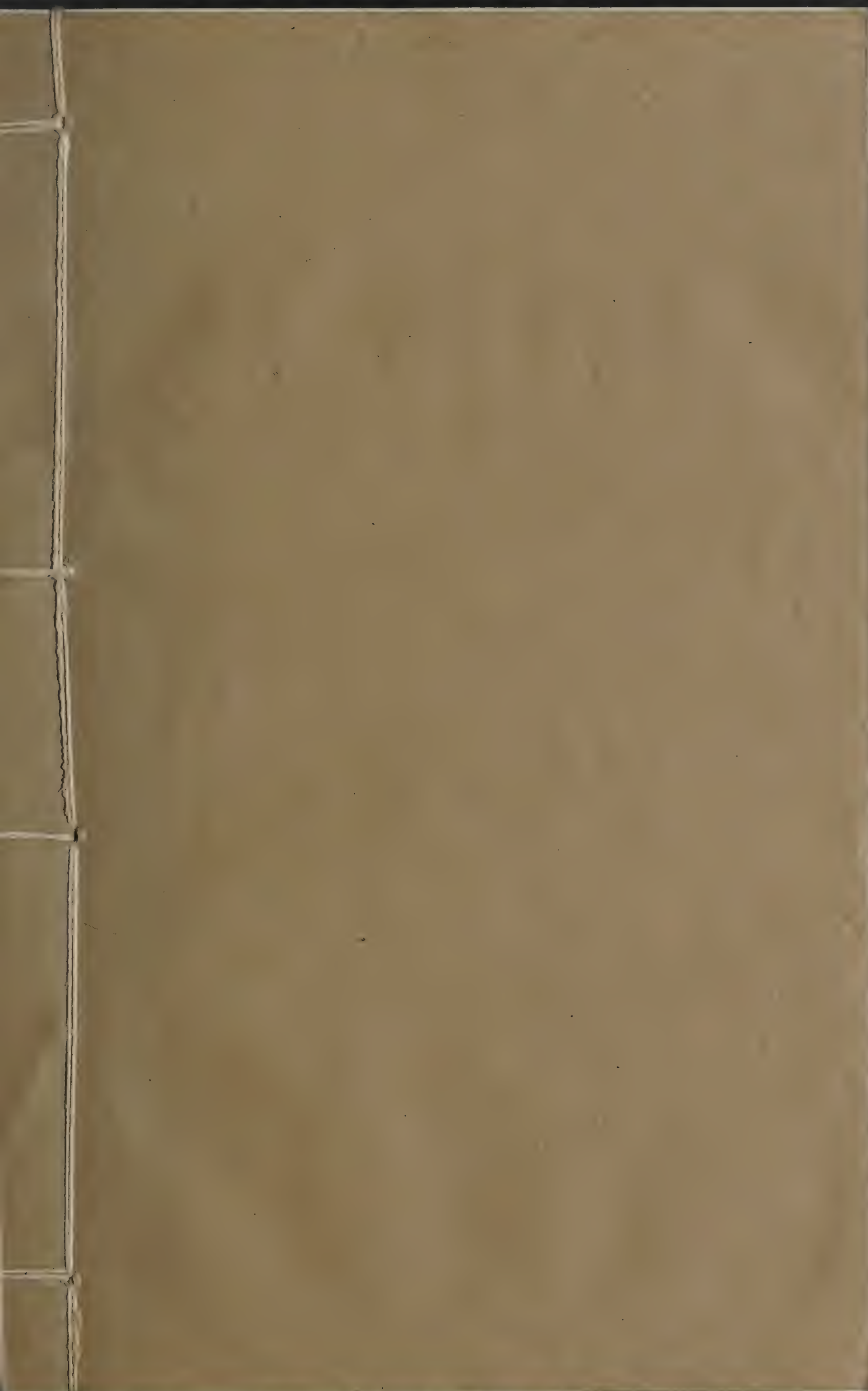
奇合新舊凡尊三十有四禁二十有八爵百三十坫視爵加五豆二百七十有九籩視豆損一簠百二十有四簋如之鼎十勺十罍二洗二篚十俎百五十有五是其完數也舊以錫繼銅之不足者任縣學書院缺者取之夫古人創物取象寓意各有攸當述之者往往具其形備其數自謂可矣適於用否尚弗之顧其稍考制度以幾於古者皆所不暇也工雖能持己編書以自見其所蓄模範於圖率不合至謂前是他學所範亦與此圖異惟不用古制則已苟用古制古其形狀而今其文理曷若

并形狀而今之猶爲同於俗也噫自孟氏有今樂猶古樂之論不善讀者類失其旨韶濩豈與鄭衛無以異哉因又摹臨各器舊款取周尺授刊工使祖尺寸而伸縮之以授冶工仍各識歲月其唇其腹其尻以迄于成消辰釁之懼其紊亂失墜正配位所陳使寘殿北壁下以便於事兩廊從享所陳聽藏之庫奮凡此皆全其可因以聽繼周之損益非敢惟古是是覽者監焉大德十年歲在丙午八月朔浙水東鄭陶孫記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七







國朝文類　八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八

記

櫝蓍記

劉因



蓍之在櫝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櫝中之蓍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

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爲偶自偶退一而爲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

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爲偶自二實中而爲奇之象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掛扐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爲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爲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變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爲

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扐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爲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説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

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二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乏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為多變

者爲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爲多
老陽爲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
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
數也亦皆靜極者爲至多而變極者爲至少而又
一爻二爻進退于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爲至多
乾爲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于其間因而重之則
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
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
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
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爲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

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爲陽而於乾坤六子之卒勉強求合乃若四十九蓍而虛一與五十蓍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蓍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爲變易應時之用由两儀而上自絟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静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两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两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

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爲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

消中八長皆震爲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爲坤之長而乾爲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爲乾八八爲坤以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畫卦揲蓍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爲不自然于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可以形上者又以爲短於龜也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既取之于本義後復以爲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既著之筮說而不明言于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

恨不能致古人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即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即兊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進得之也六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即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即其所用之

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考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爲如何此因櫝著而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櫝成記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在道而

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圮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爲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其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

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退齋記　　劉因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

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

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谿谷知曒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處子爲昏悶晦寂曰忿曰武曰争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闇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辨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押焉而不與而置巳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

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闚釁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疎而不得疎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槖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

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爲戒在于無妄之徃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眞失于有所不爲者也夫有所不爲者蔽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

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因記

鶴菴記

劉因

或贊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爲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

鶴非但悅之而已也予其爲我更思之乎乃顧鶴
而歎曰謂大經爲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思欲
高舉遠覽而與此游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爲以
己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
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爲也然則名
庵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
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
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
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
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歎其難進易

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翫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記

麟齋記

劉因

編脩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

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
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
相為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
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
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
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
聖人固不能恝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
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在聖人之作春
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
而寓焉安可曲為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

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爲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爲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甞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檮杌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之讀春秋者兮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兮於聖人剥廬開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

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爲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汴梁廟學記　　姚燧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其聞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

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
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
竟不發爲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
之士聖人爲教於以修叙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
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
五人耶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
後無繇蔵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闞止子
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

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産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魏老子産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睨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況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

室刻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旣嚴事乎己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

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胷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汩汩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已之切致哉故遂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歎者之恨況又甚惑未盡袪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誄

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爵文宣王宋眞宗加玄聖後易爲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

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
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
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
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
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
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
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
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
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
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

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
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
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蔵鯉於庭其失至
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宮將
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蓰之地如此
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
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
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
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
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

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賢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於他日顧先足來不恭於一時是邪如是孰必其他邪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巳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

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
之意來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
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
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弄城之監
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
屋而亡　皇元受多方始爲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
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括
卅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
知宣慰使表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於廟西
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始半璧淪汴注之擬會

頻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囷於撐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成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闍闍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務學文之力而篤志於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

修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姚燧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北道所糾郡廿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闇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刪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爲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　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

江之北南改爲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
貞乙未居民不戒於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者故
奥屯希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
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贏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
多田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
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
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
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構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
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侣之故曰王屋
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游之

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爲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爲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飢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家必聚耆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之爲州南澧千

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於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爲遥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溥脩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户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

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為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客邇也賴 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為户不能當澧四之一户擯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俛

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來記所由興作於
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
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鄧之南陽書院楚
梓堂

千户所廳壁記　　姚燧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閒以故萬夫千夫百夫
之長無廨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
遣伻銜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爲律以行
此近代之故事也怯烈鼎寔君長千夫洛陽鳴臯
山下縣祖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恒即佛宇神祠

不然於其私居
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寖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
齊徵發之政一信於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祿
買田爲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史儲書有
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
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
居敬亭曰觀德縣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鄧以其友
乃瀟子堅爲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
之道者爲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
有精神蒐⿱宀鬼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縣夫平居

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女之心則两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繇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與賴是而惇以乃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齋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須髮塵芥之久或步仞而不見丘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

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廿之間老將宿兵日益耗亡膏粱紈袴之子御外閫焉無賴隨厥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摩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討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束是不仁之器脩之於俎豆之中雖有頑驁悍卒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揖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横御隸弛張之度矢

有搢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鉤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説翮有舉偃籌有奇鈞而侯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莫觶有豐糾過有扑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强志勉力之士能無衰隨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革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於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於維持太平者在此而不

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姚燧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爲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

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具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略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慙德焉于

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 皇上踐阼
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
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
公于軍其辭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
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勳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
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
皇上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祜於死又薨
有令贈謚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
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爲中
書左丞行省湖廣孫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

封枯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
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遂應之曰斯堂也非專書
訪而夕脩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後
蟬冕報 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諧之笙鐘侑其利
成爲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
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爲
堂北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
能尸祝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
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
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

當為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曰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埍以明也相語以為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朏姚燧記

遐觀堂記

姚燧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西北南三陲之使冠蓋之去來尊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賁乃

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爲倦游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别業規圃其中築臺爲堂崇袤尋丈縱廣十畒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由人力以廢興可吊而遊可登而覽著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呉嶽岐梁之奇峰絶巘爲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户之外而卧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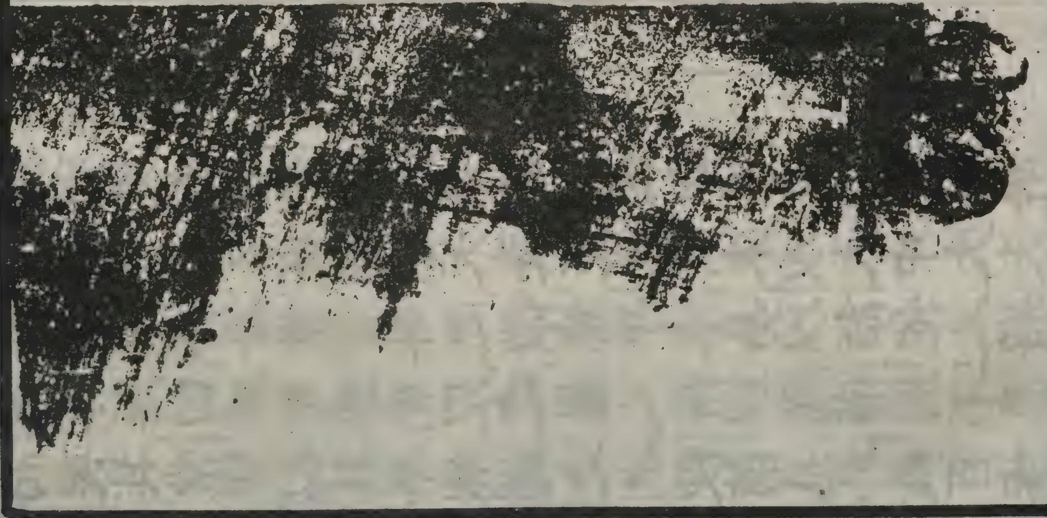
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剥于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陁然之迹可尋於今合則東板以載之負畚以輿之以是知無因於前而獨始於公也今我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毁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剥於千載之下有登吾陁然之迹者曰嘻斯何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既壽矣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即名曰遐觀盡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

人惟見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伏義殺身成仁之名
乎可以無死而死猶爲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
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
於爲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
哲保身爲賢斯揆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
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
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爲道義
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
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於計功謀利之間
且有不能況揆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

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視竹帛之書鼎鐘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爲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嶲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恒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齊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孰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雖兎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

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𡻕百步之外無曰雉兎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爲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姚燧記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八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九

記

凝道山房記　　吳澂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爲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别業在滕州築山房爲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爲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

凝道者乎嗚呼道不暘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眞有
見也非眞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
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
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
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
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
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
而爲冰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爲器所有矣人
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
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

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
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者
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
有貴於能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
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
蓋德性之内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
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
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
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

亶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温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爲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況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也亍將驗侯之所爲侯名雲翼今爲江南行御史臺都事延祐四年臨川吳澂記

檥槎亭記　元明善

汲人張君錫氏作檥槎之亭志恠者云海與天河通蓋有人乘槎至斗牛閒徵而慕之故以名亭昔君錫挾能放游浮河達淮亂江而南歷吳越西至于鄂衡又至于沅澧踰洞庭下彭蠡內齎劑中息於水腹奪魄于覆衂漸于鮮或再月不得抵所止舟師候祥盲風焱作水與風爭艫舳崩傾檣折柁敗燚無底矣又雨且暮游二十年不知幾此遭矣怠而北歸有官留中意必夜悸於夢朝怵于見猶事于槎亦何謂邪曰怖吾之南信如子言今吾完然我也不亦有不水死者衆乎環燕千里無湖江

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者壽昌嗣終不逢不若宜也嘗試徵余二十年間或者服食百忌步乘有擇武導晝兵衛夜臨避而吻動又噤見獲則聲功亟詫非不牢自謀也一旦若輕壓驚風漠無蹤響者抑何也其所居甚海濤所乘甚膠舟風水不爭立將解剝彼且安之固亦危我矣雖然世所共安而不之危者非大地乎然載萬物者地也載地者水也火水石土合爲地體并水而載之者天也地不爲大舟乎天不爲大水乎實大舟運大水其不有大危乎道雖無泯器當有敝十二萬年之後

又誰知果不并大舟大水而趨於大壞也與槎本無也無又何待於檥亭亦無也有亭必基於土地且不能自有何有於物雖然寄吾於槎猶萬物之寄於地同寄也又奚安奚危哉余曰子之號達矣曠矣其情盡求夫稱也夫槎者溝中斷也刳小涉不大受也胡不虛其中使無不容牢諸外使無不載道爲之檝時爲之飄泊之於義渚繫之於德湍若然效大舟之實而不洩託大水之運而不覆渢渢乎澂澂乎槎之進乎是也至矣

順州儀門記　　元明善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興作必書然合禮不書書皆貶也南門蓋魯君之皐門也新作者改舊𠞊建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則左氏之誣也諸侯三門皐門應門路門今之州準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

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奕於春秋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温榆水之陽有古城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淳自國家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敏蔚為饒郡郡城據亢奕地而四下郡廨特當其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亢

之尋常郡人以不屋於其上爲恥屋焉則鼓角於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觀矣至大四年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民用大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君甚仁不生事害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廼謀諸監郡其將建岑樓於址僉曰休哉惟時請劃俸金以倡俄而州人故中書右丞曹公之家令樞密副使石公及諸名士或寫之材或予錢米民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于皇慶元年秋七月畢工于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輪

奐丹艧欻若天成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五十里外若接闌檻東北曰黍谷則鄒衍吹律之山也潮潞二水會於白溆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集通玄橋下其西南則天都霄漢觚稜金爵隱然鬱葱佳氣之間羣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矣則又曰是不可不著與建之歲月也廼託右丞之子太保長史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遂爲據經而述之俾知今之州準古諸侯之國不爲不重與作制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爲之書茍不足乎是而要名勦民者爲春秋之所貶

君子慎諸

武昌路學記　　元明善

武昌墉山而城塹江而池挾湞益引荆吳據楚中而覆南越宋人二百年間峙糧鍜兵岌爲邊壘　而家之池也不足乎深城也不足乎高恤刑尚德武弛文張民日趨于禮樂之域而不知爲之者建侯樹屏表疆明制乃此焉行中書省而統四道宣慰使元將大吏咸走節下聽約束奉期會然則武昌自爲重鎮矣凡夫表厲化導之具宜有以倡庶方而厲羣目獨廟學陋小不稱司憲者

如詔與言保釐者責功郡守振紀有嚴營畫是亟
禮殿東廡西廡戟門儀門齋廬爲屋五十餘間端
大堅緻丹碧藻繪象設籩帟皆視儀度尊豆鍾磬
不爽典祀惟講堂經閣諸室不剏而葺歲丁巳五
月肇基越己未十有二月告成學後曰鵠山書堂
者廢而入於豪奪徵劑歸公方議勒石紀始而除
者得龜趺于埋中別致貞碑于湖南明善適參政
行省兩府來相與言曰衆心一公奏厥完美期奉
天明恩勸民職而已惟是彰今而垂後者咸願有
作謬嘗上直翰林昌敢咈乎雅命然記事必載其

實興學當原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學之
有廟漢以還始聞也孔子先聖顏氏先師唐以來
始定也由學尊廟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敦夫學非
制也謂報焉在是抑微也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
而理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旣奠萬化乃成推功
絜德天地實參斯報之圖罔極何從　聖朝龍奮北
天弓翊辟國顧乃首尊孔氏旌用儒生　列聖錫禮
崇祀加謚增秩若稽典則昭陳政化揭科比士登
賢建官不有望於聖道贊化天下乎夫道不玄邈
以爲高不空寂以爲深大則充周乎萬物小則流

行乎一身法制謹嚴經權周密蓋不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亦不離綱常事爲之間矣若夫盡學士之上達極聖賢之能事固非指顧可會文辭可判而君子也而賢者也不諄諄歟德言曰君子德非徒德才言曰賢者才非徒才道明義立智周行圓其用而出也細不遺而鉅有措其舍而處也近者化而遠者格爲良臣爲大人爲節士爲眞儒非由外假端在我爾無師而與固曰豪傑受業而成孰謂凡民美哉簪裳入學肅瞻新廟斯弦斯誦相規相誨顒顒然巖巖焉本學者養正以成聖功末學

者游藝以獻春官乃骫骳乃譸張聲焉無所入也憒焉善距來也穹屋華題資爾燕間德求而無以徵之才求而無以齊之哀哉匪但退作室之初心無乃孤崇儒之明詔乎武昌南服列城言言百辟承風多士砥節或挾能而起或抱璞而潛聲光後其不過吾爾悪焉矣雖然山川流峙風氣融結瑞不歸於鳳麟寶不期於金璧偉人魁士羣出而為國家之屏之翰也將自今日

虛室記　元明善

居室而強之名非古也名而名之曰虛厥義宏也

非古而從爲之文溢辭也義宏而或已於言闇於理也甞試爲虛室之記曰截十二琯參差地中以宗黃鍾之長由是制八器寓五音百王之樂以之而變掇二十八字爲母錯綜四韻唱而和之萬七千二十四聲音以之而畫雷奮地中雲族而雨甲者坼蟄者起回宣脉沐達于無垠入於無際氣即之而流形物由焉以各化大塊噫氣厲則鼓盪衆峙和則噓撓萬植洶洶焉蓬蓬焉上無高也下無堅也旁無遠也謂夫穹窿而蒼蒼者天也厖雜而茫茫者地也蒼蒼者無體莫然旋氣也茫茫者亦

無體坱然凝氣也凝非不入也而天闢之旋非有
間也而地翕之人物子於兩間陰陽司其生死旦
夜一瞑眡也開闢一成虧也雖然此徒以虛觀之
也指一草而質焉句于土中甲于地上牙葉枝幹
而華實又生也指一隹而質焉卵也㲉也俄而鳥
也鳥復卵而㲉也火也潛石擊之則然續之則燎
水也毋氣氣止潤滋匯而淵海謂天無體含日月
星辰以求之并天亦無謂地無體含火水石土以
求之并地亦無蓋象於上者一不實天道廢矣形
於下者一不實地道廢矣乾不一實感坤不一實

應凡子於其間者幾乎其熄矣而況於萬古之世億兆之人能不實而有其有哉雖然此徒以實觀之也天地之間陰陽而止矣陽實也其體則虛陰虛也其用則實陽非虛物無以生陰非實物無以成故曰一實二虛還相體用惟虛也乃能受能受故神惟實也乃善出善出故化父道也母道也人物之以命相資也孰有壹之之理哉危子曰吾老莊之徒也以虛體道以虛用物游於太初合乎自然故強居室以名殆將勴夫無我也元子曰以天地而齊老莊不辨而二子細也二子烏能外天地

苟不能外天地又豈肯有已而盡廢物理之察察者哉然則危子之學者揭其一端隱夫大全君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芒乎芴乎巋然而有餘者耶

萬竹亭記　元明善

李君仲淵由蜀省員外郎入爲監察御史余别十五歲相寄文事於萬里外一旦會京都至歡也間爲余言成都之樂買屋買田矣弟叔行有田廬在蠶茨周所居植竹竹無慮十萬箇搆亭竹間覆之白茅名曰萬竹竹不止萬而曰萬志盈數也亭之西雪山嵯峨玉立霄漢東則泯江之支洪流達海

亭並長溪可汲可漁抱亭幾合而去與江會每風
日清美目因境豁疊慮冰釋神情散朗超然遺世
風或雨之夕溪聲與竹聲亂耳入清音幽思以宣
肅如也或雪或月亭與竹盡宜吾兄弟時相過而
愛亭甚日對哦夜對床者春與秋多將棄官歸老
矣君爲吾弟記之仲淵三兄弟而兄若弟未之前
識也嘗讀其兄伯誠之文見其文知其賢矣獨未
知叔行觀是志尚人賢可想一門兄弟彬彬其先
大夫之賢又可得矣王子淵司馬長卿揚子雲以
及蘇明允父子暉當代而名後世殆蜀材之芳華

茂實慕者有所震也仲淵兄弟生關中官學三川
又將老成都焉者得非居其鄉慕其人而襲其茂
芳擬其華實歟不爾竹何地無也雖然成都自古
受兵最慘入我版圖以來今六七十年上之所以
者定休養者至矣肆仲淵兄弟保安無戒思永令
圖使丁當時攻戰之殺且見斬竹以爲捷陘溪以
爲堞尚亭乎哉尚對哦對床乎哉果得老乎時正
當感國家承平之澤也余嘗思假一役過潼華繼
觀三輔道漢中以覽全蜀浮江遨吳楚而歸邂逅
見仲淵比騎問叔行於蠶茨登萬竹亭賀仲淵之

今言然後厠賢兄弟間猶堪資一日夜之談詠也茲爲亭記俾叔行刻之亭石卜斯游之能遂與否也遂後百千年豈不爲萬竹亭之嘉話哉

濟南龍洞山記　張養浩

歷下多名山水龍洞爲尤勝洞距城東南三十里舊名禹登山按九域志禹治水至其上故云中有潭時出雲氣旱禱輙雨勝國嘗封其神曰靈惠公其前層峯雲矗曰錦屏曰獨秀曰三秀釋家者流居之繇錦屏抵佛刹山巉巖環合飛鳥劣及其半即山有龕屋如廣可容十數人周鐫佛像甚夥世

兵逃亂者多此焉依然上下有二穴下者居傍可透迤東出其曰龍洞即此穴也望之窅然竊欲偕同來數人入觀或曰是中極闇非燭不能往即命僕燃束茭前導初焉若高閎可步未幾俯首焉未幾磬折焉又未幾膝行焉又未幾則扶服焉又未幾則全體覆地蛇進焉會所導火滅煙鬱勃滿洞中欲退身不容引進則其前[illegible]且重以煙遂反聰抑鼻潛息心駭亂恐甚自謂命當盡死此不復以出余強呼使爽進衆以煙故無有出聲應者心尤恐然余適居前倏得微明意其穴竟於是極力奮

身若魚縱爲者始麗脫然以出如是僅里所旣會有泣者恚者詬者相譏笑者頭足悔者提肩喘者喜幸生手其額者免冠科首具陳其狼狽狀者惟導者一人年稚形瘠小先出若無所動見衆皆病亦陽懼爲殆其譏於外卽擧酒酌究者人二盃雖雅不酒必使之釂名曰定心飮余因默憶昔韓文公登華山窮絕頂梗不能返號咷連日聞者爲白縣吏遂遣人下之甞疑許事未必有由今觀之則韓文公之咷猶信嗚呼不登高不臨深前聖之訓較然而吾輩爲細娛使父母遺體幾墜溺不弔其

爲戒詎止辱身不可忘竊虞嗣至者或不知誤及此故記其事以告焉游洞中者某官某洞之外坐而宴飮者某官某凡十一人

邵菴記　　袁桷

雍虞伯生界其居之偏爲菴廬焉溫凊之隙則怡怡然飽食以歌宴休于中其廬溫密樸質備粹且深中而虛之若璧而環若鑑而明樞圓而扉方闔闢以動止其溫燥也裼以舒其清焉其凄厲也隩以休其和焉左顧右矚神止氣寂晝握其動夜根其靜不丏飾于外據萬物之會以極其縈觀者焉

廬不廣尋丈旁設易圖圖除其卦五十有六蹬而視之首顰而尾應迎而存之風至而水涌審聲遺形益願其情忽然控浮游以上征則搏至控伏圉于其内而不能以自恣或曰非輕世遠舉者不得其專是伯生曰維昔邵先遭時明康玩芳以嬉不激不隨順其隆污儒者之準也吾將尊其廬曰邵菴何如楠曰可乎哉言無鄙乎夫敦厚而靈明君之先也峻簡而潔精者君之光也自君之出名日以張莫窮其鄉黽黽然聲音笑貌之學詎昔之志也勉之哉茲廬之制易而不俾簡而不倚其取諸

物非鑠我者也由質以成禮無踰矣廼觴以祝之介其休明烟烟煴煴維道之門悃悃欵欵維德之本美哉廬乎足以為求居乎

董子祠堂記　曹元用

漢中大夫董仲舒邃於春秋其學醇正有原武帝時對策三篇切中時弊致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先儒以為其功不在孟子下两相驕主動必由禮守正不阿時公孫弘方以容說位宰相故終身不得復進夫孔子殁既久異端並興學者愈失其傳秦漢以來知道者鮮惟董子能言正誼而不謀

利明道而不計功以仁義禮樂正心脩身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論道之大原及明於天性之說多得聖人之旨其言奥衍弘深沛有餘味或者乃譏其見道未明竊以爲過矣夫以游夏之言方諸孔子猶爲有疵況董子承秦滅學之後而能造道如是詎易得哉使其游於孔門可與十哲亞使居相位可興三代之治劉向以爲有王佐之才管晏弗及也眞知言哉按漢書董子廣川人廣川屬漢冀都郡今景州蓨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曰董家里有祠在焉唐宋碑刻猶存縣北門道右

故有董子祠不知創於何時 國朝大德初縣人林士豪嘗加補葺天曆元年承務郎縣尹呂君思誠視事始拜謁祠下顧瞻而嘆曰祠當通衢湫隘若此非所以居董子也八月遷於縣治之東東有崇臺三丈傑閣二層舊爲官僚遊憩之所遂新其弊仆定爲董子祠更其衣冠悉遵古制明年某月落成率僚祀事脩舊無縣學呂君又築講堂祠下爲東西兩齋命教諭劉澂權主董子祠事朔望先謁孔子廟次則及焉又爲孔子像置之社學使民知所向慕呂君字仲實平定州人由國子伴讀擢進

士第補同知遼州事以母憂去官終喪而有脩之命清勤無私臨事明決訟十年不絶者諄諭以理輙兩巳之子愛其民事集而民不擾咸畏威懷惠境内大治安陵道士以久旱持盧師蛇名小青者至郡僚羅拜以禱君怒欲取而殺之道士泣請得免後數日乃雨其不惑於邪如是余與乃父廉訪君昔聯仕憲臺今嘉其有子而能官也故為作董子祠堂記仍賦享神辭以繼之其辭曰

脩之土平原膴膴爰有哲人兮道傳千古道傳千古兮爲紀爲綱微猷允塞兮嘉言孔彰天既佑我

脩兮篤生元哲不克取而師兮是曰自絶魯臺兮
巍巍傑閣兮翬飛神靈兮有託祀事兮無違想高
風兮如在期進德兮逾勤繼自今兮毋忽毋怠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九

記

克復堂記

虞集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顔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子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原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

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絶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傍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

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廼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誠存堂記　虞集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勵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

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待制鄱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斵必純澤構締必堅縝曲埶必周正户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孳孳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集爲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奧深鄉明内外之辨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叙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静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

以寧皦皦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乎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竅郤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集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鄱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士木之盛甲乙為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誇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為之記也惜乎集之不足以知之不知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其歲成以其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

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
郡虞集記

思學齋記　虞集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
心愛重之間從之有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
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
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
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
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一不介意方就
容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注而繕書之慨然

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於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蓋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究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遡淛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絶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尚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宅日授說於

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晩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
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
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
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
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
出於仁義禮知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
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
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
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
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

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知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来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絶去倫理措心如墻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絶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盖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

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虞集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寖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闕而教

無其師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
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
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
徼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
者有中州質慤之美而奇巖幽谷往往有昔賢名
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
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
講堂庳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
令改作辭以故逮燮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
邑始出獨見捐己俸以天曆己巳之歲度材庀工

撤而新之凡爲堂三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朞告成則其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宋楊椿傳潨宋文富莅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況教乎燮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强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之則斁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

而大槩智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嗚呼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

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予之言而求爕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併之而書院廢爕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

子瞻黄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廼闢地爲屋以
復書院之舊以廣爲學之處燮理君之於其民也
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于永久

孝思亭記　　虞集

國子伴讀在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
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栢
鬱鬱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
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
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
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茍於是

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者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所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未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

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祔葬歲時上冢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其親此爲其親拜於墓下者孰爲其親之子孰爲其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尚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魏宋兩文貞公祠堂記　虞集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則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官學官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形而合祠焉郡人梁某蘇某各以財來助司獄崔某學正楊某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集與在行間以祠事語集將篆諸石以識

集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一而事有所據特教之跡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懦無恥巽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苟以其事而論之魏公言聽諫從實終厥身而宋公在相位數年耳比其沒

也垂二十載不復更任柄要其得君行事誠不倖矣然而天下後世信之無二則固在於立志制行之相高者乎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誦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邪昔者

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習俗之弊於文法頹壞淪靡而莫之救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柬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為也鄉使有若二公者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

吝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爲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逮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歎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敬恭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懐庶其在此以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尊經堂記

虞集

吳君伯厚之上世受學於陸文安公文安公題其

堂曰經德而爲之記歲久堂不存伯厚之父更築之不敢仍舊名易之曰尊經堂蓋言尊敬奉持夫經德之訓也它日伯厚述其先人之意而求集記之集謝不敏至于再三則爲之記曰昔者嘗聞之人有常尊莫尊於天國有常尊莫尊於君家有常尊莫尊於親是三者尊之不可踰者也而孰知吾之有自尊其尊者蓋有所受之矣故能以眇然稊米之身而與天地參立以贊其功用而代其不及者焉雖其氣欲之感千汩萬變而與上古聖神之所同者終有所不泯亦終不爲禽獸鬼蜮之歸者

良由此耳今具耳目口鼻手足心思之體而忽然易之失其所常尊之者焉其亦不思之甚矣是故夙興夜寐以匪解也靜養動存以無貳也樂行憂違無時而不奉以周旋也生順死寧以終始無違也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嗚呼昔之君子蓋莫不尊之也夫故夫前而千古後而千古億兆之人豈不能以尊此也哉客有所未知也未知則必求諸其先知者焉舍往聖之立言行事奚適矣然而以言乎事則至簡也以言乎言則至微也以億兆衆人之資而欲求往聖

於至微至簡至難也是故即此而反求近思以得之者善學之能事也自此而誦說援引愈詳而愈遠者支離之流弊也故必有脫然真知其可尊而尊之焉則天地同其大日月同其明江河同其行寒暑同其信孰得而易之孰得而禦之也哉後之志高材疏者樂其超詣之速而遽忘其反思密察之功槩以一言蔽其學茫洋濩落幾入於狂簡之域而不自反賊害本心反有甚於纏繞語言文字者此豈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不知天命而不畏者哉故使迂儒曲士指其末而目以異端之歸則

亦無怍其然矣嗚呼必有明識之士出入其間而歷知異同之故流弊之害慨然反而求之有以盡其心體之大而致其用焉天地弗違也鬼神無間也此豈非振世之豪傑者乎伯厚誠不移於習俗不怵於時尚奉承乃祖乃父之訓而尊其所尊者焉歸乎江山之上搢紳先生必有能爲伯厚言之者延祐元年四月朔記

西山書院記　虞集

建寧路浦城縣眞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宮祠公相率

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賜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　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某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眞西山云書成奏之　上常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

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
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
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
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
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
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
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
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
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

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才智之所及者哉今

天子以聰明睿知之資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 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九月甲子朔十三日丙子集賢修撰承事郎虞集記

鶴山書院記

虞集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斈者傳焉顔子沒其斈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顔子之絕學傳至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顔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尔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

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
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徼倖仕進而已
論世道者能無衋然于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
華父氏起于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
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
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
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
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　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
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
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

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
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
復見諸 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與凡儒先之所
經歷往往列爲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
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無幾而曾
大父實瘞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
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
秋廼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
元年八月乙亥
皇帝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某官某得侍左右因

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孫起之志
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
聞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
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
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克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
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
六言垂範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
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
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所授受
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

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
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
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
習其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
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
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致諸彼者曾弗及
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
旣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
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
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

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諸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録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聽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謂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熟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于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

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託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乎臣之曾大父寔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故宋慶元己未進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

張氏新塋記　　虞集

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樞密副使贈推誠同德佐

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宣張公諱文謙字仲謙世爲順德沙河人大父諱守贈保節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魏國文懿公父諱英贈純德秉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魏國簡懿公皆塟沙河之蓋里公之子榮祿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晏次曰奉議大夫侍儀引進使杲次曰某官昇孫曰承事郎曹州判官孝誠次曰奉訓大夫林州知州孝則曾孫曰某至元二十年三月壬申公薨塟先塋之次晏病其土之隘且薄也中心慊焉以世家仕

於朝為大臣不得在鄉里至治元年自陝西以病歸老數徵用輙謝不赴家居十年購得善地郡城西八里曰董村掘深六十尺始及泉嘆曰吾親而得藏於斯也庶乎其可以無悔焉爾矣卜得天曆三年四月其日吉將奉柩遷焉魏國夫人劉氏祔張氏新塋肇諸此使孝則來京師謁太史集徵文以識之集嘗覲於 世祖皇帝之世矣自其在藩至於即位文武小大之臣乘運以興者各以職事見功業求其悃愊深厚知為國之本造權輿於屯昧不寧者於公見焉太保劉公秉忠學術通神明

機算若龜策其所以為上計者審矣當是時軍國
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征發之責取才金氏
之遺而有餘也乃獨薦公為謀臣在 上左右主儒
者使陳先王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
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貽子孫無疆惟休其迹無
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没豪傑各以其資奮
而內聖外王之學千數百年無能道之者生民況
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而朱子為
能集其書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怪時人身幾不免
自其學者頌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

生乎戎馬搶攘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
其書而尊信之凡所以處已致君者無一不取於
此而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内其功詎可量哉夫孰
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久速使其身安乎朝廷之
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實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
賢之言不明於後世微許公朱子書不著於天下
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進於當時矣庸非天
乎中統建元以來政術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彜
倫大農之興稼穡曆象之授人時凡出於公之所
爲者皆隱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其公之謂乎凡公歷官行事歲月具見神道
碑文集輙掇其關於國家治教之大者而表之如
此云

御史臺記　虞集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內殿
皇帝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
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
而休息吾民乎昔我
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
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

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
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儆有位於無
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言謹具石請刻詔
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大
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
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
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
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
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
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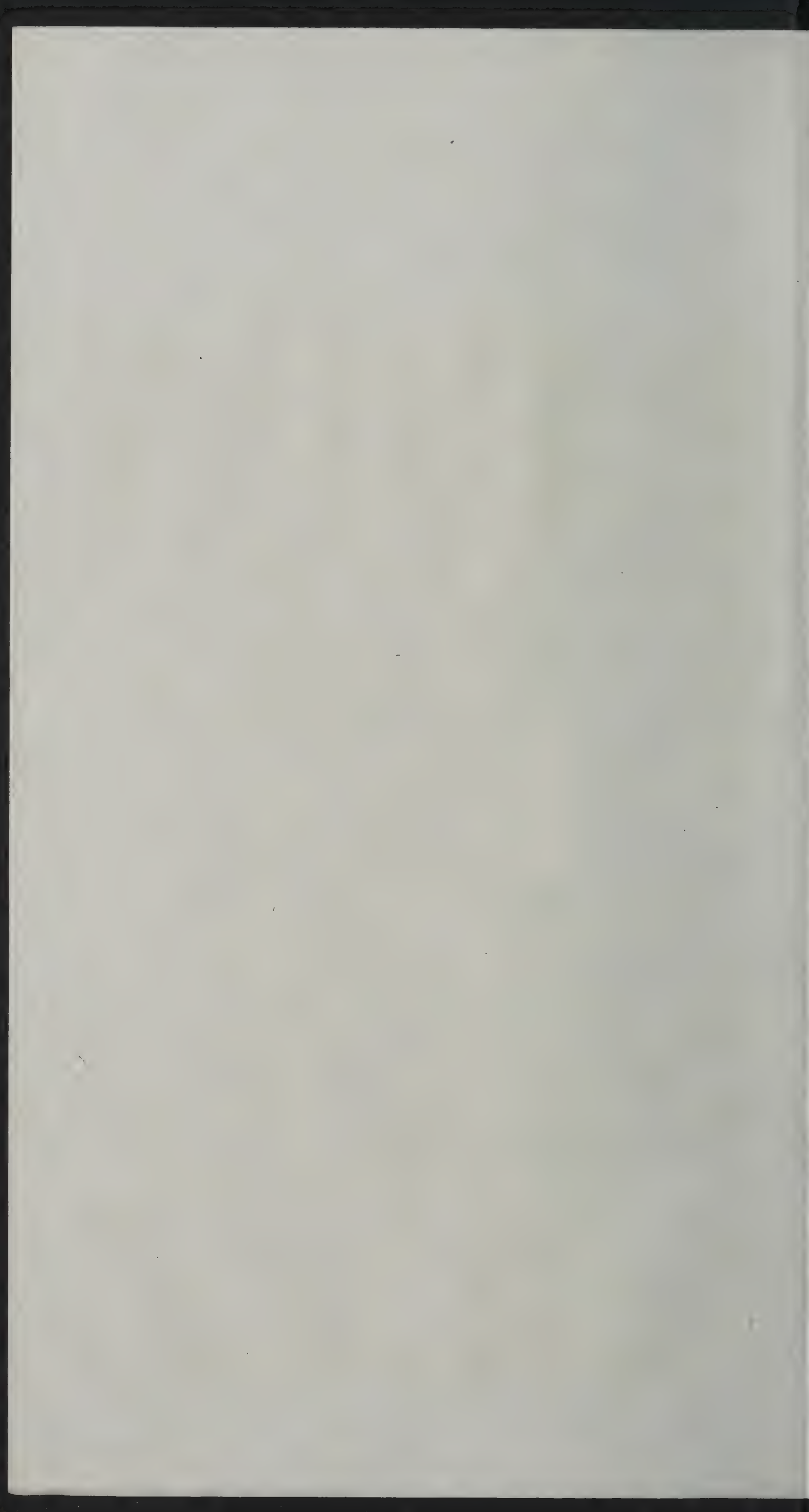
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詘羣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逹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官雖貴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為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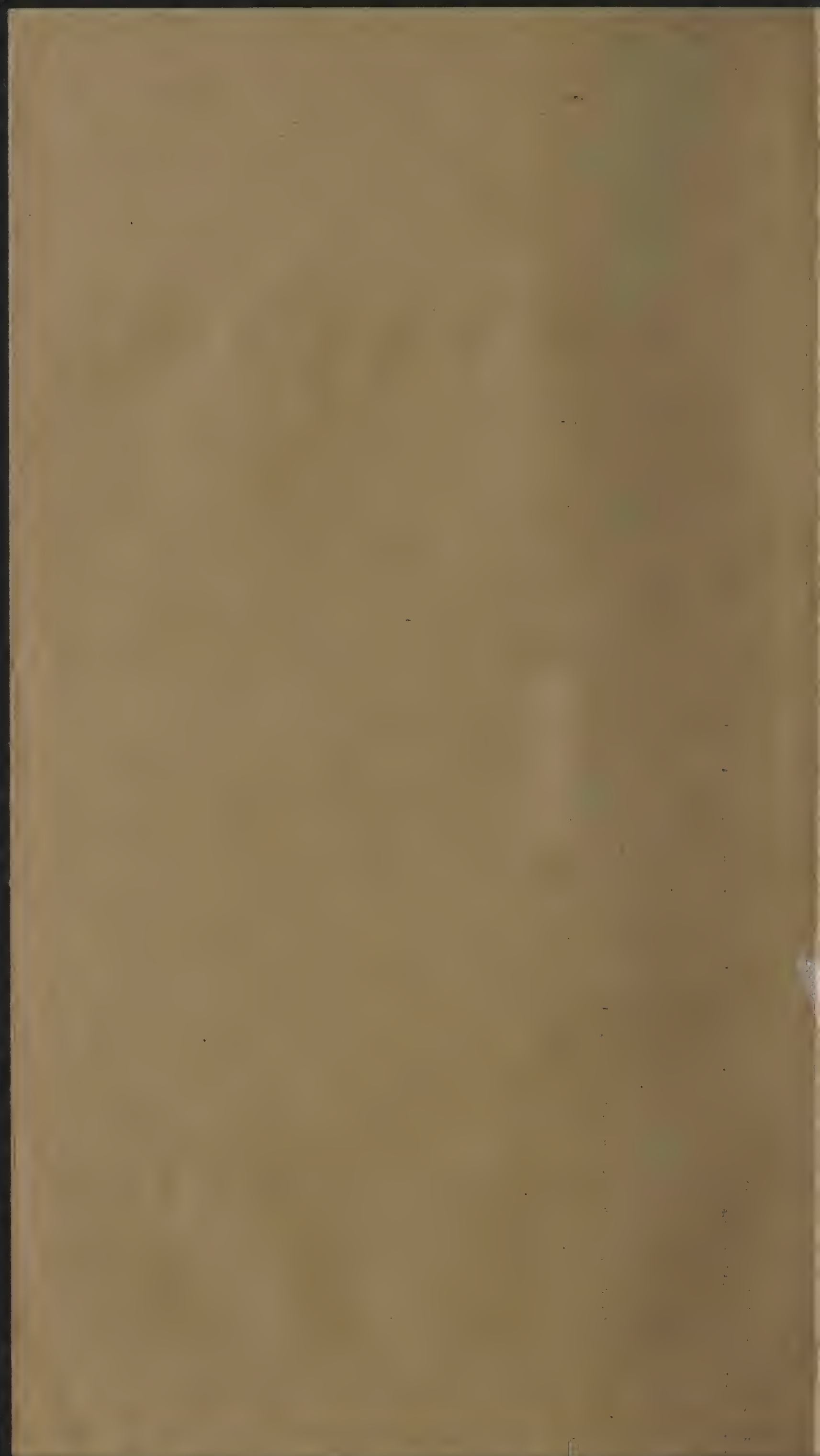
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歟
今上皇帝以 武皇之親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
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
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
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宁
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
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
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
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
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莫

府文書之事後改為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為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莅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莅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

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
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
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
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
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
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







國朝文類

九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一

記

石田山房記

馬祖常



桐柏之水發爲淮東行五百里合溮潢山谷諸流左盤右紆環繚陵麓其南有州曰光土衍而草茂民勤而俗樸故贈驃騎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嘗監焉公之子祖常少賤而服田于野以給饘粥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勞而將去也廼爲之卜里中地亟其葺屋而俾就家焉屋之側有崇丘可五七丈溪水傍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樹苞

竹薈蔚蔽虧前爲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編萑葦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相貫貧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説其耕之土雖磽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於無業也祖常者因樂而居焉於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爲記與圖以屬當世能言之士請爲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小圃記

馬祖常

余環堵中治方一畛地横縱爲小畦者二十一塍崑崙奴頗善汲晝日緪水十餘石井新浚土厚泉

美灌注四通春陽土脉亦僨起古所謂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者信矣哉雜蘆菔蔓菁葱薤諸種布分其間柵以楷薪限狗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爲故主馬廐土有糞合水之膏澤併漬之後菜熟芼羹以侑廩米之饙餾吾於世資蓋寡取也如是可日計矣學子汪琯曰鑄鐵作齒綴于横木使土平細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究則殖繁若力盡則亦不殖矣因爲治小圃記

上都分院記

馬祖常

天子歲省方留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從

或分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
具或執櫜鞬備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
惟謹其為小心寅畏趍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至
給沐更上之日廼得一休也惟詞臣獨無定為從
容載筆給軺傳道路續食持書數囊吏空牘旬日
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微勤以自效而亦
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研精於思
慮而專以文字為職業非如衆有司務以集事為
賢者也至治三年汶陽曹公子貞分直學士院實
應從行祖常攝官待制聯屬以偕上日懼譾薄無

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內外清謐臣麟廉恥不煩訓誨蠻夷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辭猶慎且簡間爲民歲而祠其祠之祝亦不誣神而夸故其意質而文又寡是以益積其藴蓄而不得肆發而爲詞詩以形容　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與樂其秩之美而憙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服是選者良亦榮矣夫良亦貴矣夫可不研精於思慮以俟　上之召必蹈渾噩之實而列陳之則庶乎不戾於躬也不戾於躬則於古也近矣志諸壁因以存故實云是歲六月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

史院編脩官馬祖常記

績溪縣尹張公舊政記　宋本

徽之績溪人程燧走京師致其邑之老之言曰今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公當大德十年尹吾邑有善政去二十二年吾民未嘗忘使燧口其事之徵於神者一徵於人者七將求文章述載刻金石以傳吾子攻文辭聞四方敢請予曰當在官樹碑頌功德藉曰有禁不爲於去之始必待二紀之乆何也曰吾邑之老曰公之政著吾邑人之心吾邑不必碑故不謀之始去去闊焉若是而終

將碑者蓋天下行省十民物浩穰莫吾江浙若郡邑數十百守令廉墨哲愚不齊小民遠朝廷被刻害者多而守令率中人十七八不能不計利功公以良民吏獲知於上歷顯要來參預吾省政事故將傳以警凡有民社者俾慕以思企及則吾江浙數千萬人庶日就安樂不然吾邑之人耋語壯壯語弱弱語穉固不忘也奚求堅於石曰是固然然徽江浙屬獨不病識者之議媢夫人乎曰吾儕小人固嘗竊惑於是吾邑之老曰夫嫌賢者不避吾將以警在位期吾東南民安樂可以嫌遂已曰昔

宋璟當國廣州民刻石頌德璟奏禁止公法璟碎
女石奈何曰苟得刻吾子文一日即碎其事之傳
固不可遏而足以警職字民者矣吾邑之老比羸
糧主進以遣燧也固巳集閭巷反復計之矣以爲
無不可故來願無讓曰然則請其詳曰歲丙午丁
未邑荐饑民或攘竊自活胡寄者聚羣不逞將據
山林負固嘯刼爲公覺皆就禽且勸分振之民得
不死殍不魚肉於盜邑歲貢金三鋌視民田多少
爲賦貧者或鬻永業富民而不更籍吏驗文書徵
貧者如故往往被箠楚破家負責遁逃公一責諸

田今所主家貧者悉得蘇舊徭役弗均無條教繩墨公召民俾度力所堪第高下自承皆不敢隱列爲簿帳始終相沿民獲其平國制用中原兵戍江南列城非大故不易而兵若民異屬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恃世守淩轢有司欺細民細民畏之過守令其卒羣聚爲雷或訟之有司舉令甲召其偏裨共弊則諾而不至事率中寢民苦無可奈何邑戍卒許来孫尤縱暴民陳亨愬之公遣吏語其長曰若兵爲凶雷速械以來則罪止其身不然且具若姓名以御衆無紀統聞諸司憲二者若擇之其

長皇恐索來孫縛致受罪後或以徼巡當至村落間亦必白始敢出雖出民雞狗不驚邑之十一都有死比丘棄谿中不知主名公以事道溪側忽羊角風擁馬首旋不已公顧吏吾聞長老言羊角風多異物憑附豈比丘有靈耶因祝期三日必索賊爾者償死命乃物色鉤致之則死者爲慧能竊其主僧普成私藏成殺之成遂伏辜邑之孔子廟壞又無田食師生公新廟復出奉錢率僚友與儒之富者買田供祭祀饍羞文教以興邑吏程汝楫貪而險以贓罷居里中無以生偵民有少不平嗾其

訟佐之請謁己旁緣自資且旣餌臨政者因持其
短長以蠹民梗政莫敢何問公發其姦杖之按法
塗其門側垣爲赤方大書識其惡豪猾屏息此徵
於人者也邑有神汪姓自唐廟食至宋得王封甚
靈吏廉明敬共者禱雨賜灾福必應有羣虎縣無
爲絶江入宣歙境食人畜邑被害尤甚罟穽無所
施公潔齋禱神居無何第五都里嗇夫上言有異
獸若彪然逐虎食之虎畏駭悉去不敢留此徵於
神者曰若此巳乎曰公之卹民隱理民利病甚多
故吏耆年亭父落長嘗奔走左右者少日老以耄

老曰病以死今可一二目之者此也然耋壯弱稚以公政之善著之心者則不以能舉其迹多少爲在亡也嗚呼三代直道而行者斯民也徽俗厚矣政之善能使人不忘宜也無足異予獨愛績溪之人然其知有未盡者夫尹是邑嘗有善政閱二十二年來爲參知政事以耳聽目視相接固可勸官東南者而朝廷拔循良至位宰執使天下後世知黜陟以道不既美乎予初第時已聞公廉直精吏事爲聞人入翰林則又知公以左司郎中鯁亮言天下事積忤權姦爲枝恨至得禍不避遭中廢士

大夫翕然高之及起而參議都省事于爲兵部員外郎則又見其臨事剛特不少懲以替績溪之老爲知國家用其尹者不翅善其邑之政也昔裴均以故相臨藩方其屬韓愈苐以其貴富爲記其少時河南府同官立石均故爲參軍舍庭中則固不以媚自疑且不以去之久而不之文也用是爲記公舊政暨邑人所未知俾歸刻之以風勵字民者公名毅字彥弘雒陽人泰定四年二月奉政大夫中書省左司都事宋本記

水木清華亭記　宋本

至治三年予過朗周君景春語予吾白馬湖園田予嘗觴其會心亭者吾歲再三至至輒留數十日雖頗野逸吾猶以近城郭過客夥往往閒官府里巷事爲可猒別買小山敖山驛旁築亭其上距城六十里而遠非親戚故人来候終歲無適刺者其奇勝岑蔚視白馬湖不啻什百因共往臨觀褱回忘歸暮就宿亭中既別君以北懷其境必形思夢數數念君爲能自適盖親大林丘山者莫樵牧農夫若然其目不知書詩昧道理勞斧斤耜耒指䟺脛胈無毛以登陟作業雖日涉秪見其苦常試問

之將悼其生之在野又烏知愜心目高深耶知者
獨士大夫士大夫有良田美池可以適者詎止君
然不得如君者恒多苟名士大夫率不甘湛涪稠
人中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西東馳
騖無已時其鄉有十年廿年不至者况良田美池
否則甓至集農夫耕穫校斗斛合龠詐欺不得自
休息又否則射歎飢蔱積擾枚識出布籌會入窮
日疲極而睡旦復乘車騎馬還市中視邸舍化居
自適之樂奪矣君爵禄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
闤人爭競是非遠避如不及至山中納屐策杖脩

然往來林下遇田父道人坐談或略具酒茗資笑樂種稑豚雞播若字如干悉置不省於是山林可愛而玩者若皆効奇以出不爲外奪故也它士大夫能效君則其園田詎皆無奇是非君擅有斯樂不讓人不即之耳予雖知亦無田不能自還今兹日戴星入曹局治文書往往不遑食暮歸脫冠帶惛然就枕當是時思自適周氏亭中邈不可得既以賢君又恨樵牧農夫之悼在野也初君求名亭以記諸之三食新矣弗果其子鼎亨游京師復以君意趣亭歸乃追思所履以睹者名亭曰水木清

華而記之所買山在郡北未至里許即行田間蹊踔膝畛上若緣山實小阜躋而上平彝杉數十章秀竦可愛前臨溪闊四五尺夾溪苗松無數若駿水泚然歷沙石灣磴瀏瀏有聲又前則田疇迤邐亭半出溪上三楹頗加黝堊敞潔以雅亭右山麓青篠赤棘中得微行至一泓號龍潭山中人傳龍嘗起於是樛條灌肆繞之水淨淥雨旱不登耗旱之後泊旁高山巨木彌望勢皆走亭泰定四年三月朝列大夫禮部郎中宋本記

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　宋本

故宋朝散大夫秘閣修撰樞密院副都承旨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李公以至元十二年冬爲我師所圍城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無外救不能支明年正月四日城破公不肯屈曰吾死固分家亦不可辱於俘乃積薪州治雄湘閣命妻孥十九人登其上召帳下沇忠曰汝先殺吾家次及我然後縱火忠不忍強之始如命忠感公義亦自刭事載宋野史湖湘閭父老亦能道之公衡人宅在郡西南至元閒有司以爲學建祠學東偏置公畫像其中奉之久頹壞天曆二年校官劉侶上言提舉儒學

官曰前政祠公號山主謂學其宅也是特細者公
盡心所事一宜祠衡為公鄉校鄉校嘗出忠義人
可增重二宜祠乞葺公故祠塑公像且宜以故宋
知衡陽縣穆君侑食穆君諱擴祖初尉縣當
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台以天兵繇
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求州衡守令丞暨
民皆走穆君戍石灣聞難還救時所在盜充斥穆
君緣道捕擊始得行比至先鋒入城見民大去餘
空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穆君逹城中招散亡以守
閏十一月兀良合台進駐青草渡聚舟欲絕湘來

攻穆君提兵水東岸揚林廟相拒七晝夜募死士
泝所聚舟兀良合台遂舍去衡卒以完公薦諸朝
超七資以承務郎知縣事穆君公故吏德同義比
衡民又嘗賴以活侶謂公宜祠穆君宜侑者以此
提舉官郛行延修祠屋塑公像其中左以穆君配
工畢侶之父淳安縣尹壽翁走書京師求予記嗟
乎當歳己未 憲廟親幸蜀
世祖皇帝以皇弟帥兵渡鄂將與兀良合台共會
江左宋人號斡腹之師掎角擣虛勢急雷電穆君
以一尉軍孤壘小敢與之抗克免於厄難哉及淮

安王伯顏受命南伐郢之沙陽新城戍將嘗一再戰及陽羅敗鄂岸江郡邑小大文武將吏降走恐後其降者或自言未賞賚或又自言已雖得名位子弟部曲未官至或自言某郡某城有已屋室奴婢資業身先未降時行營嘗謂若納款後下其地悉見還今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許可羞可惡之狀百出死城郭封疆者間有一二求如李公之死之明白偉特蓋鮮 累聖下詔書郡國及忠臣烈士之祀者十九公與君合食一祠信宜矣然予又有告衞校官者昔金將亡其威勝軍節度使兼沃州管

内觀察使右監軍行元帥府事趙懿與天兵戰高邑被禽怒罵不屈以死其子萬汝招撫使良貴孫十人長讜弟子忠勇軍提控良材皆以戰敗死國事至元六年懿次子良弼以祕書監使日本將行上奏曰臣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嘗欲紀其行實以事在前朝無裨聖代造次未敢謹昧死上聞乞聖慈矜憫 旨人臣各爲其主父忠於所事雖在前朝亦朕心所嘉況有賢子爲吾藎臣何嫌何疑不以立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磐撰文刻其贊皇家廟嗟乎

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　皇上神聖文明動法
祖宗而學校清議所根苟能援愍比言之朝曰公與
愍皆亡國人愍家死者四人公自殘一家節不下
愍乞褒寵如愍萬一開可敕詞臣紀其事則既可
爲公光耀又能作沈忠像其側以侍所勸將益廣
而祠爲大備矣試思之公諱苐字叔章號肯齋先
生其先洺之永年縣萬頃鄉招農里人穆君字公
有天彭人仕至湖北僉憲壽翁名彭壽郡人延祐
二年進士於予爲先達至順二年七月一日記

都水監事記　宋本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其長颯八耳君之言曰吾職古爲澤衡元制秩三品所以列朝著者有典掌有屬有事功而廢置有沿革然設官四十一年矣胥莅是者無慮百餘人其勤勞職業豈少哉曹署老吏日以亡簿書歲畀掌故日以蠧爛有所徵考則茫然昧所嚮殆非所以謹官常備遺忘也幸文以紀其槩將刻石聽事爲方來益敢最其事於牘以溷子讀之則知監始以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澤奏置於京師監少監丞各二負歲以官一令史二奏差二壕寨官二分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書

張領會通河官屬如汴監皆歲滿更易泰定二年改汴監爲行監設官與内監等天曆二年罷以事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銜知河防事而壽張監至今不廢此其沿革大都河道提舉司官三幕官一通惠河牐官二十又八會通河牐官三十又三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清會通七河通惠之廣源會川朝宗澄清文明惠和慶豐平津溥濟通流廣利會通之會通土壩李海周店七級阿城京門壽張土山三又安山開河岡城兗州濟州趙村石佛新店師莊棗林孟陽泊金溝沽頭五十五

牐阜通之千斯常慶西陽郭村鄭村王村深溝七壩都城外内百五十六橋皇城西之積水潭隸焉凡河若壩塡淤則測以平而浚之牐橋之木朽甃裂則加理牐置則水至則則啓以制其涸溢潭之冰共尚食金水入大内敢有浴者澣衣者弃土石瓴甋其中驅馬牛往飲者皆執而笞之屋于岸道因以陋病牽舟者則毁其屋礙磑金水上游者亦撤之或言某水可渠可塘可捍以奪其地或某水墊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決其議禦其患大率南至河東至淮西洎北盡燕晉朔漠水之政皆歸之

此其典掌至元二十九年鑿通惠河縣京師東北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畝馬眼二泉繞出瓮山後匯爲七里濼東入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内之左與金水合南出東水門又東至于潞陽南會白河又南會沽水入海凡二百里立牐二十四役工二百八十五萬費以鈔計百五十二萬米三萬八千七百石木十六萬三千八百章銅鐵二十萬斤灰油藁秫是八月經始三十年七月畢事以便公私至治二年七月石麗正門南之第一又南第二橋以壯郊祀御道

蓋京師橋㭨舊皆木宰相謂不可以久嘗奏命監漸易以石今㭨之石者已九橋之石者六十又九餘將次第及之役之用洎勞蓋可臆度茲畧不書泰定元年七月卹積水潭之南岸以石袤千二百五十尺繚以赤闌風雨湍浪不崩不淖以利往来至治元年七月大霖雨盧溝決金口勢瀕王城補築隄百七十步崇四十尺水以不及夭邑此其事功嗚呼明典掌建事功在位者事也若曹署之廢置屬之衆寡則亦當究知繼官是監者能惓惓於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我

世祖以上聖膺開物之運建邦設都樹官府國中
與　列聖之文致太平更植疊立使佩印綬食奉錢
廩稍秩三品及過而上者將數十百所詎皆無沿
革典掌與屬與事功哉未聞出意見求搢紳先生
紀之者則數君子敬事以近文可知矣矧徒有典
掌有屬而無事功稽其沿革以不能道者哉抑水
之利害在天下可言者甚夥姑論今王畿古燕趙
之壤吾嘗行雄莫鎮定間求所謂督亢陂者則固
已廢何承矩之塘堰亦漫不可迹漁湯燕郡之戾
陵諸堨則又併其名未聞豪桀之意有作以興廢

補弊者恒慨惜之或又謂漷之沽口田下可塍以稻亦未有舉者數君子能職思其憂若是是殆濟矣故以是卒記之監者潭側北西皆水廳事三楹曰善利堂東西屋以棲吏堂右少退曰雙清亭則幕官所集之地堂後爲大沼漸潭水以入植夫渠荷芰夏春之際天日融朗無文書可治罷食啓窻牖委蛇騁望則水光千頃西山如空青環潭民居佛屋龍祠金碧黝堊橫直如繪畫而宮垣之内廣寒儀天瀛洲諸殿皆巋然得瞻仰是又它府寺所無至順二年三月宋本記

滋溪書堂記　宋本

延祐六年予初來京師聞國學貴游稱諸生蘇伯脩以碣石賦中公試釋褐授薊州判官往往誦其警句名藉甚欲一識則已赴上及還始與交因得知伯脩多藏書習知遼與金故實暨　國朝上公碩人家伐閱譜系事業碑刻文章既久又見其嗜學不厭嘗疑胄子有挑達城闕者已仕即棄故習者伯修獨爾其淵源必有出師友外者詢之則果自其先世曾大父少長兵間郡邑無知爲學者已能教子爲人先其大父威如先生教其考郎中府君

尤嚴或曰君纔一子盍少寬輙正色曰可以一子故廢教耶先生學廣博嘗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十篇曆家善之府君既爲時循吏又好讀書教伯脩如父教已有餘俸輙買書遺之於是予疑益信又久之則其所著書曰遼金紀年曰國朝名臣事略者皆脫稾而今之諸人文章方類稡未已士大夫莫不歎其勤伯脩汲汲然至不知飢渴之切已也日謂予昔吾高王父玉城翁當 國初自汴還真定買別墅縣之新市作屋三楹置書數十卷冊傳而吾王父威如先生又手自鈔校得數百卷增

貯之因名屋曰滋溪書堂蓋滋水道其南也歲久
堂壞先人葺之而不敢增損且漸市書益之又嘗
因公事至江之南獲萬餘卷以歸吾懼族中來者
不知堂若書之始幸文之將刻石嵌壁以示嗚呼
有子不知教不論教而不克如志者如志而不得
及子子者皆是也求若蘇氏四世知為學囏哉世
之致爵祿金玉良田美地者其傳期與天地相終
始然有身得身失者況其後萬有一能振奮過祖
禰者則又鄙昔之人無聞知撤敝廬創甲第矜貴
富病先世之微不肯道而翁之堂府君能葺之伯

脩能求記之翁之書先生能加多府君又益增之伯脩之購求方始不苐能守也非有以將之能若是乎府君葺堂不敢有加以求勝前人伯脩有屋京師眞定皆不敢求記獨惓惓是區區之三楹者又可以爲薄俗警矣抑蘇氏雖世爲學獨威如先生有著述伯脩著述益富豈聞祖風而興耶然予聞自先生至伯脩三世皆一子惟其能教故悉克自樹立今伯脩亦一子阿瑣甫齔而穎拔可就傅伯脩能繩先生義方以造之則堂暨書之傳邈乎未可概也是爲記伯脩名天爵今以翰林修撰拜

南行臺監察御史云至順二年十二月廿六日大都宋本記

臨高縣龍壇記　　范梈

距臨高縣西二十里曰西村有龍壇宋故事令天下旱雩擇郡縣地爲壇刺史縣令帥諸史奉祭具如法玆其遺也壇三成長一丈廣半之北有潭東西廣七百尺北南少東西廣七之二中潭有穴二水碧黑色探之無底父老傳天聖間嘗有白龍出焉其在祀典者以此潭水西灌千畝大旱不殺甚雨不涌或曰地近海穴與海通故然天久乾青白

氣上騰禱者以爲雨應延祐元年安豐牛君某來尹是縣會旱禱之雨三日既祭又雨穀大熟思所以修靈貺惟是表章先時民有侵壇側地以食者墾鑿四起褻汙不虔君盡復而樹之注汲有塗奠瘞有次泓涵澄映勑欝葱蒨歲時祈報贊拜跪起祀官以嚴神靈以欣二年又旱余録囚歴縣尹請述其事刻諸石欲徃察不果命吏翦薉翳審面勢以来且與龍約曰庶余文哉以神視余吏反而雨隨至禾乃大起吁亦靈巳夫宰百里所以治夫人也神依人者也依乎人者事之猶若是備至則

治人之道何以尚之況山川之功在禮有足稱者
廷援以樂龍之章俾其人世世歌以承祀且并刻
焉辭曰
僊僊兮舞羽坎坎兮拊鼓龍之居兮有宫揀白雲
兮下爲宇湛湛兮天門龍之徠兮從繽紛去莫去
兮回皇洞簫亮兮須君蹇須君兮日復夜枓有蒸
兮芳有籍折素馨兮揚眉玄夭矯兮上下我有大
田兮海之隅藷蕷充實兮棗稻于于終古兮介祐
子孫兮樂胥

懷友軒記　杜本

余少時喜遊名山川聞武夷最勝而最遠常按圖指畫擊几爲節詠九曲櫂歌想昔人之餘韻謂不得遂其頹慕之心矣皇慶初元以御史大夫朮公薦在京師獲託姓名於四方之士于時張君伯起以童子科校書祕省詹君景仁亦辟掾三公府三人者暇輒相從以問學切磋爲事廼二君皆粤產而景仁世家武夷嘗極道其谿山高深環合千態萬狀有終身不得窮其趣者先世有田數十區有書數百卷足爲賓客一日之具吾子其將有意於斯乎余聞而識之延祐間景仁出貳浙東憲幕伯

起亦佐郡三山余以微言迕執事之臣書不報而
去遂得挾冊山中償夙所願蓋二君之力也因欲
結茅谿濱而山石犖确自非仙人道士餐霞茹芝
秉風馭氣者罕得居之遂泝流至星村則開廓平衍
有詹氏之故屋焉然與市井相淆綜又泝流而至
建峯地皆良田美竹有類嵩邙鄠穀之間稍憩息
南湖之履堂遇一儒者與敘語欣然若故人同行
未五里許平川廓然問之百年榛莽矣自九曲至
是僅半舍而遊者已罕至然水益深緩山益磅礴
西南諸峯巉絕出霄漢其最峭拔者為雲巖雲氣

起伏其下鄉人於此候雨賜焉天高氣肅時一登望
江之左右淛之東西三山海日七閩煙靄皆隱約
于指顧間武夷諸峯並列于下巖巒林壑澗谷湍
諸泉池潭洞曾見疊出不可致詰無不稱遊觀之
志焉余與景仁顧而樂之請景仁贖其榛莽之虛
而剗薙藝植之擬卜居未暇乃即其東偏構堂室
携妻子讀書其中又得茀地而蕃之植兩楹為軒
以舍余其間戶牖簡朴藏脩游息在焉然每一俯
仰輒思平生故交多海內名士或道德之高深或
文章之雄雅或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奇或節

操之堅峻或信義之昭白或譚論之該綜或考覈之精審或出處之慎重或神情之閒曠乃皆在神京大府湖江之外不得相觀以成其志寧不重有所懐邪因題其軒曰懐友以著余心尚幸所藏舊書可以朝夕搜玩而余之所懐因得以考正於斯焉重惟聖人載道之經與夫百家子史所録開極以來明聖之君昏暴之主忠良之臣貞節之士酷虐貪殘之吏是非善惡之跡以及天官地志禮樂制度律歷名數龜筴醫方營繕種蓺方言野録仙佛變化之事至於厓鐫野刻塔寺宮廟彝鼎柱石井

曰蜃墓詭異之辭悉次於是庶開卷有得亦可謂益者之明效矣則雖親舊之交遠江海之跡踈然神會於文字之間猶能友于千古況同一寰宇而並世者哉因輯其詞翰列氏名而記之以寓吾懷然其出處存歿雖異而余之所慕則不在於斯也

安先生祠堂記　歐陽玄

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已之所守爲一國之所慕雖當世英君誼辟操其總攬豪傑包舉宇内之柄一旦遇夫爵禄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怊然企乎先王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已之所負挾者而後

上之趣向定下之習俗成斯人者功下韓孟哉
元有國以來學者言處士必宗容城劉静修先生方
是時聞其風而起者曰真定安氏敬仲焉敬仲未
甞一造劉也顧得其傳於濂洛考亭者知之爲甚
篤行之爲甚堅由是推宗以合於祖一也劉氏高
亢明爽梯級峻絶士親炙者寡安氏簡覩和静襟
韻敞夷士樂附者衆異時有祠宜乎抑自先世石
峯愬齋兩先生以學淑其鄉葢三世百餘年于玆
矣此又祠之所由作歟敬仲既殁門人蘇君伯修
貽書同舍槀城西管鎮李君士興請祠爲鄉先生

士興議克合乃築於鎮作三室而奉之自敬仲上而至於石峯恕齋咸有位焉明世美也落成帥里塾子舍萌歲時具蠲所事至是伯脩請余記之然余記安氏祠而本以容城者亦猶論東漢名節而始嚴光乎漢至孔張未之儒也矣微光東都士何自作新哉光未必知道也而且如彼而況吾濂洛考亭乎而況吾容城乎夫瞽宗祠於學鄉先生祠於社古典也瞽宗久無聞鄉先生有祭自伯脩士興始以是知古道無難復人患不為爾繼自今西鎮之俗日益以厚其民敬學而賤利其士樂道而

遠孰安氏之澤其既乎讀是文者尚知所始石峯諱滔恕齋諱松敬仲諱熈出處詳見家集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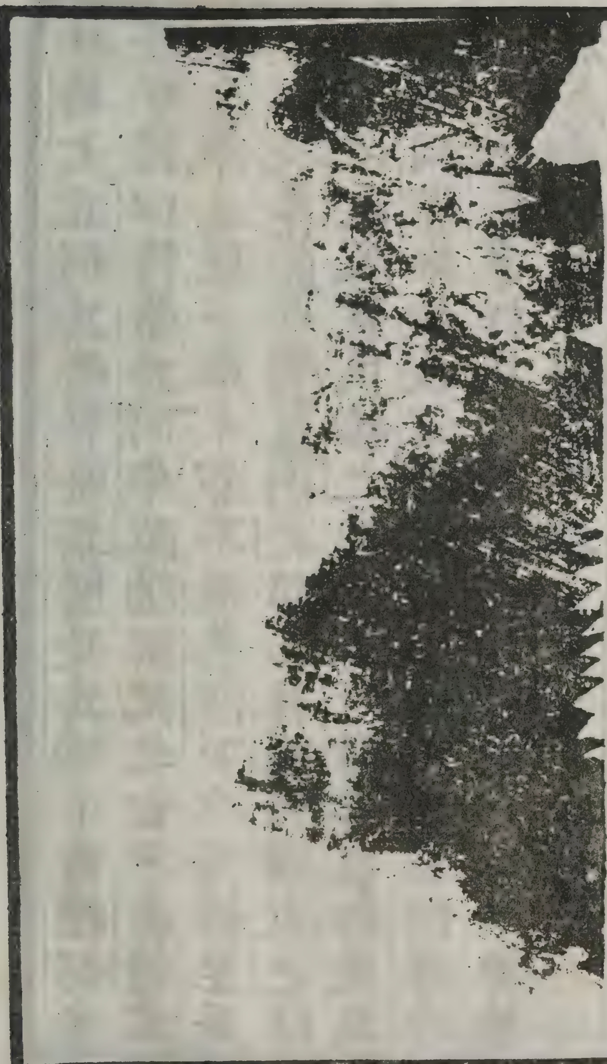
趙忠簡公祠堂記　　歐陽玄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為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甞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觧人趙忠簡公鼎為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

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
之為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
皇元熠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朱書北度江私
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
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
朱學不式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趣於正
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為十人祀孔子廟
庭 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賀翁
請即僻之聞喜縣學為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
渡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于今有功於斯

世甚大宜祠其鄉胄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部告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子至承三聖一章未甞不掩卷汗下以爲何至是烈也及畧孜近世儒者學術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化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烏虖是祠豈細故哉公師邵伯温友胡寅其問學原委措諸行事詳見宋史贇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槩見于斯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二

序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蓋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

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巳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槩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

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
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月睛凸
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
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
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
得之矣内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
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
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
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
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

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孝之夫人目瞖暴生

從下而上其色緑腫痛不可忍明之云醫從下而
上病從陽明來也緑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
爲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
之曰與腎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
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
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復以意消
息之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
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
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内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
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

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内經有言在脉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

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巳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温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巳而果然宣德侯經畧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脉且以紙䟽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迺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巳試之效蓋如此云

正統八例總序　　揚奐

嗚呼正統之説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説不出乎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薙遏也通古今考之旣不以逆取爲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爲之重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説唱之莽操祖而誨之也不曰予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爲未足況爾耶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苻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

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爲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爲禍可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言總爲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孰爲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得之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其後也未見其甚而絕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絕亦私

也一世而得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既書高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者誕也悲夫變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建啓之不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爲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啓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脩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也故附見之此將又之

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也咎其爲賈后所制至
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
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武氏之燼復
著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與者有不得
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與者也晉
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烈進魏其
黜乎曰莽操之惡均却莽而納操誠何心哉黨魏
婿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盜之
手其奬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狃于篡弒若有
成約今日爲公爲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

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即皇帝位降其君爲王爲公明日害之而臨于朝堂矣吁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目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爲得者何斥其攘魏也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內而畧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夫明之日荒滛残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且

肅宗掃清鉅盜迴軫京闕不曰復而曰與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約己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興奈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者何夏之有窮浞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之武韋安史巢温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曰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亂不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是年也斯之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爲不哲之鑑以著輔相

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啓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絶者自絶之也桀紂胡亥之類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獄訟歸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絶於民民其絶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其旨也商周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

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沒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脩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僞舍是孰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

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
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
索其梗槩不過善可以爲訓惡可以爲戒而已前
哲之旨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強爲之可否苟有外
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
意也而恣肆爲斬絕不根之論徒涉於乖戾耶蓋
得失不爾則不著善惡不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
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卓
然願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
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寧長久之福可

坐而致其爲元元之幸不厚矣乎

測圓海鏡序

李治

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強窮之彼其數不惟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以窮邪既已名之數矣則又何爲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爲難窮斯可謂數爲不可窮斯不可何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然之理也數一出於自然吾欲以力強窮之使隸首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

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算數恒病夫考圓之術例出於牽強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徽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見內外諸角析會兩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率卒無以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日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始爆然落去而無遺餘山中多暇客有從余求其說者於是乎又為衍之遂累一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圓海鏡蓋取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詩選自謂廢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謝君

記誦爲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之爲不足貴況九九賤技能乎嗜好酸鹹平生每痛自戒敕竟莫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嘗私爲之解曰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庸非聖人之所予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得焉耳寧復爲人憫笑計哉時戊申秋九月晦日

欒城李治序

大定治續序

王磐

臣聞假器莫便於比隣取法莫宜於近代敎有天

下監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者每借秦以爲喻唐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爲比豈不以時代相接耳目見聞有以關其慮而動其心乎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故大定三十年閒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雞吠犬煙火萬里有周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必有所以致之者蓋不徒然也謹就實錄中摭其行事一百八十餘件名曰大定治績以備乙夜之覽其於 聖天子稽古之方不無萬分之一助云至元二年春二月上日翰林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臣王磐翰林侍講學士太中大夫知
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常卿臣徐世隆翰林學士承
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鶚等上進

楊紫陽文集序　趙復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受變於流俗也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於伊尹傅說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蓋桓文功利之說興而羲堯舜文之意泯矣春秋而降如叔向子產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

子之資不得少效於王官去而爲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功業之隆庳已較著矣賈生仲舒有其具而不得施或者每爲之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其時而亡具已甚懸德於斯文多矣凜然正氣惟諸葛孔明王景略諸人不爲流俗之所回奪然而隨世就功周旋於散微之末已又不能無偏而不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曖昧不明而賛宗来稟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有命世絕異之材卒亦不能適也非其不能適也而其故則可知已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建於今惟秦君子揚氏其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蓋自其爲諸生固已無所不關坐是重困於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十萬言沉浸莊騷出入遷固然後折衷於吾孔孟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瑩而條理膚敏至於總入例以明正統之分合作通解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若槩言雜著等說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臺也繇不云乎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殆近然邪先生資機敏而明通即其文可以得其爲人蓋君子學以爲己必有所

入之地唐韓愈氏以雖義而不取爲主先生讀之自以爲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歛然以是私淑諸已先生固已得之矣觀其神明心德之所感通游居酬酢燕笑語默皆海内知名之士夫然後以秦晉爲户庭燕趙爲郛郭齊魯爲府庫雄河太華爲枑案奔肆横放而益趣於約正大高明篤實輝光遺落小夫竿櫝佔畢呻吟之習嗚呼學之爲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僞之辨誠僞定而王覇之

略明矣門人貟擇蚤侍函丈徧得紫陽之道攟摭遺藁釐爲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里介書俾不肖爲說以冠其首内顧庸虛昇若無營而辭旨悃愊牢不容避輙述其梗槩如此學者當自得於過半之思非尺喙所能盡也先生名奐字煥然甫世爲關中右姓紫陽其自號云丙午嘉平節前鄉貢進士雲夢趙復拜手序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

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
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
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
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僕按竹
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
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
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
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為編年曆胡氏
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
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

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删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新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

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
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
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
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
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
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諜終
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
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
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
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

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
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
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
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
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
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
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
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頴士依春秋
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
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

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
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
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
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
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
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
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
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槩不能
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
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

是也至黃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

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温公編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會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

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録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録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録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録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衂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

楊正衡唐書之實華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
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
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
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釋
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
其得温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群居之講明不
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
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
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
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携以自

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
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畧叙
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
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
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
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閒道歸鄉里丙子浙東
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
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
入通鑑各文之下暦法天文則隨目録所書而附
註焉迄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

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已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疎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

儒師從而淍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

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
司馬温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
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
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畧於典章經制非公
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
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
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
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
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
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

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已無傳魏嘗屬藁而未成

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缺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汩叙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

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叙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罹熏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脩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

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可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素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户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

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録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録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録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録而可疑稽諸儒先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

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叙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閒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

稽古者或可考焉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户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

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道至與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旣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釋奠儀注序

張頍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于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荊榛蓋二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魏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未

之有關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爲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爲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爲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罍爵於脒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實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

祀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于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襍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爲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者不徒籩豆之事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

此編弁藏孔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二

序

莊周夢蝶圖序　劉因

周寓言夢爲胡蝶乎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爲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爲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横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材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

而已以渺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訑夫家人時俗而爲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眞見其爲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

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趍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失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

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者阜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續後漢書序　郝經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

蜀鄙爲偏霸僭僞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
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
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
漢禪晉尚爲簒蜀平而漢始亡上䟽請越魏繼漢
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
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
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
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爲也
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
而昭烈爲僭魏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

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以更壽書作表紀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號

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袪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曲折隱與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曉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筭律虞書周禮有聽律

之官無筭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筭法論矣六觚一握自秦拄下史得此書以行于漢至今惟班馬猶可徵其餘言上下生異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宮著在筭術因除如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於京氏準法禮記疏亦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筭律哉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四因一損一益之筭均矣若曰自子至午上生者七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既

非子午中分使丑午連井上生而三呂用倍之意荒矣後志十二律之實褋以準法而筭家輙因仍用之以蕤賓夷則無射四因三除爲大呂夾鍾中呂之筭非律生呂筭例矣甄氏能辨其終於南事之非而不自知襲用後志之誤也或謂大呂爲六呂之首從後志則大呂得筭爲多是不然陽得當位陰得對衝律生呂自林鍾始非先林鍾也乃所以先大呂也十二宮終於中呂非中呂之窮也當應鍾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黃鍾人統以太蔟地統宜以大呂而以林鍾抗林鍾於大呂之位所以妃

黃鍾而毋太簇則大呂夾鍾中呂在未酉亥之次皆從下生之筭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呂之倍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辨用倍者其本法不用倍者筭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昔者固亦疑之李照范景仁不能爭況陳暘以下託之空言乎樂器惟瑟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於他器也吾觀中呂黃鍾之交知聲音有出於度數之外者無射之商夷則之角夾鍾之羽中呂之徵若彈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筭家以中呂求黃鍾窮其術而不

能合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筭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筭而虧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筭不行而虧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筭既未有以剩之紀其餘分終有不盡之剩持未定之筭而謂之黃鍾變律又推以爲林鍾大簇南呂之變甚者託名執始不自信其爲黃鍾從使人得以窺筭術之涯涘而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筭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於筭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爲

正變倍半皆筭家命之爾故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興聲音之學不傳也古者自小學已教之六樂九數今耄且罔知豈惟筭律哉若字音之學於儒者事最近而喉唇二音宮羽與說羽有喻毋而或以從角音徵有知毋而或以從商音紐曰其有能協于皇極之律呂哉豫章胡先生夙擢儒科隱居彭蠡之濱四十年矣使其得爲禮樂之官未必無補於制作而今老矣先生不求知於世世亦莫之知也朋來杜門弦瑟是日以蕤賓之角歌考槃有

儒服來聽問其姓名曰桂山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於是袖出方冊曰先生知子惟子其序之昔西山蔡氏固疑呂春秋淮南子非本法本法則三呂用倍矣此書謂黍命於律律不命於黍吾於筭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筭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用半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當與本原辨證並傳世無所事雅樂則已儻有志於制作將於是乎證焉先生深於卦象聲韻非止筭律也姑以是傳世亦賢於漢中太守矣

鐘鼎篆韻序　　　　熊朋來

鐘鼎篆韻自琱戈鉤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鐘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鐘鼎之齊此鐘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鍾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鍾鼎故祀器之欵通曰彝類爲鐘印爲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濟南口授猶可尋聲

得字安國爲隸古定科斗書遂絶矣觀漢所得齊器周鼎栢寢之刻栒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既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癈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不復可得削刓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爲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鍾鼎之欵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欵爲圖三館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考録漸廣宣和以後爲書遂多

博古圖之外有晏慧開蔡天啓趙明誠榮咨道董彦遠以至黄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于時器欵未備其間鍾鼎字文缺略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鍾鼎名也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於琱戈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脫槀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鍾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群疑

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欵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萑平馬氏疑字文周所爲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今爲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爲富爾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眞昔人所以嘆煙墨而悲紙竹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採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党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余爲序其篆則夏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字爾鈿金戈帯之文一時也夾鐘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迄

斯氷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籀古錯落散在召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倣古而近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鍾鼎韻之作以備篆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句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成皋令印皋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皋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辯

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舛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蓋不可勝紀若嘯堂所錄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察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略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辟如剖竹由末而至本是或一道也嘗歎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古

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尚書齊語相授也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逴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曰齊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爲斯人歎今信父有力於篆韻盡書其名氏無若齊人然信父名鉤以字行

撰時曆轉神注式序　楊桓

近古曆法必注人事動作吉凶之說其式圖太歲

統吉凶之神於帙端令人知一歲之向背也又注
節氣日躔及天道所向天德月厭月殺月德月合
月空月之六依三白圖於逐月之下又令人知一
月之向背也又注干支於十日下注五行納音於
干支下注月建十二於納音下注二十八宿於月
建下合是數者通取轉神之名以爲吉凶之由轉
神者言其神隨時輪轉而無定位也曰是日遇某
神作某事吉作某事凶又注天恩天赦母倉天德
嫁娶修宅等一切吉凶宜忌雜法於其下事之洪
纖一舉足一動手皆知所以擇地擇時而行之也

然經涉世代不免有去取失當之弊有司狃於習
常無所攺正亦已久矣
聖上以聰明神筭統一六合萬機之暇因知大明
曆之度有積久之差乃更立太史院命道德藝明
之臣刱置表儀測驗推步迎天道揆日景察往知
來研精極微新其曆而救賜名曰授時其以鳥火
虛昴爲日中宵中日永日短之驗以正四時之遺
制蓋不敢失於古然曆注之義謂吉凶應於人皆
由所動年月日方之宜惡不無乖於作善降祥作
不善降殃之理雖然云工教所寓無往不存原夫曆

注之初亦所以教天下之敬慎也天下之事敬慎則致成而吉否則致敗而凶曆注之義微矣哉特患夫用知者知其流而不能推其源也誠能推其源其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渾然為一體矣復何乖之有今依舊式為之損益立辭太重者輕之闕脫者補之衍餘者損之位置失當者移之事涉鄙俚者刪之既成定為轉神一卷上中下注式一十二卷上以備御用中以備青宮之用下以授庶官及億兆之民也嗚呼自古聖人之受天命其於天之所以仁萬物者無不致其極也授時曆

存近古轉神之注於日下使人趨吉而遠凶亦所以資聖主仁億兆之大端歟

送進士梁彥中序　　姚登孫

皇慶二年冬制詔天下以明年八月賓興士東平梁宜彥中繇國子伴讀教授開平路至是以選會試禮部奏其名延祐二年三月賜進士及第擢同知邳州事即日至官旬一言艷其行登孫欽惟聖天子奮然舉百年之墜典將盡得天下儒者使服其官進耀文雅裁抑刀筆命元臣大僚稱制延問子大夫論定以及此也甚盛甚休然思昔之爲

儒者日夜呻畢簡諒冀有司萬一採録數路並進得一命稱校官亦軒軒有光華矣天下之人且缺然曰使斯人得如古射策決科即晁董公孫當有其人廼今出是塗遲一日長即秉象板卷兎冊紆朱芾褫白衣其爲光華視昔何如也凡朝廷爲是崇飾美觀委大賜於不報而已然則其爲責望又何如也豈獨朝廷之意然哉將天下寔望苟其効官臨事廉公以威貞固以幹平居吏民有所憚緩急國家有所仗是則吾道之光非其一身之榮也若夫昭昭於白日而昏莫或不保斤斤於小明而

大察或不及動引古人牽制文義援之紛錯芒不知所為守彼且圜視而起嘖曰文稚士固如是鄉使習刀筆者為是當不至是而世議紛紜有可惑焉者矣前之日人以我為儒也曰必幾其用後之日人以我為吏也曰必計其效效不效顧利害止其一身已乎夫當儒者彙進奮之一初而叢天下之望若是然則固於吾道大賀也而有吾道之責者容得無慮邪彥中氣厚而質溫才裕而學周其在成均士胥器之計其有一州不足為吾知其能廉以威且幹焉者方今

聖天子右文之盛恩元臣大僚東拔之至意其必去此而無所負且有以豁斯慮以爲吾道光也古之君子愛其人則閔閔然望其成凡今繇科目奮他日公卿將相率是焉取世固於彥中有望其摶士也與彥中有同舍之義故無愛其一言

送喻秀才序　何中

客有授中二賦及詩者讀之體裁高雅音節清妥中舉之曰此深於昌黎韓子之文者果誰氏耶則以清江喻立對中蓋心之矣延祐丙辰夏始識於封溪之上貌癯而神腴與之言信好古者中益異

之問何師曰師皮季賢氏則中友人也比年又嘗之武昌從王佐才龍觀復遊中又有以得其所從焉再見請曰立將造臨川山拜吳先生能一言以紹立其可中唉曰子奚見吳先生爲先生之學古學也科舉取士藝工則得學先生之學殆將不利於子子奚見吳先生爲立曰科舉外也雖求之不敢必得先生之學内也非必求安能得之且立取友四方多矣冥然而趨不知其九折之阪歟其四達之衢歟今距先生不十舍許願執箕膺揲而拚焉時先生之講說或聞一言守之終其身而不失

豈不可乎中歎曰嗚呼世獻獻相濁視貨財化居
時逐虎噬而鷙鳥攫山崇而海録赫然盛氣勢慴彝
竪腐息目賜睒而耳項縮九不可致者皆可以指嗾
得初不必辨形聲校點畫於斯時也求其能事程
試己若魯麟頡鳳祥蹄而瑞蹠翙能孤征重趼相
從於寂寞之宅乎壯矣哉子之志也雖然中嘗聞
夫子弟子凡三千人而孔氏家語遷史列傳總七
十有七至見於魯論者無幾人幸而親遇聖人之
時又幸親游聖人之門姓名不少槩見何哉豈非
歴聘諸國之際無智愚賢不肖群而進退一皆識

焉而已者不然何寡聞若是哉魯論諸子以能荅
問故傳曾點漆雕開亞於回參者其言僅一見點
猶從容數語開則一語而已儻非夫子有以發之
則雖半語不可得而聞又孰知其爲見道也吾意
孔門諸人固有勝於點開者世亦不得而悉也然
則荅問之功又何少哉今吾非敢以夫子况先生
亦非敢以孔門諸人擬子顧其理有相似然者嗚
呼人嘗患思古人而不可得見不知今人或勝於
古人亦未可知也乃常相慕於不可得見之時而
每相忽於相值之日其得謂之智乎前乎先生者

固不知世復有斯人也後乎先生者豈無羡子之得見斯人者乎然則子之見也非幸歟子志夫古學者也宜有以問先生先生之答子也宜可以終身守之而不失也非止乎子之所已能也由其答問而有傳非幸而又幸者歟先生之見子也知子之嘗交於中也將必中乎問則以中之說而進焉因是而中之說亦傳非幸而又幸者歟

南唐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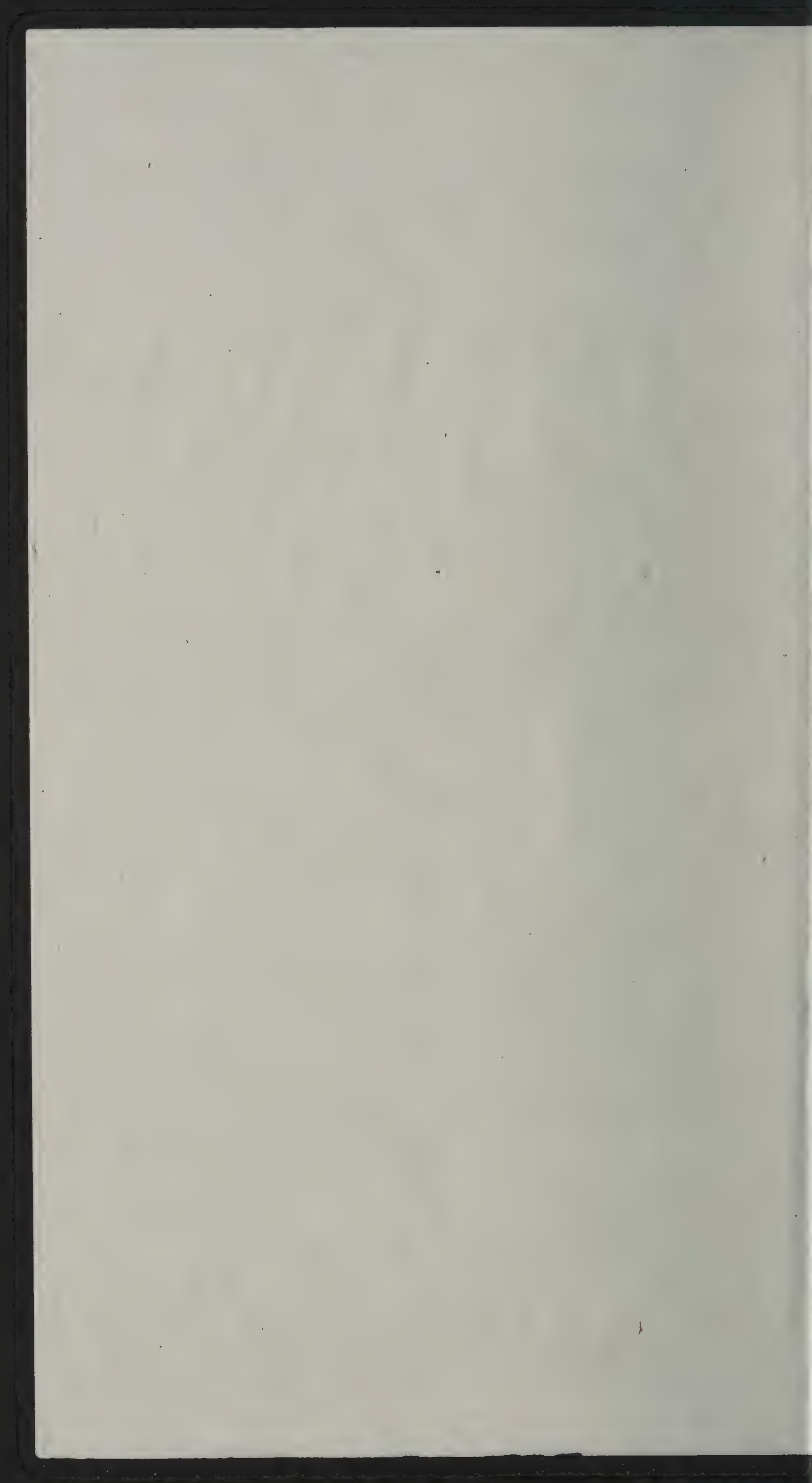
趙世延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向在南臺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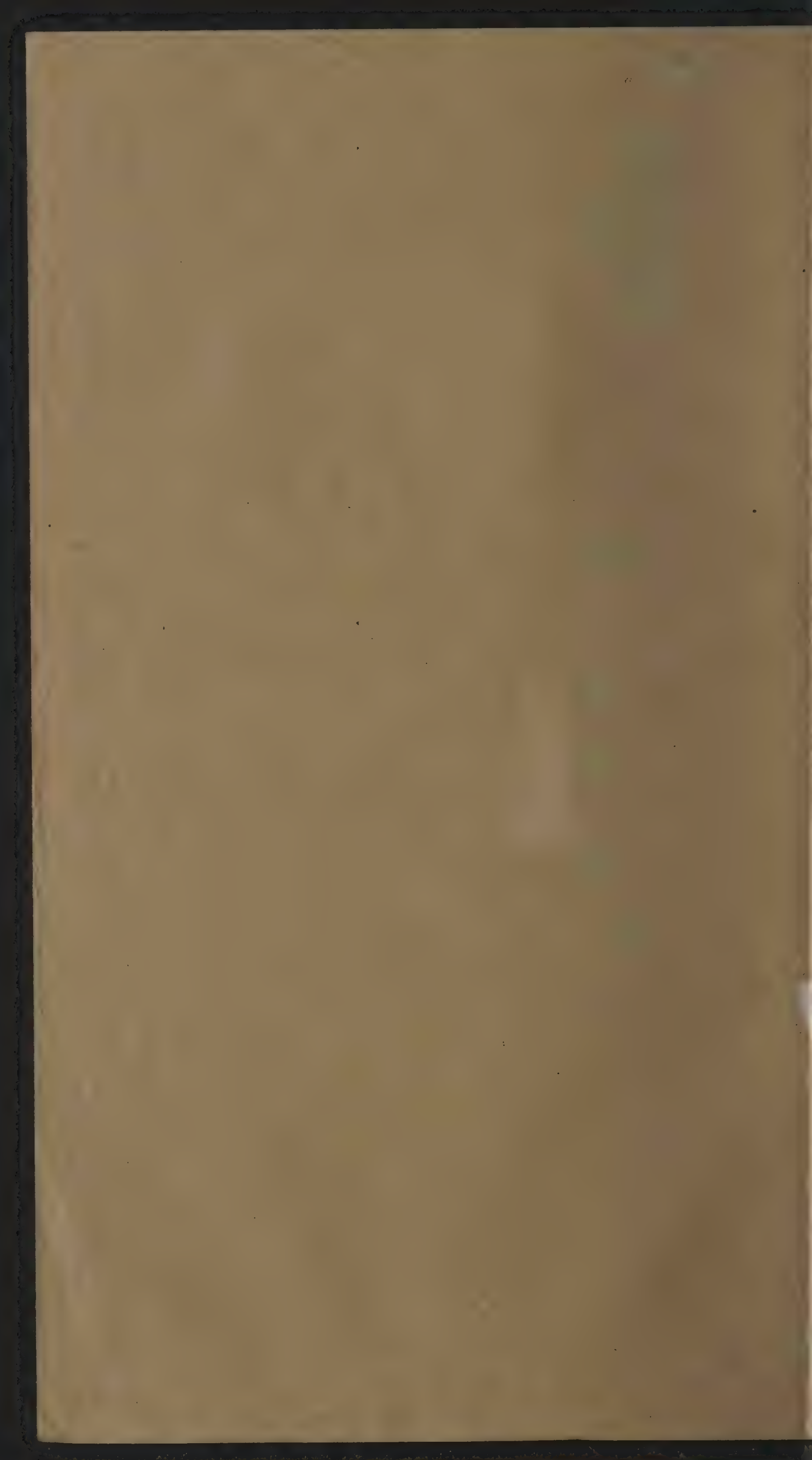
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考證裨助良
多且爲之音釋馬因屬博士程熟等就加校訂鋟
板與諸史並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
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昪系出憲宗四世間關
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
滅之雖爲國褊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並
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贍
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鍇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
炳耀一時有不可掩矧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
之蹟有可爲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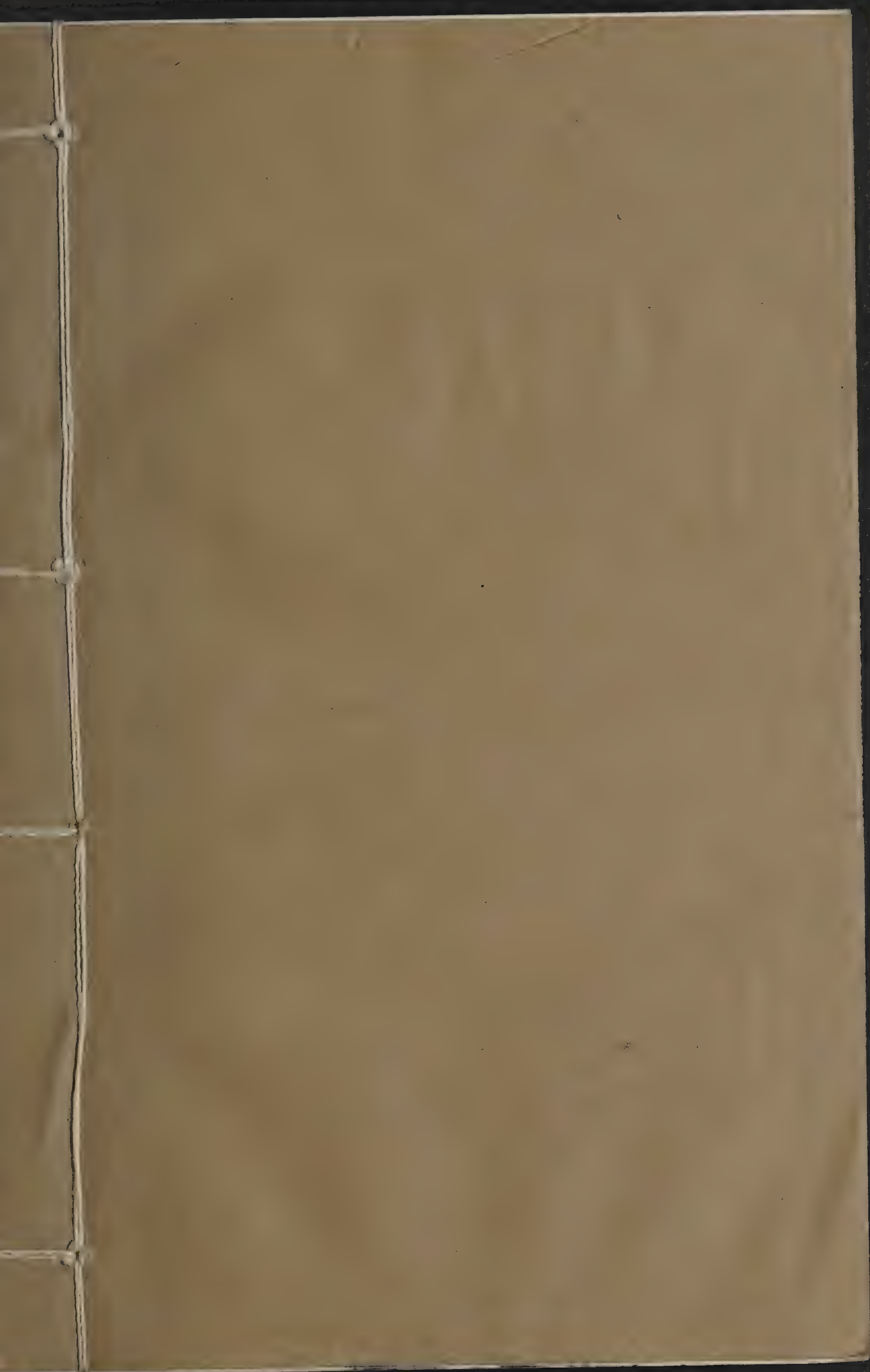
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絶嘗獻橐駝并羊馬干討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爲猶未亡也邪宋承五季周統目爲僭僞故其國亡而史録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辯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嘗議修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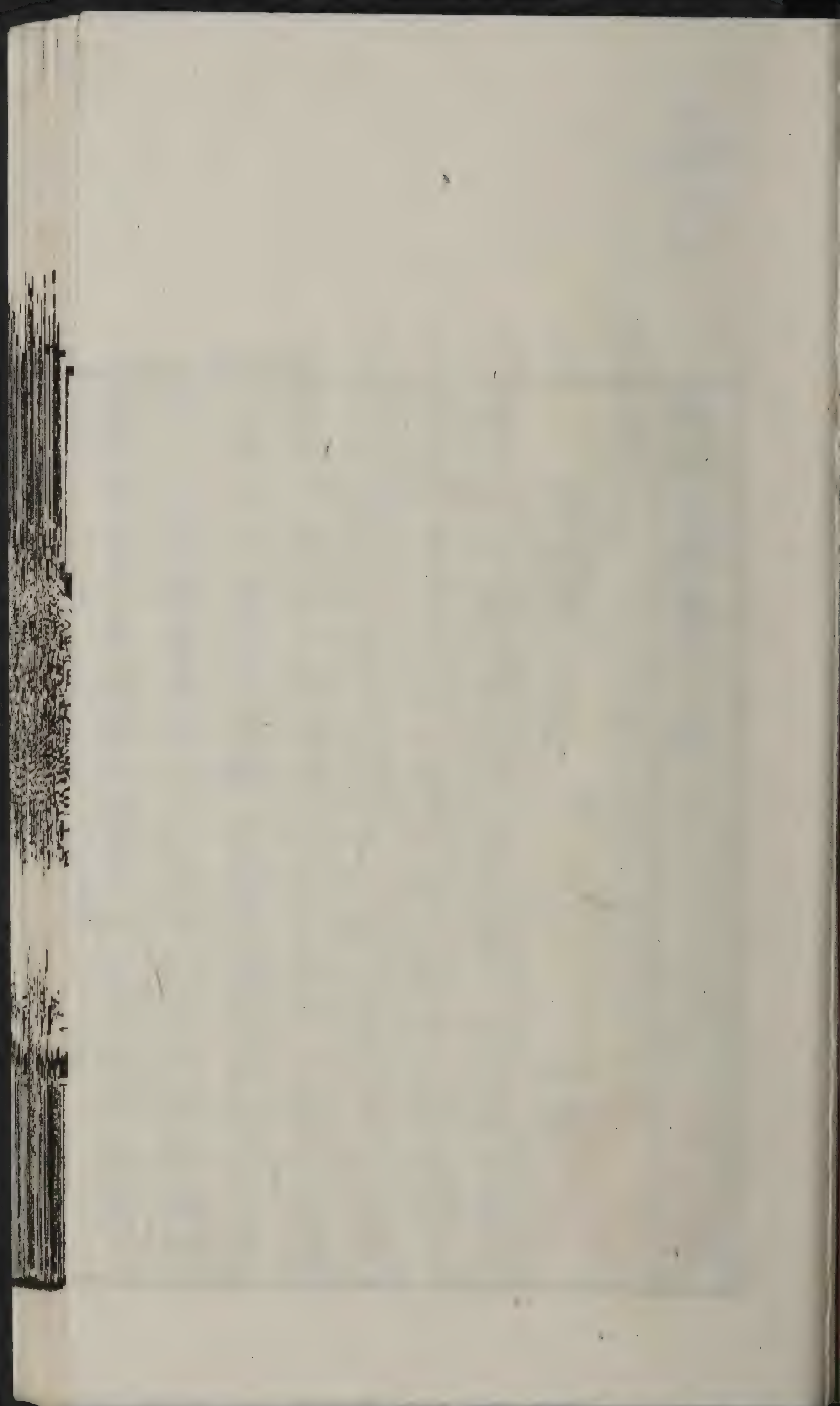








國朝文類 十



序

國統離合表序

姚燧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麓遇有疑忘即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己意而新奇爲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爲編雖刋置凡例之後猶不爲僭而

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聚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爲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爲漢爲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爲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

三年餘與徽一九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爲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徽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

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即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刋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於無謚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蓋

前後參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
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
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
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
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
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
於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避者
度不可以户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
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
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耻於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勤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巳被髮脫屨仰天而祝蓋少須

吏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
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
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
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鼎之游其門者將百
人多達材其閒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
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
雖背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
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旣受
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
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

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尾韮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僱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𠢎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鬪魑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視其行非不决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决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巳此其胷中揆制

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巳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巳而主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巳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法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牢先生序　　姚燧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牢先生謂燧曰予將游秦子能序予兹行乎予棹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擔脩撰雷君亦莫有一識予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子階予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

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爲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充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之至不嫌於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盗而落其角距者實子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爲古奇傑士之恒態必

闊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姚燧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弛而

爲退矣宜季正之耻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屨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屛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孰子之兄伯靜之名嘗艮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粮而就正焉又觀夫

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輝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

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姚燧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

古録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鳴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擧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鬬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

懲悔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
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諛言以愚之
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既示
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
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
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
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
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
示人紀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
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

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别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絶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己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

今爲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代乎將特夫莅民既爲循吏持憲既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於密也由積而爲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爲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別也敘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姚燧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

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勑而已十之一由儒
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
録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
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
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負有盡故為格
以抳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為未也再下
令後是增多至百有廿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
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父户
部恩澤既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
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

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饕墨幸不
羅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
所事同列之懽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
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
贏入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
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於士者君祿入外無他
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爲爲賀其可
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爲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
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桉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
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此不齟齬使剸剸如式從

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非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於盡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乎今之老於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縫掖以爲言闊事情而不適爲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既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有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主乎闈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弦

日姚燧書

送姚嗣輝序

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脩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爲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者舉始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磽乎其艱

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瞠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跂追今攺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闕循官洪校蕭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刺柄政之臣盧公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於嗣輝傾身接之延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慼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於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囿於法制之容先得之多兩公拱眎不可躐其級也以故南樘安意而往既軙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

爲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誅人急於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率不擇乎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令司徒文正許公織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内以倡鳴斯道爲己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才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棊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賛乎嗣輝茍以是爲心規矩薰陶是邦之

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内之人指而誦曰是夫夫所梯接者於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蜀人以蜀多榿木雖寓荆呉不忘其鄉號南榿云

李平章畫像序　　姚燧

陛下之未出閤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顒大書之手刻爲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

學焉後臣之義裝潢是圖塡金刻扁而摹賜號與
御署卷加標軸寵耀至矣人孰與儔勑臣燧序之
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命屏營反覆
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漢中宗
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耳
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賛彌綸
資訏謨以致隆平者傅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
烈肖其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
同說乎高宗圖於既王三年之後 陛下則圖於未
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爲設色

高宗於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於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爲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白其衣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爲之賜號刻扁肅宗於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嘗考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若異帝王爲治道罔不同何則 陛下所居則 列聖之位也 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耻其不爲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

作酒醴惟麴蘖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
脩者皆 陛下有賡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
方說孰敢犯是不韙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
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
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
襲說遺芳餘烈報 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
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懸車
於秋谷鉤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馳使諮之猶
不得專為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
是年夏五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姚燧拜手稽首序

序牡丹　姚燧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揚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蘭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

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太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寸太後有緋花株早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蓋故爲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爲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太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爲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

即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嗔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爲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廿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廿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爲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

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為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飲而去楊氏欄時淵秦憲將走荊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寐無誰與為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萼持歸不名為飲其盡醉相謹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仵卿求記其事予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為導狙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又固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洋是花旋踵不

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抹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絶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又毛園百抹將如左紫移植他人邪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況来者之不可必邪細者且然況大此倍蓰十百者邪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為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恤也尔卿惟喜予文已記其承顔而求之屡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時賢其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為

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顔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春秋諸國統紀序　吳澂

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有襃有貶也蓋夫子既歿而序詩傳春秋者固已云然則非秦漢以後之儒創爲是說也說經而迷於是也千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人

始知詩之不爲美刺作若春秋之不爲褒貶作則朱子無論著夫孰從而正之有惑有不惑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至哉言乎朱子謂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蔽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呂而後不大惑夫其所謂褒貶者以書時書月書日爲詳略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爲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爲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

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乎尊之哉魏郡齊履謙伯恒甫之説春秋則異是不承陋襲故皆苦思深究而自得内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者十八國乃分彙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巳所特見各傳于經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餘事闕而不録其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勝乎之所可靡或不同間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爾而非苟爲言也不具九方皐相馬之眼者又烏能識之伯恒甫之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

快於心歟二書謂何易春秋也

服制考詳序　吳澂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其母哉蓋

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年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降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后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

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

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爲母以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於母婦之於舅姑叔之於嫂未甞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每思及此而無可與議豫章周成大服制考詳可謂究心於禮矣嘉其有補世教因附愚說於其篇端俾共世之知禮者講焉

陸象山語録序

吳澂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録一袠所録不無深淺之異此編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録者澂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塤嘗鋟版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洪琳重刻于青田書院樂順攜至京師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

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行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閔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爲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元學士文藁序　　吳澂

儒者以文章爲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

或視以爲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爲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乎羣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人同既而仕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

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原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別趙子昂序　吳澂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

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微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微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三曾二蘇爲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

重壤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纊毯是衣蜆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為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為文也為一世之人所不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為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

夫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夐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汩没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弦三十秋巳矣鍾期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

下表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龍矯樂經久淪士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科斗史籀來篆隷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奥突肉食肉眼多按劍横道寶鶴書徵爲郎瑚璉愜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杲騫翥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送盧廉使還朝爲翰林學士序　吳澂

澂往歲北行徵中州文獻東人往往稱李徐閻衆推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曰盧而澂所識惟閻盧

二公焉闔踵李徐爲翰林長盧公由集賢出持憲湖南繇湖南復入爲翰林學士夫翰林之職自唐宋至于今壹所以寵異儒臣也公之文名天下莫不聞豈以寵異之數而爲輕重哉是葢未足以爲公榮也然而有可以爲天下喜者何也國有大政進儒臣議之此家法也公事

先皇帝爲親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廷事宮禁事耳聞而目見熟矣凡宏規遠範深謀密慮有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者事或昔不然而今然苟有議公援故事以對言信而有證聽者樂而行

者不疑其與疏逖之臣執經泥古師心創說而於
成憲無所稽者相去萬萬也詩曰維今之人不尚
有舊謂其明習舊章者也儒之為天下貴也用之
而有益於斯世也若曰是官也職優而地散秩崇
而望清步趨襘如言論淵如炳如也鏘如也如華
蟲黼黻如玉磬琴瑟于以儀天朝瑞盛世而已及
當世事則曰夫既或治之又奚庸閒公不如是也
而亦非天下士所望於公也

送何太虛北遊序　　　吳澂

士可以游乎不出户知天下何以游為哉士可以

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自衛復歸于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且然而況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然則彼謂不出戶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萬物咸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

所知者降衷秉彛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數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猶以天下爲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以不游也而後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國也奔趨乎爵祿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搖尾而乞憐脅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可以

敘攘其人盈㱾吾欲囊橐既充則陽陽而去爾是故昔之游者爲道後之游者爲利游則同而所以游者不同余於何弟太虛之游惡得無言乎哉太虛以穎敏之資刻厲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脩於己不求知於人三十餘年矣口未嘗談爵祿目未嘗覩權勢一旦而忽有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恠而余獨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筆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屬辭稍協聲韻則曰吾能詩言語布置粗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闔門稱雄矜已自大醯甕之雞坎井之蛙蓋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

海爲何如挾其所已能自謂足以終吾身沒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虛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陶韋文不柳韓班馬不止也且方窺闖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涘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今日之所以游也是行也交從日以廣歷涉日以熟識日長而志日起跡聖賢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爲士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眞可以不出戶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絕後之

游矣余将於是乎觀激所逮事之祖母太虛之從祖姑也故謂余為兄余謂之為弟云

國朝文類卷三十四

序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元明善

上守大寶之八年用大臣薦起臨川布衣吳先生應奉翰林文字大夫士相與舉手交慶曰朝廷不慚官賞遠下林莽高人端士自藏於不耀之地者固將撫抱振迹而興矣賢能並用則治具張治具張則太平之象見是故一事得天下之人莫不奮厲以自顧一事失天下之人亦莫不沮喪以相吊舉措不可不慎也如此夫或曰吳先生居於深山

曠澤之間五十餘年耕釣以供衣食無所仰給於人其氣淵朗而和粹其學正大而明溥憺然怡然游心於詩書之苑殆以是終其身者能爲一官而起邪或曰朝廷清明天人相協民物安阜制禮作樂政當今日思得博碩隆古之士揖讓贊襄於其間不果於忘世不必於售已道足行於一家達可行諸天下者易之義也吳先生明易者也殆以是促裝遠駕就道疾驅詎肯焦槁林壑而爲一夫之事邪命下之明年冬執事者以官曠別授而先生乃始至大夫士相與議曰內翰須賢而得遺逸輿

治會才而袤遠陋嘗相與慶之今若此又何也蓋虛位以待士者朝廷之寬典也遲命以避賢者先生之盛心也非斂祿以給士也而得人爲急非嫌官以慢上也而以讓賢爲尚子辭無慊不兩得歟或必其不來或必其速來皆非深知先生者也居京三月却迹治歸去來容與若無足動其心者不矯抗以干名不奔趍以射利嗚呼其有道之士哉於先生之歸也乃序其所以來

送馬翰林南歸序　　元明善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抉而破之於是考

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聲震京師出則群人爭先覩焉旣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

然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
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
窒有曰處大事立大議則吏不彼能也乃黠吏者
之秩而發其機牙峻之隄防風俗爲之一變若曰
吾將收儒之效矣黠者曰尚相覦彼儒之所爲噫
爲而輩者不其殆哉夫儒效不易立也不效則將
孤所望孤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足恃也挹擊泄
憤乘隙而攻者林林也而輩之被攻踣者一人孤
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也吾且柰何今即官守愼
勿挾所得恃所眷賚出幾微於辭色而所誦之書

不有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業乎毋慕高遠毋忽卑近盡心於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中存夫如是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弟以爲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抉而牢者不破耶

雲南志略序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
憲宗時　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
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導

之善利墳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
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　天子閔遠
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
儌倖器名無治術無恵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
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
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
勢則使然不然懸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
者簞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
霆師以自遠於息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
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

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畧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産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

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

感愾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覧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杜詩纂例序　虞集

昔夫子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據事直書而已善學者以其屬辭比事而觀之得其筆削之故則聖人之意庶幾可見於千載之下焉是故杜預因左氏之傳陸淳因啖趙之說皆纂爲例以著之是或求經之一道也然而聖人之筆如化工之妙初未

嘗立例而爲文也學者設此以推之耳　主於詩亦然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用之宗廟郊社者謂之頌其別不過此三者而已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爲詩人作詩之初因其事而發於言固未嘗自必曰我爲比我爲興若賦也成章之後亦無出於三義之外者故學者不得不以例而求之此亦例之所由纂所謂譜者是也申屠公以直節高義在至元中爲名御史其所樹立固不止乎文字之末然獨好杜工部詩諷誦之久又取其一篇一聯一句一字可以類相從者

録之以爲纂例其亦好之篤而求之詳已乎其子駉手其遺書以示集俾序其故焉予故引先儒之考於詩春秋者以比之而又爲之言曰杜詩之體衆矣而大槩不過五言七言爲句耳虛實相因輕重相和譬之律呂定五音焉至於六十盡矣又極之於二變焉至於八十有四而盡矣不能加七音以爲均也然則五言七言之句固可以例盡也至若一字之例譬如槖之鼓籥之吹戶之樞虞之機虛而能應動而有則變通轉旋實貫此焉出類而數之王已備乎或曰詩家之妙乃在於嗟嘆詠歌之

間以得乎温柔敦厚於優游淫佚之表今句比而
字擧果其道手則應之曰具波磔點畫之文則可
以成字八法具而書之精妙著矣未有失八法而
可以爲佳書者也耳目鼻口之用則可以成人百體
從而人之神明完矣未有闕一體而可爲全人者
也然則例之爲說詎可廢乎嘗有問於蘇文忠曰
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
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
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
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文忠之學未始

果出於此要之讀書之良法也故觀乎杜詩纂例
而深有槩於予衷焉善讀書者能如申屠公之於
杜詩即文忠公之於漢書也願學者推此說以爲
九讀古書之法焉其精博可勝言哉然則申屠公
豈止有功於杜詩而已乎駉清介有守於義勇爲
文學之事於詩尤長固有所受哉

南昌劉應文文藁敘　虞集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寫委折演注至於南
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禀是氣者多能文章
而其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

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
常以恠詭險澁斷絶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
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絶妙其次者
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
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
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迺突兀其首尾輕[illegible]
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
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
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恠其禍之
[illegible]此不可救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

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豊
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
之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
知已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
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
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為寡陋而為能者不知思也
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況三君子之上有
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
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
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

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設有可望者也余閱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乎會則固陋而夫正其所已能而追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其清子矧吾友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友者而吾之應文顏應文之勉之也

先生文集序　虞集

[illegible]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槀城安君敬仲之所作
與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録者也既繕寫乃來
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
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
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閒數百里耳然
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為
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
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
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

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蠓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

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因蚤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撲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凛不自容顧念初心怳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託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遂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

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
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
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
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
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哉誠
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
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
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
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
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凜然有不及

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藴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也

汪氏勳德録序　虞集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揔帥柵石門為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未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

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闊端
以首歸
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鎭故地取
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
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七
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
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肇昌者既世其職餘
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
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䘏有制詔世
次具譜牒行事歲月則有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

輯録刻摹以傳于世謚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勲者固多得統其君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為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真可信歟予故以為汪氏之德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羅氏族譜序　虞集

世有為譜系於其家者獨眉山蘇氏書法最具其譜俗遠近親疎之殊可引而觀也後之為譜者必稽焉今豫章羅氏族譜斷自　以下凡十有五世分十八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夫定其可知而不

妄援於已遠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已疎所謂貧
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得之然予竊觀其數世
之間偉然以科第自至仕宦至郡守有聞人當時
者相望可謂盛哉及其末也去為老佛之徒或不
得其名而姑次其甲乙甚者或無以為繼亦足慨
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盈虛之迭至彼千百人之
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一人之身而福澤所沾
被有鍾於此而遺於彼者則其理吾有所不知者
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庶人
祭於寢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夫士庶人者皆有以

推其孫孫之孝上及其遠始曾高之祖而無所間
歟其貴賤貧富尊卑之殺有不容不然者矣彼其
立爲大宗之法有百世不遷之議者蓋必天子諸
侯之家爲然它非所可及也故宗廟墳墓以系之
冠昏喪祭以合之紀之以昭穆氏族養之以采地
祖稅又爲三宥制刑以致其嚴凡其宗族子弟之
賢者必薦之以爲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
不資於上以自養而不必有流離淪替之憂然則
雖百世可也今吾黨以布衣薇蕨之約顧能記録
其族從至於十餘世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

然於祭而無其禮也於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
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自而不忍於自棄而已嗟
乎其亦可以有所感也夫

蔡孝子詩序　　虞集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
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至於虛浮如
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楊州孝子蔡
夢祥者宜在乎君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蘭者傷
親歿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溫凊奉之若
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

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縣咸共驚異部
使者覈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再表其門曰蔡孝子
之門古者親喪未斂刊鑿木而爲之重既葬作主
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可得而言矣蓋
以栗若堅木爲之貟其首象天也方其趺象地也
陷其中象其心之虚其題之以其姓若諱竅其兩
旁當其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
面曰某親某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是而行之蓋
求之至而議之精矣故昔有畫像而祭之者既而
曰一䰐髮之不似則爲它人矣於是不復用然後

知主道之所以爲盡善也是故其將祭也必先齊焉思其居處笑語所耆若將見之及祭而後奉主以出炳背灌鬯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之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褻也一之以神道則已疏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知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攷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食淫神異鬼則象而事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於依也則孝子之爲木象也幾主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

則孝子誠足以爲天下勸哉蔡父濟當天兵渡江時常率泰興江陰之民迎河南武定王之軍後有戰功遂歷泰興尹泰州監使以殁憂祥以宣命爲河南投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子太常博士虞集爲之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叙　虞集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公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又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

長史燈伯氏之孫也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嘗序其事以啓群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羨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謌以爲一代之良羨者人人知之然而

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求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絶乎且夫大平之世物亦有盛而異者矣若嘉禾之同頴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潜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目一家之善而推本　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録乎

送李擴序　虞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　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

未即自達莫若先亟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御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

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躐等

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才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辨傳註之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極先聖之閫奥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

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

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
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説焉先生雖歸
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
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
近臣以先生薦於　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
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説不得爲國
子是將率先天下而爲陸子靖矣遂罷其事嗚呼
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
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
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

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　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
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
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
生七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
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
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
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
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
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
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

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彰德路經歷韓君叙　虞集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桮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

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程章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路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

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　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巽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爲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

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材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廼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藂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學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於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晝諾於臺省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

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

送冷敬先序　　虞集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兵戈甫定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其世者蓋甚少也大德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者舊盡名故國衣冠之裔同仕於朝者則有永嘉鄭公兄弟新安汪君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今翰林待制四明袁君伯長數人而已今十餘年獨集與袁公猶在於此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亦令族也嗚呼昔者

大夫士懇懇於詩書禮義之尚其澤未必若是易
斬然也氣之興衰時之得失始有使之者不然則
隱去而未章者尚多有之也嗚呼　國朝興王之初
其勲勞功多之大臣天下所共仰曾未數十年而
一日勃然赫然以貴顯者未必皆其子孫也況欲
責諸寥寥異世之隧緒者哉雖然德盛者福澤常
深遠材薄者傳委常短近則固可信而不誣者也
惟冷氏世望豫章自經略公事業表表當世而縣
令君遺事見今禮部元尚書所撰墓碑者可傳信
是以敬先溫溫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夕之積者

矣夫天下之美才適一時之用者豈必皆不自特起而君子之觀人尚論其世者忠厚之道也敬先輩仕而遽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爲詩以爲贈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說以爲敘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六

序

農桑輯要序　　　蔡文淵

農爲天下之大本有國家者所當先務葢宗廟之粢盛軍國之經用生民之衣食皆於是乎出故古之王者親耕籍田以爲農先俾人知務本盡力南畝而基太平之治也洪惟世祖皇帝誕膺景命惠養黎元立大司農司以修古九扈氏之政廼詔參稽古今農書芟其煩而撮其要類萃成書曰農桑輯要若夫耕蠶之術畜孳

之方天時地利之所宜莫不畢具用之則力省而
功倍刋行四方灼有明效逮我
仁宗皇帝克繩祖武軫念民事以舊板本弗稱詔
江浙省臣端楷大書更鋟諸梓仍印千五百帙頒
賜朝臣及諸牧守令知稼穡之艱難以勸諭民
聖天子嗣大歷服祗遹先猷特命中書左丞相臣
拜住領大司農司事越至治改元之明年丞相暨
大司農臣協謀奏旨復印千五百帙凡昔之未霑
賜者制悉與之且勅翰林臣文淵序諸卷首臣竊
惟聖聖相承愛民之心其歸一揆老稚熈熈含哺

鼓腹於春風田里閭而不知爲有帝力何其幸哉
臣抑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必有命世大
賢左右贊襄而後能樹財成輔相之功 皇上宵旰
圖治垂意乎制民之産賢相忠誠爲國慮一夫之
不獲同心同德計安天下誠可謂千載一時也使
在位者皆體吾君相之心推廣是術開導農民屢
身從事以致公私饒給禮讓興行還風俗於唐虞
三代之隆則聖元配天其澤維億萬年寧有既哉

送王編修代祀秦蜀山川序　曹元用

古者聖天子五歲一廵諸侯所守之國協時定制

考禮齊政望秩四方山川不過第其等殺之儀而已匪有所祈也故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苟有所希是利之也烏在其爲誠敬哉秦漢以來異端蠭起邪說並行君天下者惑於方士之言汲汲焉以徼福爲心歲時黷山川以伸其私禱殆若持券而必其償者嗚呼山川之神其肯徇私以福人哉今天下爲家文軌同而制度一方伯不敢專決大政咨中書而後行故無所事於巡守然 聖上端居九重之中幽無不燭禮無不舉歲遣使函香祠五方山川肅焉如躬至其處也泰定五

年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王瓚在中奉旨代祀中鎮祀后土祀河瀆又望祀西海祀西嶽祀西鎮祀江瀆在中以清貴詞臣將命而七代其祀亦可謂重矣在中其恪遵彝典勿過於豐而有所祈蠲潔脩辭精意以致享山川諸神翕然歆　聖上之祀幽明交孚遐邇罔間將見時雍歲稔景福穰穰有不祈而自臻者且使西土之人知吾君所爲越於秦漢萬萬也若然則在中爲能使矣其益慎哉

風憲宏綱序　　馬祖常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

振肅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追及列聖繼明纍
揚寶訓亦靡不顯示常憲儆爾有官欽惟
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
端嚴玆糾劾不俾瘝官貽憂惸獨於是臺臣恊恭
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魏有法道路有
徇今國家肅清臺綱激引言路其見諸訓辭者光
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告内
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既奏上制曰可
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毋怠文林
郎監察御史馬祖常謹序

卧雪齋文集序　　馬祖常

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彊爲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懥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豔者必不實器之過飾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他求焉袁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

柔而不譁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尋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尋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杲茲又橐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於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稾序　馬祖常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厖雜時戾於聖人然亦渾噩彿雕無後世誕詭骫骳不經之辭司

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著而爲史其言雄深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羈嗜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懥恚怒失於和平淮西雅詞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間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

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褒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窳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于文

而未已者也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爲文序而略告之

送簡管勾序　馬祖常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爲送別詩序諾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圮不治又請吾曰今可爲之也始簡君布衣褎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鈎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專年彌乂而情益

眞也時益蹟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矣彙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亦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願先生終序之夫闕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闕丹雘塗飾圖所以事其師者坎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膺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屋者哉子當求如溪斯者作詩以俟之

大元通制序　　孛术魯翀

至治二年冬十有一月

皇帝以故丞相東平忠憲王之孫中書左丞相位
右丞相總百官新庶務徵用老成開明治道
皇元聖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廟謨之
所可否禁頑戢暴仁恤黎元綽有成憲然簡書所
載歲益月增散在有司既積既繁莫知所統挾情
之吏用譎行私民恫政蠹臺憲屢言之鼎軸大臣
恒患之
仁廟皇帝御極之初中書奏允擇耆舊之賢明練
之士時則若中書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議中書
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為令者類集

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
制詔曰條格曰斷例經緯乎格例之間非外遠職
守所急亦彚輯之名曰別類延祐三年夏五月書
成勑樞密御史翰林國史集賢之臣相與正是凡
經八年事未克果今年春正月辛酉 上御欑殿丞
相援據本末奏宜如
仁廟制制可於是樞密副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
伯啓判宗正府普顏集賢學士欽察翰林直學士
曹元用以二月朔奉旨會集中書平章政事張珪
曁議政元老率其屬衆共審定時 上幸柳林之辛

已丞相以其事奏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請如故事制若曰此善令也其行之繇是堂議題其書曰大元通制命翀序之翀惟聖人之治天下其爲道也動與天準其爲法也粲如列星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鉞禮樂教化相爲表裏及其至也民協于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盡於此矣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之制也聖朝因事制宜因時立制時有推遷事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損益以就中典生民之福也

仁廟開本於先　皇上繼志於今萬世慮也雖然明罰勅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良折獄哀敬折獄有司之法守親焉源則濬矣流斯承之可不慎歟

送楊仲禮序　王士熙

杭爲郡甲于江左宋之南爲行都地多山谷淵藪崎而爲巨鎮匯而爲廣渉瑰奇勝絶之觀博大弘豫之俗在方輿盛且劇我元厎奠行省莅之以事之殷地之重于今視它行省獨丞相置丞相之屬非清彊膺時望者不得預其司文教者曰儒學提舉泰定三年夏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楊仲禮以選

被命往夫杭之士風重文士子兟兟佩服整潔出
辭粲然落筆縝然勵其上者必鑑别衡析陶良汰
浮燭其裏斯有以服之也行省之屬事上皆有等
威雖大府連率俛首趨對唯謹提舉官五品登階
而揖省僚必改容禮焉夫禮之嚴必有以尊其學
衆之服必有以重其德不尊不嚴不重不服若曩
之爲是官者吳興趙先生巴西鄧先生皆由侍從
出美望孚于人人楊君居史館久文精思縟言議
濟濟志于事功卓然勇往之資也士庶嘗與同僚私
灼其詳於其行也不以易爲喻而進其難者不以

近爲勸而圖其遠者焉交友之誼也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趠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

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
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
可爲即爲逸于淮振于海眞不可爲矣則惟有死
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
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
一世顧膚敏祼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
雖與嵩高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
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
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
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爲傳將

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録見
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
多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
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
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于是焉若
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唐律䟽義序　　　　柳貫

故唐律十二篇非唐始有是律也自魏文侯以李
悝爲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
章律而律之根荄已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

充增損漢魏爲二十篇北齊後周或併苞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製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寬仁制爲出治之本中書奏讞常三覆五覆而後報可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皦然與哀矜愼恤者同符史言有司定律五百條分十二卷即篇爲卷是已今定次三十卷者長孫製義疏時固已增多義疏出來徽初去貞觀應未遠其後定令刪格編式各

隨世損益科條無藝大抵皆原於律矣然則律雖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唐而遽止哉國家立經陳紀迪德踐猷較諸近世之中稽合唐制爲多故凡垂之爲甲令著之爲事比無非忠厚惻怛之所形 累聖重光何其甚似乎太宗也乎嘗備數禮官陪在廷末議見吏抱成法寘前曰律當如是不當如彼雖辯口佞舌莫不帖帖順聽無敢出一語爲異及按而視之則本之唐以志其常參之祖宗睿斷以傳其變非常無古非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

之則過除之則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嗚呼法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垂法以正人心道不可廢法豈能以獨廢哉彼謂除參夷連坐之罪作見知部主之條爲蕭張控制天下之一術其論抑淺末矣乎何足以知之因其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江西在聲教漸濡之內諸學經史板本略具而律文獨闕乎間請於廉訪使師公曰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入刑之論固將以制民爲義而非以罔民爲厲也吾欲求故唐律疏義稍爲正訛緝漏刊之龍興學官以庶幾追還

時會讀法之遺公儻有意乎公亟謀諸寮寀咸應曰諾而行省檢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釋文纂例二書來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没入學租錢以供其費踰月緒成因執筆冠篇而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無徃而不在也若曰鑄刑鼎作爰書以取譏于世則予豈敢

孔氏譜序　揭傒斯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爲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爲先聖五十五世孫孫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

其譜諜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携之至于京師以示
諸學孔子者傒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
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
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諜
者也然徒知重其譜諜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
實猶無譜諜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世家
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
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
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
乎哉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

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爲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爲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國朝名臣事略序　歐陽玄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脩甫年弱冠即有志著

書初爲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碁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鈔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録師友誦說於　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稡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脩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　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槀城東

平輦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夫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脩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

歐陽玄

補正水經序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

蘇君伯脩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叙其篇端案
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
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
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酈注
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
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
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
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
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
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説也余甞參

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illegible]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于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于前二氏附益于其後它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

爲成帝時歆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父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於它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

於趙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脩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爲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忠史序

歐陽玄

忠也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爲非而實然也或曰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

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也禮記所爲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爲推推即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己不盡己二者出乎其間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亶其嚴乎番易楊

玄翁有見於此久矣大父通守在軒先生當宋季居
官守以直聞遇國難以死節著玄翁慨慕先志作忠史
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子大義粲然畢
具微而一言一行苟無愧於盡己者悉録之又微
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心跡
形似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枉直瞭然不繆於
古人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爲說不明士
大夫平居無涵養省察之功莅事無鞠躬盡瘁之
志立朝無直言敢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
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

蕃不明即天地閉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爲國子博士時職當校獻書旣表章之猶懼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　歐陽玄

鄒余讀魯相置孔子廟史碑載司徒臣雄司空臣戒言魯相瑛書稱孔子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守之謹問太常祠曹掾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祀牛羊豕河南

尹米大司農給請許瑛言置制可比元嘉中事也
它書考之雄呉雄戒趙戒瑛乙瑛獨始置史闕姓
名余頃代匱國子博士中春秋祠上丁中書奉
上命代祀御史二人糾儀物禮部主符戶部器皿兵
部車工部帟幄光祿醴齊宣徽兎鹿脯脩留守烜
燎鄉宗正卒徒大興尹粢盛犧牲事睎古加詳禮
器則常置管勾一人司其事寔與百石史同方是
時衍聖公言曲阜祠事放辟雍獨器服無常職請
用辟雍故事置管勾中書集賢吏禮部胄監往復
諮問凡數年始決於是朝士大夫合辭薦蜀士簡

君當其選又詩以送之夫衍聖古褒成在漢褒成無所言賴相發其端歷三公訪曲臺揆成均禮器始有常官然則是職豈輕也哉漢史初置如是其難其人亦必慎選惜逸其姓名今簡君學賅而周行篤而惠既幸居是職之始又幸託姓名於一時名士大夫之詩文異時並漢碑以傳而偶然哉抑余又有感焉昔者商有天下三十世爲周周二十三世孔子生其間千有餘歳矣孔子蚤年孟僖子屬其子曰聖人之後也爾必往學禮此聖聖成湯也以今距孔子較之周末距湯歳不甚相絶也湯

之澤未必如今日夫子之盛也子開之宋降而孔父之會其世系又未必今日之世有爵邑也雖生民以來之有無斷可識也而今有爲傳子言者世不以爲迂乎夫何一禮器之職於故宮古今設置之難其曹府事例有若合符者而獨人心士習之厚薄去古也遠甚果何自而然乎余於其所甚同者旣詳敘之其所甚異深致余意爲孔氏後人爲當世學禮者簡君顧爲我敬告之而益以自厚也

送張文琰序　謝端

今上皇帝舊勞于外其潛邸在建鄴江南行御史

臺理所也凡官府所治與小民俗尚淑均奇衺靡不具知既正位宸極以繩愆糾繆所職尤重風紀之選故多 上所自擇大夫中丞有所拔用亦必其人然後敢舉而應奉翰林文字張君文琰亦以選爲山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應奉七品官清華優佚編摩論譔之餘例三日始一集集則自待制以下相與雜坐吟嘯竢官長至升堂一揖而退才踰月即受俸以歸爲經歷繁勞異是矣經歷而上大官八人其同僚二人吏十六人書手又不在焉吏之治辦與否皆總於經歷經歷固爲之長又吏所

師也日始出即入幕府督吏書手分曹局治文書凡一司庶務與分司出按部郡邑行事有疑不決官吏受賄及稽違當殿降訊治民獄辭兩造當論報案既成吏持來前求予奪可否經歷爲之析疑似平向背寬易審定乃署以畀吏得其情又不戾於律始可信大官服僚佐而吏亦不得一揺手以輕重法其居是職必昔之嘗有事於珥筆以事上官者自謂優爲之洎至其屬亦翕然低首仰面相師尊今顧不以予彼而予文琰薦者蓋必有以取之仕可行已莫風紀若儒者之效不白於世久矣

重遷迂懦人率以是詆姍我及有能自樹立脫去故習軒豁特達則彼固將駴且敬異焉之二者吾將以文琰是行卜之也天曆已巳正月既望翰林修撰謝端叙

太常集禮槀序

李好文

太常集禮槀爲編秩者郊祀九社稷三宗廟二十有一輿服二樂七諸神祀三諸臣請謚及官制因革典籍録六合五十一卷事覈文直彙雜出而易見蓋太常之實録也太常典三禮主群祀凡禮樂之事皆自出焉國家論議制作之原郊社宗廟緣

祀之制山川百神秩序之典諸臣節惠易名之實不知其故可乎洪惟聖朝天造之始金華方載文德未遑我

太宗皇帝戡金五年歲在戊戌時中原甫定則已命孔子之孫元措訪求前代禮樂將以文萬世太平之治

憲宗皇帝二年壬子時則有日月之祀伏覩當時羣臣奏對之際　上問禮樂自何始左右對以堯舜則其立神基肇人極丕謨睿略固已宏遠矣

世祖皇帝中統之初建宗廟立太常討論述作度

越古昔至元之治遂光前烈
成宗皇帝肇立郊丘
武宗皇帝躬行祼享
英宗皇帝廣太室定昭穆御袞冕鹵簿脩四時之
祀　列聖相承歲增月輯典章文物煥然畢備矣百
年以來事皆屬之有司寄諸簡牘歲月既久不無
散逸故由之者或不知其本論之者或失於其初
闕略庬舛頗違於舊泰定丁卯秋好文備員博士
深慨其故既而僉太常禮儀院事孛朮魯公繼至
從而倡率之遂暨一二同志蒐羅比校訪殘脫究

訛略其不敢遽易者亦皆論疏其下事雖不能無遺以耳目所及顧已獲其七八越二歲書成名之曰大元太常集禮稾嗚呼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文綱常典則天秩人紀豈易言哉然事不可以無述言不可以無統與其具於臨時孰若求之載籍與其習而不察孰若信而有徵此裒集之有編而不敢後者也曰稾者固將有所待焉他日鴻儒碩筆承詔討論成一代之大典則亦未必無取天曆二年秋七月丙辰朔承務郎太常博士李好文序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六

